

中外名人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狄德罗传

(法) 安德烈·比利著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狄德罗传

〔法〕安德烈·比利 著
张本译 管震湖 校

中译本前言

本书作者安德烈·比利（1882—1962）是法国作家、文艺评论家、记者，1942年被选为龚古尔学会院士。他的作品除了常见于报刊的文艺评论外，尤以撰写名人传记著称，计有《狄德罗传》（1929）、《巴尔扎克传》（1944）、《圣贝夫——生平和时代》（1952）、《龚古尔兄弟》（1954）、《司汤达传》（1958）、《梅里美传》（1959）和《奥尔汤斯和她的情夫们》（1961）等。

这些传记的显著特色，是史料翔实、语言生动，从刻画人物中显示出相当吸引人的艺术感染力。这部《狄德罗传》是他初试此道的最早专著，却已经才华崭露，预示着更大的成就。在狄德罗的多种传记中，这是值得称道的一部。

但是，比利不是唯物主义者，甚至看不出有继承当年资产阶级革命准备时期那些启蒙思想家光荣战斗传统的意味。他向读者呈现的，只是以颇有光彩的文笔（有时却有点如他指责狄德罗那样的“喜欢离题”），依据他多方探究挖掘（这种辛苦是很值得赞佩

的)而得的史料,详尽细致地描绘一位名人,亦即十八世纪存在过的一批显赫人士之一的生平而已。我们通过这本传记可以如历其境,如见其人,看到这么一个名士生老病死、悲欢离合以及一生如何勤奋致学、著述,令人相当感动;但是,我们遍索全书,希冀找到那个坚决以理性标准衡量既定一切的百科全书派主帅,那个坚定地以当时所能容许的各种巧妙方式沉重打击了宗教迷信的战斗无神论者,在法国第一个把理性、良知、睿智、悟性等等还原其唯物主义面目的战斗不息的伟大思想家的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却不免令人失望。我们只好说:传记作家比利力有未逮!

尽管如此,这一部传记在法国仍然是受到很大推崇的,对于我国读者仍然具有参阅、佐证的价值。

管震湖

一九八二年七月

目 录*

告读者	1
第一部分 制刀师傅的儿子	3
一、出生地与先人 (3) 二、制刀行会 (7) 三、父母亲 (10) 四、童年与故乡 (13) 五、“把德尼培养成一个司铎吧” (17) 六、出逃与巴黎路多维克大公学院 (23) 七、学院的学习生活 (28)	
第二部分 路易十五时期的流浪生涯	39
一、讼师事务所与担任家庭教师 (39) 二、昂日修士 (46) 三、光顾咖啡馆、谈情说爱和伏尔泰的《哲学信札》 (50) 四、雕刻家维勒 (58) 五、与安多瓦奈特结婚 (63) 六、卢梭和孔狄亚克 (74)	
第三部分 文桑的囚徒	84
一、出版商勒伯勒东和改编钱伯斯《百科全书》 (84) 二、《百科全书》的宗旨 (88) 三、达朗贝和其他作者 (93) 四、《哲学思想录》 (100) 五、《怀疑论者的漫步》、《论自然宗教的长处》及其他 (105) 六、被捕与《论盲人书简》 (114) 七、文桑监狱 (120) 八、审讯	

* 原书目录无节题，中译本的小标题是编者根据正文添加的。

与供词 (124) 九、囚居中的主编与父亲的来信 (132) 十、卢梭来访与第戎学院征文 (140)

第四部分 《百科全书》的初期 145

一、格里姆与卢梭；百科全书内容介绍 (145) 二、贝蒂埃神甫不怀好意；百科全书第一卷《艺术》和《政治权威》条目 (150) 三、《论聋哑人书简》；普拉德长老事件 (161) 四、百科全书头两卷遭到查禁 (164) 五、音乐插曲 (168) 六、“狄德罗是音乐家吗？” (174) 七、霍尔巴赫男爵 (181) 八、格里姆的《文学通讯》；本堂神甫珀提 (185)

第五部分 “嘎咕先生”们 192

一、佛勒龙的进攻与友人的批评；伏尔泰支持百科全书 (192) 二、佛勒龙重新进攻和达朗贝的动摇；剧本《私生子》 (199) 三、巴利索；“嘎咕先生”的含义；剧本《家长》 (203) 四、与达朗贝失和；同卢梭的疏远 (210) 五、杜克洛与马尔蒙泰尔的退缩；爱尔维修《论精神》；狄德罗关于百科全书的计划 (226)

第六部分 哲学家的私生活 235

一、制刀师傅狄狄埃·狄德罗的遗嘱 (235) 二、索菲·沃朗 (248) 三、狄德罗夫人 (259) 四、女儿昂热丽克 (269) 五、德皮内夫人 (276) 六、《修女》 (283) 七、塞丹；狄德罗关于上帝的谈话 (293) 八、霍尔巴赫府上 (297) 九、霍尔巴赫和他的妻子 (307) 十、在格朗瓦尔的其他友人 (317) 十一、休谟与霍尔巴赫 (323) 十二、文学、美学和心理学辩论

(328) 十三、在沃朗夫人府邸 (333) 十四、勒让德尔夫人 (339) 十五、格里姆 (347) 十六、十八世纪美术沙龙 (352) 十七、格勒兹 (360) 十八、法尔科内 (368) 十九、论绘画 (372) 二十、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七世 (380) 二十一、狄德罗的工作方式和一天的工作 (386) 二十二、勒伯勒东夫人 (395) 二十三、拉摩的侄儿 (396) 二十四、为狄德罗画像 (402)

第七部分 《百科全书》告成 426

一、冲破重重险阻；百科全书图版集；达朗贝与狄德罗会见 (426) 二、喜剧《哲学家们》；伏尔泰主张把狄德罗选入学士院 (433) 三、勒弗朗·德·蓬皮南；《家长》首次演出 (440) 四、德·若古爵士；百科全书正文 1761 年写完；图版第一卷出版 (448) 五、出版商阉割百科全书 (456) 六、百科全书开始发行；彭库克出版补篇 (463) 七、内克尔夫人；十七位哲学家向伏尔泰表示敬意 (471) 八、达朗贝与雷斯壁娜丝 (475)

第八部分 女皇陛下的哲学家 483

一、出卖藏书与女皇的馈赠 (483) 二、法尔科内为彼得一世塑像；勒梅西埃·德·拉里维埃·德·圣梅达尔与吕里艾尔 (489) 三、德·摩夫人 (495) 四、代女皇收买绘画、雕塑等珍藏品 (506) 五、昂热丽克与旺德尔 (510) 六、应邀赴俄 (519) 七、在俄国出版百科全书的提议 (524) 八、关于俄国的谈话 (529) 九、俄国贵族的欢迎 (538) 十、经过海牙回到巴黎

(543) 十一、热情消失了 (545) 十二、金匠贝勒的住宅；晚年 (548) 十三、与伏尔泰会见；谈卢梭《忏悔录》；狄德罗肖像被置于朗格尔市政厅；逝世 (555)

告 读 者

本书不是以小说体裁描绘狄德罗的生平，作者只是力求叙述得生动一些，既然这位哲学家的思想和形象在一百五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栩栩如生。

狄德罗是十八世纪最不为人们了解的作家之一。他的传记中有一些漏洞，一些无法解释的“空白”，还有前后矛盾得离奇之处。这些，我都尽力加以弥补、解决和阐明。他的著作中和他同时代人的著作中，对他在巴黎初期生活几乎只字未提。有关记述，我都一一串连起来，构成几个基点。这样，自他离开朗格尔起直至结识让—雅克^① 时为止这段时期的情况也就不致长久中断了。我也要说一说他逝世的情况。据议事司铎马塞尔记载，狄德罗是在塞夫勒与世长辞的，说他的遗体是秘密移至黎塞留街的，读者将看到我较少浪漫幻想，斗胆以平淡无奇的叙述解答了狄德罗逝世情况中的疑难之点。

本书当然并不是有关狄德罗生平的最佳作品，

^① 指让—雅克·卢梭。

它却是最完整的传记。因为，除了议事司铎马塞尔的著作以及他给我提供的无比宝贵的意见外，我还有幸使用至今尚未发表的信件。为此，我要向年轻而博学多识的学者安德烈·巴伯龙先生表示由衷的感激——他目前正着手出版这些信件。

狄德罗的精神、感情生活并无哀婉动人之处，其中看不见任何深刻而令人胆肝俱裂的冲突。他只经历过一次奇遇，那就是《百科全书》，但是，历来文人学士所能遭遇的极真实而又极可怕的危险中最为美妙者当以此为甚。他的一生正是符合他的时代，也是为了他的时代；他的一生又是为了一切时代和他热爱的一切，而他恰恰是热烈地爱过的。因此，我认为很有必要给予他曾生活于其间以及他那高贵灵感所激励的社会以一席重要地位。况且，十八世纪恰是清谈的黄金时代，所以本书中大量引用狄德罗和其友人们的话语，依照他遗留给我们的原貌转录于此。本书如果称为“狄德罗和他的时代”也许过于狂妄，但是，如果称为“狄德罗和他的社会”还是相当合适的吧。

第一部分 制刀师傅的儿子

—

从前，行人徒步跟在驿车^①后面要走上一个小时才能登上朗格尔山。如今，齿轨小火车只需十分钟就可把旅客连同行李一起从朗格尔—马恩车站运至城根上的一座月台上。这种小火车的制作材料显得颇为窳陋，火车象要断气似的噗噗地喷着气，吐出阵阵云雾。随着乘客渐渐升高，圆形白色烟雾间广漠而死板的大地展现眼底。时值正午，回城午餐的铁路工人挤满了我坐的那节车厢。其中一人拿着一张报纸，摊开，大声诵读。他的同伴们没有打断他，却是神色严肃地听他读报。这群沉默寡言的雇员，虽然穿着磨损的灰色衣服，但是，各个显得结实而健壮，他们和四周的军事建筑以及淡褐色土地的景物非常协调一致。车厢愈来愈倾斜，我对面的旅伴是个背挎包的棕红色头发小伙子，他现在比我高出了一头。蓦地，天

① 这里所用的词是指数十年后兴起的 diligence（驿车）之前的较简陋的乘坐旅客的大马车。

边原先看来只是开了一个缺口的地方展现出一个巨大的湖泊。那是利埃兹水库。它长四公里半，面积三百公顷。它的作用是为马恩河和索恩河之间的运河提供水源。另外还有三个湖泊，也是三个水库，名为夏尔姆水库、维尔居西安水库和穆什水库。它们使得整个地区具有一种稳定的、忧郁而威严的，如依我说，一种寂静的惊人特点。我思忖着，真是奇怪的事，“狄德罗诞生的故乡和他是多么不相同啊！”在我逗留朗格尔整个期间，我无时无刻不想到：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啊！

下车时一阵狂风迎面扑来，这样暴烈，我看正如我要写的人。我急步离开城根，随着大队旅客，一直走向市中心大街，即狄德罗街。我沿着它来到他的塑像前，他的故居就在塑像后面。塑像是巴尔托迪的作品。人人都觉得头部塑得欠佳。那只笨拙地支在后股部的拳头，还有狭窄的双肩，我也不太欣赏。我认为狄德罗是另一种形象。至于那座所谓他诞生之处的房子，也是僭取称号。它门前挂的牌子纯属虚妄，就像要是你听信最为熟知狄德罗生平的历史学家之一、议事司铎马塞尔先生的话，就会误认为黎塞留街那栋房子是他逝世的场所。牌子上大书曰：

德尼·狄德罗

1713 年 10 月

诞生于此屋内

朗格尔市敬立

1880 年 8 月 1 日

不对，德尼·狄德罗并非诞生于此，德尼·狄德罗诞生的房子并非这一座。他的出生证载明，哲学家出生在圣彼埃尔堂区。而尚博广场的房子——今日为狄德罗广场六号——当时属圣马丁堂区。瓦尔费丁以及他后来的朗格尔历史学家米涅莱，误把狄德罗制刀师傅父亲在狄德罗出生后三、四年才移居过来，以及 1722 年 3 月 21 日他的当神甫的弟弟狄狄埃——彼埃尔出生的那座房子当作德尼诞生的房子了。易动感情的德尼到底是在哪座房屋中呱呱坠地的，至今仍不清楚。

尽管广场上风刮得邪虎，我仍久久凝视着狄德罗“诞生”之屋。过去，三楼的窗户只是简陋的小窗。顶层已给加高成为阁楼。通行车辆的大门已经消失，变成了一条小巷，而且这条小巷窄小极了，因为要给漆成绿色的烟酒店腾出地方。一楼的檐口上方有一座路易十三时代风格的壁龛，里面盛着一个主教手捧着头的胸像，可能就是圣狄狄埃。这位圣者在朗格尔是个大众欢迎的人物。操刀剪匠行当的狄德罗父亲曾以他作为保护神，后来给自己当司铎的小儿子用

这个教名命名。不过，双手捧着头的圣德尼^①在狄德罗家（“狄德罗”也就是小狄狄埃的意思）一定也颇受爱戴。因为制刀师傅狄狄埃的父亲（也是刀剪匠）的名字就叫做德尼^②。

狄德罗家族的“始祖”安托万·狄德罗生于1596年，卒于1664年，他结过两次婚，共生有十四个子女，他是否也是刀剪师傅呢？反正，他有个儿子生于1628年，名叫尼古拉，倒确是制刀师傅，有张文书可以为凭。尼古拉的次子狄狄埃也是操这一行当。始祖后妻的长子若望，还有最小的儿子，即狄狄埃尔·科兰小姐之夫，他们两人也都是制刀师傅。始祖后妻的另一个儿子也结过两次婚，头一个妻子是贝利混小姐，其父也是制刀师傅；第二个妻子是德尼丝·夏尔。尼科尔·贝利温给他生了八个孩子，其中我们德尼的父亲狄狄埃生于1685年9月14日。在狄德罗家族及其支系中，除了制刀师傅，还有制桶匠、开油坊的、实鞋袜内衣的、剃头师傅兼治跌打损伤的、配玻璃的、马蹄匠、律师、庭丁、书商、皮匠、神甫、修士、油鞣工人、皮革工人、小工具制作匠……这是一

① 指卢浮宫的一幅有名的壁画，上绘圣徒圣德尼被斩首后双手捧着自己的脑袋。因此，作者认为上文所说的胸像大概就是圣德尼。

② “德尼”、“狄德罗”、“狄狄埃”同出于一个拉丁词源。

个常同小资产阶级以及商人打交道的富裕手艺世家。

二

我本以为会在狄德罗街看到刀光“剪影”，可我只发现一家刀剪铺。朗格尔制刀师傅们发出的噪声太大，已被请求迁移它处。从那以后，他们就在诺让定居下来。老制刀师傅狄德罗向哲学家说这：“我儿，我们两人都在这世界上喧闹了一番，所不同的是你用你的工具发出的声响使你自己不得安宁，而我用我的工具发出的响声使别人不得安宁。”

当地盛产铁矿。十六世纪，朗格尔附近有不少炼铁炉、杵锤、洗矿机和碎矿机在运转。在奥伯里夫、居台克斯、奥伯彼埃尔、唐塞乌瓦、奥布河畔费尔泰、朗蒂、奥尔莫瓦、夏托维兰、马尔梅斯、阿克昂巴洛瓦、主教宫、马朗维尔、埃科、里莫古尔、洛克维莱、贝兹、蒂尔夏泰尔、拉弗利等地炼铁炉轰隆隆响个不停。朗格尔周围的确不缺少铁矿，它也不缺少森林资源，而当地的砂岩则被认为是优质品。朗格尔的石磨业也很负盛名。不过朗格尔的石磨业正在衰落，青年人不愿再干这种一上四十岁就得肺病的职业。所以现在在朗格尔既无石磨，也无刀剪，虽然城市的名字和这两者已联结在一起不可分割。

制刀师傅自十三世纪初即在朗格尔出现。一份1418年征税名单告诉我们，那一年他们是十八人。仅在小塔查夜一次，他们在1599年人数就为二十四。十七世纪时，朗格尔制刀师傅已达三十人，雇用工人九十名。每当城市有机会向某位权贵表示谢忱，这位人物总是被赠给一把佩剑，数把短刀。1715年，朗格尔市派往御前谏议会反对主教教务会以维护本城利益的代表，就是被赠予《百科全书》主编的祖父所制造的几把刀具。

那是个珍惜声誉的行会。会章的通过，可追溯到1454年5月25日。一位博学的朗格尔城人阿倍尔·德拉纳先生向我们叙述了此事。那一天，巴西诺都头^①在通街大衢大声吆喝，公告周知，朗格尔市诸士绅在布道兄弟会修士会议大厅集会，听取制刀师傅的代表约翰·德梅尔兹和本城代诉官^②克洛德·吉罗尔征求他们有关在朗格尔市从事制刀行业章程的意见。会议开始，代诉官宣读章程，经过“郑重而热烈”的讨论，每位与会者均请发表高见。十天以后，主教吉·贝尔纳公爵确认这些章程“相当公正而合理”。但主教并不是朗格尔唯一主宰；三分之一城区

① 这个衙役的官衔，相当于“捕快头”，“都头”之类。

② 国王的代诉官，中世纪提出公诉权属国王专有。

隶属议事司铎们管辖，因此只好为制刀师傅们订立了两套规章制度。由于议事司铎们不象主教那么好通融，从属他们管区刀剪匠的规章直至 1577 年才被批准，上距主教许可已一百二十三年。教务会的先生们真可谓历经反复推敲了！

每位制刀师傅均有其标志和招牌。狄德罗一家的标志和招牌是珍珠。这个家族的印章是椭圆形，四周刻有座右铭“Virtus et labor patrum fasti”〔积历代父祖之德行与辛劳〕，两把铁锤交叉在铁砧上，铁砧的一侧是一朵玫瑰花，另一侧为一颗珍珠。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纹章^①更美更动人，更能概括一个家族的美德。狄德罗自己就说过：“这是一个高贵世家。”在朗格尔制刀师傅的各种标志中，除了狄德罗一姓的珍珠外，还有母猎犬、“风流魔王”^②、花环环绕的橡子、鹿头、御杖、虾、紫貂、耶稣的名字。

禁止使用“欠火之钢，冶炼不好之钢，以及过烧之钢”。只可使用被称为“细熟钢”的钢材制作刀具。禁止用较短而经焊接之柄来代替从刀柄内延伸出来的“把”，即“刀尾”。至少对主教辖区内刀剪师傅来

① 狄德罗氏并不是贵族，不能有纹章，此处是指行业印章；但德尼·狄德罗以借喻法说自己的家族是“一个高贵世家”。

② 亨利四世外号人称“风流魔王”，言其对女人是可怕的。

说，禁止他们出售锻冶缺陷而易断之刀具。教务会的规章在这一点上比较宽大：只是规定不合格的产品整个刀身横断开裂时将予以没收；至于顺竖断面开裂，如裂口达到商标处则没收之。禁止早晨四时前（以教堂晨经钟最后一响为准），以及晚上八点后工作。“禁止三月圣母节^①后和圣米歇尔节^②前掌灯工作”。以1603年开始，经主教和教务会治安当局同意，市议会准许制刀师傅晚上八时后工作。

制刀行会在圣狄狄埃教堂内有自己的小教堂，每年逢6月25日在此庆祝圣艾洛瓦节^③。一到这里，每位刀剪师傅都要分到一首晨曲^④。不过，朗格尔人硬是讨厌噪音，于是，有位执棒吏^⑤借口这类小小音乐消遣使他无法向土城根巡逻哨兵传达口令，于1674年下令取缔了。

三

在朗格尔全体制刀师傅中，狄狄埃·狄德罗以其美德著称。他十分干练，一丝不苟，在制造外科器

① 三月圣母节：指天使告知圣母她将由“圣灵”感孕而生耶稣。

② 圣米歇尔节：9月29日基督教会祭祀圣米歇尔。

③ 圣艾洛瓦：他是铁匠和金银匠的主保圣人。

④ 这是指他们在此节日一大早就叮叮噹噹响起来。

⑤ 中世纪手执大棒维护公共秩序的军官。

械方面是个行家。他的儿子向我们说：“他对外科手术很为谙练，虽然他家境不富裕，而甘为庸医的虚妄幻想驱使，当然比造把好刀，收入要多得多，然而，即使许诺他大笔金钱，也无法使他下这个决心，因为他会把自己看成一种杀人营生的帮凶；在他眼中一个不顾本领和良心去制造这类刀具的工人，和一个制造匕首用于杀害病人的工人完全是一类人”。他的孙女旺德尔夫夫人^① 还说他曾发明过“特种柳叶刀”。

在品德方面，他是个极为坚定的人，他料事如神，正直诚实得无懈可击。他享有公正盛名，以致人们经常请他排解家中纠纷。甚至他素昧平生的人也指定他为遗嘱执行人。他虔诚！他仁慈！穷人爱戴他。狄狄埃·狄德罗是个多善良的人啊！

他的画像已经遗失。原画上的他，是“身穿华丽上衣，头戴漂亮假发，足登好看的长袜，手执精致的鼻烟盒”，但哲学家狄德罗说得对，应该把他画成平素那副装束：戴的是炼铁时的便帽，架着眼镜，手执工具，在朝向广场的窗子旁边，有两三架台钳；墙角放着炼铁炉、风箱、钳子、火钩、铲子、给炭火洒水的稻草刷子；对面是铁砧，几把铁锤以及堆放锉子和钻子的钳床。在隔壁房间里，可以看到带磨石机的石

^① 即本书主人公德尼·狄德罗的女儿，下同。

磨和它们的大轮盘。是谁在狄狄埃·狄德罗家中推磨呢？是个盲人？还是条狗？

狄狄埃·狄德罗在家里跟在炼铁炉、铁钻旁工作一样令人赞叹不已。他坐在家里的扶手椅上，“举止安详，神色自若”地接待那些渴望得到他的忠告和帮助的乡亲们，狄德罗曾描绘过那种场面，那是画家格勒兹^①中意的画面……当然也合狄德罗的口味。

制刀师傅娶的妻子比他大八岁，是鞣革匠之女昂热丽克·维涅隆。她于1748年去世，没有留下丝毫遗迹。

维涅隆一族中很多人曾是制刀师傅，但他们通常更喜爱从事鞣革职业。在他们中间也有不少是当神甫的，昂热丽克的两个兄弟曾获神甫职位：名叫狄狄埃的曾在朗格尔当过司铎，名叫若望的为夏西尼的本堂神甫。她的两个叔叔或舅舅也是司铎，两个表兄弟当过本堂神甫。狄德罗一族中也有不少圣职人员。德尼原应受圣职，后来是他的弟弟狄狄埃代替他，这当然不会有人觉得惊奇。这是家族传统。

狄狄埃·狄德罗和昂热丽克生育七个子女。头三个在圣彼埃尔受洗礼，另四个是在圣马丁受洗礼。老大是个男孩，于1712年11月出生时即夭折。老二就是德尼，生于1713年10月5日。老三生于1715年

^① 格勒兹（1725—1805），法国画家。

1月27日，名叫德尼丝，德尼非常喜欢这个妹妹。老四卡特琳于1718年8月3日四岁时亡故。另一个也叫卡特琳，于翌年4月18日降生，德尼当了她的教父。他后来又当了1720年4月3日出生的另一个妹妹昂热丽克的教父。德尼九岁时代替他舅舅维涅隆在1722年3月21日狄狄埃·彼埃尔的洗礼仪式上签字，当教母的小德尼丝却宣称不会写字。

当德尼适龄时，家人将他送进耶稣会。他双亲对他期望甚高，他们想把他培养成一个议事司铎。

四

外省哪一个城市没有自己的“环城大道”呢？朗格尔在这方面得天独厚：它有两条大道。内环城大道与城堡磔道相重合。在狄德罗那个时代，自亨利三世以来，大道本有顶盖，形成一条避风的长廊。它的外形大约相当古怪。路易—菲力普王朝，当人们重建城墙时，长廊给拆毁了。

我们可设想一下狄德罗一家每礼拜天沿着环城大道散步时的情景。他们先要在圣马丁教堂望望大弥撒，除非他们宁愿去雅各宾^①修道院，因为那里的副院长是狄德罗族人。制刀师傅头上戴着参加典礼

^① 即圣多明我教派。后来的雅各宾党即以这个教派的修院得名。

用的假发，手里拉着两个最小的孩子，向前走去。他的妻子跟在他身后，搀着另外两个孩子。德尼则逍遥自在地走在最后。他已十来岁，是个猜不透的小家伙——他一生不都是如此吗？——头脑机智灵敏，任性而常爱闹事。天气晴朗，狄狄埃·狄德罗向孩子们指点高悬天际、透明云雾般的孚日山脉和阿尔卑士山脉。稍近处矗立着果涅洛雄伟的山脊，更近处则是马恩河源头藏身的山谷。

制刀师傅以不失稳重的慢步在那人声回荡，有着顶棚的长廊上继续向前走去。他们一家来到了“刺天塔”和具有威严圆顶的广慈医院。他们从隆惹门上走过，现在到达了大炮射程之遥的轭形山岗。山岗顶上屹立着一座奇怪的建筑物：主教大人的绞刑架^①。德尼习惯地把眼睛转向它处。五、六年前，他父亲一心想激起他对罪恶的憎恨，把他带到此处观看一个土匪的绞刑。这怪癖的孩子竟无法忍受那种场面，发作一番歇斯底里，当晚就得了黄疸病。

狄德罗全家越过圣若望炮楼和小桥炮楼。现在邦奈尔山谷呈现在他们眼前。那里一片郁郁葱葱，吸引着散步者前往，在那柔和的树荫下领略凉爽的乐

^① 中世纪以及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司法权混乱，主教法庭也可以处人死刑。

趣。穿过布耶门和新门，到达了纳瓦尔田野美丽的树下，小狄德罗们才被允许玩上一阵子。从城根的这一端可以瞥见仙女泉，那是个地洞的名字。它穿过大山，直达离此三公里处的圣乔姆村庄。

外环城大道则使人无法对四周农村这样饱览一番。相反，走上一圈要花上两倍于内环城大道的的时间。从圣阿马特尔街尽头——即今日狄德罗街——经磨坊门，即可抵达外环城大道。今日饰有圣母塑像的磨坊门和朗格尔大多数城门一样，那时候只有一个主拱门，两边有两个供行人通过的过道。它以它的狼牙闸门、吊桥、三角楣、圆盖以及亭子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朗格尔极出色的建筑名胜之一。来自狄戎或贝尔福的旅客对它甚为赞赏。从那里向右转，看来似乎是向仙女泉走下去，但到达坡底，不要向左转走进布松小道，而是继续向右转过去，穿过新门和饰有戴盔披甲的朗格尔贞女^①塑像的布耶门，或叫圣狄狄埃城门的底部，就可抵达尚未砌死的高卢罗马时代的城门。据说，此门筑于马克·奥莱尔^②时代，现今在其叶饰柱头上方仍有一盔甲盾牌框缘，由此可证实这城市有极古老的战争历史。

① 即圣女贞德。

② 马克·奥莱尔（121—180），罗马皇帝及哲学家。

但是，朗格尔居民最喜爱的散步场所却是白泉。那是个通向磨坊门的公园。至少在我漫步其中的那个凄凉季节里，它的外表显得极为朴素而雅致，象是一座小型军用凡尔赛宫。它那花朵已经凋谢的草坪向前延伸，逐渐形成中墙和筑有棱堡的侧坡。由砖石砌体支撑而挺立着的百年菩提树和榆树，竞相以狄德罗曾坐过为荣的砂岩石凳，现时散步的人连脚步声也消匿的积土甚厚、长满苔藓的幽径，横贯城根沟堑上的小桥，最后还有那白泉本身；“那是个绿荫覆盖的喷泉，大量洁净的泉水注满贝壳形水池中，从那里再泻入一条小渠里，然后依次导入三个小池中。三个水池均位于高地，一个比一个低。最低的池子四周长满树木，水柱从正中喷出。另外两个水池则由杂乱种植的多年菩提树覆盖着；这里清新幽静、绿荫掩映，景色中浪漫情调甚为触目；一条长长山脉在右侧戛然而止，让位于一望无际的旷野。群山和泉水之间可见若干草地和一条小溪，小溪傍着草地边沿潺潺而流；山间不时可见几幢农舍。我的朋友，如您还记得的话，就在那里我们度过了几个小时，谈到您，谈到我，谈到我的好心妹妹和我奇特的弟弟，我们回想起我的女儿，还展望我们即将追求的温柔女友……。”

五

朗格尔教堂的议事司铎，这个头衔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我们这个讲究平等的时代已不了解司铎职务的含义。我们心目中的司铎，只不过是一位衣着华丽，举止懒散，神色安详，十分令人尊敬的教士。他的主要工作或是在祷告席上念念经文，或是在管风琴的催眠乐声中舒适地打着瞌睡。固然，这并没有概括司铎的全部职责，但毕竟是今日一般人心中的看法。在旧制度下，情况完全不同。司铎一职，尤其是在朗格尔，首先令人想到财富和权势。朗格尔城教务会以其资历，会员的卓越品德，巨大的特权，以及优厚的俸禄，而成为法国最有名望的宗教团体之一。它拥有五十二名会员，其中八名为专职俸禄领取者。俸禄来源主要为土地、森林和葡萄园。每个教士的收入约在一千五百到二千五百里佛之间。以今日钱币折算，大约为二万或三万法郎，甚至更多些。教务会拥有三十八幢房屋，供其会员住宅之用，位于被称为“隐修院”的围墙内大教堂周围。司铎马塞尔向我们说：“当其中一所房屋空出来时，教务会就在司铎和教士中进行拍卖，由出价最高的人得之。产权属于购得者，他死后子女有权继承。但也可由教务会以标卖裁定让给司铎们。”

“把德尼培养成一个司铎吧，”司铎维涅隆向他妹妹昂热丽克和他当制刀师傅的妹夫说：“我将来把我的房子和职务让给他。”

用心诚为良好，但这样一来，从事圣职反倒更没有正当理由了。

狄德罗没有向我们隐瞒他那司铎舅舅是个严酷、性情古怪的人。“他和其道友关系甚恶，常以其举止言论对他们备加嘲弄。”德尼的父母是否向儿子施加压力强使他接受舅舅的意愿呢？德尼不乏虔诚之心，而司铎一职和他幼稚心灵中所怀有的抱负并非格格不入。从事圣职得有智力活动，特别是担任此职务同时，随之而来的是优厚俸禄所保证的清闲日子。我们的德尼毫无怨言地接受家人为他选好的职业。当他进入有着许多和他一般的朗格尔小同乡的耶稣会学校接受免费教育时，他竭力做出不负期望的样子，立即成了学习拉丁文和数学的高材生。

可叹的是他聪慧有余，严肃精神略为逊色。也许他是从他司铎舅舅身上继承了讽刺和好斗的脾气。

一天，学校开授奖大会，看来是在他初中一年级结束时。为了处罚他在一次口角中挥拳痛击了对方，他被禁止出席大会以及领取光荣榜上归他名下的奖品花环。他却不顾校门口张贴的禁令，毫不犹豫地前去出席。他成功地混进人群，然而门卫发现了他，跟

踪追击。这个粗鲁的家伙竟用长矛向他的胁侧戳了一下。德尼一声不吭。他领到了他应得的奖品。奖品很多，他的女儿告诉我们，奖品委实太多以致他的同窗们簇拥着他，一直陪他来到尚博广场。他父母已经在那里为儿子不在家感到不安。突然看见他颈上套着花环，被一队兴高采烈的人群送了回来。那一小队人马在十字架下通过，可真是个动人的场面。那十字架现在已由这一天凯旋归家者的塑像所取代了。他戴着双角帽，穿着由父亲旧衣服修改而成的宽大法国式常礼服，和阿尔宾的版画上那些穿着可笑服装的朗格尔学生一模一样。制刀师傅原来为儿子被排除在受奖以外而忧心忡忡，此时却骄傲得流出眼泪。刀剪匠的妻子也流了泪，直到发现儿子被长矛刺开的伤口，她方心疼而愤慨地痛哭起来。

一天晚上，他从学校回到家中，一副极不如意的模样。他对希腊文和拉丁文腻烦透了！既然他的老师动辄为区区小事申斥他，那他就干脆不当神甫了。

“那你想当刀剪匠了？”他父亲问道，他可不是一个会被孩童的任性弄得不知所措的人。

“我心甘情愿！”

“那好，明天六点钟，你到作坊里来”。

活儿刚干了四五天，德尼就损坏了许多刀和剃刀，末了，他交出了围裙。

“我宁愿焦躁无所归依，不愿这么无聊……。”

正相反，家人并未放弃让他当司铎的念头!! 1726年8月22日，未满十三岁的狄德罗就由朗格尔主教、法国大贵族帕尔达扬·德·贡德兰·当坦公爵，亲手给他剃度入教。

除了普通法允许一到启蒙年龄即可剃度外，1698年颁布朗格尔主教的一份教令规定十二岁为剃度年龄。一个司铎的外甥，早就注定从事圣职，又是出名的优秀生，年幼出家是丝毫不令人惊奇的。从此，我们的小德尼就听到别人称呼他为神甫了。这里喊：“神甫狄德罗先生，”那里叫“神甫狄德罗先生……”“喂，神甫好！……好吗，神甫？”不能再戴双角帽，再穿长燕尾西服了。得穿长袍，戴上三角黑帽子，还有宽袖白色罩衣。每个礼拜天，圣马丁教堂举行大弥撒，合唱队里有他一个位子。我的上帝！爱闹事的德尼变得多老实啊！至少，他装得很老实。自从他那小脑袋上的浓发剪成象征性的荆冠以来，这个小人们是多么堪为表率啊！

一件相当奇怪、有点含糊、需要解释的事件，不久向我们证明狄德罗十五岁时仍然对从事圣职深具信念，只不过他要当的并不是司铎，而是要做个耶稣会修士，因为1728年4月28日，舅舅维涅隆与世长辞了。

司铎马塞尔记述说：“一当他自觉一病不起，狄狄埃·维涅隆很自然地为他处理他的司铎的俸禄而操心。”他是否听任教务会去全权处理呢？德尼·狄德罗说不是，古斯兰却说是。我们认为应该相信的是古斯兰。看来他是无条件放弃权利，教务会为此纯真而朴实的行为所感动，派了两名委员来到临终者的身边。古斯兰说，两位代表问他“根据惯例”，他是否心中有所考虑“某位亲戚来担任司铎职务”。狄狄埃·维涅隆说出他外甥德尼·狄德罗的名字。教务会的代表看来对这提名颇觉意外。病人觉察到这一点，他就宣称如果教会不采纳他的人选，他将采取“措施”，以便由其他人来任命他的候选人。教务会在得悉两个代表汇报任务执行情况后，又向他派出“另外两名司铎”，任务是请求他放弃前请，把职位让给他“另外一个亲戚，譬如他的老表圣马丁的本堂神甫或科尔吉隆的本堂神甫”。狄狄埃·维涅隆坚持原先的选择。后来，他知道教务会主意已定，他们即将抹煞他自己的愿望。于是，他“采取了”前已言明的“措施”；请来一位教庭公证人，“克洛德·雷尼诺先生，受俸禄司铎……居住朗格尔城内白莱德菜市场大街”；他还请来两位证人，“制刀师傅比埃尔·维涅隆和小铁具师傅艾蒂安·拉盖斯”。这样，当着他们的面，他坐在椅子上，虽然身患重病，但头脑清楚，仍

有判断力，他指定一个委托人，授权他“把他的俸禄交由教皇圣上支配，然而仍偏向于年仅十四岁半的朗格尔堂区已剃度人教的德尼·狄德罗，如此而已，不得有它”。此事办理停当，他派他的代表去了罗马。五小时后，他断了气。从那时起，他的赠让即告无效，教务会又完全可以自由选择。他们指定了“罗兰蓬的本堂神甫路易·迪赖为他的继任者”。

朗格尔善心的司铎们拒绝接受小教士德尼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这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如果德尼享受到狄狄埃·维涅隆那份议事司铎的俸禄，他也许根本不会想到去巴黎求学……大家都知道结局如何，也知道如果这种假定成为事实，也就不可能有《百科全书》的出现，这位连地狱都要把他重新赶出来的教士死敌，就会在雕刻木祷告席上、在他的司铎居所中了却他虔诚的一生。

狄德罗的生活至此起了变化，是由于什么障碍呢？是朗格尔的司铎们觉得他太年幼？不是。十五岁当司铎并不违反教务会的章程，因为后者规定了他在行法事中应做的工作。是德尼恶名在外吗？是否他逃学次数太多，以及他虽然受了剃度却仍然想入非非，以致他进入教会则会引起轩然大波？难以理解的是司铎维涅隆，虽然性格反复无常，常与教务会不和，竟在临终前冒犯上帝盛怒的大不讳，试图强迫他

虔诚的道友和一个不堪重托者为伍。他在临终之际一心要把他的俸禄传给他的外甥，他为此目的不惜一切，使用了花费甚巨的手段。这使我深信德尼的行为和脾气当时并非被视为不配担当圣职。因此全部问题在于：朗格尔司铎们基于何种动机而向德尼关上修道院大门。这是个谜。这位哲学家一生中还有许多这样的谜。

狄狄埃·维涅隆死后几个月，对俸禄已经无望的狄德罗竟然想到要发誓苦修，他禁食，穿苦衣，以稻草为床。我们马上就可看到他这种神秘主义突发的行径，没有持续多久。

六

德尼生怕惊醒家人，没有穿上鞋子，就竭力从他睡处顶楼的天窗向黑暗的尚博广场窥探着。秋分季节的风暴呼啸着，但他对朗格尔的狂风早已习以为常。他和他的一个堂兄弟商定了这次奇特的约会，他正等着见面时间的到来。两人将乘着深夜步行到通往巴黎公路上最近的小镇——也许就是肖蒙镇。他们将在那里乘长途驿车……愿上帝让堂兄弟可别迟到！啊，好了，现在几点钟了？德尼失去了时间的概念，他甚至无法肯定他刚才躺在床上，是否睡着过，他一阵战栗。莫非听见了楼下有人走动？要是他父亲

恰好醒来抓住他呢！啊，没有！屋内一片寂静，毫无声响。况且，他冒的风险和他伟大的志向相比，真是微不足道！先到路易大帝学院学习修辞和哲学，然后到圣安托纳街的立誓修行院去从事初修和古典文学进修教育。劝诫和引导生灵，成为著名而有势力的耶稣会的名人之一，一个新的布尔达鲁^①，一个新的德拉吕^②，多美的梦啊！由于一位颇具鲁莽热情的年轻教师的过分激励，他三个月来反复考虑这件事。他害怕父亲反对，而宁愿对他隐瞒着……然而，也说不定呢？制刀师傅心胸并不狭隘，也许他会同意长子高尚的理想……管它呢，反正主意已定！远处夜半钟响十二下；该动身了，小教士一手抓住他的鞋子，一手拿起他塞了几件旧衣和少许干粮的包袱，钱嘛，老表有……。

他走下最后几级楼梯：现在来到了大门前，他摸黑去找大门钥匙，父亲每晚只把门锁上一圈……钥匙没有留在锁眼里！

“怎么，我的孩子，这么晚你还要到那里去？我还不知道你有早起的习惯呢！难道你不知道午夜十二点刚敲过吗？”

① 布尔达鲁（1632—1704），十七世纪法国著名传教士。

② 德拉吕（1460—1518），名作曲家，著有多首弥撒曲和经文歌。

一家之长手里拿着蜡台，腰间束着的浴巾在墙上投下晃动着的巨大黑色尖角形阴影，高大的身上披着睡衣。正直的制刀师傅严肃的瞧着顽童。

“你倒是说说看呀？”

德尼低声喃喃道：“我要到巴黎去，我要到巴黎去进耶稣会。”

“无论如何，今夜可不行，请回楼上去睡觉，把你的觉睡完，天亮我们再谈。”

小神甫甚为狼狈，一手提着鞋子，一手拎着包袱，回到他的顶楼去。而他的父亲，压抑着内心的不安，回到他妻子昂热丽克的床上，后者把脸埋在枕头里，为她心爱的德尼忘恩负义而抽泣。

制刀师傅是如何得知他儿子逃跑计划的呢？原来就是被小神甫不慎选作旅伴的他侄子泄露的。

次日，在狄狄埃的房间里进行了一番讨论。不妨设想平日帮着家中出主意的人都应邀出席。他们几乎全是僧侣。德尼受到长久而仔细的盘问，他昨夜怎会表现出如此荒唐、如此浪漫、如此不合狄德罗家传良知的宗教志向呢？从少年的激动表白看来，促使他立志要当耶稣会士的，并非由于天性禀赋的苦行主义，而是他爱好学习，他希望学到比一般朗格尔青年引为满足的更大的本领。

制刀师傅对自己儿子如此高尚的志向并非不感

到得意，而神甫们百里挑一选中了他的儿子——虽然他们对他表示青睐时更应谨慎从事——这也并非没有触动他的心弦。大家决定让德尼到巴黎去，但要他父亲陪同前去，就地了解他寄宿的条件，或是立刻把他带回家，如果该院院长认为这种做法是可取的话。没有材料说明狄狄埃·狄德罗也想顺便推销一下他所发明的柳叶刀，不过，要是他有这种打算，我是不会惊讶的。在对最优秀学生之一采取这重大决定方面，可曾咨询过朗格尔教区神长呢？旺德尔夫夫人没有更多交待，但这是肯定无疑的。我甚至倾向于认为那位圣人在得悉德尼任性的行为时，一定会推卸自己和那位年轻教士的责任，而正是后者的谈话极其奇特地使那青年人文主义学者易激动的头脑狂热起来的。

耶稣会士学院 1563 年以来就设在圣雅各大街的一座大厦里。那个时代，人们称它为朗格尔宫——它以前属于朗格尔主教夏尔·德·鲍狄埃公爵所有。当时它已逐步兼并了马穆蒂埃、芒市和肖莱的三个学院。不过在南面它尚未伸展到圣艾谦纳—德格莱街，在北面也没达到圣伯努瓦公墓街。只在圣雅各大街上有一个出口，这道大门正对着索邦神学院后面的普瓦莱街，背面朝着兰斯街和狗街的拐角；就是说纵深为九十余米，宽度为七十余米。大门上方有一

三角形楣檐，刻着这几个金字：Collegium Ludovici Ma—gni^①〔路多维克大公学院〕。尽管挂着这一堂皇的招牌，这座古老学院在狄德罗求学时期已显出令人不安的衰败迹象。

寄宿生主管神甫一见这位穿着教袍的新学生，开口就提出学费问题。制刀师傅打断他的话；他执意要付清四百里佛的膳宿费。随后，他把神甫拉到一旁，把有关德尼的一切情况向他说了一番。神甫边听边摇头，还透过眼镜向小伙子溜上一眼。这些也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刀剪匠拥抱了他的儿子，又急忙结结巴巴最后叮嘱一番，忍住眼泪离去了。

他已在返回朗格尔的驿车上订好了票，但并没有使用。在最后一刻他失去了勇气，决定在巴黎多留一阵子，好有时间查明德尼在那所巨大而黑暗的学院里，置身在来自社会各阶层、特别是那些最上层的三千学生中间不会过于有背井离乡的苦恼。这样，半个月中，狄狄埃想方设法打发时间。一切迹象使我们相信那两个星期对他的柳叶刀来说并没有浪费。他数十次想缩短在巴黎的逗留时间，终于熬过了十五天，我们看到他又出现在圣雅各街。由于德尼没有料到他父亲会来，他极为感动。

① 原文为拉丁文。

刀剪师傅对他儿子说：“我的朋友，我来看看你身体可好，你对你的会长、伙食、别人和自己是否满意。如果你身体不好，感到不愉快，那我们就一起回到你母亲身边去吧；要是你更喜欢留在这里，我来劝诫你，向你问好并向你祝福……。”

德尼表示很满意他的新生活，他们最后拥抱了一次，那顽童就撩起袍子，跑着掺合到他同学的队伍中去了。

制刀师傅剩下要做的事就是听取拉福神甫的意见了。院长现出冷漠神态：

“的确，先生，您的儿子是个优秀学生；不过我们已不得不在教务会上申斥了他。如果他继续行为不端，我们则不能再收留他。至于您向我们谈到他那难以抑制的志向，根据我派出的学监和方丈特地在小教堂观察他的报告，他已比较理智，不再去想它了。”

听完此话，制刀师傅道了歉意，辞别出来，他本期望听到较好的评语呢。

七

起床时间是五点钟。学生们从每张床都由帘幔隔开的寝室，走到兼做自修室的邻屋去做晨祷。自修后就是弥撒，寄宿生每天都得参加，也包括单室户

(这是给单套间贵族住客起的名字)。校内均不生火，所以学生们都戴着帽子，还有的用手笼。

修辞学为 Prima classis〔主修课〕，教室占据主楼底层最好的位置。的确，耶稣会士们认为修辞教学是所有课程的顶峰，正人君子的最高修养。任这个全用拉丁文讲课的班上，狄德罗的老师是波莱神甫，就是那“著名的波莱”，“最后的一个希腊人”、“杰出的雄辩术教师”。塔耶费告诉我们：德尼被他朗格尔的老师推荐给波莱，后来，他曾为捍卫大师而同大师过去的另一位学生伏尔泰论战过。

波莱神甫才思敏捷。狄德罗告诉我们，他才思甚至过于敏捷，但他的情趣高雅。他认为真实和纯朴高于一切，“如果说曾有人在路易大帝学院向我们指出拉辛悲剧《费德尔》^①这一段落的一切优美之处，当然也有人同时向我们指出这些美妙词句却被误植在戴拉曼纳的台词中。其实，真该由岱赛停下脚步，向她说：‘喂！别再唠叨什么我儿子的战马和战车，你就向我谈谈他自己吧！’著名的波莱还向我们说：昂蒂洛克向阿喀琉斯宣布帕特洛克死讯时并非如此^②。

① “费德尔”是雅典王岱赛之妻，她爱上其夫前妻所生之子，被拒绝后，曾设法陷害他。

② 此段指的是特洛伊战争。

昂蒂洛克走近大英雄，眼内饱含着泪水，寥寥数语就道出了那噩耗：‘帕特洛克不在了，人们正为抢夺他的尸体而战，赫克托缴获了他的兵器’。下面荷马的两句诗比拉辛全部词藻华丽的韵文更要高超：‘阿喀琉斯，你失去了朋友，你的兵器丢失了……’一听此话，有谁会不感到阿喀琉斯应飞奔前去战斗？当一部文学作品违反情理和真实，悲剧和史诗里均无美可言。拉辛作品中细节描述只适宜于一位代替主人公说话描绘一个主角死亡情景的诗人。高才的雄辩术教师就是这样教我们的。”

波莱神甫的威望已越出学院的范围。他的爱好涉及小普林尼^①文学和塞内加^②悲剧。路易大帝学院的博学的历史学家杜邦—费里埃先生写道：“从他用拉丁文写的散文中，不难看出他语句的灵活、雅致、机智而很少堆砌。他的学生日后都大力传播过这种文笔。波莱太热衷于他那个时代，以致无法不对它产生影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耶稣会修士竟致力于创新文风。”的确如此。而且，如果考虑一下十八世纪语言本是哲学批判思想最完好的工具，而这位耶稣会学者对其形成曾作过贡献的话，那就更具讽

① 小普林尼（61—114），拉丁作家，名演说家。

② 塞内加（纪元前4—65），罗马哲学家，作家，政治家。

刺意味了。说实话，天命是多么深不可测啊！

哲理方面有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昆廷利阿努斯^①、索亚雷斯^②；榜样则有荷马、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德斯、狄摩西尼^③、琉善^④、普鲁塔克^⑤、西塞罗、凯撒、提图斯—利维乌斯^⑥、塔西陀、苏埃托内^⑦、维吉尔、贺拉斯、塞内加、尤文纳利斯^⑧，当然也没有忘记今人中优秀的雄辩术教师，如诗歌方面的斯卡林格^⑨，史诗方面的芒勃伦神甫，悲剧方面的珀托神甫^⑩和马拉佩尔神甫，雄辩术方面的科森神甫，还有布瓦洛、沃奇拉以及拉封丹……。波莱神甫的课本保存至今，全用拉丁文写成，约近二百页，内有亚里士多德、狄摩西尼、凯撒、西塞罗、塞内加以及昆廷利

① 昆廷利阿努斯（35—100），罗马修辞学家。

② 索亚雷斯（1548—1617），西班牙神学家和耶稣会士。

③ 狄摩西尼（纪元前 384—纪元前 322），雅典政治家和演说家。

④ 琉善（约 125—192），希腊讽刺作家。

⑤ 普鲁塔克（约 46/49—125），希腊道学家和传记作家。

⑥ 提图斯—利维乌斯（公元前 64 或 59—公元 10），罗马历史学家。

⑦ 苏埃托内（约 70—128 后），拉丁传记作家。

⑧ 尤文纳利斯（约 1350—1431），法国法官。

⑨ 斯卡林格（1484—1558），意大利医生，人文主义者。

⑩ 珀托神甫（1583—1652），法国耶稣会士，神学教师。

阿努斯的肖像，“波莱很少讲哲理；讲出来则铿锵有力，意简言赅，例证丰富，均是引用于使用拉丁语的各个时代。他首先解释什么是和谐复合句及其结构，然后讲解各种修辞法：ad docendum[用于施教的修饰法]，ad movendum[用于感动的修饰法]，ad delectandum idoneæ[用于正当娱悦的修饰法]。接着讲铺陈法：从主题本身析出成语（de locis intrinsecis），从主题外部析出成语（de locis extrinsecis）。最后一章则讲“布局”，分为四节，开端、陈述、论证和辩驳，最后是结尾，……多么出色的工作啊！感谢上帝，这样的传统至今并未完全丧失！让我这样一个受其教益最少者，时隔三十年之后，向波莱的继承者——温顺而腼腆的德比希神甫致敬吧！固然，德比希神甫是用法文向我们讲授修辞学，可是波莱本人也并非不屑用法语撰写修辞学。那个伟大世纪的法文曾已占领拉丁文的一些阵地，但波莱不仅常常引用伏热拉、老巴尔扎克、瓦杜尔^①、布尔达努^②、

① 瓦杜尔（1597—1648），法国诗人，书简家。

② 布尔达努（1632—1704），法国传教士。

弗莱西埃^①、波絮埃^②、布瓦洛^③、拉布吕耶尔^④、圣埃弗尔孟^⑤等人，而且也引证布乌神甫^⑥和拉班神甫^⑦，帕特律^⑧、迪伟尔^⑨、达布朗古尔^⑩、拉莫特·勒瓦耶^⑪、多比纳克^⑫，还有梅雷^⑬，以及勃瑞奚依、热拉尔^⑭和拉科隆比埃尔^⑮。

每天有一、两次背诵练习；每天有本国文和外国文互译练习；每周二、三次拉丁文作文、拉丁文作诗或希腊文作诗。学生们不时需要学着写一篇开端，一篇论理，一篇阐述，一篇结论。大家套用西塞罗的方

① 弗莱西埃（1632—1710），法国传教士。

② 波絮埃（1627—1704），法国作家，神学家，主教。

③ 布瓦洛（1636—1711），法国作家。

④ 拉布吕耶尔（1645—1695），法国道学家。

⑤ 圣埃弗尔孟（1615—1705），法国道学家，批评家。

⑥ 布乌神甫（1628—1702），法国批评家，语法学家，耶稣会士。

⑦ 拉班神甫（1621—1687），法国神学家，作家。

⑧ 帕特律（1604—1681），法国律师。

⑨ 迪伟尔（1556—1621），法国哲学家，演说家，政治家。

⑩ 达布朗古尔（1606—1664），法国历史学家。

⑪ 拉莫特·勒瓦耶（1588—1672），法国哲学家，多题材作家。

⑫ 多比纳克（1604—1676），法国戏剧理论家。

⑬ 梅雷（1607—1684），法国作家，道学家。

⑭ 热拉尔（880—959），弗朗德勒之革新派神甫。

⑮ 拉科隆比埃尔（1641—1682），耶稣会士。

法，用于完全不同的题目。三百年来的法国文学就是出自这样荒谬的操练。

现在设想一下波莱神甫端坐在教席上的情景吧。他身材高大，眼睛凸突，却充满激情，高额头，鹰勾鼻，嘴唇朱红，动作文雅。他面前是一间大教室，三百名穿着法衣、带着黑帽子的年少学生，大声嚷嚷，吵得震天价响。因为凳子太少，很多人蹲在地板上或倚墙而立。每十人为一小组，在执事的监督下，什长令大家背诵课文。随后，什长和监护生们——这是给最优秀学生的称号——互相之间背诵。教师以抽查方式来检查所给分数是否得当。全班第一名得“皇帝”称号；他为优胜者一方的首领，在他们的上方挂着战利品：钱币，盾牌，旗帜。每星期总结一次双方的分数。如有必要，战利品则换到对方的墙上去。除了论文和谜语，我还要提一下那些合议会和我们名之为“殊死战”的活动。它们是在教室里，或其它某一专门的地方，当着其它班的面举行。还有低、中、高级各选最杰出的学生若干组成的各种学术会：哲学会、希伯来文学会、人文学会……。

狄德罗在那一切活动中是佼佼者，他才智出众，是个惊人的修辞学家。

他女儿叙述说，他入学之初，曾帮助过他的一个同窗，甚至在一次以拉丁韵文写作时完全越俎代庖。

此类小事本极平凡，如非预示着狄德罗一生将充满其它这类事件，本是不足挂齿的。那次写作非常出色，连波莱神甫都不肯相信是出自署名学生的手笔。该生只得招认舞弊。旺德尔夫人还说，写作的题材是蛇引诱夏娃时向她说的一席话。夫人对此甚为惊奇。这位善良的夫人，她不知道纯洁人眼中的一切都是纯洁的，在被耶稣会士教养出来的年轻人的想象中，对我们共同母亲的引诱和当时一般人所持的看法是几乎没有共同之处的。

每天有两次课间休息。第一次在午饭后，第二次在晚饭后，每次均为一小时。学生们休息时间的游戏是陀螺、球、室内和室外手网球^①、毽子、扔石片、套环、跑步、木柱滚球、捉迷藏。下雨天，因为没有室内操场，他们就玩跳棋、象棋、双六和弹子。在此期间，单室户们则学习击剑和马术。人人都学舞蹈、音乐和朗诵。钟表制造、航海，还有加固和进攻要塞的技术也属学习内容。寄宿生在让蒂依有一所农村宿舍。那里有湖水、草地和树丛，便于学生们锻炼身体。假日里，单室户就到郊区树林里纵马驰骋，除非他们喜欢到上流社会的林荫大道上的勒利宫去出出风

① 网球的前身。

头。你们记得伏尔泰在尼依·德·朗克罗^①家中的情景吧……那狄德罗又怎样呢？他很少外出，因为他在巴黎无亲无故。然而他有时也去附近的饭店，以每人六个苏的代价美餐一顿。后来他常愉快地回忆这件事。也许他生性是个爱吃的家伙，但我认为他外出时他感兴趣的是呼吸那自由的空气，以及与挤满拉丁区烤肉店的文人和报人接触。

后来的《演员是非谈》^②一书的作者，是否在学院舞台上上演的拉丁文和法文悲剧里串演过什么角色呢？这很可能，他热情的性格，他那外向性的才能都说明他适合登台演出。戏台设在中心庭院，背靠后楼。一张宽大、沉重而防雨的顶篷挂在倾斜的墙壁上。布景画着一座宫殿，一所寺庙，一个门廊。1729年8月2日，演出拉桑特神甫的《尤利西斯^③之子泰来戈内》，接下去是一出舞剧，名为《尤利西斯历险记》（又名《遇难成祥之神》）；来年的同一日期，演出了波莱神父的一部悲剧《莫利斯》，还有寓意舞剧《当众出丑者的丑态》；五天后演出芭蕾舞剧《技艺》。

① 尼依·德·朗克罗（1616—1706），法国贵妇人，伏尔泰年轻时经常出入她的沙龙。

② 《演员是非谈》是狄德罗的一部作品。

③ 尤利西斯，即奥德修斯，荷马史诗《奥德修纪》中的主人公。

1731年，波莱神甫的剧作《雷居吕斯》给搬上舞台，接着是舞剧《摩登帝国》；1732年又演出波莱神父的《西拿基立》和他的舞剧《舞蹈历史》；波莱神甫也是个舞剧作家！昔日那些耶稣会修士真令人惊叹！他们用舞蹈来锻炼身体和陶冶性格。诚然，那是只为贵族学生服务的，狄德罗也没有跳过舞，但是他穿过紫色长袍，脚登厚底靴，他可能曾演唱过，因为他有一副好嗓子。

假期长短并非对每人都一样，神学、哲学和数学家们有两个月；修辞学家们是一个月，而那小小一群语法学家就更少了。某些学生从不回家。应该说句公道话，一当夏日开始，课时即缩减一半。是否在那暂停学习伦理学、哲学、物理或数学的暑假里，狄德罗在朗格尔和一个姑娘有了暧昧关系呢？这初次轻浮爱情明显促使他放弃圣职生涯，但人们不敢断定他那时即立意脱去法衣，听任剃度的痕迹渐渐消失。

在哲学班一年级他学了逻辑学，二年级是物理学和伦理学，三年级则为数学和形而上学。他埋头攻读亚里士多德和圣托马斯^①，那么笛卡尔呢？没那回事！耶稣会的哲学教育从来不以标新立异自诩！数学

^① 圣托马斯（1227—1274）即托马斯·阿奎那，意大利哲学家和神学家。

包括几何。可以区别为两种计算：算术和代数（或称似是而非的古代数），而几何则分成测距、测高、测面积和立体测量学。它极受学生欢迎。狄德罗在路易大帝学院学习的几年里，公众常被邀请来观看尊敬的神甫们解答圆锥切面的难题。外行们看着展示出来的三角尺、四分仪、正弦仪、圆规，看得目瞪口呆。

德尼象以前学习修辞学一样，在数学和物理学学习上甚为出色。1732年9月2日，他成为巴黎大学文科硕士。

制刀师傅心中明了他已无法叫他儿子回朗格尔去生活了。

“那你想做什么呢？”

“继续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

“还有呢？”

“再多学些科学知识。”

“我懂你的意思……”

“学习英语和意大利语……”

“但是……”

“父亲，我还要学习所有我不懂的东西。”

“孩子，我要和你谈的是件很严肃的职业。”

“父亲，我听您说。”

“你对诉讼的看法如何？”

“我讨厌它。但是，如果有必要，我可以到代诉

官那里去工作，条件是他要让我学些《罗马判例汇编》以外的东西。”

制刀师傅还拿不定主意，但他终于给青年教士找到一个可提供一切保证的东家。他选中了克莱蒙·德里斯讼师。

第二部分 路易十五时期的 流浪生涯

—

狄德罗整个青年时期的十年生活，除了几件小事外，几乎完全不为人知。

他在狄狄埃·狄德罗的友人、原籍朗格尔的克莱蒙·德里斯讼师的事务所里混了两年。他吃住不愁，还有些零用钱，但他对法律非常厌恶，对文学和数学非常爱好，使得克莱蒙讼师认为应把这个情况通知制刀师傅。德尼被命令要认真选择一个无愧于他家人为他耗尽心血的职业：医学或诉讼！要不然，就去做刀剪匠！他一见情况不妙，就设法拖延时间，表示他要考虑考虑。后来他又被责令快拿定主意。他再也不能迟疑不决，于是就干脆宣布他不去当医生，因为他无意去害人。至于当讼师或当代诉人，一辈子要去过问跟他个人毫不相干的诉讼事务么？他敬谢不敏！他刚刚在档案灰尘里过了两年，足使他对此厌恶不迭了。

“那你想干什么呢？”克莱蒙讼师问他。

“说真的，什么也不想干。的确什么也不想干。我喜欢学习，别的都不要。”

“啊！”他暗自思忖：“他们总不致让我饿死吧！”

于是他十分自负地卷起铺盖，告辞而去。他搬进了路上遇见的第一间带家具出租的小房间里。德尼·狄德罗的流浪生活开始了。

人在那个年龄食欲是旺盛的，而他又一直是个大肚汉。他的钱袋空了，就向制刀师傅写信去要。后者坚持他的决定：选择一个职业，否则，什么也不给，一个子儿也不给。

他双亲的女仆曾三次徒步从朗格尔走到巴黎，给德尼送去他母亲给的几个路易，还不声不响地把自己的积蓄也贴了进去。去的路程为六十里埃^①，回来的路程当然也一样。多忠诚的心啊！多健壮的身体！这位勇敢的老妇人寿命很长。狄德罗的女儿见过她，当时她在狄德罗家已生活了半个多世纪。每当她说到老主人的公子就老泪纵横，并说为了再见到他，她宁愿再走令人难以置信的一百二十里埃的路程。让我们向这位有着宽厚心肠的女佣致敬吧！她的名字叫海伦·布律莱。

① 一里埃约为四公里。

但是，妈妈和女佣的钱很快用完。德尼饥肠辘辘，对二十岁的人来说，这真可怕。他借钱，却不还债。他变换住处和地段，然后再去告贷，随后再搬走。搬家对他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他只有一件衬衣……。他常常禁不住想回到朗格尔去。躺在床上，睁着两眼，腹内空空，梦想着尚博广场那温暖的家，想着礼拜日家人闻着的煎饼和烤肉的美味。给父亲去封信，写上两句，一切都可解决：他就不会，永远不会再受饥饿的煎熬了……但那要花什么代价啊！于是，他的自尊心，他的抱负，他那弃子的怨恨，一切都使他无限反感。有时饥饿占了上风，他站了起来，因虚弱和愤怒而摇摇晃晃，蓬首垢面，骂骂咧咧，口干舌燥，双手颤抖；有时，自尊心和对荣誉的极度渴望占了上风，他就在水罐里喝下一大口水，随后，猛烈地向阁楼墙上撞去。

一天，他突然产生古怪的念头，使人以为他真有点疯了。他肯定是给饿坏了。问题还不在于他是否要回朗格尔去，而在于他是否有力气走到街头，到达卢森堡公园的树下——那是他和拉丁区其他穷光蛋闲坐、看书和梦幻的地方。他走到夏尔特勒修道院门前，捶响门环。可是，自尊心使他不好念思乞讨。他叫人引他去见院长，说他有急事面禀。

“我父”他跪下喊道：“我请求您把我收留在此，

“当个初学修士吧！”

教士对这类来访已司空见惯。他立即看出这体格强壮，眼神不安，高大而瘦削的青年是何种谋职者。他叫人让他饱餐了一顿，就慈爱地打发他走了。

由于他具有边学、边教的非凡才能，他终于找到了几个学生。他讲授数学，这是他一直爱好的学科。那个时期，他无论冬夏都穿着灰色长绒外套、破损的袖套和用白线从后根缝起来的黑毛袜。穿灰绒外套的时间相当长，肯定比灰绒外套本身的寿命更长。所以狄德罗那时更长穿的是件粗呢大氅。

学生的家长并非总是给这位老师付现金，有时会以一张椅子、一张安乐椅、一条床单、几件衬衣，或几本书代替酬金。他最喜欢的就是书。他的简单的家庭用具和藏书就是这样添置起来的。不过，他这一生中狂风吹个不停，可不，有多少次风云突变，不是把它们吹得七零八落吗！

“我可以为您找个事儿，”一个朋友向他说：“但我怀疑它是否会使您满意……。”

“该死的，快讲呀；喏，即便不好，我也喜欢！我现在可不能挑三拣四。”

“我想您曾经受过剃度，是吗？”

“我并不隐瞒这一点。”

“那您该知道布道词是怎么回事，知道如何应

付：先来一段开场白，然后正文分三点说，最后面是一篇结束语……”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这样，您快跑到巴克大街传教会神学院去，那里有工作……。”

果然，一位正要赴葡萄牙殖民地的传教士叫狄德罗写了六篇布道词，每篇酬谢五十埃居^①。这笔财产足够小伙子生活六个月，如果他比较理智的话。他却并非如此。大家深知他的性格，人们利用这一点，甚至妄加滥用，人们总是滥用他的这一特点。穷困的朋友到他家里住着，靠他生活，只要他养得起，他们是不会走的。随后，他也到他们家里让别人破费。

一天，他把用韵文写的一篇对话送给《格列佛游记》的译者德封登纳长老指正。著名的批评家十分惊奇，建议他完全放弃数学而献身戏剧工作。德封登纳在新手所写的对话里看出了后来在《侄儿》和《雅克》两书里得到充分发挥的才能。

御前撰修、普瓦蒂埃总征税吏艾里·朗东·德·马沙纳要为他的子女寻觅一位家庭教师。狄德罗请人写了介绍信前去应聘。

“您要什么价钱，狄德罗先生？”

① 埃居：法国古代钱币。

“按惯例供给膳宿，另加年薪一千五百里佛。”

“谈妥了。您的住房今晚就可准备好。您可以从明天早晨开始工作。我要您在我孩子们梳洗、吃饭和散步时都和他们在一起。一句话，要和他们寸步不离。我要的不仅是个教师，而且是个嫖母。同意吗？狄德罗先生？”

年轻人点头表示同意，我想他的钱袋又空了，他不得不先预支几文去偿付房东。数小时后，他就成了喷泉边黎塞留大街财政官员的座上客了，就跟狱吏的座上客一般无二！再也不能闲逛、遐想、去莫贝尔广场那些小酒店狂饮了。再也不能跟姑娘们和俏皮女工聚会嬉戏了。再也不能跟浪荡哥儿们一起游逛，搞恶作剧了。毫不通融的门卫守在门口哩！再也不能熬夜读书，不能到书店或露天的旧书摊上逗留了。同样难受的考验是税收官的子女——两个儿子朗东·达能古尔和朗东·德吕塞奈，还有一个女儿——才能甚为不济。而狄德罗之所以对学究工作不甚反感，至少得要他的学生给他争口气。对那些他认为能够从中受益的人，他总是诲人不倦，从不计较时间。但他对一开始即认定是懒汉的人，只要上完一堂课，就会丢下不管的。

不过，他还是在朗东先生家待了三个月。三个月后他下楼去见税收官。

“先生，我来是请您另外物色一个人代替我；我不能再在府上待下去了。”

“您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狄德罗先生？您的酬劳是否太低？我给您加倍的工钱，您是否住得不舒服？请选用另外一套房间。您的伙食是否不好？请点菜吧。为了把您留下，我不惜代价！”

“先生，请看看我。柠檬也没有我的脸黄。我干的是把您子女培养成人，但每一天，我随着他们而成了孩子。我在您府上是太富有，太舒适了。但我必须离开，我希冀的东西并非生活得好，而是不要死去……。”

通过朗东·德·马沙纳的介绍，狄德罗得到了他的一个老表朗东·德·博瓦塞的保护和友谊。这个人先是包税官，后来担任了较轻松的总征税吏职务。他是个很正派的人，自炫有文学艺术修养，一有机会就要捉弄捉弄悲剧女神，对自己极漂亮的珍品收藏柜和丰富的藏书扬扬得意。所藏图书有一半是稀有书籍，他仅限于让人观赏，自己并不去读。一半是一般出版书籍，任人翻阅。狄德罗出于对他的修养、敏感和正直的敬意，并不计较这种怪癖：“哦在他年轻时结识他”，后来他写道：“我没有致富并不是由于他的关系。”

二

狄德罗腰包里装着几文积蓄，欢畅地呼吸着自由空气。左岸，古老街道上每走一步迎面袭来的油煎食物、鱼、香料的味道从来没有这么香过。那时他常与靠在酒杯上的书为伴，自斟自饮。或者，匆忙去找些朋友来畅饮一番，分享他的财富！那欢乐的一帮人，是家庭主妇和装腔作势的女人们畏惧的对象。他们在一个危险较少的世界，重温弗朗索瓦·维龙学士所经历过的美好时光。感谢上帝，他们并未谋害任何人，他们只不过偶尔小偷小摸，偶尔在这里或那里不无腼腆地吃点白食。这类事并不很合狄德罗的口味。他言词上比行动上要大胆得多，表面上他落拓不羁，怀疑一切，内心里却极为讲究道德。他对伦理学极为入迷。这种爱好并不是耶稣会形式主义教育的结果，而是来自勤劳而正直祖先的悠久传统。无论他多么不情愿，祖先的明智使他沸腾的热血有所抑制。如果说他初涉世道那几年过的是小无赖的生活，这倒确实应该同意。因为这种说法是有一些见证的，尽管不很确切。但是，要说狄德罗的行为超出了人们对一个被抛弃在大城市中的爱喧闹的外省青年所能容忍的程度，那我可以断言没有。他最大的罪过是借用了他偶尔在首都街上遇见的朗格尔同乡的钱，还有

撩起女仆的裙子，以及并无恶意地让那些他无幸认识的老实市民做做乌龟。

人家告诉他在巴黎的朗格尔同乡中，有一位教友名叫昂日，是伏奇拉街修道院加尔默罗会赤足穿皮袈鞋的修士。英俊，风趣，对自己的修道会极为忠诚，有名的传教士，老式虔诚信女的忏悔师，他偷偷地干点金钱交易，放些短期高利贷，给信用证贴现，乐于给将有遗产继承，却身负重债因而他理应照顾的子弟解围。狄德罗跑去见他，幸运地意外认出此人是位远房老表。两人拥抱起来。年轻人向修士把修道院恭维一番，获准去参观图书馆，后来就叹着气告辞出去。

他们把第二次见面也定好了。这一次，他们谈到了朗格尔和两人共同认识的熟人，制刀师傅的大名也给提到了。

“表弟，您的父亲是我国最正派的人。”

“唉，表兄，我可不是不知道！”

于是，又是一声长叹……

德尼渐渐谈及他离开学院后生活的详情。他无一隐瞒，最奇怪的倒是他没有添油加醋。修士合拢双手，翻动着悲悯万分的双眼。

“如此不端的生活，您不觉得问心有愧？”

他没有注意到狡猾能手的叹息。

“唉，哪里，哪里，着实惭愧，惭愧呀！啊，我多么向往安息啊！”

“安息，您这种年龄就要安息？”

“我说的是良心上的安息，老表……我还享受不到呢！”

“请问为什么！”

“那可没法说，老表……得了，别了，噢，不如说不久再见吧！”

下一次，修士恰如其分地吹嘘他们那个比耶稣会古老得多的修会的种种声誉，夸说他们起始于先知艾利。对一个被修道士生涯吸引的青年，能当个加尔默罗修士真是再美妙也不过了！

德尼摇摇头，

“不，不，不可能，至少要等一段很长的时间。”

“我的朋友，您总得跟我说说道理吧……”

“好吧，老表，让您知道吧。您听我说。如果可能，希望您不要对我多加指责。我引诱了一个可怜的女人，她除了依靠堕落为生，别无它法……。”

“啊，可怜的孩子！”

我们将要分手，但我不愿让这个姑娘分文无有，所以我已开始节约。一旦我攒上一千二百里佛，一年或两年后……”

昂日修士说：“不能再继续过这种穷苦而罪恶的

生活了。我给您一千二百里佛。等您父亲知道您成了我们当中的一员，一定很高兴，一定会还我钱的。”

狄德罗接过六十路易，还清了旧债，又欠下了新债。他于是又回到昂日修士那里，仍然满面愁容。

他说道：“已经办好了，已经断绝了关系。不过，我还要付清我的房东、裁缝、饭店老板……当上修士可不能使一个正直的人不还债呀。”

昂日修士说，“把您欠的债开个总账给我，等您过上清白的生活，您父亲一定会更乐意还我的债。那时他也许对你今后的计划更有信心。事情做出来了，才更有分量，我的朋友。您先当上修士，以后就一切顺利。”

八百或九百法郎又落入德尼的腰包。他离去时答应第二天再来，住进那直到死都属于他的修士室。但是当他下次再来时，他说道：

“上次我忘记一件事了，就是，一个良家子弟不能没有适当的行头就住进修道院。老表，您自己给开张您认为我照礼数应该穿的衣服清单吧，我就去购买，然后……”

“那您就太麻烦了，我的表弟，我负责让您什么也不缺！”

“昂日哥，昂日哥，这么说，您不愿再给我钱了？”

“当然不了！”

“既然如此，我不要当修士了。您给我父亲去信，叫他还您钱吧！”

三

德尼光顾咖啡馆的劲头并不亚于学习、大吃大喝和谈情说爱。巴黎有数百家咖啡馆，其中最有名的是喜剧院大街的普罗可普咖啡馆，旧王宫广场的摄政咖啡馆，王妃大街的洛朗咖啡馆，学院码头街的帕纳斯咖啡馆。在学院码头街格拉多咖啡馆，经常光顾的有莫柏都依^①和索兰^②；常去普罗可普的是让—巴蒂斯特·卢梭^③、伏尔泰、比隆^④、马尔蒙泰尔^⑤、多拉^⑥，一百多位别的文学家和中短篇小说作家。店堂内一片喧哗声。墙上装饰着大镜子和螺钿细木护壁板。入夜，水晶吊灯和紫钢壁灯光华夺目，照得橱窗里的各种酒瓶闪闪发光。一个小堂倌系着白围裙在鹿脚桌子和凳子之间扭曲而行。顾客不断涌来，凳子显得很不够。许多顾客倚着手杖站立着，或是围着粗

① 莫柏都依（1689—1759），法国数学家，评论作家。

② 索兰（1706—1781），法国戏剧诗人。

③ 让—巴蒂斯特·卢梭（1671—1741），法国诗人。

④ 比隆（1689—1773），法国诗人及剧作家。

⑤ 马尔蒙泰尔（1723—1799），法国作家。

⑥ 多拉（1734—1780），法国诗人。

大的陶质火炉，掀开燕尾服下摆暖暖腿。其他的人则围住收款柜台，那里端坐着一位听了最粗俗的玩笑也不会脸红的风流女郎。因为对面法兰西喜剧院的演员们也常在普罗可普咖啡馆聚会，所以不时会听到几句悲剧台词的朗诵声，盖住了一个文学家的说话声，他正在抨击新出版的小说和来自荷兰的最新哲学论文，也盖住了正在讲述“最新走私消息”的某位报人的声音。花上四五个苏，人们就给你端上咖啡、可可、冰淇淋、汽水，你可以逗留一整天，还可以在这里暖和暖和，得悉一切消息，读到报纸和小册子，获得谈话资料，你会洋洋得意地接触到各种有才能的人。狄德罗没有一天不到那家咖啡馆去。

摄政咖啡馆比这里安静而雅致。可能就是在这家咖啡馆——不然就是在圣日耳曼市场旁边的普罗可普咖啡馆，勒萨日虽然耳聋了，仍在市场上观看了他全部剧本的所有演出——勒萨日曾请狄德罗“对着助听器说说他的意见”。《吉尔·布拉斯》^①的作者描绘过摄政咖啡馆的情况。那是一间烛光摇曳的宽大厅堂。很安静，只有卒子和其它棋子碰击声。二十余人在玩象棋和跳棋。他们的周围有许多人聚精会

^① 《吉尔·布拉斯》的作者即勒萨日。勒萨日（1668—1747），法国小说家和戏剧作家。

神地作壁上观。偶尔在墙角处传来窃窃私语；“福布拉”^①的对话就是在年老棋手们和因无更隐秘场所而来此栖身的情人们中间写出来的。

在狄德罗还只以谈情说爱的角色出现的那个时代，名棋手菲利多尔还太年幼，没有涉足摄政咖啡馆，但雷加尔侯爵和石纳尔神甫却是那里的常客。

王妃大街的洛朗咖啡馆，学院码头街的帕纳斯咖啡馆和旧王宫广场的“小地窖”酒店，也常受到这位初学哲学者的光顾。那里任何时候都有许多中短篇小说作家。但在美好季节，这些先生中间有不少人喜欢观赏鲜花、绿荫和美貌妇女的程度，甚于咖啡馆窒息的气氛，于是改到卢森堡公园、旧王宫、杜伊勒利宫去会集。青年狄德罗挪动着轻快和有力的高大身躯，在杜伊勒利的主要花径上和斐扬修道院平台上走来走去。他凝神细听着，随后，渐渐也放胆夸夸其谈起来。

我们也常在新桥上见到他。那里的风光使他赏心悦目，那里的油炸食品锅供给他廉价食物。在那熙熙攘攘、嘈杂的人群里，随时都可以有所收获，不是可以填填肚子，就是可以充实精神。人们坐着轿子，

^① “福布拉”是卢韦·德·库弗莱（1760—1797）所写小说《福布拉骑士之爱》中的主人翁。

在羊群中打开一条道路，骑马的游客咒骂着挑水夫，脚夫们当面嘲笑高身材佩戴金袖章的男仆役，马驹蹶子把女商人的苹果摊子踢翻；鼓声隆隆，宣告募兵士官来到，他耳朵上插着一束花，一手拿着一只大酒杯，另一只手抱着一袋埃居或手臂搂着一个女人的颈项，冲着青年们喊叫着；滑稽可笑地向他们吹嘘他部队里的伙食。德尼不是多少次停下来细听那征兵者的吹嘘吗？他不是多少次都情不自禁地要向那双友好的手屈服，任它把他带到鸟市的咖啡馆里去；在那里他只要签名画押就行了？像他那样高大、身材匀称，会成为多么英俊的军人啊！所有的女人都会拜倒在他的脚下！可是，他舒展一下肩膀，不，宁可潦倒一辈子！宁可去当僧侣，也不要干那畜生般的杀人职业！人群一阵骚动：原来是个扒手正被巡哨弓手^①押往小堡监狱去。一阵风起，所有木棚的帐帋沿着栏杆劈啪作响。一阵骤雨，所有的人都奔跑起来，互相碰撞，帽沿放下，裙子掀起盖在头上，雨水扑打着大车的玻璃，泥浆溅满袜子。天空放晴了，拿着价目牌擦皮鞋的小贩象是从泥污的路面中冒出来似的：“在王家商店，在伟大君主商店和四十金狮商店，圣路易

① 弓手为旧称呼，实际上至十八世纪，弓手的武器已经不是弓和弩了。

以英国方式擦皮鞋，来吧，到城里去把皮鞋擦漂亮些吧！”当萨马利亚的钟乐齐鸣，大家就跳起奥维尼民间舞。一阵喇叭声响起，那是一个走方郎中。他穿着古装，戴着羽饰，站在有栏杆的大车上，两边站着穿着红色衣服的黑人。他用棍子敲击着告示牌：“经治安长官批准营业”也敲击着充作招牌的那根大叉子，大声吹嘘他的灵丹妙药。而柑桔商和花商，拉弦琴的和卖唱哀歌的，奏手摇风琴的，玩杂耍和卖艺的，剃狗毛的和出租阳伞的，耍旱獭的，戴红帽卖醋的，磨刀的，卖彩票的，实捕鼠夹的，卖灯笼的，卖鞋带的，卖小风车的，卖塞肉扞子的，卖灭虱药的，卖扫帚，卖烛台的，卖风箱的，卖小捆木柴的，卖大汤匙的……都拚命大叫，要盖过那走方郎中的声音。

有一个地方跟新桥一样为狄德罗那样的流浪汉、幻想家所喜爱，那就是圣日耳曼市场。那时它正值全盛时期，它布满商店的九条新建过道、赌场和喜剧院，在冬季吸引着无数的手工艺人和市民，他们大批拥向那八扇门前。它那巨大的锯齿状屋架山墙，从老区每条街头都可看见，而狄德罗当然长期是老区的忠实主顾。正是在那市集上，他心中成长了对体力劳动职业的兴趣。在父亲的铁匠铺里，他早已学会尊敬这类职业平凡而重要的价值。他花了多少时日去观察、请教那些造纸工、羊皮纸工、制帽工、粗细木工、

羊毛和“盖毯”贩、地毯工、绣花工、假发商、锅匠、皮匠、花边工、棉毛混织工、珠宝工、钟表匠、金银匠、“羊皮整理工”、箱工、兵器工、金银线饰带工、驯鸟者、陶工！对于英国务实和商业天才的赞佩，在他心中播下丰饶的种子，不久就在《百科全书》主编笔下开花结果了！

举步之劳，狄德罗不旋踵就可以从新桥或日耳曼市场来到奥古斯坦码头街。那里吸引他的绝不是家禽市场。他从不忘记绕个圈子，甚至从大老远跑来看望那个名叫加布里埃尔的甜蜜的鸽子——她是书商巴布蒂的女儿。他追求她，热爱她。她是他的情妇吗？不妨相信。她具有足以使一颗即使比德尼迟钝的心激动起来的一切条件：“天真无邪的面容，十分平整的圆额头，上挑的眉毛使她的容貌平添一种纯真的表情，少女纤细、挺直而机灵的鼻子，湿润、轮廓明显而俏丽的嘴，饱满的鹅蛋脸，丰满的身材，细皮白肉，稍稍易动感情的神色，生动地烘托出脸上有点过于柔顺的表情……”人们可以看出这正是格勒兹所钟爱的模特儿，这正是《破碎的水罐》的作者二十年后娶为妻室的那个女人。而她却使她的丈夫那么不幸，那么可笑，以致他所住的地段的顽童们在他走

过时用手在头上做出角^①来嘲笑他。

“我吗，当我年青时，当她还叫巴布蒂小姐时，我十分热恋她。她在奥古斯坦码头街开了一片小书店；她象个玩具娃娃，雪白，婷婷玉立，象百合花那样，又象玫瑰花一样娇艳。我只要进去，样子总是那样热烈、活跃而且傻乎乎的，我对她说：

“小姐，请问有拉封丹^②的《故事诗》和佩特罗^③的书吗？”

“先生，这儿，您还需要别的书吗？”

“对不起，小姐，不过……”

“您尽管吩咐吧！”

“《穿衬衣的女修士》。”

“呸，先生！难道，难道会有人去念这种下流玩艺吗？”

“啊，小姐，是下流玩艺？可我，我本来还不知道哩……。”

“后来又有一天，我又到那里去，她微笑着，而我也笑了……。”

是否就在那个奥古斯坦码头街的小书店里，一

① 表示妻子不贞，丈夫戴绿帽子。

② 拉封丹（1621—1695），法国著名寓言作家。

③ 佩特罗（？—66），拉丁作家。

天——可纪念而决定性的一天——他的手翻到了伏尔泰的《哲学信札》呢？他以惯有的、并不自觉的敏捷动作翻开书，目光投向书上。那一天，对他来说巴布蒂小姐的双眸在他的眼睛里消失了。一小时过去了，两小时过去了，狄德罗还站在那里象钉在地上一样，觉察不到时间在流逝。女郎对他这种无动于衷的态度有些不高兴，不得不提醒他，吃午饭的时间到了。此时，他用迷惘的眼光看看她，把书放在柜台上，走了出去。他沿着塞纳河大步向前走去，不断撞着行人，碰翻鸡笼，根本听不见妇女的咒骂。他的眼睛完全被那本书所引起的激情蒙蔽而什么也看不见。当他快走到于尔博瓦街人们称之为山谷的那段码头时，他倚在栏杆上，好象在欣赏船舶在移动。但他看到的并不是塞纳河，而是泰晤士河及其巨大的船舶，那海上的天空，水手们的小酒店，那是个刚毅的、有条理的、强大的、自由的民族！啊，是的，是自由的民族！它还是个贸易发达的、豪放的、从事远方事业、理智的、摆脱狂热和愚昧迷信的民族。而可怜的法国人民，可耻地被其贵族残暴压迫，受其教士愚弄，仍然在种种迷信中挣扎着。可钦佩的英格兰，伏尔泰幸运地被接纳到那个国度。何时能轮到他聆听您的思想家们真实、光明、人道的哲学教诲呢？因为有个什

么托马斯·达甘^①、有个什么笛卡尔，他们那种空洞的经院理论使他觉得深有必要学习这种哲学！

他转过身去向着圣米歇尔广场和新桥之间来往的人群，不由得怜悯巴黎、法国、它们放纵和落后的风气、它们泥泞而肮脏的街道，那里腐烂着恶臭沟渠，它们那傲慢而荒淫的贵族以及它们饶舌而阿谀的小百姓。他隐约看到，一个伟大的任务：改造祖国的灵魂，引进新的道德观念——一种健康的、顺乎自然的、合乎人类内在本性的，终于摆脱传统腐朽和愚昧的人类内在本性的道德观念。他在河堤上久久徘徊沉思，直到饥肠辘辘，才发现该到那个每隔一段时间就把账单寄到朗格尔去的宽厚老板那里去吃每日的清水肉汤了。

但是，到了晚上，他去波尔什龙或转桥那里同一位漂亮的女工幽会，也就把伏尔泰、他的《哲学信札》，英格兰和道德统统抛置脑后，不到第二天早晨再也想不起来。

四

一天，在等着用饭时，他和方济会修道院前面修会街的女房东攀谈起来。忽然他看见一个样子呆板，

^① 托马斯·达甘（1227—1274），意大利哲学家和神学家。

颈项僵直，神情粗暴，面色红润的青年走了进来。听那喉音很重的腔调，可立即猜出是个德国人。来人通报了姓名——他名叫维勒——并宣称他到巴黎来的目的是要在绘画和雕刻方面寻求深造。

“至于我呢，”狄德罗说：“我要力求成为优秀的文学家，如果可能，甚至要做个优秀的哲学家。来看我吧，我就住在这里的中二楼上……。”

“我正住在您的上层。”

“先生，我非常高兴有您这个邻居，您喜欢读书吗？”

“我着迷哩。”

“我会借书给您的”。

次日，维勒轻叩狄德罗的房门。他发现四周尽是书：法文的、英文的、意大利文的。下面就是我根据想像而描述的他们之间的对话。

首先，狄德罗以前曾听人谈起瑞士人波特玛^①和布莱丁格^②，以及他们对法国流派的攻击，用弥尔顿的卓越抒情风和它抗衡。他出于永无蹙足的好奇心驱使，想知道维勒的看法。这个德国青年由于腼腆，或出于礼貌，基于信念，或源于无知，自称是法国艺

① 波特玛（1698—1783），瑞士作家和评论家。

② 布莱丁格（1701—1779），瑞士学者和评论家。

术的信徒。他的交谈者则相反，认为法国艺术无生气，无特点，不自然。他们的谈话从波特玛和布莱丁格转到了哈莱^①身上，他的《瑞士诗集》不久前向整个欧洲揭示出阿尔卑斯山巅的粗犷之美。狄德罗没有读过哈莱的作品，但别人向他说到哈莱的情况使他热切地想认识这位诗人。还有布罗克斯^②呢？维勒可曾读过布罗克斯的作品？

“好象在布罗克斯的作品里，有些关于爱情和美食的极美篇章，我和这个布罗克斯一定很谈得来，您不认识他吗？他可是汉堡人呀！”

“我出生在柯尼斯堡，”维勒抱歉地说：“我们只信仰你们的作家。”

“真糟糕！”狄德罗嚷道。于是他从书架上拿起汤姆逊的《四季》^③，随手打开，用英语朗诵起来。他念得自信，激动，若不是腔调不对，你还真会以为他是出生在多山瘴的苏格兰呢？

年轻的雕刻家开始意识到他是在和一个不同凡响的邻居打交道。

① 哈莱（1708—1777），瑞士作家和学者。

② 布罗克斯（1680—1747），德国诗人。

③ 《四季》为苏格兰诗人汤姆逊（1700—1748）所作，作者因此书而成名。

后者放下汤姆逊的书，又拿起《一个木桶的故事》^①。

“斯威夫特！先生，还有斯威夫特！多么热情！多么直率！多么诙谐有力！我倒要请问您，比起这位强大而自由的天才来，反映我们不幸民族文学衰落的那些宫廷和沙龙乏味的俗套又算得了什么？喏，先生，把斯威夫特拿去，把《一个木桶的故事》拿去！如果您和我所猜想的那样属于所谓改革过的宗教，您读起来会倍感乐趣的！把《格列佛游记》也拿去，书中的讽刺辛辣而一针见血。下一次，您拿这些书……”他把洛克的《人类理智论》指给他看：“……或这些书”——他把蒲柏的《论人》指给他看：“或这些书”——那是谢夫茨伯里^②的《特性》，拉姆齐^③的《居鲁斯传》，托兰德^④的《万神殿》，廷德尔^⑤的《同世界一样古老的基督教》……不过，也许您不懂英文！啊，先生，应该让人来教教您！不过，正如您看到的，我有翻译得极好的译本可以借给您……什

① 《一个木桶的故事》是爱尔兰作家斯威夫特（1667—1745）的作品。

② 谢夫茨伯里（1621—1683），英国哲学家。

③ 拉姆齐（1686—1743），原籍苏格兰的法国文学家。

④ 托兰德（1670—1722），爱尔兰哲学家。

⑤ 廷德尔（1659—1733），英国自然神论者。

么？您说什么？”

“我说，先生，我对这类问题并不太在行，所有那些来自英格兰的美好哲学都超过一个平庸的普鲁士雕刻家的理解力。”

“那好，我知道您需要什么了。”

于是，维勒告辞时带去了《帕米拉》^① 和《鲁滨孙漂流记》。

他在修会大街住得很惬意，因而轻易就说服了两位同胞——普莱斯莱和索特也来和他为邻。不久，三位艺术家在狄德罗的住处亲如手足一般，又离他那么近，因此在读到维勒笨拙笔下所草拟的公约时，很难不相信那是受到住在中二层的狄德罗的某些启发。

下面是公约的第一条：

“第一条——我们同桌共餐，如遇这样或那样生活必需食品数量不足，甚至完全没有，我们当中任何人均不得抱怨。譬如，缺乏面包虽是很不可能的事，应该为此吵闹吗？不，换成千层酥、酥饼干、奶油夹心烤饼，不也行吗？同样，如果食用肉短缺，也不要着急。可以用块菰烧火鸡、马延火腿、芒市阉鸡、野猪头代替。或根据季节用红鹧鸪代替。如果马赛沙丁

① 《帕米拉》是英国作家理查生（1689—1761）的作品。

鱼、荷兰干鲱鱼、密克隆岛鳕鱼尚无供应，就吃斑狗鱼、鲈鱼和莱茵河鲤鱼以及塞纳河鳗鱼，再加上康卡尔美味牡蛎或英格兰青鳉。吃完了这么多美味可口的食物、就应该考虑酒的问题，虽然我们酒量不大，而且絮伦、布雷蒂尼和维特里郊区的酒已使我们满足，但有了好菜不可没有好酒，例如好望角、马拉加、塞浦路斯、马代尔以及希尔戈尼的克洛武乔等地的酒。有了这一切，甜食绝不能少，但假定既无榛子、枇杷，也无秋梨或别的当地水果，在此情况下，我认为我们非常愿意吃些菠萝、普罗旺斯的橄榄、意大利的干无花果、马耳他的柑桔以及近东的椰枣。如果极好帮助消化的马洛勒的方形干酪无法觅得，那就由帕尔梅桑、罗克福尔的干酪来代替。摩卡咖啡^①也不得忘记，用它代替茶，外加黄油、面包、蜜饯一道吃……”

狄德罗肯定深深介入了这几位邻居的生活。他的藏书，他的思想，他的激情，他的诙谐，他的空想，这一切对那几个德国青年来说是多大的幸运啊！

五

1713年，即狄德罗诞生的那一年，一位因不善经

^① 一种上等咖啡。

营而生意失利的平纹布厂商昂勃鲁瓦兹·尚皮翁，在费尔泰贝尔纳的主宫医院病逝。他的寡妻闺名为玛丽·德·马尔维尔，其父是由于当兵差而破产的芒市侍从贵族。她携带年方三岁的独生女小安娜·图瓦奈特或安多瓦奈特来到巴黎。她将女儿送进图奈尔码头街的米拉米奥纳修道院。她自己则寄身于慷慨而富有的女友篱下。她一直住到1726年这位恩人去世时为止。那一年，玛丽·尚皮翁把学得一手缝纫手艺的女儿从修道院领出来，母女二人在家中做起加工花边和内衣的小生意。安多瓦奈特的丰满体态，水灵的黑眼睛，端庄的面孔博得了顾客和供货人的爱慕。有些人向她求婚，要是她屑于垂青其中某一位的话，那人们早就不会再议论她了。但她竟一概加以拒绝，她可不情愿嫁给一个她不中意的男人。

在布特勃里寒伦的住所里，她伴着干针线细活而日益伛偻的母亲，眼看就要变成一个老处女。突然在1741年，一位比她小三岁的青年注意到她，追求起她来了。

他敲她们家的门，人家给他开了，他表示歉意。促使他前来的动机是十分紧迫而令人尊敬的！他原定于来年1月1日进入圣絮尔比斯修道院。可他的行头甚为不全。他的内衣破烂不堪。不知夫人和小姐可愿用他母亲从朗格尔寄来的衣料给他裁制几件衬

衣？母亲和女儿相互递了个眼色，上帝的未来使节总是值得关心的。而这位先生的模样既正派，又聪明。让他把衣服拿来吧！她们乐意稍尽心意。狄德罗千恩万谢，告别而去。门关上后，他稍稍来了一个舞步：攻入堡垒的途径找到了！说来也巧，一位名叫彼埃尔·拉萨莱特的朗格尔商人，是制刀师傅狄德罗的密友，当时路过巴黎。他是烟草仓库货主、包税员和王家土地出租者。狄德罗见了他，向他谈了他进神学院的事，并请他去信给朗格尔证明他需要内衣。他母亲以前寄给他的衬衣不合身，他只好拿去比着身材修改，花了三十索耳，如能把这笔钱还给他，他不会不乐意。叫家里只给他寄点衣料来吧，其余的事他自己办！再也没有比进圣絮尔比斯更严肃的事了。彼埃尔·拉萨莱特可以证明！昔日骗了昂日修士的那副虔诚和懊恼样子感化了周围所有的人。彼埃尔·拉萨莱特没有发觉其中有什么诡计，他就按德尼所说去了信。不久，家中寄来衣料以及对未来修道院士的祝贺。后者心中暗自好笑。他手执衣料，前往两位女邻的寓所，脱下短外衣和上衣，她们给他量了尺寸。在这当儿，他开口说话，正如他一向善于辞令那样说了起来，又以他一向善于看人那样的眼色向他热爱的对象瞟上几眼。一阵莫名而愉快的慌乱弥漫了安多瓦奈特的心灵。两天以后，他又一次来访。这一次是

为了试衣服，当然又是一番同样迷人的话语。简单说吧，就这样穿针引线似的——确实又是针，又是线——一步一步^①竟使我们守身如玉的女裁缝堕入了情网。但最妙的是我们的德尼也咬住了自己投下的鱼钩。他热恋了，而且誓将终身不移，他很明白这一点！在尚皮翁母女两人身边呼吸到平静亲切气氛，使那早已不适合他的年龄的流浪生活十分乏味了。他已二十有八，他所有的同伴都结了婚，分散了。他常常过着孤独的夜晚，要是和这个美丽的黑眼睛姑娘在一起，把这些时光消磨在安静的夫妻生活中，那该多愉快，对他的工作又是多么有益啊！

1742年1月临近了，母女二人没有一天不提到圣絮尔比斯，因为德尼曾告诉她们，他将于这一天进入修道院。最后，他不得不招认自己耍了滑头，欺骗了她们。鉴于他是出于爱情的动机，人家也不和他计较。但马尔维尔夫人提出异议，特别是对求爱者的性格不满。他的脾气好象急躁、冒失，而且他的境况又如何呢？没有职业，只有一张利舌和能说会道的嘴，脑子里充满有时清醒、有时糊涂的想法。这些对青年夫妇来说，财产多么微不足道呀。安多瓦奈特一言不发。她低着头缝纫，蓦地，她呜呜地哭将起来，泪水

^① 法语中此处双关，使用了一句俗话。

从蒙着眼睛的手上直流出来，她高叫她已是“尼诺”的情妇了，她绝不会再去爱任何别人。她母亲赶紧扑过去，搂住女儿，跟着也哭了起来，她承认的确没有什么男子比德尼·狄德罗更富于魅力了。既然两人倾心相爱，而且生米煮成熟饭，那么，他们就结婚吧，然后再从长计议。

德尼给匆忙唤来，他陪着母女两人流了一会眼泪。那真是个甜蜜的时刻。

“那现在，”他说道：“我必须到朗格尔去征得我父亲的同意”。

“你对他是否同意也怀疑吗？”安多瓦奈特不安地问道，

的确，“亲爱的尼诺”惴惴不安，他不知虔诚的制刀师傅如何看待他竟以这种突然的方式来实践他三个月来立誓要于1月1日进入修道院的行为。为了讨好父亲，他给他买了一本《悼亡祷文》。可惜，礼物并未对严父狄狄埃的脾气产生预期效果。他冷淡地接待这位浪子，相反，他的母亲和妹妹给了他诸般体贴。弟弟狄狄埃—彼埃尔不久前决定要从事圣职，正在进行预期避静。德尼由此乐观地预计其打算可望成功，因为制刀师傅在狄狄埃身上已得到满足，也许对德尼会宽容些。唉，事情并非如热恋者所期望的那样顺利，他父亲严厉的脸色使他不敢贸然说出回

家的目的。日子一天天过去，纳奈特的来信越来越尖刻而不耐烦了。德尼向她表示歉意，保证永不变心，说他将可从父亲得到一笔二十或二十五皮斯托尔的生活费，只要他懂得如何下手……。无法支吾其词的时刻终于来到，他招认了一切，于是《家长》^①中两个动人的场面出现了好几次。

制刀师傅和他儿子的关系紧张得要命，于是，一次在听到儿子以威胁口吻重新提出要求——真太失算了——后，老匠人采取了极端措施：他把荒唐儿子关进修道院，并立即给尚皮翁夫人写信，而后者在此期间已离开布特白里大街，迁居到玩偶大街：

巴黎玩偶大街阿努伊先生府上

尚皮翁夫人

启

1743 年 2 月 1 日寄自朗格尔

夫人：

迟至今日才给您去信，是因为我深信令媛的意见和我的反对会使我儿子无从逞其谋。

但是，以其行事之悖谬观之，我毫不怀疑她是其支持者。他从恳求而至威胁，并从威胁而至行动，无一不突如其来，以致我认为必须采取预防措施以抑制对您女儿和他自己都极有害的狂乱情绪。一个现

① 《家长》是狄德罗写的一个剧本，发表于 1785 年。

无职业、也许永远也不会有职业的男人，她将如之何呢？他有足够的财产以备两人生活吗？其言如可凭信，大自然对他恩惠有加，富贵利禄实未假以颜色。不，夫人，在下绝不允许他使一个女子不幸并使自己不幸。

此一情感倾向断断不敢苟同，其致祸且已巨大，盖犬子竟不顾原定之选择，已弃绝天成之佳偶也。非夫人加以制约，此一情事定会使他破产，因为您不会不知道他已迫使我采取惯常措施，剥夺其继承权。

如令媛禀性良好，爱吾儿如其所深信，自应力促断念勿再追求。唯依此条件，他才能恢复自由。因其放肆，敝友辈莫不愤慨，经彼等协助，在下已将犬子送入安全之地，深信我等能力足够且有余，羁之于该地，直至改变其主意。

我为此子呕尽心血，彼竟扬言将促令拘我于法庭之上！而您竟然隐忍！

夫人，任何为人父者，稍一不克制，遇此情况必出恶言，余实未敢以为训。然则，请夫人设身处地思之！假定令媛如此对待夫人，您作何想法？夫人将何所言，何所行？

夫人及令媛致函此混浊蠢子，如皆恰当，无论此子现在何处，定使其以万分敬重获知赐书，一若在下仰慕二位明智之母和贤德之女。

谨致

夫人

您卑微而服从的仆人

狄德罗

德尼在修道院受不到什么优待，他想逃走。夜间他从窗口跳下去，跑到一家很远的旅馆里，在那里等着去特鲁瓦耶的驿车。他匆忙给纳奈特去信说：“我没有内衣，冒着恶劣的天气，徒步走了三十里埃。我的境遇甚为恶劣；我害怕被人追赶，不敢走通常的大路，随便撞进村子，于是几乎得不到面包和酒。幸亏我还有几元钱。这是我在宣布我的计划前，细心攒起来的。我把钱藏在衬衫的衣角里，才没被看守我的人没收……”由于他已经了解纳奈特性情乖张，担心受到她的冷遇，也担心她对她的失败耿耿于怀。他只有自杀一条出路了！总之，但愿她肯在她家附近给他找间带家具的住房，因为他前不久欺骗过的昂日修士，受制刀师傅委托来此监视他，一定已获指示要把他再抓起来。

随后的情况如何呢？旺德尔夫人的回忆录很难同尼诺给纳奈特的信内容一致起来。要是根据回忆录，他答应再也不去见她。他搬了家，换了堂区，把他的家具和图书也运到圣母院岛上的双桥街去了。

他身体日见衰弱，病倒了。他设法使她得知情

况。她派了一个人来看看，只见热恋者情况不佳，消瘦，忧郁，胡子不刮，睡在一张任何女仆都不愿整理的床上。到处都是脏衣服，家具和书上积满了灰尘。一切都发出油腻和热病的气味。安多瓦奈特被描绘的这无人照料的内室情景感动，激起怜悯之心，就赶紧跑去看他。她母亲紧随身后。于是，决定不需要男方父亲的同意，两人只要乐意，随时结婚，也就是说越快越好。制刀师傅毫不知情。这就是他对一个显然合乎自然愿望的婚姻横加阻挠所得的报应！

城岛^①上，一侧介于圣克利斯朵夫街和马尔姆塞街之间，另一侧介于麒麟街和圣母修院街之间的现主宫医院^②的场址上，有一所外观简陋的教堂。它正门上立有几具牛头浮雕，所以教堂置于牛头圣彼埃尔庇护之下。此处当时是当事人为了某些特殊原因，秘密举行婚礼和不事铺张地受到祝福的地方；也是许多私自结合以秘密方式合法化的地方。婚礼仪式于1743年11月6日午夜举行，出席者有玛丽·德·马尔维尔，牛头圣彼埃尔的副本堂神甫彼埃尔·波松，原多尔司铎、贝桑松堂区的神甫若望—巴蒂斯特·吉约以及新郎的一位邻居。最后一个十字划过，最

① 即巴黎圣母院所在的沙洲。

② 即巴黎市医院。

后一声祈祷念完，新婚夫妇就跟小偷似的穿过几条黑暗的小街溜走了。圣维克多街一所新居在等着他们。这是一条又长又宽的大路，从摩贝尔广场起始，直抵距离马市不远的克拉马尔外城门。

为了得到安家的必需费用，狄德罗为布里昂松翻译了英国人坦普尔·斯塔尼安的三卷《希腊史》。他结婚后立即寻找另一项工作，他同平庸的讼师杜桑以及另一个伙伴艾杜合作，为出版商布里昂松、大卫和杜朗，把詹姆斯的《医学通用词典》译成法文。但那时的翻译作品如今日一样报酬甚微，新婚夫妇的家中不久就甚感拮据。1744年8月13日，一个女儿竟冒冒失失地降临于世。按照她在朗格尔的一个姑妈的名字，给她取名为昂热丽克。

他们共同生活一开始，狄德罗和美丽的黑眼睛姑娘安多瓦奈特的性格就相扞格。再也没有谁比他们两人更无法互相了解的了。他们的确很不一样。其实，两人并非总是由于差异而隔阂，有时差异还会使人互相接近。也许安多瓦奈特缺少才智，这一点无可怀疑。可是，多少伟人在这一点上不是和狄德罗同病相怜吗！也许她主要是一个一心操持家务的女人，单凭这一点也不该使她丈夫不满。也许是她无法忍耐他杂乱无章、秉性不专一，以致她尖声嘶叫，对他大加责难，使他受不了。别忘记她比他大四岁，就凭这

一点，而且她又是讲究实际的女人，她势必禁不住要对他稍加驾驭。也可能他在某些方面使她产生嫉妒之心。他肯定不是忠实的模范，尽管有件韵事是应该发生在婚前的。他后来向索菲·沃朗讲过此事。如果相信他的话，时间得是 1744 年，也就是他俩在牛头圣彼埃尔教堂举行夜间婚礼后不久，正当安多瓦奈特怀孕期间。

“那时我在羊皮纸厂转角处有一小间住房。我此时仍能回想出它的样子。我楼上住着一个军官的外室，她名叫德福热。她的情人出外参加 44 年战役去了。一个热天，我认识了她。（这么说，是在盛夏。假定 44 年这个年份说得准确，那么，就是在他大女儿出生前后。）那天我看见她几乎一丝不挂，横陈在卧榻上。我赶紧过去，走到床脚前，也就是她的脚前，抓住遮盖她身上的薄纱轻罗的睡衣边沿，把它撩开。她听任我这样做。我向她说她很美。在我那个地位、那种年龄，不认为她美是太困难了。我正准备痛表赞美，她却伸手示意，使我的情欲不可企及她那诱人的玉体。还说出一番奇怪的话叫我立即放手。她说：‘我的朋友，这可挺妙（或‘挺好’，我记不清她到底说的是‘挺妙’还是‘挺好’了）。不过，我也把握不住。我对人一向都随和，要是你为此埋怨我，我会伤心的，我为什么伤心我自己也不知道。那

边，就在我房门的另一边，有个傻大个缠着我不放。只要我听任他胡来，我们马上就会知道你能不能不吵不闹就接受我当然极为乐意赐给你的那个东西’，对我的考验就如她所说的那样发生了，隔壁那个傻大个竟为此痛苦得不能自拔，而我却由于上苍殊恩——上苍总是施恩把我从灾祸中拯救出来——免遭不测，幸免荒唐鬼会嘲笑、而我自己不寒而栗的横祸。”

狄德罗把日子搞错了。德福热小姐的情人参加的远征是 1744 年以前的那一次。而 1744 年，德尼已经结婚，马上就要做父亲了。他已超过他在同一封信中所说专门寻求强烈感情的年龄。况且，在三十一岁这种年龄，他跟妻女，还有他的藏书，挤在一间住房里，他会满意吗？不，这段轶事丝毫不能证明狄德罗在婚后最初几个月即对妻子不忠，何况它还不见得可信呢。

六

1742 年开头几个星期，德尼和一个此时默默无闻、数年后却名扬全欧的人结识了。

达尼埃尔·罗根曾是荷兰军队的军官，原籍沃多瓦，年已五十开外，但仍不以与青年人做伴为苦。他一天晚上对狄德罗说：

“明天陪我到摄政咖啡馆去，我将把您介绍给我的一位同乡。他既不缺少机智，也不缺少才华。”

到约定的时间，在一群棋手当中，双方给介绍相识了。罗根的青年老乡正在聚精会神地观看对弈。

这是个中等身材的人，深肤色，举止笨拙而乡气，头戴圆形假发，只有一双眼睛十分引人注目，那是双多么不寻常的眼睛啊！在那奇特的双瞳里藏着多么火热的激情！可是面孔却总是阴沉沉的。

大家闲谈起来。卢梭诉说自己有抱负，并自认为对音乐有极大的天赋，但是他终于明白象他这种人，出身既不高贵，又不富有，想在巴黎混出名声是十分困难的。于是，他立志采取迂回手段来取得荣誉。他要成为当代的最佳棋手，届时，一切将不在他的话下，他只需选择一个较高尚的办法就可以流芳百世。这种稚气的直认不讳使狄德罗很激动。罗根请大家开怀畅饮。大家为卢梭光辉前程指日可待而干杯。随后谈话转到音乐，两人都兴致勃勃。不过，狄德罗对音乐只有一些相当模糊而完全理论性的知识。卢梭则不同，他象个专家那样谈论音乐。

教他这种艺术的第一个老师是昂纳西的一位夫人。他有点戏谑地叫她“亲爱的妈妈”^①。通过她，他

^① 即瓦伦夫人。

又和一个唱经班指挥，名叫勒迈特的相结识。他们三人，由一个女佣帮忙，常常自己举行些小型的歌唱音乐会。由夫人的钢弦琴和唱经班指挥的大提琴伴奏。稍后，他进入昂纳西的唱经班，并以多孔笛独奏崭露头角。一位原籍法国南方、有点吃白食习惯的音乐家也对他极有影响。但是，唱经班指挥同教会的人发生了纠葛，逃离了昂纳西。卢梭只好陪他去里昂。他在里昂为了一个他没有说出的理由离开了指挥。他从那里前往洛桑和纳沙特尔。为了想在音乐上有所造诣，他开始教授起音乐来。后来，他就来到巴黎，首次旅居首都大约是在十年前。接着他在尚贝里找到了他“亲爱的妈妈”，两人更加热情地投入艺术的乐趣之中。因为对拉摩^①所著《和声学》有过深入研究，他对自己十分自信，于是抛弃了登记地籍的工作，以便从事音乐教师的职业，成为一个时髦人物。但是他的技术还没到家，于是他们决定他要去贝桑松向著名艺人，即现今凡尔赛国王唱经班指挥勃朗夏长老求教。不幸，在他到达贝桑松的时候，勃朗夏已离开该城。卢梭又回到尚贝里给人上课。渐渐，这种依附他人的职业使他感到厌倦。在他去蒙彼利埃旅行过后，他就独自一人大量阅读各类书籍，但也没有放弃

① 拉摩（1683—1764），法国作曲家。

音乐。那个时候，他斗胆寄出一首小歌给《法国信使报》，被认为值得出版。在里昂当了一段时间家庭教师后，卢梭终于决定要征服巴黎。

“那您的武器是什么？也许是部歌剧吧！”

“是一出我定名为《纳尔西斯》^①的喜剧，还有我发明的数字记谱新体系，我相信它可大大简化音乐教学。”

狄德罗一直对乐谱上横七竖八的符号很讨厌，非常赞成这个设想。

“七个调号，真是太多了！真叫人晕头转向！我祝愿把调号减少到一、二之数的天才名垂千古！”

卢梭笑了，他解释说，大调是自然赋给我们的唯一音调，在他的体系中，他以它为模式，并以数字 1 作为所有大调音阶的基音和主音。

“键盘有十二个主音，每个主音可以发展成一首歌。所以，这每个音均可由数字 1 来表示；而特定的这个音则依其自然名称称呼，我们可把它写在边上。这就是说，如果写的是 C，就为 C 大调，这个 C 用数字 1 来表示；如果写的是 G，则为 G 大调，G 即写作 1，照此类推。一经确定是什么调，数字或主音 1 就总是 do；第二个 re，总是记为 2；第三个 me，总是

^① 卢梭的作品，未获成功。

记为 3，等等，一直到第七个叫做 si，记为 7。你在听我讲吗？”

“妙极了！”

日内瓦公民继续说：“我的方法，也是在声乐里所称的移调。如果说音乐中还有些设想得不好的地方，那就是纯自然的演奏法和演唱法^①。而如果说我的体系中多少有些巧妙的地方，那就是表现音阶各音始终是放在使用它们的各调之中。”

罗根先生已离开他们。不久，他们走出咖啡馆，又走过新桥。他们游荡着，讨论着，哼着曲子，从卢梭住着的绳商街走到狄德罗住的大街，然后又回过头来。如此不断地走，恋恋不舍，直到深更半夜。一个伟大的友谊产生了，它延续了近二十年。

然而，这友谊只是在卢梭第三次旅居巴黎时才达到最高峰。从 1742 年最初几个星期到动身去威尼斯，卢梭太忙于拜访有地位的人以及和科学院联络，只有极少的余暇可以留给他的这位新朋友。狄德罗不象卢梭那样腼腆，也不象他那样会使用诡计，不象他那么难于与人接近，却比他更不信赖他人。狄德罗虽在巴黎定居多年，却一直不理睬上流社会的诱惑，

① 一直到卢梭以后很久，音乐中占统治地位仍然是依据“自然赋予我们的唯一音调”演奏和演唱。

很少走出拉丁区。再者，他仍在热恋中，而卢梭却对纳奈特甚为讨厌。

这位日内瓦人在1744年8月底从威尼斯回到巴黎。他以蒙太居伯爵秘书的身份在威尼斯过了十八个月。伯爵是御前侍卫长、法国驻“最尊贵共和国”^①大使。大使为人笨拙、无知、吝啬、暴躁、懦弱，根本不值得他的秘书为他竭诚效忠。卢梭在几乎忍不住要痛打他一顿后，十分粗暴地离开了他。但他并不后悔在威尼斯度过的时光。他在那里发现了意大利音乐，在他摆脱了法国对此种音乐的偏见后，他尚未发现有别的音乐能与之匹敌。威尼斯船歌使他思索也许他前此尚不懂得什么是歌曲，他还迷恋歌剧，以致他一人在包厢里度过许多晚上。他甚至在包厢里睡着了还梦见他在听天使的合唱；他醒来以后，还以为自己是置身天堂。

他最后说：“总之，我在威尼斯很高兴地首次听到演出我自己的音乐作品，一出《风流诗神》歌剧中以我自己的风格写的几支曲子。”

让—雅克提到了贝蒂娜的名字。他曾见过这个娇小的舞蹈演员，使用他的乐曲伴奏跳舞。狄德罗问及他在威尼斯的浪漫史，他只得承认在十八个月当

^① 指威尼斯共和国。

中，他只干过两次风流勾当。就在他详述这两次艳遇时，他的朋友惊喜交加地注视着他，赞赏着日内瓦人极为奇特的性格。而狄德罗呢！他是多么迥然不同啊！十八个月只有两次！胃口太小！

从那时起，尽管德尼很讨厌被拖到那些庇护他朋友的高官显贵家去，他们仍然经常见面。事实上，狄德罗在圣维克多街的住房里只是睡觉、吃饭和工作；其余的时间他就去卢森堡公园和杜伊勒利宫的幽径中散步和沉思。他还参加咖啡馆中的交谈。他远离妻子才真正感到自由。妻子阴沉而严厉的脸总是表露出责备、拮据和一心操劳家事的神情。每当他在她面前思潮起伏而激动不已时，他很快发现他的妻子是多么平庸的一个对话者啊。

一天，他和卢梭约好在旧王宫广场挂着“花篮”招牌的饭店用饭。他象往常那样迟到了，看见他的朋友和一个穿着黑上衣、戴着小衣领，样子谦虚而彬彬有礼的人坐在一起。那是马布里长老之弟孔狄亚克^①长老。卢梭介绍说他是极有才干、学识渊博、对所有哲学问题造诣甚深的人。神甫脸红起来，表示愧不敢当。三人开始吃饭，谈话内容立即高深起来。洛克的哲学成了谈话中心。孔狄亚克正在写《人类知识起

① 孔狄亚克（1715—1780），法国哲学家。

源论》。他在书中尽力想把《人类理智论》作者的思想表述为法文。狄德罗曾读过《人类理智论》的原文或科斯特的译文。他十分赞成这位英国人的观点，即在我们身上并无天生的行为准则，而人类伦理总是同习俗和风土人情有关。他和洛克一样深信，我们的任何形而上思想都不是来自自然；而且首先应该明确承认，任何事物进入悟性，均先通过感官。存在于悟性中的一切均来自感觉，因此，凡为悟性之外之物都必定有一个它所能依附的可感觉客体。长老十分同意这一意见。他雄心勃勃，想借用洛克的方法来追溯思想的起源，研究其发展，据以确定我们知识的广延和限度。卢梭不是形而上学者，他默默地听着他们谈话，住手不吃。狄德罗却相反，他狼吞虎咽，嘴里塞得满满的还在讲话。他那张嘴巴吐出来的字愈多，刀叉就动得愈快。那是个美好的夜晚。良宵苦短，应有其继。他们分手时发誓要在这可爱的地点重新聚会。从此，在“花篮”饭店出现了每周聚餐会。异乎寻常的是狄德罗从不缺席。蒙田、笛卡尔、斯宾诺莎、马勒伯朗士^①、培尔^②、孟德斯鸠，当然还有洛克和谢夫茨伯里，以他们的思想影响使这小小的哲学聚会

① 马勒伯朗士（1638—1715），法国哲学家和神学家。

② 培尔（1647—1706），法国哲学家和评论家。

更有生气。狄德罗受孔狄亚克榜样的激励，从洛克和谢夫茨伯里获取教益，不久写成《论功与德》。

狄德罗就这样把时间花在狂热的工作、交谈、卢森堡公园中丰富的沉思默想以及不期而遇的风流韵事上。因为他的夫妇生活明显地恶化了。小女儿昂热丽克已在襁褓中夭折。这个不幸，加上年迈的尚皮翁夫人的逝世，并没有使安多瓦奈特的性格变得柔和。尤其是在她那正派妇女自尊心中，她被别人认为自己处于姘居地位而十分痛苦。因为怕父亲报复，两人的结婚始终秘而不宣。制刀师傅一直不知道自己已做了祖父。德尼的弟弟狄狄埃—比埃尔·狄德罗神甫，那时在巴黎一所神学院为准备获得司铎职务和教谕学院学位而学习。他疏远他的哥哥，因为他认为哥哥过的生活比实际上还要放纵，而哥哥也避免去向他说明真相。

卢梭在他绳商街简陋的住所努力写他的歌剧。一天，他告诉狄德罗他要和泰莱丝同居了。泰莱丝和安多瓦奈特一样是缝衣女郎，和她一样出身正派家庭，也和她一样破了产。两对夫妻互相来往并共同外出，但很快就看出两位夫人并不互相喜爱；渐渐来往少了，“真是又泼辣又粗俗的女人，”泰莱丝·勒瓦瑟的情郎这样评论安多瓦奈特。

狄德罗夫妇离开圣维克多街，迁至吊索街，后来

又迁至穆弗塔街。尽管第二个孩子快要出世，但夫妻俩已完全不和了。狄德罗在他那劳苦作家的小社团中，结交了一个同年龄的翻译专家菲利普·德·皮西欧。此人娶了一个自炫喜爱写作并自认比丈夫高明的妻子。她为狄德罗卓越的才华所感动，向他表示她对他并非无情。而他也满心情愿堕入圈套。他着手在哲学和文体上培养她。但这个美人勒索颇苛，她的情人却不富有。因此，有天早上书籍出版商布里昂松、洛朗·杜朗、大卫召见他，他真是高兴之至。他刚给他们译完《医学通用词典》。现在要谈另一件更巨大的工作了。而且谁也不会怀疑他不感兴趣，既然他今后若干年的生活将由此得到保障。

狄德罗赶紧拿起帽子，向这三位出版商那里奔去。

那是 1746 年的冬天。

第三部分 文桑的囚徒

—

印行《王室年鉴》的书商安德烈—弗朗索瓦·勒伯勒东的店铺位于书商区中心高叶街。狄德罗很熟悉，不需要大卫、洛朗和布里昂松给他指路！一眨眼的功夫，他已坐到勒伯勒东的面前，用目光审视他了。这个胖家伙又要他做什么呢？狄德罗知道他精明、进取、粗鲁、虚荣、转弯抹角，但生性灵敏。不久前他为他的书店增添了一个印刷厂，这表明他要大展宏图了。

勒伯勒东摆出一副像煞有介乎事的脸子，严肃又自信，一言不发，把一张纸递给狄德罗。年轻人看了一眼，把它放到桌上。那是一张二年前的《钱伯斯百科全书》^① 的广告说明书。

关于《钱伯斯百科全书》，狄德罗了如指掌，不会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部著作于 1728 年至 1729 年在伦敦印刷。作者是爱弗拉伊姆·钱伯斯。他是西

① 《钱伯斯百科全书》是英国人钱伯斯所编，出版于 1728 年。

摩兰地方弥尔顿的教友会教徒农庄主的儿子。爱弗拉伊姆自牛津大学毕业后，就在一家地球仪制造商店中工作。后来，对学习的热爱使他埋首书中，就在那时他编写了他的 *cyclopoedia*（百科词典）或称《工艺和科学通用词典》，计五卷。在目睹他的词典发行了数版后，他于 1740 年在伊斯灵顿去世。1745 年一个英国人约翰·密勒斯和一个但泽德国人戈德弗罗伊·赛林格想把它译出以飨法国读者；他们于是来向勒伯勒东建议，后者立即表示同意。但此事并无结果。书商敷衍了几句，说明原委。密勒斯对特权证书上只具勒伯勒东一人名字甚为不满。他要求交换书信正式保证他的权益。这些外国人真多疑啊！勒伯勒东就给他去了信。信当然无用，他却极为重视。接着，密勒斯就要起钱来。这一次，真太过分了？勒伯勒东一天晚上来到他的府上向他明确说明了自己的看法。争吵越来越激烈。自称贵族的密勒斯伸手握住佩剑。勒伯勒东对他的肚子击了一拳，又用手杖在他头上敲了两下。英国人大叫杀人啦，叫声惊动了左邻右舍。勒伯勒东抽身溜走，内心窃窃自喜。事后，密勒斯以蓄意谋杀罪告到小堡法庭去。他期望勒伯勒东被投入监牢。感谢上帝，人家只把他传讯一下了事；他的对手却被指控为讹诈。勒伯勒东一向善于请人对阿格索司法大臣施加影响。依靠这位司法官，书商

不仅未被起诉，而且，借口说有些手续不完备，钱伯斯的《百科全书》特权证书予以吊销。这样就为出版另一新书打通了道路。

狄德罗说：有人告诉我，“加·德·马尔夫长老……。”^①

书商勒伯勒东的确同加·德·马尔夫长老接洽过，后者自荐要翻译钱伯斯的这部著作。狄德罗看重长老原是法兰西大学的教授，又是受到罗勒攻击的笛卡尔符号原理重新证明的作者。加·德·马尔夫是数学家和几何家，科学院院士。他声称在政治经济学和财政上也同样出类拔萃。是家庭老传统使他对此结下不解之缘。由于劳氏^②倒台，他的家人已经破产。

勒伯勒东宣称：“那是个疯子，我摆脱他并不懊恼。他会把我的词典编成一堆最杂乱无章的、最荒唐的体系，我们象好朋友那样分了手。就在此时，洛朗、大卫和布里昂松三位先生慨然来和我合伙经营一个新的专利，我就不必说赞扬那三位先生的话了，反正您自己为他们工作过。”勒伯勒东以结论的口气说：

① 原文如此，为删节句。

② 劳（1671—1729），苏格兰财政官，他所创立的金融制度曾为各国所仿效。

“如何，狄德罗先生，您认为您能为我们办到那三位先生认为您能办到的事吗？”

狄德罗毫不犹豫地回答他自信办得到。谁给他译什么玩艺，在他真是易如反掌。至于加长老主张必须添加若干部分，他也同样很为赞成。钱伯斯的词典需要更新和发展。自它编成后十五年来，各个领域的思想都有了巨大的进步；读者的好奇心觉醒了，科学受到越来越大的关注……勒伯勒东打断他：“那就说定了，”对方口若悬河使他有点不快，“但您要多少钱？”笨拙的人叫道。

“啊！多少钱，我们总是可以谈妥的呀”。

“到底多少呢？说个数目吧……”

由于狄德罗迟迟不说，书商便说：

“不过，也许现在提钱的事为时过早。我们还不知道改编钱伯斯著作如何着手，也不知道新词典会有多少卷。您可愿意在这期间由我们每月付您一百里佛。”

看来会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稳拿一千二百法郎年薪，对别人来说也许太少，可对狄德罗和他那小小的家庭来说却是很可观了。

这里，我们重读一下旺德尔夫夫人^①回忆录中这一

^① 狄德罗的女儿。

段话，它也许是最感人、最真实的了：“一个女杂役每天来打扫（他们的）小住所，并买来当天的食料。我母亲则做其余的家务事。常常，当我父亲在外面吃饭时，她就以面包来作午饭和晚饭。想到她第二天可使他的伙食丰盛些，她十分愉快。咖啡对这样的家庭来说是个过分的奢侈品，但她不愿意他吃不到，她每天给他六个苏，让他到摄政咖啡馆去喝一杯，还可去看人下棋……。”

二

狄德罗头脑开始发热，沸腾了。数天后，当他被可敬的阿格索招至司法部时，他是满怀激情、极为冲动地来到年近八旬的大臣面前。阿格索作为司法大臣，他有责任了解有关出版业的一切情况。而勒伯勒东则一心想把这项事业置于他的庇护之下。他博学多才，深具人文主义思想，尤其是科学知识渊博，这就使他能够赏识狄德罗的想法，即便这些想法阐述得并无说服力。青年作家的热情和激奋征服了正直而虔诚的大法官。

一部“百科全书”，那是怎么回事？

“百科全书的宗旨是汇集世界上分散的各种知识，向现时同我们一起活着的人们阐述它们的普遍体系，并将此书传之于我们的后人，从而使得过去时

代的业绩对未来的时代不是无用的东西，让我们的子弟因为更有知识，从而更有道德、也更幸福，使我们与世长辞时无愧于人的称号……”

规模如此宏大的巨著，靠一个人的工作是无法完成的：

“单独一人如何能在他短暂的一生中，认识并阐述自然和艺术技艺的普遍体系呢？秕糠学会^①所聚博学的众人，用了四十年的时间才构造出它的词汇。我们法兰西学士院院士们的词典编了六十年才发行头一版^②！然而，怎样才算得语言词典，怎样才算得词汇，既然已经有人把它编纂得那样尽可能完善？应该是一部精确汇集各种需要填写出来的词条的百科性质的详解词典^③……”

不过，这种词典该由文学团体或科学团体来编制呀。对司法大臣可能提出的这个异议，狄德罗早已胸有成竹，他回答道：

① 秕糠学会 1582 年创立于佛罗伦萨，以纯洁意大利国语和文学为目的。

② 法兰西学院由黎塞留（1585—1642、红衣主教，路易十三之首相）于 1634 年创立。

③ 先由达朗贝合编、后由狄德罗单独主编的这部辞典（即《百科全书》），后来就叫做《一个文人学者团体编纂的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手工业详解词典》。全称见本书第 318 页。

“法兰西学士院只能给百科全书提供属于语言及其惯用法的那一部分；铭刻暨美术学院提供有关古代和现代世俗史、编年史、地理和文学部分；索邦神学院只能负责神学、宗教暨迷信史；科学院主编数学、博物学、物理、化学、医学、解剖学等等；外科学院只写有关本科的东西；绘画学院执笔绘画、雕刻、雕塑、作图、建筑等等；巴黎大学只需写人们所称的人文科学、经院哲学、法学和测绘等等。”

不过，还有无数其他的东西应该收入“百科词典”内。一些学院所出版的定期学报提供人们所能期待于它们的粗浅概念。它们的目的难道不是搜集所有有关每个学科已经出版的资料，指导该学科，予以阐明，予以简述，加以整理，并出版该学科的专著，其中每样东西只占据它应该占据的位置，并只具有无法削减的重要内容吗？可是，各学院（会）没有这样做，也无能力这么做。因此，一部《百科全书》的任务应该包括人类认识的所有方面。为此目的，就需要动员文人学士和工艺家，他们分散各处，每人只负责自己的部分，然而友情和对人类的关怀把他们连系在一起。

为什么会分散呢？

“因为没有任何现存社团，可从其中获得人们所需要的一切知识；因为这么一部辞典如要一直编写

下去，工作永远不会圆满结束，那就得组织这么一个社团。任何社团都要开大会；大会之间都有间歇，而且大会只开几个小时；其中一部分时间浪费在讨论上，最简单的事情也要用去许多月的时间……”

那为什么说他们之间由友情和对人类共同之爱联系在一起呢？

“因为这是最正当的依据，能激励高尚心灵。总之这也是最持久的依据。人们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由衷地感到自豪；他们激情满怀，他们会为同事和朋友作出其它因素无法要求办到的事情……”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想见阿格索向狄德罗提出由国王正式支持。这一建议被断然拒绝。

“如果政府参预这项工作，工作就无法完成。他的全部影响应限于赞助工作的实现。君主一句话可以叫人在荒草中造出一座宫殿。但是，文人学者组织和小工组织根本不是一回事。一部百科全书不能凭命令完成。这个工作要求的是持之以恒，而非五分钟热度。此种性质的工作偶而可以在宫廷里以交谈方式提出，但它绝不会得到宫廷足够的关注，使它不致在一片喧闹声中，在其他许多多少有点重要的杂乱事务中被人遗忘。伟大人物确曾设想出学术规划，但就像春天发芽的嫩叶到了秋天就会枯萎，一片一片飘落到森林的深处。”

被问到据他估计，完成《百科全书》需要多少时间，狄德罗宣称他坚决打算加速进行。技艺、科学、机器、语言，日新月异。如果说这些实证概念变化很快，那人们思想中每天都进行着的剧烈变革又该如何对待呢？……我仿佛看见阿格索凝神细听，而狄德罗认为最好是立刻刹车，还是留待纸上去发挥他认为哲学不可避免要发展的思想吧。

至于这部辞典划分部类的问题，他还没来得及细细考虑，但他从人体官能的结构本身看出了划分的原则：

“为什么我们不能按照人存在于宇宙间的实况把人的概念引入这部著作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人当作各部类的共同中心呢？在无尽的空间里，难道还有某一点更便于引出许多无尽的线络，广泛延伸到其他各点吗？从物到人，从人到物这样的交互反应，该多么生动而且美妙！”

钱伯斯的词典中编排次序极佳，但仅仅触及皮相。他的条目分布得相当整齐，却很空泛。狄德罗雄心勃勃，即便稍稍破坏对称性，那怕是不照顾注释和参阅标号，也不丢掉任何实质内容。

剩下的是文体问题。

“我把百科全书这样著作的文体普遍特点概括为两句话：Communa, proprie, propria, Communis-

ter. 〔一般简洁化，特殊一般化〕根据这个规则，一般的事物总是简洁，而专门和特殊的事物总要明了……题材愈是抽象，愈要努力让它们为所有读者理解……”

阿格索老人，已经晕乎，已经疲倦，听不清狄德罗在说什么了。他虽被征服了，但还有点担心：照这么搞起来，会把钱伯斯的这部著作翻译成什么样子呢？还有一点他不放心：狄德罗说在《百科全书》中，人象其在宇宙中一样，将占有中心和起点的位置，可他对上帝却只字不提。上帝在《百科全书》中占什么位置呢？

最后辞别年轻人时他说：“很好，狄德罗先生，您很讨我的欢喜，我给您支持算是定规了。但我将竭力使您的名字作为主要编者写在著作上，我还要亲自提名你们的审稿人等。再者，哲学条目和形而上学条目，我将为你们选一位神学家执笔。”

三

狄德罗越想越觉得《百科全书》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事业，也许还是唯一的事业。同时，那任务的浩瀚无边又使他诚惶诚恐。不仅是因为时间紧迫，再也不可推卸，他就是独一无二的编纂者。时间紧迫，是由于正如他向阿格索所说，此种性质的作品应在短

期内实现。否则有可能甚至还没有完成就要推翻重来。问题还在于：无论他在科学方面多么有造诣，他深知要在他向之求助的学者面前承当真正主事者的责任，他仍然缺少必要的权威。他干什么事都是灵机一动，忽有一日，他脑中掠过达朗贝的名字，这就找到了解决困难的钥匙。

对于他们友谊的开端，正象狄德罗一生中许多其他细节一样，我们只能姑妄猜测，因为无案可稽。他们在何处首次见面的呢？《百科全书》计划形成时，他们是否已经结成友谊了呢？挑选达朗贝为共同主编的想法是出自狄德罗，还是阿格索或出自那些书商们呢？

达朗贝是当过炮兵、外号人称“大炮”的御前侍卫德图什和放荡的唐珊侯爵夫人两人所生的儿子。他于1717年11月17日被人发现在小园场圣约翰小教堂^①的台阶上哇哇直哭，奄奄一息。这个小教堂位于圣母院大门北侧。圣母院区的巡检给他领了洗礼，起名若望—巴蒂斯特·勒龙，然后把他送到皮卡迪^②的一个奶妈家里哺养。他父亲得知儿子出生的消息，

① 圣小教堂，法国最古老教堂之一，建于1242或1243年，完工于1248年。

② 皮卡迪，原法国省名。

六个星期后把他从奶妈处领回，把他交托给圣安托万郊区一个玻璃商的妻子卢梭夫人。从此，若望—巴蒂斯特（后来先用了笔名达浪贝，随后改为达朗贝，）再也没离开他养母的简陋寓所。如果这样的身世感动了狄德罗人道主义感情，那达朗贝还有许多方面可博得哲学家的好感。除了他性格谦虚、和蔼，除了他高度的敏感，除了他的正直，除了他的快活天性，达朗贝在 1746 年已才华横溢，举世公认了。他二十四岁即为科学院副院士，已著有《动力论》，把所有物体运动的规律归结为它们平衡的规律，还著有源于前书的《平衡和流体运动论》。他不久前发表了《气流》，其中他把实验物理归结为数学问题。柏林科学院给他授了奖，他成了欧洲最伟大的数学家。可以设想狄德罗十分喜爱他可亲的举止和美德声誉，深信在他身上发现了他的理想共事人。两者互为补充，一个人急躁的性格在另一个人谨慎的性格中得到有益而必要的平衡。同样，达朗贝也并非整天在玻璃商妻子卢梭夫人家中埋头研究方程式。他还经常出入沙龙，在若佛兰夫人家中及德方夫人家中保持了许多《百科全书》可利用的得意关系。这位正直的数学家，这位也许被认为完全被代数僵化了的几何学家，以他的灰谐极为大家所欢迎。他身材矮小，不修边幅，蓬首垢面。他以尖细的嗓门学着著名的演员，甚

至也学着圣奥诺莱街最老的、最受尊敬的常客们的腔调。

在狄德罗和达朗贝一致同意来主持《百科全书》时，这位年轻的学者从原住圣小教堂旁边，后来迁至博纳街的德方夫人的沙龙里出入至少已四年了。但狄德罗很少在那里露面。这并不是他在上流社会感到无聊，他是个任何地方都不会感到无聊的人。相反是人家不欢迎他，若佛兰夫人疏远他，她觉得他举止不文雅。德方夫人在这一点上倒不苛求，出于对达朗贝的友谊，对他接待比较友好。

正是在圣奥诺莱大街，《百科全书》的计划取得初步进展。伏尔泰不常去那里，因为该处专横而好抱怨的女主人对伏尔泰不欢迎；不过达朗贝总算遇见他了，立即获得了他参加合作的保证。其时伏尔泰已经颇有名气，十分受人奉承，他自觉比起无名小卒狄德罗要高明得多，以致不会赞同任何暗示结帮团伙的想法，所以他的保证显得更加诚恳。经常在若佛兰夫人沙龙并最受欢迎的一个客人，孟德斯鸠院长^①也同意合作。虽然他正一心写作《论法的精神》。至于封特奈尔^②，他已九十高龄，一辈子也没激动过，但

① 孟德斯鸠 1716 年至 1728 年为法院院长。

② 封特奈尔（1657—1757），法国哲学家和诗人。

狄德罗和达朗贝的意图既然出自他的影响，他也佯装表示关心了，而达朗贝只好在他耳边的助听器上大谈此事的详情。在狄德罗和达朗贝所求助的当时名人中，还有布丰^①，他的《博物学》即将问世；《百科全书》将有助于它取得成功；他答应了他们的一切要求。

然而，对这么一种如此持久、需要极为严格纪律、必须毫无私心的工作，狄德罗并不依赖他们。他对他亲爱的让—雅克更为信赖，他把音乐方面的条目交给他写。达朗贝保证要科学院的同事、布封的合作人德·多邦东^②负责撰写博物学的部分。神学条目，阿格索已指定索邦神学院的经学博士、教授马莱神甫来写，此外，他负责古代和近现代史。语法一章是博学而潦倒的迪马萨^③毛遂自荐的。他给《百科全书》撰稿而将赚到的几个钱，对这位昔日的劳氏家庭教师从无能力装满的钱袋来说是颇受欢迎的。至于形而上学、逻辑和伦理学，由思想十分豁达而明智的贫困长老伊丰^④来担任是再合适也不过了。法学部

① 布丰（1707—1788），法国博物学家和作家。

② 德·多邦东（1716—1800），法国博物学家。

③ 迪马萨（1676—1756），法国语法学家。

④ 伊丰（1714—1791），法国神学家和文学家。

分，他们有文学家、律师弗朗索瓦—文桑·杜森^①撰写。狄德罗因和他共同译过詹姆斯的《医学辞典》而认识他；他正在着手写为自然伦理说辩护的论著，据说将引起争议。纹章学将委托曾在西班牙军队中任过工程师的艾杜负责，他是狄德罗翻译詹姆斯辞典的另一位合作者。算术和基础几何由小教堂长老^②执笔，他是伦敦皇家协会会员和政府的出版检查官，他后来以其著名的论腹语人的论著，为后代铭感而获得更美好的名声。防御工事、战术、所有军事艺术均归勒勃龙^③先生执笔，他是侍前车马侍从的数学教师。此外，他们请达尔让维尔^④写水利和园艺，柏兰先生写海军，若望—巴蒂斯特·勒罗瓦写天文仪器和钟表，达兰博士写解剖学和生理学，旺德奈斯写医学和药物学，德拉贝罗尼热情推荐圣科姆学院的青年教辅员，名叫路易的写外科学，科学院的马路安先生写化学，朗多瓦先生写绘画、雕刻、雕塑，布隆代尔先生写建筑学……。

分配工作并非一帆风顺，也不是没有更动和争

① 弗朗索瓦—文桑·杜森（1715—1772），法国律师和文学家。

② 小教堂长老（1710—1792），法国数学家。

③ 勒勃龙（1667—1741），法国细密画家和雕刻家。

④ 达尔让维尔（1680—1765），法国文学家。

执。这一位希冀某一个题材，可另一位无论如何不愿割爱，原因恰是因为别人想要这个条目。很多条目却无人问津，因为它们全被看作太微不足道。狄德罗一句话打断了所有的争吵：

“好吧，我来干！”

就这样，字典中有关手工业部分落到他肩上，无人愿意承担这项苦差，它枯燥而且吃力不讨好。

“我来干！”

工匠之子要是讨厌多少代以来他家人引以为荣的手艺活，岂不是怪事！再者，那可是创新啊！那是尚未开发的主题，是可捉摸的，活生生的，人情味十足的啊，“各种艺术和行业”，以后就是他的专栏，他保证要给它们以应有的地位，放在首位！因为他感觉到标志人战胜物的时代快到了。而人的这种胜利没有自己双手的帮助是无法实现的。人的双手，不久将主宰人的命运；正是依靠双手，人才可望获得一个更公正、更幸福、更便利的未来。好吧，他同意，所有的手工业，他全包下来！农业和农村经济由他写，针织业由他写，制锚业由他写，镀银术、土地丈量、珠宝业、面包业、皮件业、啤酒业、制砖业、矾鞣业、制帽业、制锅业由他写，强胶和封漆由他写，金银首饰雕镂术由他写！别针、甲冑、煤、纸板和马车由他写！黄麻和钟由他写！糖果业、黄铜和钻石、棉花和

烧酒、扇子和马刺由他写！镜子和喷泉由他写！钟表、雕刻、印刷、内衣和床上用品、眼镜制造、泥瓦工程、马蹄业、皮革业、细木工、镶嵌业、制纸、羊皮纸制造、烟斗、石膏、羽饰、火药、饰带、丝织物、锁、糖和桶统统由他执笔……。

他跑遍了工场和车间，把艺匠们召请至家中来，阅读、摘录、抄录了上千本解释性和描述性的小册子。他从英国、德国和意大利要来各种书籍，尤其是词典，他毫不客气地从中大量借用。重要的不是要加速干吗！于是，他从《皮埃蒙工场的规章制度》写到布拉克的《哲学家列传》，从十字军东征条目写到关于靛蓝的条目，从烟草一直写到折衷主义；在他大胆的笔下，占卜术和假花，伊壁鸠鲁主义和种子储藏，乐器制造和教会史相依为邻……

四

不幸，他不久发现书籍出版商们给他月薪一百里佛仅够他和妻子以及他们刚出世几个星期的儿子勉强糊口。狄德罗夫人坐月子，家里本不充裕的钱囊就空空如也了。而那位永无蹙足的皮西欧夫人对才智如此横溢的情人竟让她没有钱用大加抱怨。他于是决定将花蓝咖啡馆的朋友以及常去左岸几家咖啡馆和他一样爱推理的人经常交往中所熟悉的思想写

出来。他自己在《哲学思想录》中就把他闲暇时大获乐趣的这些哲学争论的大概情况告诉我们。且听他这个怀疑论者、自然神论者，甚至具有他独特风格的天主教徒施展他所偏爱的花招吧。站立在他面前是个无神论者。

这个无神论者说：“人们已为我把许许多多无用的真理证明得无可辨驳了。但上帝的存在，道德上的善和恶的实在性，灵魂的不死，对我仍然是个问题。怎么！让我弄清楚这些题目，比起让我相信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两直角来，难道不是更重要吗？”

对此，狄德罗以惯有的激烈而生硬的声调辛辣地回答道：

“你是一个有思想的生物吗？”

“这你难道能怀疑吗？”

“为什么不呢？对我所深信之物，我有何知觉呢？我知觉的是声音和运动吗？可是哲学家在一个他认为没有思维功能的动物身上也看到声音和运动！我为什么要把笛卡尔不给予蝼蚁的东西给予你呢？你外表上做出一些动作，相当适于骗我相信你有思维机能，我也许会被引诱得断定果真有思维，但是理性使我不能仓促下判断，因为在外表行为和思维之间毫无本质的联系；可能你同你的怀表一样没有思维。是否应该把人们教会讲话的第一只动物当作有

思想的生物呢？有谁向我们证明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和鹦鹉一样是被教会讲话的呢？”

“另一个反驳道：这个比喻至多不过是巧妙而已。我们不应当根据运动和声音，而应当根据意念的连贯，各个命题之间前后一致，以及各个推理之间联系，来断定一个生物在思维。如果有只鹦鹉对什么话都能回答，那我将毫不犹豫地宣称这是个有思想的生物……可是，这个问题和上帝的存在又有什么共同之处呢？难道你一给我证明我认为最有才智的人也许只是个机械人，我就更乐意承认自然中存在着睿智吗？”

狄德罗说道：“这是我的事，但你得同意，否认你的同类有思维功能简直是发疯。”

“当然，但由此得出什么结论呢……？”

“结论就是：如果宇宙，——我说什么，宇宙？——如果一只蝴蝶的翅膀给我呈现出有睿智的痕迹，而这些痕迹比你看出你同类具有思维功能的那些迹象，要明显一千倍，那么，否认有一位上帝存在，就比否认你的同类能思维，要荒诞一千倍。然而，尽管如此，我仍然信赖你的理性和你的意识；你难道没有注意到，在任何一个人的推理、活动和行为中，都比一个昆虫的机体结构中有更多的睿智、条理、灵敏和一贯性？神性印记在一只壁虱的眼睛中，不是同

思维功能印记在伟大牛顿的创造中一样明显吗？”

“可是，正因为我自己能思维，我才更容易承认旁人也有思维功能呀！”

“这种自负我可没有；但我的证明优越于你的证明，我岂不是得到补偿了吗？第一个生物的睿智，为大自然以其创造所证明，难道不是比哲学家以其著作证明具有思维功能更清楚吗？所以，你要知道，我还只是以蝴蝶的翅膀、壁虱的眼睛来反驳你，而我本来可用整个宇宙的重量把你压个粉碎的。”

由此可见，当时，狄德罗即已公开宣称信仰一个以世界秩序为证明的上帝。他自称怀疑论者：“什么叫怀疑论者呢？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哲学家：他已经怀疑出他所相信的一切，但相信恰当运用他的理性和感觉而向他证明为真实的一切。怀疑论是走向真理的第一步。”这完全是笛卡尔的论调。但他否认奇迹，特别是由于他那时住在詹森派教徒^①地段的穆弗塔街上。“这个郊区响彻了欢呼声，那里一个受天命者的遗骸一天之内就作出了比耶稣基督一生还多的奇迹。人们向那里跑去，都拥到那里去，我也随着人群去了。我甫及抵达，就听见叫喊；奇迹！奇迹！我走

^① 詹森派的教义是荷兰人詹森从圣奥古斯丁的著作里引伸出来的，主张清修的道德和非常严肃的生活。

近前去，细看一番，只见一个小跛子由三、四个善男信女扶着，走来走去。人们为此大为惊叹，不断喊着：奇迹！奇迹！可你们这些傻瓜，奇迹究竟在何处呢？你没有看见这个骗子只不过是换了拐杖吗？在此种情况下有奇迹，正如一直所说的有鬼一样。我可以打赌，那些凡是见过鬼的人都是事先怕见鬼的，而在那里看见奇迹的人，也都是事先打定主意要看到奇迹的人。”

狄德罗并不仅仅是个自然神论者，他还是基督教徒，是他自己那种基督教徒，是个合乎理性的基督教徒。“虔诚信徒们，我要告诉你们，我并非因为圣奥古斯丁是基督教徒，才做基督教徒的，而是因为做基督教徒是合乎理性的。……我生在罗马的、教皇信徒的天主教会中，所以我全力顺从它的决定。我愿意死在我祖先们的宗教之中。我象任何一个从没有同神有任何直接交往、从未见过任何奇迹的人一样信仰它。这就是我的信仰表白，我几乎可肯定他们对此是不会满意的，尽管在他们当中也许没有一个人能作出比我更好的表白。”

“他们”对此是不满意的。《哲学思想录》是于1746年的神圣星期五和复活节星期一之间写成的。他得钱五十路易，他立即送去给皮西欧夫人。到了七月七日，此书就被最高法院下令禁止了。

但只是以惯常的方式，用些无用的废纸代替，焚烧了此书的模拟物，所以还留下很多册。书的扉页插图上绘一真理之神把迷信之神的面具揭去，后者仰倒在狮身女怪和龙身上，手里还拿着折断了的权杖，它的王冠滚落在地上。

作品引起哄动。这是狄德罗在哲学上的开端；是个令人得意的开端，但也使他考虑把理性用于某些问题会引起什么危险，因为对于这些问题，卫道士们正以焦虑不安的目光注视着理性的干预。

五

每月一百法郎……

他没有时间可浪费了。这巨型辞典的头几个条目就已经把他的文件包装得沉甸甸的。作为撰稿人，他编写了

A cognitionibus, A ana amicorum, A. Abien, Abominable,

Absolution, Absorber, Absorbant, Abstinence, Académicien,

Acalipse, Acapules, Acara, Acaricata, Acarnan, Acatalysie, 等等。但是他作为主编的责任更为重大。

他在阿格索和书商们面前所承担的是一项无比

重大的责任。有时，他真怀疑能否完成得了。于是，他双手抱着头，驼着背，神志恍惚，目光模糊，精神不振，完全陷入厌烦情绪之中。而他梦寐以求的那种生活，隐隐约约出现在他的想象中：古树参天的林荫道通至隐居地，“房屋建造得雅致甚于华丽，房间不大而舒适，家具简单而整洁，少量的书籍，客厅装饰着苏格拉底、柏拉图、阿提库斯^①、西塞罗的半身像”。这个隐居之屋通向一个既非树林，又非草地，又非花园的场院——而是三者的缩影。因为他偏爱“对人们崇尚一时的对称来说永远是新奇的不规则”。在这小小的庄园里处处可见大自然的存在，而艺术，只有作为大自然巧妙天工的一环时，才显现……。

但是，皮西欧夫人爱好虚荣，喜欢打扮，轻浮，怪癖而不理智，不断地伸手要钱用。既然《哲学思想录》取得成功，他可以写个续集。而这一次，他向书商索取的不是什么五十埃居，至少得要三百里佛！他于是放下词汇和辞典，马上就开始写作《怀疑论者的漫步》。他把他的思想、他的哲学、他的明智、所有他真心诚意自诩具备的美德，统统赋给了一个假想的人物，让这个人物过着作者自己希望过的那种恬

^① 阿提库斯（前109—32），罗马贵族，和西塞罗友情甚笃，他以和西塞罗通信而著名。

静隐居的生活。他描绘这一切是以一种哲学寓意的手法。其中上帝变成无人见过的帝国首脑，他的宠臣们谈起他来，极为隐晦，说他有许多极为奇特的悖谬常理的行为，因而“国家的一部分人呕心沥血建立理论体系以解释谜底，或互相屠杀端求己见占据上风，而另一部分人却立意怀疑别人所说的一切，其中有几个人则决定什么也不相信。”

狄德罗下笔神速，《怀疑论者的漫步》几天功夫就写完了。不幸，一天晚上，他在普罗可普，或在摄政咖啡馆，谈论他正在写作的拙作，声音太大了些，一个密探把他的谈话听了去。

“以国王的名义，把门开开！”

来者是穿短袍^①的刑吏德梅利先生。这就是说，他的职责是捕捉杀人犯、流浪汉、嫌疑分子、纵火者、制造伪币者、煽动者和窃贼，此外，他还负责镇压亵渎上帝和君主的罪行。他以此身份担负禁止出版坏书的责任。两名巡察弓手站在他身后。

“得了，狄德罗先生，别把我的任务搞得太复杂。您明白我是为了什么来的，请主动把那个东西交出来吧！”

反抗是无用的，刑吏自己动手，抄走了《怀疑论

① 穿长袍的指法官之类，穿短袍的指执行吏等等。

者的漫步》以及其他一些他没有想到会有手稿。

“为您效劳，狄德罗先生！因为我看到您如此随和，我要给您一个忠告：您要避免引起阿尔狄先生对您发怒。”

“我没有荣幸认识他。”

“这正是他见怪于您的地方。阿尔狄先生是您的堂区圣美达尔的本堂神甫。不少坏话已传至他的耳中，说是出自您的口。为您效劳，狄德罗先生，为您效劳！”

狄德罗夫人在隔壁房间里摇着孩子睡觉，也许透过房门，把谈话全听到了。还有皮西欧夫人正等着他的钱呢！得承认，这可真令人急得要扯头发啊！况且，我们的哲学家已开始脱发了，他外出时就戴起假发，当他不伸手去把它摆动摆动，那假发常是歪戴在头上。

为了避免这个教士的制裁，狄德罗换了一个堂区，迁居到母鸡街拐角上的老吊刑架街。他并未丢下占去他大部分时间的《百科全书》，又开始写另一本哲学小册子。此书比《怀疑论者的漫步》幸运，它也许将来会问世，皮西欧夫人那就会满意了。但哲学家的心智已投入思考中，不能自拔。几星期前，他还自称为基督教徒。对于神启宗教，他的信仰今日又剩几何呢？自然宗教，即任何世家出身者降生到人间即已

铭刻在心的宗教，不是足以使他德行高超吗？狄德罗推断道：“这两种宗教中，应该喜爱的是比较明显属于上帝、比较明显不属于人的那种宗教。然则，自然规律是明显属于上帝，其属于上帝的明显程度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宗教，明显不属于人。因为没有丝毫理由去反对自然规律具有神性，自然规律也不需要证明；相反，对于其它规律的神性可以有成百上千条反对的理由，这些规律需要无尽的证明才能被接受。这种宗教既与上帝本性极为相似，那就可取。不可腐朽即上帝的本性，然而不可腐朽性更符合自然规律，而不是符合任何其他规律；因为其它规律的原理是写进书中的，而书是受着人类事态变化的支配的，类如废除、曲解、晦涩难解等等。而自然宗教存在于心中，从而不受一切沉浮变化的影响，虽说它害怕偏见和冲动所产生的某些革命，但这些弊病和其他宗教信仰是共有的，况且其他宗教信仰还遭到它们特有的变化根源的影响……”

他继续思考，思潮起伏，不能自制，沿着不可抵制的思路深入下去，以致他自己也惶恐起来。他搁笔不写了。除了念给几个密友听，他把《论自然宗教的长处》秘藏起来。《哲学思想录》的被取缔，短袍刑吏的搜查在一段时间里治好了他冒失的毛病。

但金钱问题，又如何解决呢？因为此时他的情妇

威胁要断交，而家中又缺少最低必需品。书商们所给的报酬，在十八个月前还是意外的收入，现时尽管好抱怨的安多瓦奈特仍然万分节俭，也无法使家中收支平衡了。得弄些钱来，一定要弄些钱来！

狄德罗不久前读了极受欢迎的小说《沙发椅》^①和《泽尔基尼苏尔的爱情》、《唐札伊和赖阿达梅》。它们文笔轻快，给人快感，几乎像女性一样细腻，轰动一时。的确，其中的一本书使其作者^②关进巴士底狱中去；那又有什么关系？狄德罗比小克雷比庸乖觉得多，他会巧为回避任何政治上的影射，写些无耻行为和爱情，就可达到预期的目的了。既然读者生来要人用粗俗手法去获得他们的欢心，那好吧，他会迁就的。而且由于他做事从不中途而废，他会写得淋漓尽致。题材吗？那可容易，只要翻开纳瓦尔皇后、小默西尤斯、薄加丘、拉封丹和古老韵文故事^③，就可闭着眼睛从中吸取。很少人读过《诺克里翁》，题材挺有趣：一个王子用一只戒指竟迫使女人们的首饰说出她们的奸情。狄德罗把《诺克里翁》发挥一通。正

① 《沙发椅》是小克雷比庸的名作，内容是写一个青年被变幻为沙发椅，在富贵人家看见了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丑事。

② 指小克雷比庸。

③ 韵文故事：中世纪短小故事诗，内容多滑稽可笑，又叫笑话。

好有传闻说治安总管贝利耶先生收到指令把首都的风流艳事写成报告，供国王每日早晨听读之用。不过，任性的哲学家，你不是发誓不问政治吗？呸！这些可不是政治呀！

他就这样干起来了！

刚一试，他就发觉写风流艳事非他所长。一个哲学家无法凑合充当淫猥作家。皮西欧夫人在被问及时承认，的确他情人的文笔使抽象思想活跃，原极生动而热情，但一碰到某些场面描绘就毫无生气了，于是，狄德罗就添油加醋，但也未见起色。酷爱理性思考的怪癖拿他开玩笑，常使他猝然离题千里。真糟糕！但也真好！这些离题走笔正是他最珍视者，尤其是他取名为《关于书信的对话》的第三十八节中，他假托在莫卧儿宫廷发生了一场文学争论。写得真可与普罗科普咖啡馆里发生的相媲美。关于这类可笑的法国悲剧，狄德罗是多么乐意向她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内心的看法啊！“您欣赏这种东西的布局吗？通常都复杂极了，以致在那么短时期内发生那么多事，真是奇迹。帝国毁灭或得以保全，公主结婚，王子死亡，这一切都在一瞬间完成。要是有阴谋，第一幕就把它粉碎了；第二幕却又接起来，而且加强了；第三幕中采取了一切措施，扫除了一切障碍，阴谋者给处理掉了；不断地有反叛、战斗，也许还有对阵战；

你们把这些玩艺称为布局、趣味中心、说是热烈、逼真！……剧中占主导地位的夸张、风趣和眼花缭乱，离开自然十万八千里。作者徒然试图躲在背后，我的眼睛却锐利异常，不断透过他的角色发现了作者……我倒乐意对现今的人们说：‘先生们，不要动辄给这些剧中人以才智，还是把他们放到会给他们才智的场合中去吧。’现代戏剧艺术需要创新。让《百科全书》给予这个时间，那我们将看到它给予戏剧艺术何等大胆革新的天才！”

《泄密首饰》^①由杜朗书店出版，虽然他实际上把路易十五、王后、蓬帕杜夫人^②、黎塞留以及其他权贵搬上舞台，他并不感到不安。作品销路很好。作者虽在书中极力表达种种思想，但也不能使这部小说不被认为愧当作者盛誉：雷纳尔长老写信给他的《文学通讯》订阅者说：“克雷比庸的成功，使成万个想写作他那一类小说的傻瓜头脑发昏。我们适才看到其中有一本名叫《泄密首饰》……此书内容晦涩，含意不清，语调粗俗，写得很糟。作者并不了解他想描绘的上流社会。他名叫狄德罗，他知识渊博，很有才

① 《泄密首饰》出版于1748年，内容是说苏勒檀有一戒指，可使他后宫的女人吐露他所不如的奸情。

② 蓬帕杜夫人是路易十五情妇中最得宠的一个。

智，但他不适于写他这次致力的题材。”

其他的批评，来自他的友人，可能是达朗贝，还有拉摩，一定还有某个普雷蒙瓦尔夫人，她乳名叫鸽子，是一位数学教师的妻子。丈夫在娶她后不久就到国外去了。这些批评使狄德罗决意不出版他在这期间写的性史讽喻式的《白鸟——一个荒唐的故事》，而去重新从事较严肃的著述：“我不会以拉伯雷、蒙田、拉摩特、勒瓦耶、斯威夫特以及其他几个我可指名道姓的作家例子来反驳你们，他们以最厚颜无耻的方式攻击他们的时代可笑之处，他们却保持了贤者的称号。我要让这义愤消失，为了不浪费时间来辩白，我放弃这癖好和唠叨，再也不重犯了；我要重新回到苏格拉底的身边。”

在那个时期，他常常见到老拉摩，——有时在咖啡馆，有时在散步场所。音乐家脾气不大随和。他高大、瘦削、憔悴，轮廓尖细，严峻的嘴唇，高高的额头。他整天四处闲逛，要不就待在咖啡馆里。他那激烈脾气常使店中的讨论出现难堪的局面。他对狄德罗表示友好吗？这不大可能。不过，哲学家并非轻易就会气馁。拉摩的理论使他很感兴趣，因为它同时涉及音乐和科学。所以他细听拉摩议论，读了他的许多论文，透彻理解他的卓见。随后，他回到家中，用正确的法语把它们写出来。1750年拉摩出版的《论作

为一切音乐艺术基础的和声原理》就是这样产生的。狄德罗《关于各种数学命题论文》之一所阐述的《新式圆管风琴的设想》也可能由此而来。请读者不要搞错，这是指一种有圆管的风琴。狄德罗不懂音乐，脑袋里却充斥着音乐之声。他梦想着要造出一种乐器，能让他演奏最难奏的曲调，也许五篇论文的首篇《声学总原理》包含有拉摩的见解。其它的几篇写的是圆周的扩张、弦的张力和空气的阻力。一般认为，作者在其中写了太多的几何和代数。

六

鸟、钟、孩童、街上小手艺人、整个圣热纳维埃芙山区，在夏日清晨美好的蓝天下呈现出一片欢乐的气氛。七点钟了。弥撒的钟声响彻圣艾蒂安德格莱、圣母慰问会^①、于尔絮勒会^②、圣母献堂^③、百女会、圣艾蒂安—杜蒙、圣热纳维埃芙，这个虔诚而博学山丘上的所有钟楼。狄德罗头晚睡得迟，还掩着窗帘在打盹，尽管四周已开始喧闹起来。

① 圣母慰问会：天主教的一种修女慈善组织活动，修女前往访穷、病等无助者。

② 于尔絮勒会：天主教一修女会，十六世纪创建于意大利。

③ 圣母献堂：天主教祭祀，每年11月21日举行。

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把他惊醒，他坐起身来，揉揉眼睛。

“以国王的名义！”门外有人喊道，
那不就是德梅利先生的声音吗？

狄德罗脸色煞地白了。他匆忙披上睡袍，赤足穿上旧鞋子，衣冠不整，蓬头垢面前去给来人开门。的确不错，正是德梅利先生。陪同的除了两三个面貌不善的家伙外，还有最高法院讼师、御前谏议参事、巴黎小堡监狱典狱阿尼昂·菲利普·米歇·德·罗什布律纳先生。

典狱说明来意：奉治安刑吏命令，来搜查和抄拿他认为需要的一切字纸文书，尤其是《论盲人书简》、《白鸟》、《哲学思想录》、《怀疑论者的漫步》等等。狄德罗一言不发，看着他乱翻那二十一个存放《百科全书》底稿的纸匣，把堆在桌上的纸张弄得到处飞散。唉，那致命的《论盲人书简》，悔不该发表了它！罗什布律纳发现了两册，很快把它们塞进德梅利巨大的口袋里，幸而典狱除了《百科全书》的稿件外，没有找到别的稿件。而《百科全书》是无可指责的，几乎算是官方事业：这方面根本不必担心。

接着，他向着很快镇定下来而展颜一笑的狄德罗说道：“先生，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就是把您带到文桑去。请您梳洗穿衣。我们有逮捕您的命令。”

可怜的哲学家竭力作出神态自若的样子，但他内心十分惊恐。

唉，该死的《论盲人书简》！该死的情妇！就是她不停地索取金钱，使他在如此危险时刻让人出版他的作品！不过，尤其该死的是他那喜欢在咖啡馆和布满密探的公共场所，向随便什么人谈论他著作的习惯！唉，他这个糊涂人！唉，他这个笨蛋！是他自己招来的灾难！

“先生们，你们不会拒绝我去通知一下妻子吧……”

在这住房的另一头，也许在同一层楼上另一套间里，狄德罗夫人正给儿子穿衣服。

丈夫向她说：“我出去了，我要去忙《百科全书》的事。别等我吃饭。你愿意的话，我们今晚在勒伯勒东家见面……。”

她没有注意到他神色慌张，但窗子是开着的，而且在这种反常的时刻，有两匹马在门外蹬着蹄子。这使她本能地走近窗口。于是，她看到这一情景：勒伯勒东的一个徒工抱着一包校样突然来到，狄德罗向他伸出手去，但刚才和她一起走出家门的一个汉子打开了马车门，挡开他的手臂，又把发楞的孩子一把推开。她大叫一声仰面倒下去，不省人事了。

这当儿，马车沉重地起动。它通过圣马塞尔壕沟

和壕沟外护墙的各条街道，向着圣安托瓦门走去。它经过巴士底狱却没有停下——巴士底已装满了犯人。

《供明眼人参考的论盲人书简》几天前出版，既无作者姓名，也无出版商的名字。昆虫学家雷敖缪收留的一个先天性瞎子动了手术，这使狄德罗起念头要写本书。这位哲学家永远是好奇的，他获准观看手术过程。在此以前，已经动过第一次手术，当时在场的是杜普莱·德·圣莫尔夫人，她是首先翻译弥尔顿作品而荣获学士院院士席位的那位审计院官员之妻。她相当漂亮，但已徐娘半老。她还热爱解剖学。可是，狄德罗期待于已动过手术者的意外情况并未发生。哲学家很恼火，离去时扬言：“雷敖缪先生更喜欢要无关紧要的美人为见证人，而不喜欢有资格判断他的人在场。”为了自我安慰，他去拜访皮索的那个先天盲人，此人是索邦神学院教师的儿子，以制造和出售烧酒为生。《书简》中记载的会见是在加蒂奈的皮索当地进行的。那是可能的：狄德罗完全可以为研究一个有关思想起源问题而远涉二十五里埃。思想是来自我们的感官呢，还是来自寓于我们头脑中的另一独特精神本原呢？《书简》说：“倘若有个先天聋哑的哲学家仿照着笛卡尔的自动人来创造一个人的话，夫人，我敢向您保证，他会把灵魂放在手指

尖里。”这样的学者的确是存在的，那呈剑桥大学数学和物理教授、英国人桑德逊。狄德罗读过他的《代数原理》。桑德逊是通过皮肤去观看的，“因此有一种图画是盲人可看到的，‘那就是以他们的皮肤当画布的那种。’”接着，《书简》重复了桑德逊临终时向前来教训他的牧师所说的遗言：“世界对于您来说是永恒的，正如您对于朝生暮死的生物来说是永恒的，虽然昆虫比您更有理性。蜉蝣的世代相继多么惊人地迅速，岂不证明您是永恒的？前后嬗递数目多么庞大！然而，我们都要归于消灭，甚至没有能确定我们占据过的实在空间、我们生存过的准确时间。时间、物质和空间也许只是一个点罢了。”奇妙的话语使狄德罗十分兴奋。他在引用了莫礼瑙、洛克、孔狄亚克关于先天盲人的种种论点后；加上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最后下结论说：“噫，夫人，只要我们把人类知识放进蒙田的天平上去称称，我们距离信奉他的格言^①也就不远了。因为，我们知道什么呢？什么是物质？不知道。什么是精神和思维？更不知道。什么是运动、空间和时间？毫无所知。几何真理呢？去问诚心实意的数学家吧，他们会向你承认他们的命题

① 这个格言是“我知道什么？”意为，实际上我们所知者微不足道。

全都是彼此雷同的，譬如关于圆周，写过无数卷书，归结起来无非是以数十万种不同的方式向我们重复说那是这样的一个形状：所有从中心到圆周的直线都是相等的。因而，我们几乎毫无所知。但是，多少作品的作家们都自称知道一点东西！我猜不出为什么人们对读书而毫无所获不感到厌倦，除非是出于和我一样的理由，即我荣幸地向您讲了两个小时，我自己毫不腻烦，却什么也未向您说出来。”

这些话竟值得坐牢吗？

的确，在那 1749 年，路易十五的政府，有点头脑发昏。第一次七年战争所需要的新税收，特别是财政总监马肖尔·达尔努维尔所制定的“常年二十抽一税”，它不分清红皂白地打击了全体法国人，使得全法国怨声载道。人们抱怨宫廷奢侈，抨击那个受宠幸的情妇^①的挥霍，讽刺歌曲不脛而走，讽刺诗传遍沙龙。最高法院表示抗议，议会征税制政府和选举征税制政府^②表示不想付钱，教士们，意想不到地和自然神派联合起来，反对平均收税，而他们还不是最后

① 指蓬帕杜夫人。

② 中世纪和以后的法国各有在征税方面实行两种制度：一是由地方议会决定税收，二是由当选官吏决定税收，这两种地方政府因而得名。

反对者。面对这么一个全民声讨的局面，达让松用大规模逮捕来回答。他的兄弟在《日记》中说：“最近几天抓了很多长老、学者和才子，并把他们投入巴士底狱中，其中有狄德罗先生、几位大学的教授、索邦神学院的几位博士等等。他们被指控写了反对国王的诗文，并加以朗诵并宣传，还指控他们攻击内阁，写作、出版宣传自然神教和违反道德的文章。人们想对此类事件加以限制，因为放肆之风越来越盛了。”

听到这样的话，难道还有必要把狄德罗被逮捕归结为达让松的情妇杜普莱·德·圣莫尔夫人挟嫌报复吗？看来不必了，不过，两种解释总比一种好……。

七

九座五十米高、有雉堞的正方形箭楼，还有扶壁带投石孔的回廊，使文桑监狱显得十分可怖。人们徒劳地说什么这种囚禁并没什么了不起，哲学家透过车门看到沿途的榆树上方耸立着古老的夏尔五世塔，不由得战栗起来。妻女被投入贫困，在看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他将被剥夺世上他最热爱的一切：在人群中间谈话和交往的快乐。这些都足以使得这位过于大胆的形而上学家内心悔恨交加。马蹄在吊桥上发出凄凉的响声。他们穿过了一座拱门，通过一侧以

一座牌坊为界的宽阔空地，左边是一个哥特式小教堂，右边是几道充满流水的壕沟和另一座吊桥。马车过了桥，犯人即被请下车，德梅利和罗什布律纳把他交到小堡总管先生的手中。

啊，建造在厚厚石块里面、蜿蜒向上直至顶部平台的螺旋式狭窄楼梯！激动得两腿发软而腹中空空的狄德罗，觉得它是多么漫长啊！昔日囚禁他的牢房现已无法辨认，是在二层楼上，还是三层楼上呢？是角塔那间房子，还是原来存放衣物的房间？管它呢！主塔的牢房——大约每层楼有三间——全都一个样式；它们呈等边八角形，上面覆盖着装有十八条肋和雕花托座的拱门。一个有通风罩的大壁炉占去八面墙中的一面，房里不十分挤，但也不大。长、宽约为三步，如你想继续踱步，那就得从头开始。至于那又窄又深的窗子透进的光线，即使不说是普通监牢的光线——文桑是专门接待高级人士的，那好心的小堡主人可能会把如何爱护别人交给他的犯人吹嘘一番——那至少也是极其阴郁的住所的光线。狄德罗用眼睛打量了一下穹窿和高墙，就跌坐在床上。不必怀疑他流泪了，孔多塞^①说他完全吓昏了。

这时，他的妻子正跪在佩利耶的脚下。

① 孔多塞（1743—1794），法国哲学家，数学家和政治家。

“是呀，夫人，我们抓了您的丈夫。看他今后还饶不饶舌！您可大大减轻他的痛苦并加速释放他，如果您肯告诉我们他写的那些书放在哪里，他目前在写哪一本书，以及《白鸽》现在何处。”

他想说的是《白鸟》，他的密探向他报告说那书中有许多影射国王、蓬柏杜夫人和各大臣的地方，书名传来传去走了样。

安多瓦奈特哭着回说她从没见到，也没读过她丈夫的作品。她一心操劳家务，从来不去管他喜欢从事的科学。她既不知道什么白鸽子，也不知道黑鸽子，但她深信他的作品只会和他的行为是一致的。

她还说：“他重视荣誉胜于生命一千倍。他的著作必定洋溢着他所实践的美德。”

这种对他美好操行的证明，没有感化治安刑吏。他比狄德罗夫人更清楚皮西欧夫人情夫的美德是怎么回事。但佩利耶并非铁石心肠，他尽力安慰那善良的妻子，许诺她不久会获准前去探望她的丈夫。她丈夫将受到适合他身份的饮食待遇。治安刑吏还建议她去找司法大臣：是他，也只有他才能决定犯人的命运。

书籍出版商们焦急地等着这次会见的结果。一当他们得悉情况，就给达让松伯爵写了一封信，向他描绘逮捕这位作家给他们招致的灾祸：因为他们委

托他主编《科学、艺术和技术通用辞典》已有三年：“这部著作至少要花去我们 250,000 里佛，我们已经付出 10,000 多里佛，它正待问世哩。拘留狄德罗先生，这位我们认为唯一能胜任这宏大事业的学者，唯一掌握全部工作关键的人，将导致我们破产。我们斗胆希望大人垂念下情，赐予恩典，释放狄德罗先生。对他的文章已作严格搜索，并未发现任何能加重他不幸冒犯大人的错误的东西。我们认为可向大人保证，他将永不重犯此类错误。”司法大臣没有回信，他们只好四天后给佩利耶去信。

狄德罗在文桑监狱的每日供应被列入讼师和市民一类：每日四里佛。亲王和红衣主教均为五十里佛；法兰西元帅、公爵、大贵族、主教和大理院两院院长为三十六里佛，国家大臣、司法长官、侯爵和享有教皇授于财产用益权的修道院院长为二十四里佛，最高法院推事和军旅长官为十五或十里佛，法官、司铎和征税官为十或五里佛，律师和市民均为五或三里佛，身份低下者只有二里佛十索耳。午餐为清肉汤，几乎总是血脖肉，一道正菜是洋葱炒牛肝、下水或糕点；晚餐吃一道正菜和一块烤肉。每天一斤面包、一瓶酒。每星期四和星期日，有一餐可有些水果，这餐饭后的甜食根据季节由两索耳的饼干代替。吃素的日子给蔬菜和鱼：鲱鱼或鳗鱼。可怜的哲学家！

对一个如此嘴馋的人，这是多么蹩脚的伙食呀！

最严酷的是不许锻炼。因此，在他关进主塔之后五天，他就要求使用他那层的大厅，并要求允许他在园子里或巡逻道上散步。这不合时宜的要求，不用提出就必定失败。

在文桑监狱和他享受同样待遇的，有波瓦耶长老和拉杜德。前者因为持詹森教派观点而下狱，他给官员们的孩子上过课；后者在狄德罗下狱前四天，由巴士底解来。

在这期间，人们把哲学家关入单人囚室。他随着想象力的杂乱变化，时而沮丧，时而狂怒，时而顺从，时而忧虑，他一会觉得一生已被断送，完蛋了，一会又不无夸张地强调某些理由，无需把事件看得严重：毕竟在他家中未抓到任何把柄陷他于绝境；坚持到底并一概予以否认，这是最好的策略。不一会儿，他又完全转到相反方面：不如把一切都招认出来，信赖国王、受宠情妇和达让松的仁慈……哪一种姿态适合哲学家的身份呢？唉，他的良心没有给他提供任何答案。他后悔不迭，在房内转来转去，随后，满身大汗，扑倒在那张破床上。天气闷热，令人窒息。

八

在关进城堡主塔后一个星期，他得悉将由尼古

拉—勒内·佩利耶来审问他。佩利耶的头衔是“骑士、御前谘议会参事、王宫常务审讯主事、市治安总监、巴黎郡守、巴黎子爵^①、国王在这一地区的代表”。佩利耶设想，他的犯人拘留了七天，坦白交代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去一看，却撞见哲学家正在盲然痴呆状态之中。

审问是在所谓的议事厅里进行的。中梁饰有精美小圆柱和缕空线条，支撑着四个尖弓穹窿^②。这个庄严的地方笼罩着孤凄荒凉的气氛，虽然临时安放了法庭用物也无起色。佩利耶身穿起着大折皱的法袍坐在桌前，假发和颈帔之间露出年轻然而严厉的脸孔。狄德罗站立着；狱卒倚墙而立。桌子一端是一位录事，正准备记录，在吮着他的鹅毛笔上的羽毛。哲学家讲话了，他以坚定的声音宣称自己名叫德尼·狄德罗，籍贯朗格尔，年龄三十六岁，住址巴黎老吊刑架街，属罗马教廷天主教圣艾蒂安杜蒙堂区。

“您不就是一本书名为《供明眼人参考的论盲人书简》的作者吗？”

① 中世纪以及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巴黎是巴黎子爵的采邑，这个子爵即为巴黎郡守。以国王的名义兼有全市行政、司法大权。

② 这是中世纪盛行的哥特建筑式样的大厅特征。议事厅即主厅。

“不是。”“您由谁印刷此书的？”

“我没有让人印刷此书。”

“您有没有把手稿出售或给予什么人？”

“没有。”

“您认识这个《书简》的作者吗？”

“不认识。”

“但是，在此书印刷前或印刷后，您不是持有手稿吗？”

“没有。”

“至少您曾散发或寄出不少册子给别人吧？”

“没有。”

治安总监停了片刻。他令人猜不透地微微一笑。犯人想从中看出因他一概否认而产生的效果。

录事喘过气来之后，佩利耶继续说道，“让我们来谈谈《泄密首饰》吧。您难道不是两年前出版这部小说的作者吗？”

“不是，”狄德罗用力地说道，

“很好……您不是把此书的手稿出售或送交，目的是要印刷或派其他用途吗？”

“没有。”

“那被最高法院禁止的《哲学思想录》呢？您难道不是此书的作者？”

“我不是此书的作者。”

“可是，这个作者也许您认识吧？”

“不，我不认识他。”

“那么《怀疑论者的漫步》呢？”

为了让前面否认的话更加逼真，狄德罗认为把《怀疑论者的漫步》承认下来是巧妙的。

“是的，《怀疑论者的漫步》是我写的。”

但当被问到书的手稿时：

“我把它烧掉了。”

“您大概把《白鸟》的手稿也烧掉了吧？”

他又使用了前面的策略：他不知道什么《白鸟》，否认是该书的作者，并肯定丝毫没有参与过。审问结束了。录事宣读了记录。狄德罗仍然坚持说他的回答完全是实话，并在笔录上签了名。

于是，佩利耶以严厉而忧愁的声调说道：“狄德罗先生，我担心您要在这里待上很长时间。”

把犯人带回他的牢房。他高昂着头，内心却十分恐惧。这种心理并非没有道理。因为，佩利耶一回到巴黎，就急不可待地赶至圣雅各街挂着圣朗德里和格里丰招牌的杜朗书店里。不费周折，杜朗就招认了《哲学思想录》手稿是由狄德罗在 1746 年交给他的，印刷此书的厂主是莱比内先生；《首饰》的手稿由同一个狄德罗后两年交给他，他把此书和同一作者的另一部著作《论盲人书简》一起交付给印刷厂主西

蒙。

十天过去了。狄德罗忧心如焚，觉得自己走投无路，山穷水尽了。抽筋折磨着他，他要来笔和纸，向达让松和佩利耶写了几封屈辱乞求的信。

他写得娓娓动听，而且隐隐约约以自杀相威胁，终于达到了目的。佩利耶满怀善意地回了信，要他放弃他那拙劣的伎俩，承认人们指责他的、确实知道是他干的那些事情，要他保证今后避免类似过失。这样，治安总监才保证为他争取宽大处理。在此期间，小堡先生已获命令听任他去读书、写作。并享用他囚室隔壁的大厅。狄德罗立即叫人拿来柏拉图、弥尔顿、布封的著作。当时布封的《博物学》仍然新奇。他热切地在笔记本里和书页边上写满读书心得以及自己的感想。

可是，他的反抗已经难乎为继。我们来念念他的供词、他的悔过书，他的诺言：

“先生，我受的惩罚已至极限；躯体疲惫，精神颓废，心灵充满痛苦。但我要向您实说，如果要迫使我在您的心目中、在我自己以及一切正直人们的心目中有失体面地出狱，那我仍有大于需要千倍的力量死在这里。因此，我极不相信您鄙视我达到要这样考验我的程度。不过，您既然想得到满足，那您是可以如愿以偿的。您很想向我显露法官、王家权威代理

人的身份，总之，是一个审判和惩处者的身份，借以坚持一个自认为别人理应回报其荣誉和正直的人的形象，因此，要是您发觉我并无此种意愿，那未免出乎常理之外吧。所以，我要依从我如同一切有识之士对您所持的高度评价，顺应您以才情卓异、心灵高尚、智力超群而必然永远指引贤人高士的感召力量，效法您所宣扬而且大官和小民皆不可背离的高超正直情操；我还要对您给予我的保证极端信任，即，您保证相信我的悔过和我诚挚的许诺：今后不经事先请求您的裁决，我决不写作，而您保证我的招认将永不被利用来对付我以及任何别人，除非故态复萌。万一重犯，先生，您可自由处置，不必理睬我的抱怨。据此，我向您，如同向我尊贵的保护者招认，如实招认，而所供各节，即使施行长期关押以及一切可以想象的苦役本无法迫使我在法官面前说出。——我承认《哲学思想录》、《首饰》和《论盲人书简》均是我一时有失检点而暴露的思想狂妄，但我也有荣誉（确实是有的），可以保证：那将是我最后的、绝无仅有的错误暴露。至于名为《风俗》的作品，我绝无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我只是和广大读者一起知道了这本书。先生，有关我的一切即如上述，谨此交待，即希查照。至于那些参与出版这些书的人的情况，我什么都不会向您隐瞒。我将把书商和印刷商的名字面禀，

使您牢记心中。如您提出要求，我甚至保证向他们宣布，您也知道他们的情况，使他们日后像我一样决意明智。

顺致最深敬意和最大信任，

您卑贱而顺从的仆人

狄德罗

至于《白鸟——一个荒唐的故事》，它并非我所写，而是出自一位夫人之手。我可以说出其姓名，因为她自己并不想隐瞒。我之有些牵连，也许是因为我给改过拼写错误。在这方面最有才学的女人也常犯错误。此书没有出版，而我也不认为它会问世。”

否认《白鸟》，确使人困惑。或者是他有所根据，那么揭露他的情妇对哲学家来说未免太轻率了，这么说不算过份；或者是他在说谎，要是这样，该给他一个什么字眼呢？我们不要去判断吧，因为这对一个好象由于监牢生活而当真神志不清的人是过于苛责了。

上面引述的函件日期是8月13日。第二个星期，狄德罗已被监狱考验搞得神志恍惚，甚至写出这样的一篇文章来——根据他日后回忆——“会被认为是疯人院的作品”。“一个女孩子在田野中摘了一些开花的矢车菊，她吹动花瓣想知道对方是否热爱她。我也有过一次，是用柏拉图的书来算命。那时我

在文桑箭楼里已关了三十天，我回忆起古人算命的办法。我口袋里正好有一本柏拉图的书，我随意翻开，看看我囚禁时间会有多长，随便看到哪一段就作为凭据。我打开来，在某一页的上半截看见：‘此事可迅即了结。’我笑起来，一刻钟以后，我就听见打开我牢房门锁的声音。是治安总监佩利耶来向我宣布第二天要释放我。”

是佩利耶吗？不是，看来很可能是小堡先生。治安总监只是派人给后者送来释放命令和狄德罗只需签字就行的印就了的保证书。

“我签字承认治安总监佩利耶先生把国王陛下的命令及旨意通知我，晓喻我根据御旨成为文桑城堡的囚徒而必须遵守的事项；因此，为了遵循圣谕并表示我深深敬意和完全服从，我永不背离上述敕令，谨向治安总监先生承诺：在国王陛下愿意把我拘留的整个时间内，我不越出城堡，也不走出庭院、御花园围墙，不越过小桥，如有违反，甘受终身囚禁之惩罚，重入国王出于仁慈已释放我的主塔之内。

1749年8月21日立于文桑城堡”

“狄德罗先生，现在请您把您的笔记本交给我们。”

“什么笔记本？是我在牢房里写下的笔记吗？”

“正是。”

“可那是些不连贯、几乎不成形的杂记呀……”

“那没关系。”

“可那些东西，只与布封先生《博物学》有关呀。”

“一定要把您所有的笔记本交给我们，狄德罗先生。”

九

他即将去度过第二阶段、他囚居生活最长的阶段的那座城堡，既不是国王的，也不是太后的行宫，它是圣小教堂北面的城堡总管府邸——今日已拆毁。

外边呼吸的空气多么新鲜！阳光、树木、蓝天多么美好！那个抱着孩子向前走来的女人是谁呢？那正是狄德罗夫人，那正是他的儿子！而那位当他们感情迸发时远远站着面带笑容的人又是谁呢？那是达朗贝，和蔼可亲的达朗贝！甜蜜的叫声和眼泪！没完没了的拥抱！永恒友情和感激的保证……大家祝贺犯人面色很好；大家以为它会极差呢！接着，狄德罗向远远看着这个场面的小堡先生转过身去。那是个公正而善心的人，亏了他，狄德罗才活着。没有他的照顾，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是永远也见不着狄德罗了呀！

书籍出版商们也来到了。唉，先生们，惊慌可真

不小！我们本以为三年辛劳和那么多的金钱已付东流！破产，先生们，我们险乎破产啦！好吧！打消不幸的想法吧！既然国王允许我们重整旗鼓，那就干吧！总之，一直使用的做法将不改变，只不过每天要多走两里埃来听主编者的指示罢了。

狄德罗问道：“那卢梭呢？我见不着他吗？”

卢梭当时就在不远处：他正在丰特内·苏布瓦，为萨克森—哥达王储的座上客。他一回来，一定就来的。毫无疑问，只要他知道他的朋友已从城堡主塔释放，他回到巴黎就会留下来来拥抱他。只是，他现时还不知道这令人高兴的消息。一想到卢梭，眼泪就涌上狄德罗的双眼。他怎么不用手帕擦擦呢？分别的时刻到了，狄德罗夫人把丈夫拉到一边，在他耳边低声说她不久就缺钱用了。书商们不肯给她钱，她非常着急，但上帝清楚她是尽最大可能节衣缩食的呀！但是生活费用如此昂贵，尤其是牛奶，而且还要付现钱，因为地段上的商人，一知道狄德罗下了狱，就立即不肯赊账了。狄德罗忍住愤怒的叫声，安慰纳奈特。好吧，他将给朗格尔去信。把一切都告诉父亲。他将向父亲发誓说他是一桩极不公平事件的无辜受害者，是一个女人可恶报复的牺牲品。要让他老父亲可怜他，他要施展出全部的雄辩口才。狄狄埃·狄德罗是富有的，他会忘却过去的怨嫌，给他寄一笔钱来。

翌日，装着《百科全书》抄稿的纸匣从巴黎送来，其中包括向卢梭要来的音乐条目。那是卢梭叫他朋友弗朗苟耶的仆人誊写后如期交出的。纸匣送达后就放进了狄德罗新居：原总管的卧房内，哲学家立即着手工作，并向他的撰稿人发出急迫的索稿要求。那些人没有日内瓦公民那么认真，尚未完成任务。将绘图家、雕刻家、艺人召集起来，还催促印刷商。总之，狄德罗尽力让大家感到，共同事业既遭到一个月的中断，因而使大家的工作不知所措，现在加紧干比以往更为紧要。已经耽搁太久了。城堡里充满着不寻常的激动情绪，人们在那里不仅看到达朗贝、狄德罗夫人、书商们，也看到皮西欧夫人，——她没有料到她已被情人告发为《白鸟》的作者！

终于，狄德罗从一个满身汗水、风尘仆仆，拖着脚步，从府邸入口拱门下出现的人身上认出了他亲爱的让—雅克。他撇下正与之闲谈的达朗贝和圣小教堂神甫，冲向卢梭的怀抱。为这美好的一刻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他毫不后悔。

让—雅克毫不掩饰地对他说，他本以为他要坐一辈子监牢了，但他出于谨慎没有说出曾给蓬帕杜夫人写过信，恳求她争取释放狄德罗，或至少获准来陪他坐牢。

“啊，”他嚷道，“我差点因绝望而死在那可恶的

主塔脚下！”

狄德罗泪流满面，摇着他的双手，把他手臂死死握住，几乎捏碎。他还未发现他的朋友满身灰尘。他终于注意到了，而且得知让—雅克因为钱不足，只好从巴黎步行前来，于是又爆发了一阵感情激动。狄德罗说完他囚禁情况，让—雅克也叙述了他在萨克森—哥达王储家逗留的情况，谈到他结交了一些很有趣的人。有几个德国人，例如克卢普费尔先生——一个很有才智的人，是王子的神甫。还有王子的秘书，格里姆先生，他这个人很值得结交。整个下午卢梭和他在一起玩过音乐，那位格里姆先生的钢琴弹得挺合格。

两天后，卢梭和狄德罗夫人一起又来了。他不喜欢这位夫人，他只是顺便乘她的马车来的。三人一起去小花园里散步，狄德罗很高兴让他们观赏观赏。那宽大的草坪，那玩滚球的草地，那铺着对称图案的花坛，现在都成了他的地盘。他指着他险乎在里面一命呜呼的高处主塔带铁格的窗子给他们看。

人们通过实践发现，当负责人被拘留在远离巴黎的时候，《百科全书》是无法取得进展的。他那有关工艺方面的条目要求他去请教各类艺人。有时他还得和他们一起干活，而他们却懒得走动。他需要和文人、学士磋商，他们却觉得很不方便。他需要不断

前往国王图书馆，规章制度又禁止他把书带出很远的地方。他需要亲眼核实一下刻版的正确性，而此事却必须就地进行。许多条目没有寄来，要是狄德罗不去亲自索取，就永远也要不到。至于那些已收集到纸匣中的条目，它们的篇幅应和整个作品相协调，它们的作者却坚持不征得他们同意就不能作任何改动。有时，主编需要立即搞清一个问题，但远离巴黎两里埃又如何能解决呢？在他关押期间，狄德罗有些稿件留在几个工人手中，从此杳无音信，只有一个工人来到文桑，要求付清他有关印染布料工艺所作工作的工钱。他和一位有经验的绘图画家古西埃一起安排插图并予以缩减。但缺少标尺，面前又无实物，只好停下不干。在插图说明、代数、几何方面也有同样的困难。

书商们曾两次请求达让松考虑他们所处的“逆境”，请求他能“关心一下出版界从不曾做过的最美好、最有益的事业”。大臣装聋作哑。狄德罗亲自以《百科全书》正式主事者的身份写了要求释放书，也毫无结果。

九月上旬的一天，狄德罗夫人交给她丈夫一封来自朗格尔寄至老吊刑架大街的信。信上是狄德罗父亲的笔迹，他前一年死去了妻子，还一直不知道儿子已经结婚。

巴黎桑代新街拐角老吊刑架街谢代尔夫人府上
狄德罗先生

1749 年 9 月 3 日寄自朗格尔

我儿：

上两封信已收到，得悉你被捕入狱以及入狱原因。

但我仍然要告诉你，除了你在一封信中所列举的理由，一定还有其它原因才会使你身陷囹圄。

来自圣上的一切，都要尊重，必须服从。

如果第一次你所受的审问中，你能对别人控告你的罪行加以开脱，那你肯定不会坐那么长时间的班房。我想达让松先生不至于非要使你蒙受严惩以为满足。

但是，此事如无上帝的意旨，什么也不会发生，我不知道有什么能更利于使你圣洁，或者你在那石牢里所过的僻静生活是否已到了头，或者再延长几个月使你能够在这期间认真反省一番。

你要知道上帝赋与你才能，并不是让你致力削弱我们神圣宗教的教条。要知道必定是你妄加攻击，才致使一些宗教界人士似甚激愤，攻击你某部作品，或至少是攻击人们归之于你的那些作品。

直至那时，我恰当对你表示了父爱。我让你受教育，是希望你很好受用那些知识，绝非使其结果如事

实所示，让我获悉你蒙受耻辱，五内俱焚，倍感忧伤。

相反，我本期望我对你的爱只会使你感谢我不惜一切为你提供受教育的机会。

无论如何，但愿过去和现在的经历能在我儿身上产生有益的悔过自新，使你忘却那些导致你失败的人的图谋。

你要宽恕别人，我也宽恕你。

我儿，我知道没有人能免受诬陷之苦，别人会把与你毫无关系的作品怪罪到你头上。

但是，为了向你认识的显要人物出示反面的证明，你要拿出你的作品来，——你的一部基督教作品给公众看，驳斥人们相反归咎于你的，我意思是说，归咎于你的思想方式的那种文章。

这样的作品，会得到上天的降福，并使你继续得到我极大的慈爱。

虽然我告诉你，如不向我毫不含糊说真话，你将永远得不到我这方面的慈爱，但如你象有人从巴黎来信所说，已经结婚并有了两个孩子，如果这个婚姻是合法的，且事已如此，我会很高兴。我以为你不会拒绝让你妹妹抚养他们，也不会拒绝我看到他们承欢膝下。

你向我要钱。怎么！

一个象你这样的人，写着象你写的那样巨著，竟

然还需要钱吗？

而且，你在一个不花分文的地方度过了二十一天！

何况，我知道国王陛下出于善心，对那些执行其命令，被带往象你那种地方的人，是给以体面生计的。

你向我要纸、墨和笔，我请你要比过去善为使用。

你要怀念你可怜的母亲。在她亲口对你告诫时，她向你多次说过：你是个盲目的人。你要向我证明并非如此，特别要再一次忠实实践你的诺言。

在你将去居住的地方，和在任何地方一样，你会收到附于信中的一张字条，凭此你可至福古先生处，领取一百五十里佛，你要适当地省着用。

我焦急地等待着幸福的一天到来，届时你完全恢复自由，我的悬念才会烟消云散。

我获此佳音时，将立即舍弃我的自由去感谢上帝的恩惠。

在此以前，我儿，接受我对你的全部慈爱之心。

你慈爱的父亲

狄德罗

什么样的信件啊！

狄德罗笑了。他把信又看了一遍，嘴角上现出苦

笑的皱纹。他把信塞进口袋；随后，他忙着去商谈划汇之事，以解燃眉之急。

十

九月过去，十月随即来临。狄德罗一直住在文桑；《百科全书》踏步不前。

一天下午，卢梭——他从未超过两天不来当面鼓舞这神经质而易消沉的朋友——比往常来晚了……但是，我怎能仍以讲故事的口吻再往下写呢？一个传记作家不是小说家，即使是生动的传记也不是部小说。狄德罗和卢梭不是假想的人物，不允许随心所欲加以支使。如果我们知道那天他们之间发生的事情，我们会象写他们友谊中其它的插曲一样，泰然把它如实说出。但是，我们不了解，也无人能知道，而他们本人最终也记不清了。两种说法全在这里，哪一种是真实的呢？让我们先看看卢梭说的吧。

为了放慢脚步，避免过于劳累，他习惯于边看书，边沿着文桑公路走去。那一天，他从口袋掏出的是《法国信使报》。他展开报纸，机械地浏览。突然，他的眼睛落到第戎学院为了来年伦理奖金而提出的一个问题：科学艺术发展是否有助于改善风俗？（这个题目是克洛德·热洛在8月1日的学院会议上提出的）。顿时，卢梭感到一阵眩晕，心跳激烈，呼吸

也急促起来。他只好躺倒在一株树下，在那里失魂落魄足足半个小时。在简直不自觉的崇高灵感的启示下，他写出了假托古人法布里修斯的论述，然后站起身来，这才发现外衣上湿了一片，意识到流了许多眼泪。从此，他对世界有了新的认识；一种神秘的直觉使他明白人类一切不幸均来自文明。狄德罗看出了他的激动，问他是何原因；他向他念了上述论述，狄德罗很为赞同，鼓励他把他的想法好好发挥一番，参加征文竞赛。

马尔蒙泰尔和莫尔莱所转述的狄德罗的说法，没有这样惊人。一天，他和卢梭在城堡的花园里散步。让—雅克告诉他第戎学院提出的征文问题，并说他想应征。

“您持有什么主张？”狄德罗问他。

“我主张肯定命题。”

“这是笨人的难题！所有的平庸之辈都走这条路！那里只有老生常谈，而相反的主张则给哲学和雄辩术展示丰富的、有成果的崭新天地。”

“您说得对，我接受您的意见。”

是谁说了假话，或者说，是谁实心实意为自尊心或嫌隙所蒙蔽？人们试图把两种说法协调起来，却无法解释法布里修斯言论是与这类调和的试图相矛盾的。卢梭是不是在和狄德罗谈到之前就已经写好了

要提交第戎学院征文竞赛的文章？是不是就在当天把此文念给他的朋友听了？在富有想象力的狄德罗，如以自己的方式予以夸大和歪曲倒也自然，他却并没有提起过。而蓄意不友好地存心隐瞒，根本不符合我们所知这位一向毫不吝惜才华的智者的形象。乖谬常情现象，狄德罗可多的是，我们前面已见过，并将见到他会给随便碰见的陌生人慷慨解囊。狄德罗激烈善闹，滔滔不绝，自己的文体和思想已经掌握裕如，而卢梭却腼腆，笨拙，乖张，仍旧满脑子加尔文主义，两者之间力量悬殊。如果认为是日内瓦公民说了假话，他是会觉得有必要求助于灵感突发、出神入化来解释那决定他思维整个方向的天才变化的。但是，卢梭的信徒们也有很好的辩解之词，因为材料本身就对他有利，既然在狄德罗和其友人的证词中，存在着混乱甚至矛盾的地方。况且，狄德罗的《科学和艺术辞典》悖谬之处并非十分新奇。蒙田在《散文集》的《论生番》篇中，就曾肯定过。后来的从远方国土回来的旅行家们也都说，他们被那些善良野人的美德所迷惑。其中，有让—巴蒂斯特·杜泰特尔神甫的《法国人所居安的列斯岛通史》（1667），拉翁唐男爵的《北美回忆录》（1703），和《美洲——野人谈话录》（1704），这些狄德罗都读过。还有许多耶稣会传教士的著作。无政府主义的反社会的哲学思潮并

非于 1749 年在文桑的一株橡树下获取源泉的；它该追溯到稍稍更远的时代。

狄德罗暂居文桑时，另有一个意义较小的插曲，也是个争论的题目：这个囚犯是否曾违背诺言，翻越花园小墙到香比尼去同皮西欧夫人幽会呢？卢梭告诉我们花园没有墙。今日我们称为文桑树林的大公园，的确没有墙。但那个小园子呢，小花园是有墙的。人们会反驳说狄德罗这样逃出去玩危险太大，不仅他自身有危险，还要累及他的自由、事业，《百科全书》的出版以及书商们的财产。但是，爱情是不会顾及这些的。我们还得补充一下，当时囚犯们口头保证的制度不很严格，而那位善良的总管小堡先生也不十分严厉，以致监视人员也有时会装着看不见。是的，狄德罗跳了墙，他相当缺乏理智，完全能干出这种事来，尤其是当嫉妒主宰着他的时候。

他怀疑他的情妇倾心于一个法官。她来看他时曾比平时穿着考究。他问她到何处去。

“去香比尼参加一个庆祝活动。”

“您那个朋友陪您去吗？”

“不。”

“真心话吗？”

“我向您发誓。”

到了夜晚，他就逃了出去，直奔香比尼，在那里

看到了皮西欧夫人和那个法官在一起。他回去，在园子里过夜。到了早晨，他向总管承认他的鲁莽行为，并得到了宽恕。他的热情冷却了。

10月21日，出版商们终于得到满足，达让松弄到一封有国王封印的签署文书，命令释放狄德罗。11月3日执行了命令。时值秋日，夏季烤焦了的树叶呈金黄的涡卷，在公路上空飞舞。但是，哲学家内心十分愉快。他坐在四周全是文件包、纸捆、资料、衣服卷的马车上向巴黎驶去。在老吊刑架街的家中，书商的店里，普罗可普咖啡馆里，人们是多么欢乐啊！

他以后从来没有忘记文桑监牢，那古老的主塔久久在他的生活中投下阴影。

第四部分 《百科全书》的初期

—

梅尔希奥·格里姆出生在多瑙河上的雷根斯堡，是一位在路德教品级内屡得升迁的牧师的儿子。格里姆比卢梭和狄德罗年轻十来岁。他受过极为出色的教育，很早就表现出对文学的爱好，因此，中学毕业以后，就被送进莱比锡大学。他在校从高特舍特^①学习哲学和诗歌。根据后者的意见，他写了一出悲剧《巴尼斯》，1743年在《德国戏剧》上发表。几年后上演于斯特拉斯堡和法兰克福。舍雷尔念过这个剧本，认为它拙劣得很。格里姆的另一位教授是埃内斯特蒂。这是一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和《圣经》研究倡导者，他认为他的学生应抛弃诗歌，而以批判文学为方向。他在莱比锡住了两年后，又回到雷根斯堡，成了国会中萨克森选区代表休恩伯格男爵儿子的家庭教师。

^① 约翰·克里斯托弗·高特舍特（1700—1766），戏剧家，文艺理论家，教授。当时是德国文学界的权威人物。

就在 1748 年，他已通晓法国的文学，并掌握了我们的语言，就和青年休恩伯格为伴，一起踏上了去往法国的道路。由于萨克森—哥达公爵驻法国代表施图德尼茨男爵的介绍，格里姆当上了暂时寓居巴黎的公爵世子的朗读教师。这个职务没有给他赚多少钱，因此他不得不另谋可靠出路。卢梭断言他曾被迫在“圣罗什区的妓女”家住了一段时间。

他的德国同胞弗里岑（或名弗里泽或弗里茨）伯爵，在狄德罗快出狱时雇用格里姆为秘书。弗里泽伯爵年方二十，既有才有貌，又有钱，还喜欢玩乐。对这位路德教派牧师的儿子，真是个有害的同伴。格里姆也许在圣罗什区已经染上恶习，因而以放荡淫佚在弗里泽府邸中颇受赏识。他每周一次在他小小住房中邀请狄德罗、卢梭、爱尔维修^①，马尔蒙泰尔和小教堂神甫克鲁普费尔来聚餐。大家在宴会上开怀畅饮。只有卢梭例外，他老是惶惑不安。况且，他正热恋着泰莱丝。那个下流的牧师克鲁普费尔，在他麻雀街的房子里收藏了一个小姑娘，他不很富有，无法单独供养她，据卢梭说，于是，小姑娘就“轮流地归大家所有”。一天晚上，格里姆和卢梭走进咖啡馆，遇见这位福音使者正从店里走出来要回去陪伴他的美

^① 爱尔维修（1715—1771）：法国哲学家。

女。他们向他开玩笑，而他则把他俩也带了去。三个人轮流抚爱那个小姑娘，使得她“笑也不是，哭也不是”。让—雅克还说：“格里姆一向断言他从未碰过那女孩，为了故意逗着我们玩，他才和她混了那么长时间，不过，要是他避免干那种事情，大概不是出于良心不安……。”

卢梭很怀念意大利。他早已想找着两位志同道合的同伴，每人都愿花费五十路易和一年的光阴共同步行去周游意大利半岛。“很多人前来自荐，他们表面上十分赞赏这个计划，其实内心都认为那是空中楼阁。大家于是闲谈一阵而不想付诸行动”。卢梭把他的想法告诉了狄德罗和格里姆；他们十分拥护这一主张，当场就行动起来。狄德罗仿佛早已动身，他描绘阿尔卑斯山、什尼峰和大圣贝尔纳山口。随后，一转眼他又来到卡拉布勒。格里姆好像到了威尼斯，煞有介事地描述卢梭因有颠覆性言论而被捕，实际上那些言论是出于狄德罗之口。他又自以为到了罗马，叙述让—雅克如何由于误会而被烧死，可不信神的却是狄德罗。卢梭对这种种嘲弄毫无反应，只是嗤之以鼻，他就继续大开诸如此类的无害玩笑。不久，意大利旅行计划告吹。狄德罗认为，要是把《百科全书》扔在一边不管，简直是发疯。他当时是，以前也一直是是个不喜欢出门的人。他认为他年已三十

七岁，东奔西跑的日子已过去了。他欣然强调唯有在家处处好；失去父母子女和友人，或从来没有这些关系孑然一身，才能到天涯海角去流浪。那种四海为家的思想只有在他的书中或在与同类伙伴闲谈中才说得悠哉游哉。

1750年6月30日，年刚五岁的小德尼—洛朗夭折了。这是狄德罗失去的第二个孩子，这个慈爱的父亲还将受到第三次考验：九月份，他第二个儿子出世，当儿子给抱到圣艾蒂安杜蒙受洗礼时，跌落在教堂的台阶上，当即死去。刚刚把自己第三个孩子送进育婴堂去的卢梭能向他朋友说什么安慰的话呢？狄德罗又是以何种眼光去看待让—雅克，而他朋友的痛苦对后者来说，又会是多么难堪的事呀！他们之间是如何默默无言！在哲学家心中交杂着何等的辛酸和厌恶的感情啊！而日内瓦公民对自己行为的辩解对他来说又是多么荒唐啊！

7月18日，卢梭寄给第戎学院征文答案得了奖。小圈子里人人欣喜若狂！狄德罗负责去印刷和校对得奖的文章。这在他是轻而易举的事。书商们、印刷厂主们、油墨、纸张，他可在行呢！他愉快地利用这个机会，以他那干任何事都十分热情的态度，玩耍和松动一番。

《百科全书》出版的日子临近了。审查官的签证

已经得到。内容介绍的广告也写好了。十月份登出这个广告，其中说到，大家都觉得需要一部适合于我们的百科全书，钱伯斯的著作虽然不是无足轻重，但由于有不完善之处，不适合于法国读者；本书绝不是钱伯斯作品的翻译，它只借用其总布局，并按照大部分依据倍根而编纂的人类知识体系加以矫正；《百科全书》所有内容可归结为三条线索：科学，自由艺术和机械艺术，每门学科使用了何种方法；插图适应何种需要。这些是狄德罗在内容介绍头几页所解释的。随后详尽评述了人类知识体系及其庞大类别。支配一切的是悟性；悟性计有三种功能：记忆，推理，想象，这三者统帅着历史、哲学和诗歌；历史方面有博物学、世俗和宗教史；哲学方面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诗歌方面有宗教诗和世俗诗；如此等等。一类又一类，一支又一支，这样下去，比如说，就说到了针织业，作为加工羊毛的行业，是一种手艺，广义而言，作为利用自然，它属于博物学；再例如，又说到体操，它通过卫生学，归属医学，从医学又归至生物学，从生物学又归至特殊物理学，从物理学又归至自然科学，从物理学又归至哲学，再由哲学归至理性；还说到歌剧，它通过戏剧诗归属一般诗，再由诗而归至想象。这种奇怪的分类法把制锁业归至记忆类，而驯隼术却归入理性。

向订户们提供的条件如下：词典将用与简介同样的纸张和字体印刷。将有对开本十卷，其中八卷为条目正文，每卷 480 页，另两卷为有解说的细纹铜版。订购日期至 1751 年 5 月 1 日截止。登记时需付款六十里佛；1751 年 6 月收到第一卷时再付三十六里佛，同年 12 月收到第二卷再付二十四里佛，1752 年 6 月第三卷再付二十四里佛，12 月第四卷再付二十四里佛，1753 年 6 月第五卷再付二十四里佛，12 月第六卷再付二十四里佛，1754 年 6 月第七卷再付二十四里佛，12 月第八卷和六百张图版（即为第九卷和第十卷），付四十里佛，总额计为二百八十里佛。订户们被请求随着出版而领取各卷，第一卷提交一年后领取全书。否则，他们将失去他们预付之款。至于没有预订的买主，他们每卷将付二十五里佛，六百张图版付一百七十二里佛，总金额计为三百七十二里佛。最后，预计，如全书增加一卷，订户们可享受比增卷价格减少七里佛之优待。

简介散播出去，到处激起热烈的反响，订阅非常踊跃。出版商们满意之至。狄德罗和达朗贝喜气洋洋。“圣奥诺莱街那个小王国”里的人，个个兴高采烈。

二

然而，在东勃公国的特雷武，有一家《特雷武日

报》。它创刊于半个世纪以前，目的是想同《学者日报》以及詹森派教徒对抗。它的保护人就是那个小公国国君马恩公爵。这小国以其拥有许多修道院的首都，它的最高法院、它的国君私人咨询会议以及它那三等级会议，相当滑稽地摆出仿效巴黎的架式。耶稣会教士是个极大的力量，而《特雷武日报》还不是他们在全欧洲受到叹服的最小依据。该会教士广布世界各地，因而他们能在极短期内以极少代价收集各种情报。纪律性、穷困、禁欲、弃绝一切私利，使那些宗教学者做出许多业绩，即使对世俗者来说也是很了不起的。狄德罗劝诫其合作者要服从共同成功的利益，这无非是大致遵循着他昔日曾仔细赏识其结果的一种方法罢了。耶稣会享有的权威，尽管有最高法院、詹森派教徒和巴黎大学的存在，一个半世纪以来仍然大大加强了。该会同王后和储君一起掌握着大部分朝廷大臣，还掌握着国王，后者避免在“耶稣”^①以外的地方选择他的忏悔神父。而蓬帕杜侯爵夫人亲自前去萨西神甫面前卑躬屈膝的日子，也不远了。该会还掌握着教育，狄德罗比任何人更清楚这种半垄断组织提供给社会的是何等可怕的、塑造心

① “耶稣” 此处指罗马耶稣会教士主要大教堂，建立于 1568—1575，为罗马最富丽堂皇之教堂之一。由此引伸为“耶稣会”。

灵和粉碎个性的机器。这是阻挡着新思想的极可怕的最后堡垒。这个耶稣会曾号召反对宗教改良运动和詹森主义，现在又自认为有责任发出抵抗哲学的信号。于是，就从《特雷武日报》射出了第一排子弹。这毫不奇怪，特别因为《百科全书》表明自己是1704年耶稣会教士出版的《通用辞典》的可怕竞争者。

1754年将成为《特雷武日报》主编的贝蒂埃神甫，自1745年以来已是该报的主要智囊人物。他曾在勃鲁瓦教过人文科学，在雷恩和卢昂教过哲学，在巴黎教过神学。他以其博学和纯朴德行而声名卓著。

他收到内容介绍广告单后，从各方面反复加以考虑，嗅出了一种亵渎宗教的气息，一种莫名的怀疑主义和自由探讨的气味。他读完后，就提笔写了一篇文章，在文中一面指出广告单中附有的“人类知识体系图”，有许多地方与培根的“人类知识总体系”很相似，一面称赞培根的分类和概述更为瑰丽多采。狄德罗在广告中好几处原已承认他的体系在哪些哪些地方借用自培根，于是看出了该教士的文章不怀好意、不老实。他回敬以一封既有礼貌又充满讽刺的信。《特雷武日报》把这封信登了出来，附载了贝蒂埃神甫以几乎相同语调写的反驳。狄德罗又作了回答。笔战到此为止。在文笔犀利、机智和坦率方面，狄德罗无可争议地占了上风。

我们再来看看《百科全书》甚至还未出版就已取得的成就吧。柏林科学院认为应向狄德罗表示敬意，接受他为该院院士。他向《百科全书》撰稿人福尔梅写信致谢，于1751年3月5日写道：“我杰出的同事达朗贝和我决定：随着《百科全书》分卷出版，陆续把它献给科学院。我有幸属于如此著名的团体，更使我有理由希望，我为此书写的条目中总有几条不致辱没尊作。”

订户众多，5月1日后也只得继续接受订购。

7月1日第一卷在一片胜利气氛中出版。这部漂亮的小牛皮装订的对开本上刊有一篇题献达让松伯爵的献词，伯爵掌管国防部、巴黎省区、又为王室印刷厂、各剧院和国王图书馆以及种马场的监督，同时领导着出版书籍——也是他在把狄德罗关到文桑后，又把他释放，并特意庇护着达朗贝。

后来，1764年，由御前侍卫骑士、王家绘画学会院士小科善绘制的一幅卷首画，制版用以装饰这第一卷。在爱奥利亚建筑风格的神庙里，“真理”披着发光的面纱，神采奕奕，驱散了乌云。她的右边，理性和哲学撩开她衣服的卷褶。神学跪着承受上空射来的光辉。历史在写史记，而时间充作扶手。下方排列着几何、天文、物理、光学、植物学、化学、农学。最下面是好几种源于科学的技艺和职业。“真理”的

左面，“想象”正准备美化她并给她加冕。她高踞于诗歌、音乐、绘画、雕塑和建筑之上。

《前言》是达朗贝所写，选他来写是因为他没有狄德罗那么背嫌疑。文中表现出一种克制、坚定、严肃的精神，很适于争取最持戒心的同情者到《百科全书》一边来；事实上达朗贝的敌人们也很欣赏这篇《前言》。它对科学起源及其系列发展作了广泛的概述，最后对一种完全基于观察和实验的方法加以肯定。

第一卷中有两条（均为狄德罗撰写）特别值得书上一笔。这两条是《艺术》和《政治权威》。《艺术》条目几乎完全用来恢复机械技艺的地位。那是狄德罗在尚博广场铁匠铺度过的全部童年生活，也是他出身家庭的全部漫长家史，当他挺身反抗手艺所受偏见之苦时向人们诉说：偏见使城市布满傲慢的推理者和无用的冥想家，使农村布满土霸王、无知者、懒散者和倨傲者。英格兰最杰出的天才之一培根，法国最伟大的首相之一科尔贝^①，总之，一切时代的智者贤士都不持这种看法。培根更把机械技艺看作真正哲学的最重要分支，因此他绝不会轻视从事这种技艺。科尔贝认为民众的勤奋和制造业的建立是任

^① 科尔贝（1619—1683），法国政治家。

何王国的最可靠财富。在今日对事物价值持正确看法的人们看来，那个让法国充满刻版工、画家、雕塑工和各种手艺人的人，那个从英国人那里偷学来织袜机、从热内亚人那里偷学来丝绒、从威尼斯人那里偷学来制镜的人，对国家的贡献并不亚于那些同敌人作战、攻破其要塞的战士。在哲学家看来，产生出许多勒布伦^①、勒修尔^②和奥德朗^③，把亚历山大战役^④画出来和雕刻出来的人，也许要比打赢那些战役更有实际功绩。你把最卓越的科学和最受尊敬的艺术的优点放到天平的一端，在另一端放上机械技艺的优点。你就会发现人们对两者的评价并非符合两者优点的正确比例。人们对于从事工作使人相信我们是幸福的那些人的赞扬，远远超出对于从事工作使我们实际幸福的那些人的颂扬。我们这种见解多奇怪啊！我们要求人们从事有益的事情，却瞧不起有益的人！

《政治权威》条目更显露出惊人的大胆。读了它，

① 勒布伦（1619—1690），法国画家。

② 勒修尔（1617—1655），法国画家。

③ 奥德朗，十七、十八世纪艺术家之团体，产生过许多名画家和雕刻家。

④ 亚历山大战役：是勒布伦之杰作。

我们就不会奇怪它所引起的激动了。你们听听一个纯洁的民主派比《社会契约》早十年所说的话吧：“政权尽管在一个家族中前后继承，掌握在单独一人手中，却不是一种私人财产，而是一种公共财产，因此决不能从人民手中剥夺。它根本上只属于人民，完全为人民所有。况且，总是人民为政府承担费用，总是人民对于规定实施治理起作用。不是国家属于君王，而是君王属于国家；统治国家的权力属于君王，只是因为国家选择君王来统治，只是因为他向人民承担管理各项事务的义务，只是因为人民向他承担依法服从他的义务。头戴王冠的人，只要他愿意，他绝对可以卸去王冠，但他不能不经把王冠戴在他头上的全民同意，把它戴在另一人头上。一句话，政府和公共权威是财产，全民集体是所有主，而君王是其用益者、代理人、受托人。他们虽是国家首脑，但仍然是国家的成员，固然是首要的、最可尊敬的、最强有力的成员，他们能做治理所需的一切，却不能合法地做任何改变既定治理形式的事，也不能另立领袖以自代。路易十五的王杖必然传给长子，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反对。全民也没有这个力量，因为这是契约的条件，他父亲也及有这个力量，理由同此……契约的条件随国别而异。但是无论何处，全民有权利不顾一切反对，维持他们已订定的契约；任何力量都不能改

变这一点。当契约已无必要时，全局恢复权利，享有完全自由得同他们所愿意的任何人以他们喜欢的方式重订新契约。法国如万分不幸，全部统治家族突然连最后子孙也死去，就会发生这种事情；那么，王杖和王冠将回到全民手中。”

自从同亨利四世和解后成了波旁王室的正式卫道士的耶稣会教士们，他们战栗了。贝尔蒂埃神甫戴上三重眼镜，埋头阅读《前言》。他为它写了一篇长文，十分严肃而含蓄地论及人们感到《前言》中隐约出现的感觉论调。随后，他细审各个条目，终于认为宗教未被尊重。《百科全书》的撰稿人们被提请今后要谨慎从事。特雷武的耶稣会士们遇有必要将负责强令他们循规蹈矩。

但是，狄德罗这时正以极和蔼、极礼貌的言辞同卡斯特尔神甫通信。这个神甫曾劝卢梭通过女人在巴黎往上爬。狄德罗同他交上了朋友，因为神甫给他送来一个聋哑人，给他看所谓的视觉风琴。这是这位现代美学研究前驱、喜爱想入非非的物理学家所发明的奇怪机器。卡斯特尔神甫的这部机器，依据的是声音和颜色一致性原则，把颜色当作音符，企图象一般钢弦琴作用于耳朵那样作用于视觉。卡斯特尔神甫是《特雷武日报》的撰稿人，也是《万有引力论》的作者，书中把一切现象归结于两个基本规律：物体

的重力和精神的作用。可以理解，狄德罗宁可受这个思想自由而博学的教士批评，而不愿受死板的神学家贝尔蒂埃抨击。狄德罗写了两封信回答贝尔蒂埃，甫及登载在《特雷武日报》上，他就收到一张便条：“如果狄德罗先生想要报复耶稣会教士，我们有钱并且有几篇论文可以为他所用，我们等待他的回答。”回答如下：“我不需别人帮助就能够解决我和贝尔蒂埃神甫的争论。我没有钱，但我不需要钱。至于人们要给我的论文，我只有十分认真地加以研究后，才能使用，但我没有时间研究。”哲学家是个光明磊落的对手。

《学者日报》和雷纳尔的《文学通讯》也尽力显得公正，平均使用了责难和赞扬。至于伏尔泰和卢梭，他们大喜不置。

是否应该认为写讽刺诗文的人都是耶稣会士授意的呢？保存至今的若干首讽刺诗中没有一首是反对耶稣会的，这倒是事实。

我是出色的百科全书派，
我知道恶和善的分界
我跟踪效法狄德罗，
什么全懂却不信一切。

另一个讽刺诗作者博纳瓦尔把《百科全书》和劳氏体系相比较：

这里是《百科全书》，
对无知者是多大的福音，
这拼凑的博学宏著，
会造就多少假学者！
我们将在法国看到
才智和学识之花，
如劳氏昔日给我们展示，
商业和财政上的功绩。

有个比匿名谤文作者更危险的敌人，但没有耶稣学会士那么危险，因为他不如他们聪明、善用诡秘伎俩。他名叫让—弗朗索瓦·波瓦耶，曾是米尔博瓦的主教，储君昔日的太傅、王妃的首席布道师，法兰西学士院、科学院和铭刻学院的院士，宗教事务神师，后一头衔使他又成为教士俸禄名册的掌管者。他也开始活动了。他以其威严赫赫的身分必须具备的全部隆重排场，去晋见有时能听取他意见的路易十五。他为虔诚的热忱所驱使——他强烈想当红衣主教这种虔诚仍然无损，——痛哭流涕向王上陈述《百科全书》使教义和伦理遭到的危险：

命运徒然在展望，
给你饰以新光芒，
你的愿望愈强烈
我们愈觉你愚妄

温顺纵可得红帽
却不能使人见识高。

以往由弗楼利为王储挑选的这位教师，当时有如上嘲讽，也不知道王上是否有些同感。不过，他还是把太傅派遣到新任司法大臣纪尧姆·德·拉穆瓦尼翁·德·马勒塞布那里去了。

阿格索保护了《百科全书》，他的后任无法直接反对他。拉穆瓦尼翁请波瓦耶去见他的儿子马勒塞布。拉穆瓦尼翁不久前设法任命儿子为间接税仲裁法庭庭长，并接替达让松伯爵为出版事业管理人。波瓦耶毫不气馁，又驱车来到这个青年法官面前，第三次提出了控告。由阿格索任命的出版审查官受了蒙蔽。人们在医学、物理和其他世俗科学条目中塞进了若干只有神学家才能发觉的错误观点。

这是出版业这位新领导需办理的第一件大事。他思想上的一切同情，豁达的智慧及其优良的气质、独立的性格，他的慷慨、公正、和蔼、善良，以及形成其特点的过人的善良，都使他倾向于支持新的思想。他承认百科全书派使用了应受责备的手段，向来晋见者提出和解的建议：所有条目，无一例外都要经由宗教事务领导机构指定的出版审查官从神学上审查许可方可出版。波瓦耶当场提名唐波尼埃、科苏尔和米勒诸长老，随后才满意而去。

三

在此期间，狄德罗奋笔疾书《给听说健全者参考的论聋哑人书简》，其中使用了一些原为《百科全书》而作的札记。这篇文章是对巴德长老所写《归结为一个原理的美术》的回答。他在文中阐述了“通常所说的哑人”的思想，很可能是出自他和孔狄亚克的一次争论。“通常所说的哑人”是一个无法使用发音器官、只能用手势来表达思想的人。这种看法，如同对先天盲人的观察一样，牵涉到孔狄亚克和狄德罗竭力想弄清的概念起源问题。根据对这种哑人的考察，然后假定一个人可以分成一个个存在物，其数量相等于人体感官，狄德罗得出结论说，把一个诗人的诗译成别国语言是不可能的，而了解一个几何学家比了解一个诗人要容易。给巴德长老去信后，他又写了一封信寄给休谟《人类理智论》一书的译者德拉肖小姐。

接着，在《百科全书》第二卷开始发行的同时，普拉德长老事件发生了。

他是《百科全书》的撰稿人。他所写的条目《确信》引起了轰动。普拉德神甫曾在圣絮尔皮斯学过神学，但这并未能使他不受英国感觉论的影响。1751年11月18日，他用法语和拉丁语进行了《在天国耶路

撒冷》博士论文答辩。

论文虽被索邦评议会通过，却于1月27日被神学院以82票对54票加以查禁，两天后又被巴黎大主教区查禁。最高法院判处把论文焚毁，普拉德长老那个教区的主教蒙多邦长老先生还发表了一篇极为悲伤、雄辩之至的教谕，对这个下属大加训斥，随后不久多克塞尔先生抛出一篇训令，加以附和。

这件丑闻于是达至顶点。正教的卫道士们不仅攻击长老，也攻击狄德罗。人们出版了小册子、文章，甚至发行了一幅版画来攻击他。阿赛查说：“那是一张圆形版画，四周是两道圆圈，内圈大约同一枚值六里佛的埃居一样大小，上端，在两个圆圈之间有一个说明：‘你必须防范圣方济的绳索’。下方，圆形画面中，在支撑所画景物的一种底座上，刻着日期：1752年。看不见这位方济会修士，只看见他的一只手臂和他那家喻户晓的宽大袖子，以及一个拳头持着圣方济的束腰绳索，拳头从云端露出来，威吓着一个手执鹅毛笔、惊恐万状、大步向前逃跑的人。一本很大的书放在地上，展开在写着《亚里士多德学说》的一页上——这是唯一让人认出此人就是狄德罗的迹象。另两个人：一个是长老（即普拉德），都向远方逃去。此外，图上还有一株断裂的树干。作画者大概就是不

久以后给《哲学家们》^①的作者雕刻了一个正反两面的圆形浮雕牌的那个人。”维克多·雨果后来认为《圣方济的绳索》这幅版画是警方授意的。

外间风传被查禁的论文是狄德罗写的。可以肯定的是长老坚持回答该法官的《辩解词》的第三部分是出自哲学家手笔。“我会白费劲的，索邦神学院绝不会改变它不公正的决定；巴黎大主教不会收回他的申斥；最高法院不会为其命令而羞愧；多克塞尔主教会带着成见去见上帝；那些四处危言耸听的狂热教士没有一个会承认自己无知和鲁莽；那些耶稣会士们……”是呀，那些耶稣会士！“那些耶稣会士如此热忱表明他们忠心耿耿，正因为他们毫无忠心可言。他们第一个跳出来，大叫特叫，正因为他们既然没有受到伤害，就更得匆忙跳出来装出受了伤害的模样。他们会给我卸去他们长期以来戴着可以说同他们面孔一样的无情面具吗？”这真象是米歇莱^②在说话。

可怜的长老失去了他的职位，被学院除了名，又

① 《哲学家们》是蒙唐西（1730—1814）所作三幕喜剧，用意在于讽刺百科全书派，遭到狄德罗、卢梭、爱尔维修等人的反驳。

② 米歇莱（1789—1874），法国历史学家，他与天主教义绝裂，著有《法兰西史》。

和怀疑同他合写论文的伊冯神甫一起受到通缉。他逃往塞格莱附近达朗侯爵封地圣絮尔皮斯·德·法维耶尔的本堂神甫住宅避难。他从那里前往荷兰，随后由达朗贝介绍去了柏林，受到伏尔泰热情接待。他被任命为普鲁士国王的侍读教士。伏尔泰叫他“快乐的兄弟”，国王则称他为他亲爱的“异教徒”，或他“亲爱的被开除出教者”。在他承认错误后，在1782年逝世时他是格罗戈教务会主教代理。

普拉德长老似乎是干了天真的事情，可是整整一个冬季，他使巴黎所有的沙龙甚至连街道也陷于激动不安之中。狄德罗和达朗贝的这个柔顺的替罪羊为此一直悔恨到他的晚年。街头叫卖多克塞尔主教训谕的贩报人的呼喊声，一直使善良的司铎无法入眠。

四

百科全书第二卷在印刷厂刚印好，马勒塞布就决定停止出售。那些哲学家们，他们的确太过分了，他们所作所为不太通情达理！大法官的责任是要比他们自己更认真地关心他们的利益。于是他决定放进一些插换页，也就是说可疑的条目以后用其它条目来代替。狄德罗和他的朋友们屈服了。但是，尽管采用了一切预防措施，仍有一部分未经修改的印册

被订户们领去了。它们落入了马勒塞布极想避免的那些人手中，所以不可避免的事发生了。狂热信徒方面以惊人的速度促使御前咨询会议发布命令查禁头两卷《百科全书》。

由原任主教米尔博瓦所任命的检查官，毫不顶事！马勒塞布对我们说：“当他们的道友责备他们时，他们甚为慌张，不知如何应答。最后他们承认就连他们自己也不懂怎么他们审查的手稿和印出来后的书不一样。至于米尔博瓦主教，当他看到他的好朋友们也受到牵连，就没有再说什么。当我和他谈及此事时，他难过地回答我说，他们全是很有德行的教士，并不心怀叵测。”

根据格里姆的说法，这一手是由耶稣会士策划的，他们打算把《百科全书》的资料占为己有，丰富和更新他们的《特雷武字典》。“他们已经抢走了狄德罗先生的资料……但他们忘记取去哲学家的头脑和才智，忘了向他要去大量条目的答案。他们虽丝毫不懂，却想方设法白费力气要破译这些条目。”达让松侯爵对耶稣会士更为严厉，控告他们使他的兄弟不得人心，说他们重新建立了宗教裁判所。他还说：“无可怀疑，耶稣会士又开始并继续他们的那部著作，赔偿订户们的损失。”狄德罗的资料真的给抄去了吗？马勒塞布得到命令执行这一行动，但是，御前

会议的命令是在狄德罗更换条目时突然颁布的，这样马勒塞布就成了主犯的帮凶，通知狄德罗把材料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转移到何处呢？”

“放到我家中吧。”

假发蓬乱，歪歪斜斜地戴着，颈饰上满是烟草，马勒塞布善良的脸露出微笑，狄德罗真想扑上去搂抱他！

就这样，前不久从老吊刑架街搬至文桑，又从文桑搬至老吊刑架街的资料袋，又作了一次旅行，迁到正是要没收并摧毁它的人家中隐藏起来。

马勒塞布不厌其烦，解释过当时通行的制度：印刷许可证有时是公开、合法、正式的；有时是官方非正式和默许的；采取后一种做法，就可以对最初认为无害、后来被舆论揭发为危险的书籍加以禁止和起诉；这位指导出版业者很想使得凡经任何形式的许可皆为合法，并想从出版规章中删去规定要把准许和审批印在书上的条款。他说：“常常在法国，人们对法律的遵从十分奇特。人们发现法律中有不方便的地方，却不愿加以改变，宁愿不执行算了。有人反驳我说，默许的必要性已被政府承认，甚至也被经常与政府对立的最高法院承认；它们都知道此种情况存在，但它们从来不对依此默许而印刷的书籍起诉

为非法印刷品。虽然如此，它们还是不会同意把我向它们提出的法案登记在案。无论怎样，可以看出，那是政府自己告知书商和印刷商，它们可以违反既定的法律。但人们不遵循那些登记在册的许可证……人们常常感到需要容忍一本书，但又不愿承认是在容忍它；所以也就不愿给予任何明白表示的许可。在此情况和许多其它情况下，人们实际上是向书商说他可以着手进行他的出版工作，但要秘密地干。警方会装聋作哑，不会来查抄。但由于无法预见教士和法律在何种程度上会恼火，就叮嘱书商要随时准备一旦被人通知则迅速销毁出版物，而且许诺在到其住宅中搜查前把消息先通知他。”

狄德罗远走高飞。据说，他受到通缉令追捕而逃之夭夭。

几星期后，他又露面了。他准备利用最初的缓和形势。假如他不真感到有人支持他，他可能会象伏尔泰向他建议那样，顺从地把《百科全书》运到柏林去。但高级的靠山使他满怀信心，精神上的胜利和订户庞大的数目——两千——使他可以预期情况会有变化。在达让松、马勒塞布、憎恨耶稣会士的蓬帕杜夫人的影响下，就在同年春天当真发生了变化。（蓬帕杜夫人是伏尔泰、孟德斯鸠和达朗贝的朋友，她曾设法为后者争取年金补助。）狄德罗得到通知他可以领

回他的资料。国王咨询会议的命令不公开地撤消了。博瓦耶大主教甘愿捐弃宗教所受的冒犯。但经议定，检查官不再仅仅在条目的手稿上盖检验章；而且必须把校样送交过目。

谨慎的达朗贝对狄德罗毫不动摇的热忱抵抗了六个月。他已失去了信心，而且他正醉心于流体抗力的研究，正象卢梭醉心于《乡村卜师》一样。只有哲学家一人对这部共同著作还保持信心。他终于克服了几何学家^①的怀疑，1752年夏，向撰稿人发出了号召：还有希望，《百科全书》在前进。

五

这里，要说一段音乐插曲。

两个意大利艺术家，罗莎·伏加瑞利和安东里奥·玛丽亚·里斯托里尼 1729 年在巴黎演出过滑稽歌剧。1746 年，又来了其他一些演员，里科波尼和蒙蒂夫人。这些演出收效甚少，吕利^②和拉摩仍占统治地位。一种更生动、更有表现力的艺术的杰出人物，可以说是浪漫派先驱吧，他们还未组织起来，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力量。1752 年情况

① 指达朗贝。

② 吕利（1632—1687），意大利血统法国籍作曲家。

不同了,《百科全书》和它所遭迫害,象化学试剂一样对舆论产生影响,又象磁石一样吸引了一切新的要求。一种自由发展的巨大需要激动着一切人的心灵。政治上、理论上和艺术上一切标志旧风格的东西,一切从十七世纪承继来的传统规则,无论这个规则是国王的专横,还是戏剧的华丽修辞,都使准备接受外国新事物的思想感到厌倦、腻烦和恼怒。它在哲学上要学英国,音乐上要学意大利,以这些新事物反击过时的经院哲学。

欧斯塔希·邦比尼先生的剧团由十名独唱家、一个完整乐队和十六名男女舞蹈演员所组成。他们来自斯特拉斯堡,在那里他们小受挫折。邦比尼起先想去鲁昂。但王家音乐学会援引它的特权,反对剧团和城市戏剧负责人的合同,使得意大利歌唱家放弃了诺曼底省城,来到巴黎,打算在市政官吏经营的歌剧院里,举行一连串演出。

意大利丑角的首演于1752年8月1日星期二在旧王宫举行,上演的是佩戈莱西^①的《女佣作主妇》。乌贝托家的女佣塞皮娜百般折磨她的主人乌贝托。乌贝托想结婚,但她以巧妙手段加以反对,在冒充军

^① 佩戈莱西(1710—1736),那不勒斯歌剧流派的代表人物,喜歌剧《女佣作主妇》是他的代表作。

人的男仆维斯蓬内的串通下使主人娶了她自己。这次首演，成功与否尚不得而知，表演无力，宣叙调显得冗长。后来他们作了删节，剧团的两位明星，彼埃特罗·马内利和安娜·托奈利演得比较沉着。首演大获成功。那十分悦耳的音乐之纯朴、真实和丰富多采，使得全场为之倾倒。卢梭由狄德罗、达朗贝、格里姆以及整个《百科全书》那一小帮人陪着，对那些使他回忆起威尼斯美好时光的歌曲大加捧场。他决定让人把佩戈莱西的总谱刻制成版。这些来自意大利十分新颖而优美的小咏叹调，对他视若眼中钉的法国老歌剧是多大的抨击和锐利的战斗兵器啊！

丑角们受到《女佣作主妇》的成功鼓舞，8月23日，演出了《嬉戏者》(Il Giocatore)，这是一出抄自佩戈莱西，奥尔兰迪尼，安莱塔和许多其他人的大杂烩、“仿制品”。一个赌徒扮成法官，接见自己的妻子，后者对他嗜赌十分厌倦，要求离异。他假意向她求欢，她表示同意，最后羞愧地被卸去法袍、露出真面目的丈夫赶走了。后来她也乔装成一个朝圣者，成功地让丈夫原谅了自己。演出又取得新的胜利。人们为此忘却了教士和最高法院之间的争吵。

接下来演出的戏是佩戈莱西的《音乐教师》(Il Maestro de musica)，拉蒂拉的《假使女》(Finta Cameriera)，里纳尔多德·卡普的《高傲的妇人》

(Donna superba), 科西的《精明的女管家》(Scaltra Governatrice), 西莱蒂的《遣送回国的中国人》(Il Cinese rimpatria-to), 里纳尔多的《吉卜赛女郎》(Zingara), 拉蒂拉的《发迹的手艺人》(Gli Artigiani arricchiti), 若梅里的《帕拉塔佐》(Il Partajo), 西昂比的《法庭上的贝尔道尔多》(Bertoldo in corte), 以及莱翁纳尔多的《旅客》。

丑角们的演出原定九月底结束, 后延长了一个月, 到头来竟延长了一年。除了那出有着无穷无尽宣叙调的《假使女》外, 所有的喜剧都获得辉煌成功。因为它们均受到“国王席位”的捧场: 以百科全书派为首的意大利音乐知音们习惯于聚集在国王包厢那一边, 但是他们的对手——那些法国传统的卫道士们则组成了“王后席位”, 坐在玛丽·莱辛斯卡包厢的下面。

卢梭是那群作家中唯一不以听众或演奏者身分从事音乐的人。但那时他正忙于写作《乡村卜师》。因此, 格里姆这位技术寻常的钢弦琴家, 就代替他发起了笔战。这在他并不是初次论战。他曾经给《信使报》写过关于德国情况的信札。他说德国既不优雅, 也无情趣, 但它有天才, 不久定会为其新生的文学而

自豪。一封关于德图什的歌剧《翁法尔》^①的信引起了较大的重视。尽管信中口吻挺克制，并在比较意大利音乐和法国歌剧时，仍极为赞颂拉摩，不料还是遭到了反击。卢梭站在格里姆一边，他反对法国音乐，把它比做一只肥鹅，他拥护意大利音乐，说它是只燕子！

《波密斯布罗达小先知》可能是以晦涩的方式暗示格里姆在莱比锡大学常遇见的流浪大学生的回忆。它完全是一篇反宗教的滑稽模仿作品，以及抨击现实的文章。文章被分成若干仿《圣经》格式的章节，这在当时并非没有新颖之处。文中讽刺了法国歌剧的华丽、繁琐，歌剧中的芭蕾舞和穿插节目。接着，挖苦了十八世纪的法国——轻浮，只注重低级趣味的法国。佩戈莱西和意大利喜剧演员的音乐启示了法国，能不能唤醒法国的天才，使它摆脱成见呢？上帝把波希米亚的小先知送到巴黎，他向法国发出最后警告的呼声：“从你给《厌世者》喝倒采之日起，你所有的卑劣行为，我将永记心头。我将使你失去法兰西喜剧院的戏剧，而在其他国家建立这种戏剧。人们将在大熊星座下欣赏我曾给予你的那些天才，只有

^① 《翁法尔》是传说中吕底亚皇后，她和她的奴隶赫拉克勒斯结婚，因后者屡建战功，使国家平定。

你一人再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闹剧将成为你最喜爱的戏剧，你将觉得它极为美妙。下流与平庸将再也不使你不快。人们可以在你家中不受处罚地污蔑伦理，因为你已没有伦理，你感觉不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你的哲学家们将不再开导你，我将不许他们写作。”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这讽刺文章相当尖锐。它包含许多真理，它十分有力地指出了革新法国思想和趣味的急迫性。

《小先知》大获成功，一个月中出了三版。不少人写文章驳斥。在短短几星期中，就出版了五、六十本小册子。卢梭抛出他的《论法国音乐书简》后，笔战更加激烈。他在《忏悔录》中谈到此事时说：国王的席位给“压垮”了。他还并不较为谦虚地说：“那两篇小文章，一篇是格里姆写的，另一篇是我写的，它们是这场论战中幸存的作品，其余的全完蛋了。”完蛋的不仅有反滑稽丑角派的文章，如佛勒龙、卡佐特、卡斯特尔等等……；同样也有卢梭当时的丑角派朋友的文章，尤其是霍尔巴赫，他写了一篇有趣的《给一位上了年纪的夫人谈谈阿卡地亚歌剧现状的信》；也有狄德罗的作品，因为别人并非毫无依据地提出狄德罗至少是三本小册子的作者：《依据池座中排观众参与国王席位和王后席位争吵而给歌剧院剧场的判决》；《致波密斯布罗达小先知》（全称为《致

大先知莫奈，给一切他们的前驱和后继者，以及他们未来后继者》）；《三章小说，或封斋礼拜二至行圣灰礼仪礼拜三夜间显圣》（这是格里姆的《小先知》的附录）。这些短小的作品中可能卢梭和格里姆加了一些佐料，使人感到那是即兴和应战之作。我们可猜想出它们是在刚看完演出后，回到咖啡馆或霍尔巴赫府上品尝着香槟酒时写出来的。

六

我要重说一遍，除了卢梭和达朗贝外，我们那些百科全书派们，都不是很高明的音乐家。达朗贝科学地研究过和声学，并在喜剧演员来演出的那一年发表了《根据拉摩原理而得到的理论和实用音乐基本概念》。伟大的音乐家拉摩虽然爱挑剔，但对此书竟表示赞同。那个时代，情趣和评价仍然代替着技巧，所以，百科全书派少不了利用情趣和评价以自重，尽管这样做有欺骗自己的危险：就说卢梭吧，他就低估法国音乐巨大的特点，或者象狄德罗，他过分强调朗诵而抹煞了管弦乐的作用。后来，狄德罗因跟随拉摩、菲利多尔^①和布兰维尔^②研究过作曲而沾沾自喜，

① 菲利多尔（1726—1795），法国作曲家。

② 布兰维尔（1711—1759），法国作曲家和音乐评论家。

但他承认他什么也没有记住；我们完全可以想象那些所谓的功课只不过是咖啡馆里的谈话罢了。

“狄德罗是音乐家吗？格雷特里^①寻思道，那还不如说他是个画家或建筑家呢，但是，他深知人类心灵，因而热爱真实，把一切艺术手段同作为这些手段的真正模型的大自然联系起来，毫不顾忌陈规陋习的成见，他因而不断把背离真正原理的艺术家引回正路；他不说一句批评的话，然而，他放射着理性的光辉。有一天，他倾听我说话时问道：‘这华采经过句表示什么意思？’我说：‘那是演唱者要求的’，‘但愿他在演出时会感到不自在……’苏格拉底也和狄德罗一样并未从事过一切科学和艺术，那是不可能的；但他们两人的心灵中都有一种神秘的、不可抗拒的愿望，对那些不正常现象很不满意，想方设法要改造它们。从他对待我来说，狄德罗只是在要求每个人正确表达歌词这一点上，才算是音乐家；他认为这也是我的看法和做法，而他是完全同意我的；可是，假如他目睹过萨基尼^②工作，他就不会象要求我那样去要求他精确表达歌词，他会感到含糊而迷人的曲调才是萨基尼天才的主要方面，他内心会想，人是不可

① 格雷特里（1741—1813），法国作曲家。

② 萨基尼（1734—1786），意大利作曲家。

能具备一切的，一切优点不可能齐集于同一人的头脑中，也不可能齐集于同一作品中。他这个人有精微细致而且确有把握的欣赏能力吗？不，我不认为这位热情蓬勃的天才能具备这种最高度的优点。”

格雷特里举了一次他和狄德罗交谈的例子：

“您好，大善人！”哲学家以友好的声音喊道：

“啊，狄德罗先生，是您啊！”

“别起身，别起身，否则我以后不来了。”

他敲敲钢琴：

“这里面该有多少好东西啊！”

“是的，但必须善于发掘出来！”

“这正如一块大理石里面蕴藏着阿波罗呀！”

“您对我的钢琴过奖了……”

正当意大利喜剧演员们在狄德罗心中激起热情，而格雷特里却认为同精微细致而且确有把握的欣赏能力不相容时，阉人歌手卡发累利^①被路易十五从那不勒斯召来，以取悦身怀六甲的小王妃。他的演出使巴黎观众对意大利艺术更加入迷，也激起了哲学家心中的狂热。

“当阉人歌手卡发累利把我们引入欣喜若狂的

^① 阉人歌手卡发累利（1703—1783），著名意大利唱女高音的男歌手。

境地时，您可明白，那种欢乐既不是您那狄摩西尼的激情，也不是您那西塞罗的先定和谐，既不是您那高乃依的高尚才智，也不是您那拉辛的优美所能使我们感受到的呀？不，我的朋友，您不明白。我们失去了多少时间和欢乐而毫不知晓啊！……卡发累利在演唱，我们赞叹不已。我对与我同坐一张沙发的著名博物学家多邦东说：‘怎样，先生，您觉得如何？’

“‘他小腿很细，膝盖滚圆，大腿肥胖，臀部宽大。这是一个缺少性特征器官的人，他在摹仿另一性别的姿态……。’

“‘可是那天使般的音乐！’

“‘他下巴上一根胡子毛也没有……’

“‘可那卓越的情趣，那崇高的激情，那嗓子！’

“‘那是女人的嗓子。’

“‘那是最美，最均匀，最柔软，最准确，最动人的嗓子呀！……’

“就在这个名歌手使我们激动得泪流满面时，多邦东却以博物学家的眼光来观察他。”

这些话是他几年后通过“拉摩侄儿”之口说出的。他使我们更好地想象出当年狄德罗在摄政咖啡馆或歌剧院死胡同，与他的友人们夹杂在争看意大利喜剧演员演出的人群中排队时的真实面目。什么是音乐家摹拟的原型？不是人声的抑扬顿挫，就是自

然音响。必须把人声的抑扬顿挫看作一根线，而所配曲调缠绕着这根线的另一根线。人声的抑扬顿挫愈是强烈而真实，配上去的曲调就愈应把它分断为许多个点。但是当时有拉摩、吕利、还有德图什和穆雷。这些革新家的见解如果正确，他们的音乐如果确为卓越，那么以前的音乐一定是平板的了。唉，正是如此！歌剧院的经理们说一切都完了，他们破产了，那条死胡同里的王家学会只有关门大吉了。这是不可避免的了！什么？居然要我们习惯于摹拟人的激情或自然音响现象，说这才是音乐的唯一目的，说我们只是欣赏飞翔、冲刺、荣耀、凯旋、胜利？真，善，美，都有权获得表达。不表现这种特征的作品，人们会欣赏一时，但最后仍会厌倦的。那么，厌倦吧，先生们，你们尽情地厌倦吧！别觉得不好意思！大打其哈欠，大自然自会悄悄确立其统治一切的权威。

在这方面以及对待戏剧艺术上，狄德罗因而都是反对陈规陋习而捍卫自然的战士。在这方面以及在哲学上和绘画上，他都是自然主义者：把一切归结于真实、淳朴、“生动”的概念。他又是浪漫主义者，现实主义者，“生命学派”的前驱。他在笔战上之所以不如格里姆、卢梭之类那么重要，只是因为《百科全书》花去他太多的时间，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他持何种立场。我不说那是正确的立场，我要说没有人能

比他更恰当地指出意大利音乐取得胜利之意义。我还要说，在私下，他以其热情，雄辩力，激奋，以及他整个人的具体行动和想像力的强烈迸发，而成为无可比拟地宣扬意大利喜剧演员的宣传家。

Hic Marsyas Apollinaris 〔这里是胜过阿波罗的马尔絮阿斯〕^①

他建议人们把几句诗铭书写在歌剧院新帷幕上，译文如下：

啊，无法模仿的佩戈莱西，
当我们无情的交响乐队，
以它的提琴把你的生命祭献，
我相信正和神话所说相反，
马尔絮阿斯活剥掉阿波罗的皮^②。

其实，法国音乐并非如其反对者所说的那么陈旧、空洞和单调，它在力量和宏伟上均优于意大利音乐。因此，它也不缺少捍卫者。为了对称的需要，人们希望百科全书派的朋友蓬帕杜夫人，也能成为他们音乐上的知音。然而，她随意可予左右的国王，还

① 原文为拉丁文。

② 马尔絮阿斯是希腊神话中的青年乐师，据说是和声学创始人。他尤善吹笛，赛过了阿波罗。阿波罗在嫉恨之下，活剥了他的皮。狄德罗反义用之。

有卡佐特和瓦兹农，她同这些人一样，宣称拥护吕利、拉摩和蒙东卫尔^①。蒙东卫尔现在已被遗忘，但他同时代的人却把他和那两位大师看得一样伟大，因为他把两位大师的教导永传于后世。他写了一些经文歌，在他任唱经班领班的凡尔赛大受欢迎，特别是他为蓬帕杜夫人支持的剧院^②写作的芭蕾舞歌剧极受称赞：《巴克科斯和厄里戈温》，《维纳斯和阿多尼斯》，《帕拉斯狂欢节》。^③因此，在遭到傲慢的拉摩拒绝后，蓬帕杜夫人就要求他举行一次表现法国音乐杰出天才的演出，使得丑角们相形见绌而逃之夭夭。他正好有一本可用的剧本：《提坦和奥罗拉》。首演在1753年1月举行。演出时气氛热烈之至，歌剧院只好增加了一倍人来维持秩序。群众最喜爱的两位歌手热里娥特和美丽的费尔小姐担任主要角色，卡马尔科也同意重新登台。所有这些都使得《提坦和奥罗拉》大受喝采。一位信使快马加鞭，把消息送到凡尔赛去。

这个胜利并未能阻止丑角继续他们胜利演出。

① 蒙东卫尔（1711—1772），法国作曲家和小提琴手。

② 指巴黎歌剧院。

③ 《巴克科斯和厄里戈温》、《维纳斯和阿多尼斯》均为希腊神话中的爱情故事。《帕拉斯狂欢节》也起源于神话传说帕拉斯作为文艺女神居住的地方。

只有意大利戏剧演员表示了敌意，他们才屈服。他们于 1754 年春离去了，但留下来的影响迟迟没有消失。

七

法国音乐最激烈的反对者之一，是霍尔巴赫男爵。

保罗·蒂里（霍尔巴赫男爵）与格里姆同年，籍贯也是巴拉蒂纳。1723 年他生于海德斯海姆，他整个的教育却是在巴黎接受的。百科全书运动甫及开始，他继承不久的巨大财产使他能以最令人愉快的方式参加进去。他每周两次，先是在他圣托马斯街的家中宴请狄德罗和他的撰稿人，后在罗雅尔—圣罗什街宴请。在丑角演员纠纷中，他们在同一阵营战斗，友情更为密切。男爵喜爱文人学士，也乐于解囊相助。狄德罗因落拓不羁而被排除在热佛兰夫人的沙龙之外，很喜欢到他家中去，尤其是那里全是男人。他们在那里毫无约束；任何思想、话语和举止都可自由表达。格里姆说霍尔巴赫男爵夫人从不需要别人为伴就会满足而愉快。她的殷勤待客竟到了这种地步，一当她丈夫的哲学性聚餐全安排好，不再需要她照顾时，她就避开了。

霍尔巴赫的长鼻子和一双浓眉使端正的相貌和高高的额头失去了一些自然的美，但他的和蔼和慷

慨压倒了一切。热佛兰夫人这样评价他：“他是最最单纯的人。”他爱好美味，但他不是贪食的奴隶。他是妇女们的朋友，但他谨防她们的牢笼。他唯一的偏见是憎恨教士，他唯一的怪癖是对说闲话有点兴趣。他博览群书。狄德罗说：“无论我想像出什么体系，肯定我的朋友霍尔巴赫一定找得出事实和权威作为依据。”因此《百科全书》的负责人从一开始就邀请男爵合作，撰写哲学、政治和博物学条目。这位富裕东道主的博学完全不是故弄玄虚，《文学通讯》在他于1789年骤然去世时写道：“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由于霍尔巴赫而获得了约三十年来博物学和化学在我们中间取得的飞速进展。是他翻译了德国人关于这两门学科的最好著作，而当时这两门学科在法国几乎无人知晓，至少也极被忽视。译文由于有极好的注释而更加完善。过去人们利用它们，却不知道应该归功于谁，即使今日人们知道得也很少”。他搜集艺术品，拉斐尔·孟格斯^①、凡·德尔·莫伦^②、勒南^③、普

① 拉斐尔·孟格斯（1728—1779），德国画家。

② 凡·德尔·莫伦（1632—1690），原籍佛朗德尔，后入法国籍的画家和雕刻家。

③ 勒南：十七世纪法国画家。

④ 普桑（1594—1665），法国画家。

桑^①、维尔内^①、库斯屠^②等人的画作，还有日本和中国的瓷器以及博物学珍品。在1753年，即丑角戏演出那一年的展览会上，霍尔巴赫购买了让—巴蒂斯特·乌德里名作《母狗哺乳》。狄德罗给我们留下了关于此事的一段轶闻：“男爵看到这条母狗，把它买了下来，于是所有不屑一顾的爱好者立即气恼并妒嫉了。他们来到他府上，纠缠他，愿出两倍于原价的钱购买这张画。男爵去找到画家，请他允许出让此画而归利于他。”画家却回答说：“不，先生，不，我很高兴我最好的作品属于一个了解其价值的人。我绝不同意，什么也不接受，我的母狗将归你所有。”

狄德罗、卢梭、达朗贝、格里姆、爱尔维修、布、杜尔哥、孔狄亚克、马尔蒙泰尔、圣朗贝尔，定期在罗雅尔—圣罗什街聚会。他们于两点到达，整个下午在十分激动的情绪中吃喝、争论。基督教教条之荒诞，教士之奸诈，他们暗中伤风败俗，宗教狂所特有的残忍、排斥异己的罪行，教庭之不合理和令人不快性质，全部被毫不留情地拿来同泛世自然伦理所具有的正直优美相对照。灵魂不朽，对死亡的恐怖，自杀，宗教是否对伦理和政治是必要的，玻璃制造，

① 维尔内（1714—1789），法国画家和雕刻家。

② 库斯屠（1667—1747），法国雕塑家。

矿物学，冶金化学，地质，矿业，农业，这些问题也并非不受“犹太会堂”（这个名称是狄德罗给罗雅尔街的沙龙起的，只是用来影射它是永恒争论和不断集会的地点）常客们的关注。

在我们现在谈到的那个时代，狄德罗是否象霍尔巴赫一样信仰无神论呢？他在《哲学思想录》和《论盲人书简》中说：“把上帝扩大些吧！”他嚷道：“如果你要叫我相信上帝，你就该叫我能摸到它……。”1753年他看到《论宇宙自然体系》（是由其真正作者莫柏都依译成法文的），他受到启发，写出《关于解释自然的思考》。该书以这样的一种祈祷作为结束：“我从自然开始，他们称之为你的作品；我从你结束，你的名字在世上是上帝。啊，上帝，我不知道你是否存在，但我将思考，一如你看穿我的灵魂；我将行动，好似我站在你的面前……”

这一段话是奈戎在狄德罗去世后凭记忆整理出来的。我们知道在无神论这一条目上，奈戎是不可信的。事实上，狄德罗一生都在自然神论和无神论之间摇摆。与男爵冷静的理智相反，他那狂热而放纵的想像力一直在自我搏斗。它越出一切体系，使他陷入无数的矛盾。真是一个多变，任性，无条理，人情味十足，太过于人情味的狄德罗啊！

八

谈话并非总是停留在这种高度上。男爵喜爱说闲话。他难道不该大肆宣扬有关他朋友们的闲话吗？有一天，人们得知不久前因热爱一位德国公主而引人注目的格里姆又一次恋爱了。他爱上谁呢？爱上了一个歌剧团的女孩，叫费尔小姐，就是同热里娥特一起曾确保《提坦和奥罗拉》一剧获得成功的那个女演员。我们记得《忏悔录》中是这样说的：“他日夜处于一种持续的麻木状态中，眼睛睁得大大的，脉搏在跳动，但一言不发，既不吃饭，也不动弹，有时好象有听觉，但从不答话，甚至不作手势作答。此外，既不焦躁，也不痛苦，又不发烧，待在那里好像死了。雷纳尔神甫和我分担看护任务；神甫因较强壮而健康，被分配值夜班，我负责白天守在那里。我们轮流守着，从不离开他，一个未到则另一个不能走。弗利茨伯爵惊慌起来，请了塞纳克来看他。塞纳克仔细给他检查后说没有关系，也没有开什么药。我对朋友很担心，所以我仔细地观察医生的神态，我见他笑着走了出去。但是，过了几天病人仍然一动也不动。待在那里好几天，既不喝汤，也不吃别的东西。但我不时喂在他嘴唇上的蜜饯樱桃，他却吞得很好。忽然，一天早上，他起来了，穿上衣服，恢复了往日的生活动习

惯。但绝口不谈——不向我，也不向雷纳尔神甫以及任何人提起那奇怪的麻木状况，也不提起他麻木过程中我们对他的种种照顾。”

卢梭怀疑格里姆所表现的种种症状，即今日我们称为神经衰弱的病情，然而，这位德国青年的其他朋友并不赞成这种怀疑。没有人怀疑他的爱情，也不怀疑他的痛苦，大家对他很怜悯，但并不把此事看得很严重。由此格里姆博得女人们的关心，从那时起他那多情者的美名，就传遍巴黎了。他因而捞到很多好处，减轻了他失意的痛苦。当大家得知他在弗里茨伯爵家晚宴后为了德皮内夫人的荣誉而与人决斗，他的美名达到了顶峰。

就在他浪漫名声越传越盛的时候，他的地位也加强了。《文学新闻》的编辑雷纳尔神甫把全部订户转让给他，于是就由格里姆每半个月，学着蒂里奥、巴古拉尔·达尔诺、拉阿尔普、絮阿尔的榜样，把一封封巴黎书简寄给德国宫廷、瑞士王后、俄国女皇、托斯卡大公。书、剧本、译文、演员、作者，一切都出现在格里姆的《文学通讯》中。语言、财政、医学、物理、几何，字谜、腹语术、智力游戏、有名的诉讼、学术界和社交界的阴谋秘闻、限韵诗和字画谜、各种轶事，一切都向他提供了“翻版”原料。不言而喻霍尔巴赫沙龙是主要情报中心之一。在这些书简中他

带着何等得意的口吻描绘有关百科全书派那个小圈子的生活情况啊！在这点上蒙肖维本堂神甫的故事是意味深长的。

有一天，山岳哲学家——这是给狄德罗起的外号，因为他住在圣热纳维埃芙山上——在卢森堡公园遇见了他的一个老友巴赛长老。后者是阿尔古尔学院的哲学教师，当时陪他散步的是个青年神甫，名叫珀提，是下诺曼底省蒙肖维的本堂神甫。在一番寒暄以后，神甫叹息说：

“当了蒙肖维的本堂神甫真是不幸，我的才能在那里给埋没了，只有我一个有才智的人。全部的指望只是一个乡村教师，穿黑衣服的农民。到底我从那里出来了，我很高兴结识您这样有名望的人，想征求您对我所做的一首七百句情诗的看法。”

哲学家叫了起来：“一首七百句的情诗！伟大的上帝，是说的什么？”

教士狡狴地微笑着说：“是这样的，我的男仆不幸使我的女仆生了个孩子。这件事给了我很好的材料，您请看。”

说着，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本很大的本子。

狄德罗惊恐地说道：“神甫先生，我觉得，您把闲暇用来做这种东西实在太该受责备。一个人有您这样的真才实学，应该去写悲剧，而不该以写情诗为

消遣。请允许我告诉您，只要您不给我拿来一部悲剧，您的这种诗我是一句也不要听的”。

神甫回答道：“您说的有理，这是因为我太腼腆了。”

不久后，山岳哲人看到蒙肖维的神甫来到他家中，拿来一部悲剧《大卫和拔士巴》^①。这一反击可真够厉害。狄德罗灵机一动，想把此事嬉闹一番。为此，他把神甫带至霍尔巴赫府上。每星期日的常客早已特意邀集，此时都已到齐，围桌而坐。他们一个个窃笑不已，只有卢梭例外。

朗读开始。拉孔达米纳特意把塞在耳朵里的棉花取出来谛听，听到第一场结尾，他早已失去了耐心。

大卫又出场了，他抱怨爱情使他无法入眠，并且他敌人的数目也不断增加。

四个国王，上帝呀！他们是我昔日的朋友！

拉孔达米纳嚷道：“上帝呀？为什么不说上帝畜生呀？”

“你这个人真是不懂，‘上帝呀’是希伯来人的誓言。”神甫冷冷地说，

^① 大卫和拔士巴：《圣经》中说，大卫杀了拔士巴丈夫，把她占为己有，后受到上帝惩罚。

拔士巴向大卫追忆他的功勋：
您把扫罗从狂暴中解脱^①，
那王子虽战胜了千名非教徒
却战栗着看到大卫把万名来杀屠。

卢梭说道：“啊，上帝，什么样的诗句呀！为什么用‘杀屠’？为什么不用‘杀死’呢？”

神甫说：“我可以回答你，‘杀死’和‘非犹太教徒’不押韵，但是你们从表面上看，以为‘杀屠’和‘杀死’是同义词。先生，要知道并非如此，人们说：这个人用他的言辞‘杀死’我，却不会为此而被‘杀屠’。”

日内瓦公民又说：“我得承认，给‘杀屠’可真够讨厌的，但我甚至对被‘杀死’也毫不在乎。”

在另一处拔士巴叫道：

国王只赐我以纯洁之魅力。

“神甫先生，‘魅力’这个词可是阳性呀！”

“噢，你们是这样看的吗，先生们！好吧，到下一场，你们可看到它会是阳性的。我是想尽力使大家都满意呀。”

有一处，“不再”和“多余”押韵，

① 扫罗：《圣经》中说，他是以色列第一任国王，大卫用音乐驱散他的忧郁。

“神甫先生，这个韵可不正确。”

“那为什么？”

“因为‘多余’是单数，所以词尾上没有‘S’。”

“对不起我已加上了一个S。”

他看到有人在窃笑，便问：

“您笑什么，先生？”

“我？我一辈子没笑过。”

“您笑的，一个人诚心实意，看悲剧是不笑的。”

尽管念完剧本后，神甫大受称赞，他离开霍尔巴赫时自尊心受了伤害。

但是，后来他又拿来另一个名为《伯沙撒》^①的剧本回来了。他在宣读前先发表了论喜剧和悲剧的演说：

“喜剧说的是婚事，而悲剧则是谋杀。两者中所有的情节都照这个线索发展：娶还是不娶？杀还是不杀？要娶，要杀，这是第一幕；不要娶，不要杀，这是第二幕；新的娶和杀的方式出现了，这是第三幕；娶和杀都有了困难，这是第四幕；最后，人们因厌战而娶而杀，这是最后一幕……。”

^① 伯沙撒：据《圣经》，伯沙撒代替父亲任巴比伦执政时，在城市陷落前的一次宴会上，他看见一只手在墙上写字，预示将有杀身之祸。

在谈到他的悲剧《伯沙撒》时，

“问题在于国王是否晚宴，因为，他要是不吃晚饭，就不会有手在墙上写字。而我只要臆造出两个演员，一个要国王用晚餐，另一个则不要。这样轮流进行。如果我这个剧作者想要国王用晚餐，那么就让要国王用晚餐的那个人先讲。于是，第一幕，国王用晚餐，第二幕国王不用晚餐，第三幕，他用晚餐，第四幕，他不用晚餐，第五幕，他用晚餐。要是反过来，我不要他用晚餐，我就让第一幕以不用晚餐开始。第二幕他用晚餐，第三幕，他不用晚餐，第四幕，他用晚餐，第五幕，他不用晚餐……”

直到这时，卢梭一直坐在那里抚着长胡子，假发散乱着，整个神情似乎是责备在场者表示嘲讽的赞同。突然，这时只见他跳起来，冲到教士身边，从他手中抢去手稿。

“您的剧本一钱不值！您的演说荒唐已极！先生们都在讥笑您，回到您的村子去干你的本行去吧！”

几乎要打起架来。

以后在这磨坊山岗上再也不见珀提神甫来了。一段时间里也看不到卢梭了。这是他和霍尔巴赫小圈子里的人不和的开始。

第五部分 “嘎咕先生”们

—

有达朗贝《前言》的第三卷《百科全书》于1753年8月问世。几星期后，佛勒龙的《文学年鉴》出版。

佛勒龙何许人也？是被伏尔泰诬蔑的老好人吗？是稳重而思想深沉的才子吗？是现代批评的一个创立者吗？人们争论不休，但除了蒙斯莱、儒勒·苏里和科尔努长老，一个半世纪以来，没有人读过佛勒龙。

1754年，他年方三十五岁，即为昂热、蒙多邦、南锡学院院士。这位原路易大帝学院的任课教师住在塞纳大街。他那套住宅金缀银饰闪闪发亮，与他鲜红绸礼服的光泽相辉映。他娶了他的侄辈姑娘为妻，善饮，喜美食。据苏里说，他有一副人们所说的高贵面容，由披散在宽阔肩膀上的三卷扑着粉的厚厚假发很得体地衬托着。一个魔爪鼻，鼻端为正方形。一张既聪明又呈现肉欲的嘴。一双机灵但不明亮的眼睛。这一切都有些学究的派头。但他主要的特点是坚定、正直、狭隘却很明智的见解。脸部线条很粗，淹

没在脂肪中。一丝几乎觉察不出的诡谲微笑在上嘴角掠过，而下唇却讨厌地向前翘着，使脸的下部具有一种近乎兽性的庸俗。与狄德罗一样，佛勒龙也在文桑坐过牢。后来人家又让他去见识了主教法庭和巴士底监狱。这个布列塔尼人如花岗岩一般坚硬。伏尔泰的打击丝毫不能损伤他。不过，他对家人却善良而慷慨。佛勒龙何许人也？“为什么竟允许这个坏蛋佛勒龙接替了德封登纳？”伏尔泰于1749年这样写道：“为什么卡图什以后竟容忍拉斐亚？难道比塞大城堡^①住满了吗？”必须承认佛勒龙从未用过这种粗俗的腔调。尽管他的学识可能没有被人们称道的他那几个对手渊博，但他既不缺少鉴赏力，也不缺少判断力。他爱好古典的纯洁。这并未阻止德尼斯夫人从马勒塞布处获准推迟《论几篇文章的书简》发表。《书简》中用他取代了德封登纳，并描绘了一副尖刻的伏尔泰肖像。当《书简》再次发表——好象是应伏尔泰的请求——时，佛勒龙又开始进攻了。他原先在路易大帝学院的老师以及波兰国王、储君及其亲信，促使他自命为纯正思想的捍卫者。他没有科学头脑，也没有哲学头脑。因此，在同百科全书派的斗争中，他显然不是对手，然而，他并不犹豫。佛勒龙何许人也？

① 在巴黎南郊，当时是关押疯人和某些罪犯的地方。

一个勇敢的作家？一个信教者？或许，只不过是某个有某种癖好的人，一个外省人，一个落后于时代的教师，在他的头脑中，打不进流行的“行话”，因为这会妨碍他对自己的尊重。他觉得哲学家们隐晦，夸大，转弯抹角。他责备哲学占据太多位置而损害了文学艺术。佛勒龙何许人也？一个艺术家吗？一个爱挑剔的家伙吗？他向马勒塞布写道：“狄德罗及其同伙在文学和风格方面是极危险的革新派——姑且只说我能通晓的两个方面。批评的矛头应主要指向他们。”佛勒龙到底何许人也？是个密探吗？

他的后台耶稣会公开表态了。在里昂，1754年的封斋期是这些教士们对新的哲学大声咆哮的好机会。《一个法国人对三卷〈百科全书〉的看法》举《风帽》条目为例，以此来揭露文人们无聊之处。在那个条目中，狄德罗取笑方济会修士^①关于他们风帽尺寸的由来已久的争论，“地上这些大山只生出了一只耗子”。第四卷于10月出版。里昂耶稣会士加强了他们的攻击，特别是由于达朗贝刚刚于11月30日被选入法兰西学士院。达朗贝当选的那一天，基个托马斯神甫，他是三一学院的修辞学教师，发表了一篇充

^① 方济会又称结绳派，十三世纪初引入巴黎，结绳派因其教士以绳缠腰而得名。

满拉丁语录的训斥，要求社会来制裁达朗贝。始终缺少今天我们称之为胆量的达朗贝，向那位耶稣会士所属的里昂王家学会提出申诉，于是他收到托马斯神甫一封亲笔信，信中极尽狡黠和嘲讽之能事。12月19日举行了接收达朗贝入会典礼。佛勒龙认为他的演说词不自然，晦涩，不确切。

狄德罗也有自己的不称心之事。书商们给他制造了许多烦恼，使他几乎要辞职不干了。最苦恼的是他的友人们，甚至雷纳尔和格里姆，也向《百科全书》提出了相当严厉的批评：《文学通讯》的主编写道：“肯定无疑，要使《百科全书》达到人类所能达到的完美高度，必须出第二版。那样才能仔细重新审阅并全面检查一下，予以增删，重写那些不足和不好之处，终使最细小的地方都尽善尽美……”这是哲学家不在场时霍尔巴赫府上谈话反映的意见。

有些至今我们不知底细的——也许是1748年10月19日他母亲的逝世使他和家人和解了。好几年前，制刀师傅就已知道德尼结了婚，做了父亲。安托瓦奈特·尚皮翁去朗格尔住了一个季度，在她逗留期间，以她的美貌、虔诚、勤勉和才能博得了全家人对她的好感。1754年秋，德尼亲自回到朗格尔。那里的人可知道《百科全书》所掀起的风波？制刀师傅肯定毫不知情，但德尼丝和神甫弟弟可能稍有所闻。

“一个雌的狄奥根尼^①,”《百科全书》主编这样说他妹妹。她心直口快,活跃,积极,冲动,很易生气并耿耿于怀。她的坏脾气并不抑郁,甚至使她对之发脾气的人也会笑起来。德尼丝有许多地方很象德尼,但她还多上一种对事物的坚定的判断和深思熟虑。德尼丝当了他轻率兄长的代理人,签订租约和出售不动产契约。每年都是她给他寄去酒和家中食物。“我是她唯一爱着的人,”他曾这样说。尽管她不赞成他的思想,她仍然热爱他,把他尊为一家之长。她偏爱大哥甚于二哥,因为神甫狄狄埃的严峻性格,圣洁,狂热,施舍的花费,同她快乐的性格以及她对财物比较重视的感情相抵触。德尼丝·狄德罗很喜欢朋友们都在自己身边。德格莱小姐自制刀师傅逝世起就未离开过她。塞纳河上巴尔一个司铎的妹妹卡罗瓦隆小姐,奥诺莱·达尔马西夫人,最后特别是卡罗瓦隆四个儿子的母亲尼古拉·卡罗瓦隆夫人。(四个儿子分别名为卡罗瓦隆·德·旺德尔,卡罗瓦隆·德·梅尔维尔,卡罗瓦隆·德·蒂里埃尔和卡罗瓦隆·德·拉夏莫特。)卡罗瓦隆·德·旺德尔后来娶了哲学家的女儿昂热丽克为妻。无巧不成书,狄德

^① 狄奥根尼(前413—327),希腊哲学家,后文中狄德罗曾自诩为狄奥根尼,故有此说。

罗于 1754 年秋在朗格尔小住时，当了卡罗瓦隆最小儿子卡罗瓦隆·德·拉夏莫特的教父。狄德罗当了教父！这对一个哲学家来说可责任重大啊！

他回到巴黎，感到很泄气。深居简出的生活使健康受损的身体开始折磨他了。他的思想变得很消沉。他的哲学向着晦涩的决定论演变。他觉得自由这个字眼意义空洞，人世间没有、也不可能有自由的存在物；我们只是受大自然盲目旨意摆布的产物。我们行动的动机总是我们无法捉摸的，从属于远远不是我们的某种遥远致因。同自由这个字眼一样，恶德和美德这两个字眼也无非是表示行恶或行善的方式罢了，它们本身都具有物质的必然性；而人是可以臻于完美的，因此恶人应作为恶例公开受到惩罚，但无需仇恨。

除了健康不佳外，还有一些别的烦恼。书商们因手头拮据，强迫他接受新的条件。他仍然是全部《百科全书》的主编，酬金是每卷二千五百里佛，此外书商们还约言：在他交出最后一卷文字的那一天，付给他二万里佛。

1755 年发行的第五卷卷首，载有达朗贝执笔对头年冬天去世的孟德斯地的颂词。查理·瑟贡达，即孟德斯鸠和拉伯烈男爵，原波尔多大法院的贵族院长。他瞧不起文人学士，对人们持疏远态度。他的葬

礼参加者甚少，其中有狄德罗：他一直很钦佩这个对他甚表冷淡的男爵。《百科全书》上的颂词后为《法国信使报》所转载。狄德罗所写“百科全书”一条，虽是病中执笔的，但仍充满激情，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伏尔泰写信给达朗贝，向他保证只要他一息尚存，他将为“文学史上最伟大、最美好的丰碑”《百科全书》著名的作者们服务。易怒而不妥协的拉摩，发现了卢梭所写音乐各条中的错误，就写了一本小册子予以批评，佛勒龙忙不迭地响应。

第六卷已经准备停当。精疲力尽、备受腹泻折磨的狄德罗被勒伯勒东邀请至他乡下别墅过了三个星期。那是离开巴黎十余公里处，介于索市和隆朱摩之间马西的一所房屋。在那里他可以呼吸新鲜空气，较方便地实行因身体失调而需遵循的饮食制度。伏案工作造成这样的危害，他以散步来治疗，这样他昔日的念头复活了：他不能甘愿老死于主编者这种得不偿失的工作，他的报酬固然增加了一倍，但仍然甚是微薄。再者，他终日辛劳，现得暂息，他对戏剧的雄心壮志也就又复苏了。

他偶然看到意大利喜剧作家哥尔多尼的一本著作。他把它翻开，当他的同伴们玩耍时，他开始阅读这本《真正的朋友》。他觉得剧本写得很差，但从一个老实人爱上友情妇这一情节中看到了一个有趣

的题材。格里姆叙述说：“他按自己的方式把那种构思写了出来。在写了剧本的梗概后，就把它推荐给我们一位从事戏剧的年轻诗人。他当时把草稿给我看过，我觉得里面充满美妙之处，就竭力怂恿他亲自把它写完，献给观众。我花了很大力气才使他决心从事这同他所承担巨大的《百科全书》重担毫不相干的工作。但不久，他产生了兴趣，写得十分顺利，以致这项工作对他就跟玩儿似的，一点也不是累赘。《私生子》还未和观众见面，狄德罗就认为，假如一个诗人去探究社会状况而非性格问题，是可以为自己打开一个新颖而丰富的源泉的。于是，他立即创作了《家长》这个主题，《私生子》尚未印好，《家长》的提纲已经拟定好了。

二

对孟德斯鸠的颂扬给佛勒龙提供重新进攻的机会，特别提供了对达朗贝攻击的口实。他指责整个《百科全书》，称它为“骗人听闻”的作品。胆怯的数学家向马勒塞布鸣冤叫屈。哲学家们要求思想和写作的自由，但当此项自由趋向他们时，他们又变成了他们那个时代的人，匆忙要求王权保护。在这方面，他们象孩子一样，口角和争论自然由父亲来公断。马勒塞布对佛勒龙的审查官特律布莱告诫一番。而巴

黎大主教则以高傲口吻抗议狄德罗在“百科全书”这一条目中使用“迷信”一词。1756年就这样在敌人变朋友，朋友变敌人，向英国宣战，赋税加重，最高法院的抗议，围绕“上帝的独生子”教谕的老争论重又开始，卢梭前去幽隐别墅^①、开始与狄德罗不和以及第六卷出版等事件中过去了。

1757年1月5日，达米安用小刀行刺路易十五。哲学家这一派赶紧把这谋杀案算在耶稣会士的身上。我们可在狄德罗写的“耶稣会士”这一条目中读到：“1757年，发生了谋害我们君主路易十五的弑君罪，罪犯是个曾在耶稣会组织中生活过的人，受到那些神甫们的保护，他们把他安置于好几处寺院中；同一年，他们出版了他们一个经典作家的作品，文中宣传谋害君主的理论。这和他们在1610年，紧接着亨利第四被刺以后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同样的形势，同样的行为……”这与那个朗格尔少年，当年满怀虔诚之心，装束停当要去学神学而黑夜中被父亲捉住的小伙子，相距多远啊！

威胁的条令公布了，措施也采取了，对所有未经许可而写作，叫人写作，印刷，销售或散布危险书籍

^① 这是德皮内夫人送给卢梭的一座房屋的名字，位于她在蒙莫朗西的庄园里。德皮内夫人是格里姆的情妇。

者将处以死刑或苦役。对秘密印刷厂不加揭发的房主或主要房客将科以六千里佛的罚款！

达朗贝动摇了，出版商们犹豫了，只有狄德罗一人仍然坚定而有信心。《百科全书》不是合法的吗？它不是受着达让松和马勒塞布的大力保护吗？再者，狄德罗不久前发表了《私生子》，他正在陶醉不已。剧本的胜利使其他的忧虑显得次要了。《百科全书》是他谋生的手段；戏剧则是他的梦魇。他写道：“偶然性，尤其是生活需要，随意支配我们。谁能比我更了解这一点呢？这就是为什么我将近连续三十年违反我的兴趣去从事《百科全书》，可剧本只写了两个。”

《私生子》在哲学小集团中激起一阵赞美之声，我们不得不承认其中颇有成见。德皮内夫人和狄德罗没有深交，但他是她朋友格里姆和卢梭的好友，她为《私生子》大造舆论，于是，两天内售出一百册。在他的《书信集》中，格里姆称此剧本是美好而崇高的作品，并预言狄德罗不久将成为戏剧界无上权威。这使哲学家心情十分愉快。列日的《百科全书报》欢呼《私生子》是忠实描绘家庭生活的第一个剧本。人们甚至不再说“狄德罗的剧本”，而只是说那本“书”了。人们把这本杰作中之杰作置于《费德尔》和

《阿达莉》^① 之上。

敌对阵营开始反击了。一天早晨，马勒塞布看见哲学家的一个代表走进他的办公室。来访者激动得气喘吁吁，他告知图书出版负责人，一个可怕的罪恶正在酝酿：佛勒龙将在他的《文学年鉴》中猛烈攻击《私生子》，甚至要不顾一切廉耻，指出他从哥尔多尼的意大利喜剧《真正的朋友》中进行了所谓的抄袭，控告作者剽窃。如何是好呢？马勒塞布倾向于息事宁人，决定努力使狄德罗和佛勒龙双方和解。当批评家正要应图书出版负责人招见时，他的出版商通知他马勒塞布已在他的店中，佛勒龙匆匆赶去，可马勒塞布刚刚离去。如果佛勒龙见着他了，会发生什么事呢？马勒塞布能使两人和解吗？佛勒龙恭顺然而坚定，他写信给马勒塞布表示，不论他遭到多大损失，他可以推迟发表他的文章。但他丝毫无意于和解。也许他个人可以和狄德罗言归于好，但还有《百科全书》和百科全书派呢！佛勒龙这样的人如不上当受骗，不自己否定自己，怎么会放弃同他们斗争呢？总之，人们向他所要求的，无非是允许狄德罗先生进入法兰西学士院。佛勒龙嘲笑道：“好吧，让他们把我

^① 《费德尔》是法国古典主义悲剧的代表作家拉辛（1639—99）所作之悲剧。《阿达莉》也是拉辛所作，两剧皆为名作。

也介绍进去吧，让他们也给我相当于年收入八千法郎的年金吧，这是他们使我在《外国报》上损失的数目。那样，我就对《私生子》不说一句坏话……”何况，他以荣誉保证：他将弃权以待命。

佛勒龙的文章几星期后登出来了。与此同时，为了迫使马勒塞布审理剽窃一案，他把哥尔多尼的作品借给他看。文章丝毫没有直接提及意大利剧本。但是，下期《文学年鉴》将发表一封伪造的哥尔多尼来信，声称感谢一位巴黎友人给他寄去以《私生子》为剧名的他的译本。马勒塞布制止了他，只命令佛勒龙对哥尔多尼的某几个作品作出详细介绍。经这位批评家一介绍，《真正的朋友》竟然同狄德罗的喜剧相象得无以复加，最不了解内情的人看了也一目了然。

于是此时，巴利索登场了。

三

巴利索二十七岁，是洛林公爵一名管家之孙，父亲是个律师。夏尔·巴利索在南锡耶稣会很早就被看作神童。学了神学后，他来到巴黎，在奥拉托利会^①待了一个短时期，就转向戏剧了。十七岁时，他曾给法兰西喜剧院寄去一本悲剧，但未被采用。他娶了一

^① 指法兰西喜剧院。

个穷苦的姑娘，二十岁时有了两个孩子。这个青年只埋头于戏剧和书籍，不谙世事，家庭生活并无幸福可言。1751年，他终于设法使法兰西喜剧院演出了他的剧本《扎雷斯》，但立即遭到失败。他经常去拜访佛勒龙，成了以愚弄著名的普安西奈^①为乐的那一帮人中的一员。斯坦维尔伯爵是他的保护人。国主斯达尼斯拉斯^②不久前建立了南锡学院，把他任命于该院任职。他乘丑角纠纷的机会，写了一首平庸的歌曲反对卢梭，出了点风头。1754年，国王的喜剧演员演出了他的喜剧《监护人》。人们觉得此剧台词自然，但太过份戏谑，想象力也差。他利用自己是阿维尼翁烟草总税收吏的职务，去德里斯朝圣；伏尔泰声称对他的才智和种种轶事甚为喜爱。1775年，在南锡演出了他的小喜剧《怪人》。在戏中他嘲笑了让—雅克的荒谬悖理行为以及今日我们会称之为他的哗众取宠。日内瓦公民的朋友们，尤其是达朗贝，向斯达尼斯拉斯施加了压力，国王答应把年轻的作者从南锡学院开除出去。卢梭表现得很宽宏大量，竟劝达朗贝克制一些。尽管他得到宽恕，或者说正因为这种宽恕，巴利

① 普安西奈（1733—1804），法国文学家。

② 斯达尼斯拉斯（1732—1789）：波兰最后一位国王，他提倡发展艺术和科学。

索又向公民发起攻击了，他还向伏尔泰求助，后者友好地叮嘱他保持安静。

如果格里姆所说可信，巴利索实际上是个老好人，但爱记仇。他几年前曾对马尔蒙泰尔和杜克洛枉加埋怨，随后，又同达朗贝和卢梭闹纠纷。现在，不安分的百科全书小集团竟快要侵犯戏剧，威胁到他巴利索的地盘上来了！象佛勒龙一样，他对哲学家们的夸张和狂热很为不满。他认为《私生子》事件给他提供了大好机会：要他们明白自己是什么人。他抛出了他的《论大哲学家们的几封小信》。其中第二封信激烈地批评狄德罗的剧本，第一封则责备哲学家们夸张的偏执，互相捧场的成见，对他们的对手妄加中伤。最后的两封只不过是哲理性论述，放在书中增加篇幅而已。

接着，在《法国信使报》上发表了莫罗讼师的《有益的忠告》，不久又登出《新备忘录：谨供嘎咕先生们立传之用》。这是哲学家们受到的最严厉、最致命的打击。给他们起的这个外号毫无词义，因而使他们受害尤甚。它所有的诽谤力量在于它念起来响亮，谁也不会去反驳一个声音，不会向一串元音和辅音战斗，人们无法使自己不成为嘎咕先生。所谓嘎咕先生，莫罗写道，那并不是野人，虽然他们那派生于拉丁文“嘎科”的名字，好象是指残暴而野蛮的生物。

相反,“嘎咕先生们”却是些有才智的人,但他们不信上帝,不承认政府,抛弃举世公认的伦理,并自以为顺乎自然规律,其实对周围的人,甚至相互之间都坏得令人难以置信。一天,此文作者被“嘎咕先生们”抓去了,他们迫使他读了《论自然的解释》^①和《论不平等》^②,好象是中邪入魔一般。从此以后,他自以为了不起,以致觉得社会习俗和政治权威只是可鄙的成见。不过,他初修了六个月后,发现他中原有的原则并未有任何东西代替,他们只是用神秘来代替神秘,“嘎咕先生们”无法证实他们自以为掌握了真理,于是就串通起来,只是为了破坏。蓦地,“嘎咕先生们”在阿莱道费尔的喝倒采声中四散而逃,而作者的仆人皈依了哲学,居然抢去了他主人的手表、钱包和鼻烟袋。

一首马勒塞布认为应拒绝批准的讽刺《私生子》的诗作《合法的私生子》,以及一篇人们以为是巴利索写的抨击文章《某重要作品之补遗》或名《私生子最后一幕,附致多尔瓦尔的信》,也在1757年最后几个星期发表了。

狄德罗在第七卷卷首写了《告订户》(他们当时

① 《论自然的解释》,狄德罗所作,发表于1753年。

② 《论不平等》,卢梭所作,发表于1755年。

为数四千)，通知他们文字卷和图版卷的数目将要超过原订计划。他开始写《家长》。至于达朗贝，他指责马勒塞布未能对佛勒龙稍加约制，马勒塞布很为难过。王后、储君、耶稣会士们恣意逞虐。勒夏普兰神甫向整个宫廷鼓吹讨伐哲学的运动。马勒塞布只好提请玛丽·莱辛斯卡^①注意莫罗的备忘录给《百科全书》的打击胜过议会的判决。对此，王后立即回答说，图书出版负责人未能阻止的恶果已部份地得到纠正，并说这对未来是个教训。事实上，新思想已越出书刊检查和政府规章的范围。看来只有最后一步可走了，就是直接向狄德罗施加压力，答应访他进入法兰西学士院，条件是要他老实点。此提议经贝尔尼批准后，不知是否当真实行了。

在《家长》后发表的《论戏剧诗》中，狄德罗对他的诽谤者作了回答。是的，他是从哥尔多尼剧本中采用了部分内容，因为他认为只要说得过去，是可以从那里面搞些东西来的，既然这位意大利人也并不比他有所顾忌，而是攫取了《吝啬鬼》的许多内容，莫里哀和高乃依也都如此，他们都同样借用过别人的作品。狄德罗把三幕闹剧改为五幕喜剧；再者，《私生子》的基本情节是多尔瓦尔的非法出生，丝毫

^① 玛丽·莱辛斯卡：路易十五的皇后。

也不是采自《真正的朋友》：在后一剧中，既看不到克莱维尔、罗莎琳、唐斯坦丝、多尔瓦尔、安德烈等人的性格，也看不到任何稍有重要性的细节。狄德罗和格里姆并不满足于这种反驳，他们策动一场骗局来反对巴利索，永远败坏他在马尔克伯爵夫人和舒瓦瑟尔过去的情妇罗贝克公主这些保护人心目中的信誉。他们把《百科全书》两个撰稿人弗朗西·维龙·德·福尔波奈和亚历山大·德莱尔所译的《真正的朋友》和《家长》，配上一段讽刺性献辞加以发表，献词署名为白菜赫纳尔（白菜赫意为“苍白”，纳尔意为“愚笨”），呈献给与哲学为敌的两位美丽夫人的。这一下立即激起一阵“愤怒的叫声”。福尔波奈本人也表示抗议。狄德罗起先矢口否认自己和献词有关系，但当他看到马勒塞布决心要查明真正罪人时，他就承担了全部责任，并请求巴利索的保护人宽恕。他不得不公开宣布德莱尔和福尔波奈和这次偷偷出版毫无牵连。

《家长》是献给拿骚—萨布吕克郡主的。狄德罗在献辞中陈述了自己对教育和道德的看法：不要把孩子完全委之于雇来的人养育，要启发他们理性的自由发展，使之仇恨谎言，对自己真诚，顾忌舆论，爱好礼仪和荣誉，尊重法律；要约束他们的想象力，控制他们的恐惧和欲望；教育他们财富不会使心灵

安宁，而劳动却不会使它丧失；教导他们独处的益处，让他们同情贫困，可怜卑微者的命运，让他们明白在大自然面前人人平等，使他们确信生活如无美德将毫无价值，只有行善才有幸福，等等。小昂热丽克已经五岁了。我们可以看出，在这美好的规划中，哲学家开始恒常为教育问题操心了。《论戏剧诗》是献给“我的友人格里姆先生”的，书中提出他的主张：必须改革戏剧艺术，可以通过创造一种认真而正派的体裁，一种道德戏剧，来从社会环境中得出一种新思想：“这是我在《家长》中为我自己提出的东西，剧中使儿女成家立业是两件头等大事。财富，出生，教育，父亲对子女的责任，子女对父亲的责任，结婚，独身，一切有关家长之事都从对话中提了出来……”如此多的美德并未妨碍哲学家顺便提到他的情妇：“当人们写作时，头脑中应想到的是道德和有道德的人；当我执笔写作时，我的朋友，我所想到的就是您；当我行动时，我眼中看到的也是您。我愿使之愉快的却是索菲。如您向我微笑，如她流出眼泪，如你们两人都更爱我，我就得到补偿了……”在狄德罗身上总有些不自觉的东西，但我们如不看到那个世纪的风俗与我们现在是多么不同，我们又怎能正确予以评断啊！

四

达朗贝受住在洛桑的伏尔泰怂恿，指责狄德罗为了多捞两文钱这种无聊勾当而屈从于出版商们的控制，更严重的罪行是对他的去信不加回答，还扣留了他的条目（Histoire，Hauteur，Hautain，Hémistiche，Heureux，Habile，Idôlatrie，Imagination，等等）；伏尔泰一面鼓动达朗贝继续反抗，一面叹息说分裂统治了“嘎咕先生们的阵营”，说他们在反对软弱的马勒塞布时表现极不坚定；伏尔泰又用二十万里佛引诱达朗贝，声称《百科全书》要是迁至洛桑，它可获得那么多钱，而不致只有狄德罗受到那么多屈辱才得到的区区一万埃居；达朗贝所写“日内瓦”条目把那小小共和国的牧师们都得罪了，他觉得报酬太少，不足以抵偿那么多烦恼，所以，达朗贝对这一切甚感厌倦。

狄德罗向他陈述到国外去完成《百科全书》纯属幻想，又说放弃继续搞下去，而去寻找更得力的靠山重振旗鼓，那正中敌人圈套；既然订了契约，就应该不计一切，实践诺言。狄德罗说得口干舌燥，可达朗贝早就有意去观光意大利。于是，狄德罗请伏尔泰当仲裁人，后者却断决几何学家有理。至此，哲学家知道他再也无法依靠他的这位朋友了。“让他去意大利

吧！如果他回来时很幸福，我会很高兴的！”

后来，狄德罗和伏尔泰又恢复交往。伏尔泰甚至从费尔奈寄了一部喜剧给哲学家，让他念给国王的演员们听。

另一件令人更痛心的背叛在同一时期打击着哲学家：亲爱的卢梭也抛弃了他。

自1756年春让—雅克安居于幽隐别墅以来，他们的关系就疏远了。狄德罗向他的朋友提供雄辩的材料，让他用于作品中，特别用于《论不平等》中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当时并没有料到（后来他才有所觉察）他的朋友故意在文章中使用一种严厉语气，足使读者反感。狄德罗虽欠文明，但乐于交际，所以不能同意，也不了解日内瓦公民何以厌恶巴黎的喧闹生活、文学界中的阴谋和上流社会的虚伪。这并不是狄德罗不懂得孤独之高尚情趣，步行对思想规划之良好效果。的确，他和让—雅克的方式不同，他以自己的方式喜爱圣日耳曼森林和布劳涅树林或麦登树林，因为它们激起他的灵感和遐想，他也很喜爱不规则的大自然，却不喜欢喷泉、树丛、花坛、交际场上的种种游戏、无聊的俏皮话和乏味的矫揉造作；香芹炒蛋和一杯产地陈酿的美酒更合他的口味；但如为此而不同他人交往，他觉得未免是精神不幸失常的症状。别的一些原因也促使他们分道扬镳，卢梭在和

百科全书派的交往中，并没有动摇他对宗教的信仰，只不过使他摆脱了神学烦琐解释，也就反而使他更加坚信宗教。卢梭自炫甚为公正；他主张公正分配，对待任何人的正确或错误皆一视同仁。最后，他痛斥邪恶时态度之专断、高傲、乖戾，使他最好的朋友们也感到不快。他们虽自称是道德的信徒，但私下并非不承认还是易犯一般人的错误的。比如，格里姆和狄德罗不是打算设法使泰莱丝的父亲获得一片承销食盐^①商店或香烟店吗？除了使老太太大发牢骚外，目的何在呢？勒瓦瑟夫人已八十高龄，卢梭的迫害者们说，他不该强迫一个如此高龄的老太太严冬里去乡下生活。当卢梭询问勒瓦瑟夫人时，她却断言她的健康从来没有那么好过。那么，霍尔巴赫小集团多管什么闲事呢？

卢梭天生的古怪性格使他认为别人对他稍不关心就意味着失礼，但如不关心他也认为可疑。每当人们到幽隐别墅去看望他，他就埋怨他们打扰了他。每当狄德罗、格里姆或霍尔巴赫忘记前去，他又责怪他们不爱他。

德皮内夫人说：“只有一个办法使他高兴，那就

^① 中世纪直至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食盐等商品和中国一样，为官家所垄断。

是装着不注意他，却随时照顾他。”

这真是要求狄德罗做到他无法企及的感情细致地待人。对他的朋友卢梭，象对任性的女人，象对十足撒娇的女人来对待，那是无法要求他办到的，因为他在对待女性照顾周到方面，从来不是很擅长的。

随着卢梭离群索居而又日益出名，他愈加蔑视上流社会。对自己的天才愈加自豪，而狄德罗的笨拙也就愈形经常而严重了。他们的绝裂是不可避免了。如果哲学家不那么忙碌，不总是通过中间人与公民通信，也许绝裂早就发生。狄德罗在大多数约会时失约。有好几次，卢梭一直走到圣德尼去迎候他，但往往见不着他，只好扫兴返回蒙莫朗西。由卢梭推荐成了《百科全书》撰稿人、过去的耶稣会士德莱尔通常充作他们的传话人。这位德莱尔没有因过份敏感而失职。他在霍尔巴赫处转述卢梭为远离打扰者而采取的措施——买条狗，向德皮内夫人借杆枪，等等——加深了误会。不久，让—雅克把霍尔巴赫小集团只看作专门策划阴谋的地方，为的是破坏他的幸福、他的独立和他的荣誉。如果我们还知道，1751年的巴黎正处于动乱之中，人心动荡，这样就可以懂得卢梭为什么愈来愈深恨那些先前他一直视为好友的人们了。

“城市的哲学家们，如果那就是你们的美德，那

你们把我当作恶人倒挺能使我高兴。我为遁世独居而感到幸福，孤独并不是我的重担，我不在乎贫穷。上流社会把我遗忘我也毫不在意。我耐心地忍受着自己的痛苦，但是我的爱却换来忘恩负义的心，啊，这是唯一使我不能忍受的！”

他发誓一辈子再也不进城去，他要诉诸德皮内夫人的温柔情意，要寻找一个知音尽情哭诉。

有的时候，在他冷静时，他辛酸地指出：

“狄德罗现在成了上流社会的人物。过去有段时间，我们两人都贫穷而默默无闻，可我们却是朋友。对格里姆我也可以这么说。但他们两人都成了要人，我仍然是过去那样的人，所以我们合不来了。”

青年时代的朋友之间的龃龉全是如此，过去由贫困连在一起，而现在则由成就把他们分开了。

“只有恶人才会孤独，”狄德罗在《关于私生子的谈话》中这样断言。卢梭收到这样一本书，他打开，读起来，看到了这句无疑是针对他的判决。哲学家对他作了解释，却远远不能使他释怀。对他的感情极有影响的杜德多夫人使他同意，为了表示他要分担他朋友被控剽窃一事的忧虑，他去到巴黎，在塔拉内街住了两天。这是他们最后的友情火焰。狄德罗在他的阁楼里给卢梭读了《家长》的提纲。

公民向他说：“这才是最好捍卫《私生子》的办

法。保持沉默，仔细地润色这个剧本，然后把它投掷到敌人的脸上，就这么回答他们！”

六个月以前，卢梭给他的朋友寄去了《朱丽》的头两部份。狄德罗一眼也没有看过，他在一堆乱纸中把它翻出来。他们两人一起读了两本。哲学家没有隐瞒他的观点：写得过于累赘。

让—雅克抱歉地说：“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但那是狂热时的胡言乱语，我怎么也无法改正。后几部分要好些。”

第二天晚上，他们到罗雅尔街晚餐。从公民这方面来说是不无抗拒，因他不高兴受恩于男爵。

哲学家对他说：“我每天都见到霍尔巴赫。我比您更了解他的情操，您以为您的朋友会建议您自轻自贱吗？”

卢梭觉得霍尔巴赫新夫人对他的接待似乎很冷淡，他怀疑当时任德国军队埃斯特莱元帅秘书的格里姆说了他的坏话。他是否完全弄错了呢？事实上霍尔巴赫夫人怀孕已八个月了，她可能没有兴致做出可爱的样子来。公民则更不会装模作样了。数日后他给德皮内夫人写信说道：“所有的人，从我自己开始，都使我受不了。我肉体承受着人们所能感到的一切痛苦，灵魂中充满着死亡的忧愁。”

但还有另一种说法：

在向杜德多夫人表示爱情后不几天，卢梭可能曾去塔拉内街的阁楼上找他的朋友。

“我是个疯子，是个无可救药的人！”他嚷道。

接着，他叙述了他的恋情。

狄德罗问道：“那又怎样，不幸在何处？”

“不幸在何处？您看不出她会给圣朗贝尔去信，告诉他我想引诱她吗？我自己给自己树立了一个终生死敌。”

“绝对不会。圣朗贝尔是个正直的人，他了解您，知道您既不是居鲁斯^①，也不是斯吉皮翁^②。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只不过是一时昏乱和糊涂。您应该立即给他去信，向他承认一切。您可以用他应该了解的酒醉为借口，请他原谅您一时迷糊和错误。我向您担保他今后一想起此事，只会更喜欢您。”

卢梭拥抱狄德罗：

“您给我的忠告使我不再生自己的气了！”

狄德罗看到他渐渐平静下来，就毫不怀疑他会给圣朗贝尔去信的。

① 居鲁斯（前558—约528年），古波斯王，史称居鲁斯大帝，曾企图引诱马萨杰特斯国王后托密琳，未果。

② 斯吉皮翁：古罗马将军，战功显赫，后被控贪污，死于流放中。

不久后，圣朗贝尔穿着长统靴，从军队回来，他对卢梭极为愤慨。

“您没有收到过他的一封信吗？”狄德罗惊奇地问道。

“是的，收到一封应予严惩的信！”“啊，先生，他请您原谅他一时冲动，您怎能这样大发雷霆呢？如果那封信得罪了您，您该责备我，因为是我劝他给您去信的。”

“您可知道那信的内容吗？”

“是招认，道歉……”

“全不是！而是连篇诡计和不逊！真是虚伪之杰作，目的是把他的过错转嫁到杜德多夫人身上！”

“您真使我感到意外；这完全不是他允诺我的话。”

于是，为了平息圣朗贝尔的怒气，狄德罗向他叙述了他所看到的卢梭的痛苦和悔恨，以及向他请求宽恕的决心。

据马尔蒙泰尔说，卢梭把这次解释称为背信弃义。他一得知他的朋友替他招认了他自己都未能痛下决心承认的事情，就马上指责他出卖了他。狄德罗得知后，赶赴蒙莫朗西去见他。

“您有何贵干？”公民以粗鲁的声调问道。

“我来了解一下您是恶人还是疯子。”

“全不是，但我的心被刺伤了。我不要再看到您。您在我的灵魂深处探索，您套取了我的秘密，又把我出卖了。您把我置于一个永远不会原谅我的人的鄙视和仇恨中……”

卢梭这样责备得声嘶力竭，狄德罗却说：

“这儿只有我们两个人。你知我知，您口若悬河也是枉然。在这里评断我们的是理性、真理、您的良心以及我的良心。您要问问它们吗？”

卢梭没有回答，他两手蒙住眼睛，倒在扶手椅上。

狄德罗接着说：“那一天，我们说定您将在给圣朗贝尔的信中表现诚意。您说您对您自己也不生气了。是谁让您改变了主意？您不回答，我来代您回答。当您必需提笔去信，并要谦恭地承认做了不幸的糊涂事。本来这种承认会给您带来尊敬，可您那可恶的自尊心却起来反抗了。是的，是您的骄傲！您责怪我背叛，我容忍了。您也要同意我责怪您骄傲！骄傲使您认为在一个人面前低头认错，在一个幸运的情敌面前请求宽恕是有损您的性格，使您以为不该责怪您自己，而应该责怪那个诱惑、妖冶和甜言蜜语使您那样做的女人，可您不知道您一下刺伤了两颗心！”

“那有什么关系！那也不能允许您暴露我的秘密！”

“您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您改变了主意？那我就不会谈到您的悔恨，就不会以为我无非是转述您信中的话。得了，既然您在最真挚、最亲密的友情中寻找仇恨的理由，您的心只知道仇恨。”

于是，卢梭说道：

“使劲说吧，野蛮人，把一个软弱的可怜人彻底凌辱一番吧！我原来就只剩下自己对自己的尊敬，您方才又把它剥夺了。”

他号啕大哭，狄德罗也泪流满面，两人互相倒进对方的怀中。

这件事好似发生在蒙莫朗西，是在塔拉内街首次朗读了《新哀绿绮思》以后的某一天。

那次朗读过后，狄德罗在他妻子面前透露出忧伤心情，纳奈特问他是何原因。

哲学家说道：“是那个人不近情理使我忧伤。他让我象个苦力去润色他的小说，他却拒绝为我的剧本花上一刻钟的时间，借口说因为他不得不早起床，一定要去就寝了。”

狄德罗夫人惊奇地问道：“您难道不了解他吗？他嫉妒得要死。瞧吧，要是有一天他站到耶稣会士那一派去，我也不会奇怪的。”

正当卢梭把《新哀绿绮思》掖在衣服里步行回到幽隐别墅去时，狄德罗夫人就这样煽动坐在《家长》

初稿前沉思的哲学家去反对他。看，这些文人！看，这些文人的妻子啊！

“我们就这样和好了，”几年后，狄德罗向马尔蒙泰尔谈话时这样说道：“他继续把他写完的《新哀绿绮思》念给我听，而我每星期从巴黎步行到他那幽隐别墅去两三次，听他朗读他的作品，我以真挚友情回答我朋友的信赖。约会地点总在蒙莫朗西树林内。我跑到那里，总是满身大汗，可我只要是迟到，他就埋怨个没完。”

这里并不是叙述卢梭的生平，没有必要详述那些由奇特而晦涩的纠葛构成的交往和通讯，它们使得卢梭和德皮内夫人、杜德多夫人、圣朗贝尔、格里姆和狄德罗发生了冲突。狄德罗那时虽不常去小山羊庄园^①，但他是以主要人物的身份介入那个悲惨事件，不过他是一个多么饶舌、然而极没有眼光的心腹啊！这个人疯了，卢梭的朋友竞相传说着。他是个魔鬼！但他们没有忘记他的病情，以及那病情对其性格、脾气、思想所施加的有害影响。

误会变得严重了。德皮内夫人听到丈夫告诉她卢梭的病情^②后，甚感痛苦，她决定到日内瓦向特龙

① 德皮内夫人在蒙莫朗西的别庄。

② 卢梭当时患水痘疮。

善求诊。好心的哲学家，一向热心为朋友出谋划策，他得知这个消息后，就匆忙给卢梭去了信，告诫他，说他的责任是要陪女恩人去旅行。当狄德罗的信送到卢梭手中时，他正同格里姆的情妇聊天。他看了信，气得发昏，这至少是我们在《回忆录》中所读到的情况。

德皮内夫人问他：“您怎么啦？什么消息使您竟变成这副模样？”

“见鬼！”他一面叫着，一面把咬碎的信纸丢到地上。“这些人不是朋友，他们是暴君！这个狄德罗使用的腔调何等专横！我才不理睬他的劝告呢！”

邀请他远远跟随一位被人怀疑因格里姆而受孕的高贵而妖冶的夫人，这对一个倍受行动不便折磨的人来说的确是很不相宜的。

根据德皮内夫人的叙述，我们看到她拾起了狄德罗的信，发现了她所保护的人的忘恩负义，她十分生气地把他赶走了。卢梭在小山羊庄园过了夜，第二天当女主人登车上路时他才出来，他拿着一封写给狄德罗的信，据他说那封信可以洗刷他在哲学家面前对德皮内夫人妄加的诽谤。那封信被送至塔拉内街。第二天格里姆去到那里，他刚准备开口说话，狄德罗就打断他说：

“您念念看，别再上当了……”

卢梭的信远远不是为德皮内夫人辩白，只不过又一次证明他表里不一罢了。

狄德罗又到幽隐别墅看望卢梭，以他们都指责的行为荒谬、诡诈、无情责备卢梭。那位隐士解释了一番，但只是以其表面形式使他的朋友获得满意罢了。狄德罗感到在那激烈的言辞里面隐藏着冷漠和心计。他回家时甚为惊惧，一个“疯子”、“遭天谴”的形象始终萦绕脑际，而此人的叫声“直达园子尽头”。

卢梭和德皮内夫人闹翻了，和格里姆闹翻了，但狄德罗仍然对他保持同情的友好，不过他来看他的次数渐渐少了。后来，又有过新的解释、新的倾诉和新的眼泪。不幸的是，老太太勒瓦瑟^①被他的“女婿”请来作证，他当着狄德罗的面揭穿了卢梭，使得可怜的隐士无言以对；最不幸的是，只因杜德多夫人坚决要求才留在幽隐别墅的他，竟收到德皮内夫人不许片刻拖延的逐客令。12月15日，他迁居了。当勒瓦瑟老妇人带着她的衣物家具坐在押运员的车子里驰向巴黎时，他带着他的探测器、他的蜡烛、他的绷带和他病痛的一切用具，到蒙莫朗西的一座住宅中去定居了。

^① 这个老太太是卢梭的姘妇泰莱丝的母亲。

在狄德罗最后一次拜访幽隐别墅时，他们谈的问题是“日内瓦”条目。哲学家没有向卢梭隐瞒，他说那个条目曾同达朗贝以及一些日内瓦名人和财主们商量过，目的是要在日内瓦建立一所剧院。卢梭这时心里有更为紧迫的烦恼，不愿在那个他认为只会腐化他正直同胞的计划上使他的朋友扫兴，但当他独自一人时，他忍不住把这有害的创议使他产生的感想写了出来。在花园尽头，一层高似一层的小径的一端，耸立着一座破败的古塔，从那里可以饱览蒙莫朗西山谷的风光。无论刮风下雨，甚至下雪，卢梭每天都要登上古塔。正是在那里，他用三个星期写完了《致达朗贝论戏剧的信》。

大约在同一时期，或不久以后，狄德罗收到一封感人的信。卢梭在信中竭力想擦亮他的眼睛，首先叫狄德罗明白人们说他邪恶和不坦率，这种指责并不符合实际，其次要他注意他自己正处于危险境地：这个善良而质朴的狄德罗，正受着谄媚者愚弄：让—雅克最后以不容怀疑的恳切话语结束道：“您可以被诱惑和欺骗。而您的朋友却在孤独中呻吟，为他所珍爱的一切所遗忘。他会陷入绝望中，最后死去，他诅咒那忘恩负义的人，他为了他的不幸曾流了多少眼泪，可在他不幸时，此人竟对他横加指责。总有一天您会看到他清白的明证，那时您将不得不怀念他，您垂死

友人的形象将使您日夜不得安宁。狄德罗，想想这些吧。以后我再也不说了。”

表面上平静了一阵。冬去春来，不觉又是夏天。6月底，卢梭以极客气的语气给达朗贝写了封信，通知他说他认为应对其“日内瓦”条目加以反驳。数天后，几何学家从马勒塞布那里收到“信”的头几页。他心想如果正巧选他任书刊检查官的话，他将看也不看就会表示赞同的，因为那是马勒塞布领导下出版习惯上有趣、可笑和荒谬的一个方面，即作者在最不该出场的情况下自己充当检查官职务。又过了两个星期，达朗贝果然被马勒塞布请去要他表示“信”的发表时机是否成熟，他回答说可以，并说卢梭的攻击使他“很愉快”，那封“信”于10月初发表了。

信中注解上有一句摘自《传道者》的话：

Ad amicum etsi produxeris gladium, non
desperes; est enim regressus. Ad amicum
si aperueris os triste, non timeas;
est enim concordatio; excepto convitio et
improperio et superbia, et mysterii
revelatione, et plaga dolosa; in his omnibus
effugiet amicus.

注解如下：“我曾有过严厉而公正的批评家；我现在已不再有了，我再也不想有。但我常不断惋惜

他，我的心灵比我的文章更需要他。”这一次，绝裂是公开而明显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下面是卢梭对我们在上面根据狄德罗及其友人们所说而转述的事实的解释：正当让—雅克誊清他的那封“信”时，杜德多夫人给他来了一个便条，告诉他全巴黎社交界都知道了他对她的爱情，圣朗贝尔十分嫉妒，差一点要把她杀死，后来他们又和解了，但今后必须断绝和他的一切往来。圣朗贝尔很宽宏大量，又去看了他，并和泰莱丝^①谈了谈，谈话中透露了某些“情况”，是卢梭只告诉过狄德罗一人的。哲学家却无比轻率，隐士无法忍受。两人就不再见面了。但这并不是说他们昔日十五年的友谊过去未曾有过；他们最美好的回忆只是使他们今日的心情更加辛酸罢了。

当人们宣布卢梭要赴英国即将途经巴黎时，狄德罗的心颤动了。只要公民捎一句话来，他会多愉快，会忘却旧恨前嫌，跑去投入他的怀抱的！但是没有捎话来。

“谁要是跟狄德罗不和，那总是这个人错了，”后来孔多塞这样说。

“那么您自己呢？”

① 与卢梭长期姘居的女人。

“我也错了。”

五

达朗贝和卢梭“叛逃”后，又发生了另外两起背叛：杜克洛和马尔蒙泰尔被政府的威胁吓坏了，也丢手不干了。杜克洛是国王史官，他曾说过王上“高于荣誉本身”——这种颂扬看来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又是法兰西学士院终生秘书，一个典型的职业作家。他很讨人欢喜，也很有才智和学问，并不是个可鄙的人。人们甚至有时也发现他不乏勇气。他还记得他的市民出身以及初期在左岸咖啡馆里的生活，他还保留着那里的某些习惯。但要他为一个根本不是他自己的、他参预不多的作品而遭受连累，那可真对不起！此外，狄德罗不仅拒绝过他的一些条目，而且还就一篇诽谤性文章给他写了一封严厉的信，而杜克洛却狡猾地把那篇文章归咎于格里姆。马尔蒙泰尔同样出身于显赫世家，他也打定了同样的主意，他感到厌烦，就此退出了。

爱尔维修的《论精神》激起了一片反对之声。感觉论在书中被推至极端了。根据这种看法，人完全是个由器官功能支配的动物。可怜的爱尔维修，这个在俗圣徒，他那么善良，那么温顺，那么谨慎，竟辞去了包税官的职务去诺曼底从事哲学著作！遗憾的是

最高法院并不考虑这个完全与作品不同的操行，仍然禁止发行《论精神》。爱尔维修是一个曾为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医过病的医生之子，他本人是玛丽·莱辛斯卡的日常膳食总管。他只好辞去职务。在他母亲的恳求下，他好几次表示要收回前言，但均属徒劳，他的名字一直为狂热信教者所痛恨。他为《百科全书》所做的工作是把其中各种倾向归入系统。由于《论精神》被看作是《百科全书》的缩影，后者当然要受其牵连了。在亚伯拉罕·肖梅八大本抨击文章的鼓动下，最高法院现在要向狄德罗和他的著作进攻了。

宣传有益的知识只不过是百科全书派的借口；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把散布在所有作家作品中的一切谬论和所有渎神之言都收入他们的辞典。他们把那些东西美化，扩充，用美丽的词句表达出来。当然，根据培尔的方法，是与否可能并存于有争议成分的条目中，但一说到宗教、道德、权威等问题，他们总是欣然阐述否的一面。条目“崇拜”的撰稿者抹煞了神启，条目“星期日”的撰稿者只限于计算工业和商业由于这一天工人不工作而招致的损失。对“基督教”条目的撰稿人来说，耶稣基督只不过是许许多多改革家中的一员，这些改革家和他一样把教义建立在永恒的赏罚的教条上。“灵魂”条目根本不愿意人

家辩驳，因为其中充斥唯物论。“宗教信仰自由”要求宽容，因而会导致一切混乱。“权威”条目除了自然赋予父亲对子女的权威外，不承认其他权威。“无神论者”条目又是怎样宣扬恶德的新内涵呢？它把无神论者说成贤者一般，可以享有正直风气的一切好处，却可避免无耻恶德和死硬美德的种种弊病。连表面看来最无意义的条目，也偷偷塞进了对真理最放肆、最刻毒的攻击。比如，“埃塞俄比亚人”这一条目，它不顾摩西的古训，妄称这个民族是人类最古老种族，甚至认为动物是阳光作用下土壤发酵而产生的。编纂者所采用的那套所谓“参看”，实在奸诈，令人难以置信。他们不敢直接攻击上帝存在之纯形而上论证，却叫人们参看“论证”条目；其物质论证则参看“腐坏”条目；精神论证，请参看“无神论”。《百科全书》作者们承认自己要达到的理想，就是不属于任何国家、任何宗教、任何职业。这岂不是公开否认他们的宗教和祖国吗？总之，在这些危险的哲学家们眼中，人只是一个动物，人所共具的思维必然是来自物质。自由决断呢？那只是偏见。自然规律呢？那是我们感觉的结果。信仰呢？毫无用处：上帝存在吗？很可疑！创世呢？证据不足。圣书呢？无聊的空想。宗教呢？与社会秩序为敌的狂热……

国王代诉官奥梅尔·约里·德·弗楼里在御前

谘议会和议会中就如此这般或差不多如此这般地说了以上的话。1759年2月6日作出判决，爱尔维修的作品和其他几部作品由刽子手亲手在司法宫大楼梯下焚烧。至于《百科全书》，他们只限于派了三个神学家、宫中三名讼师、两个哲学教师和一个文学和铭刻学院院士来对已出版的七卷加以修正。

《反对百科全书之正当成见》的作者肖梅获胜了，和他一起洋洋得意的还有《一个普通人向当代哲学家先生们致谢》的作者雷蒙·德·圣索弗尔，《哲学文摘》作者布耶，《教理讲授和供嘎咕先生们使用之良心问题决议，附嘎咕先生族长在接收某一新门徒典礼上的演说》作者吉里·德·圣西尔，《嘎咕先生们之神谕》作者居永，以及其他许多人，此外还有整个王后和王储那一帮人，他们还埋怨怎么不把《百科全书》判处火刑呢。

特许权即将吊消，书籍出版商惊慌不迭。他们向马勒塞布揭发肖梅的恶意中伤及其歪曲引述，并向他指出如果收回他们的特许证，那今后就不可能在法国以预订方式出版任何著作。一切都是徒劳！3月6日，御前谘议会发布判决，吊销特许证。《百科全书》的作者们滥用了王上的仁慈。人们从此类作品中为促进科学和艺术所得的好处，不能抵消对道德和宗教带来的无法弥补的损失。无论他们对尚未出版

的几卷如何谨慎从事，如允许其出版，则甚为不利，因为那样就会保证已出数卷行销无阻：“圣意欲予防范，国王在谏议会上同意司法大臣意见，撤消了并继续撤消 1746 年 1 月 21 日赐于一个文人集团所编书名为《百科全书》或名《科学、艺术、工艺详解辞典》的特许诏书；禁止一切书商人等出售、提供或以其他方式传播已出版之数卷，禁止续印以后之数卷；违者严惩不贷；陛下命令其御前审讯官、治安长官贝尔坦先生负责此敕令之执行。本敕令将于理应印刷、公布并张贴之地到处印刷、公布并予张贴……”

出版商们至马勒塞布处做了最后努力，和上一次一样没有成功。《百科全书》看来真完蛋了。

狄德罗仍不灰心，在他的倡议下，约会了达朗贝、霍尔巴赫、若古爵士以及书商们到勒伯勒东家吃饭。日期是达朗贝确定的，但他差一点没有赴约，因为他从那以后对一切都毫不关心了。他们于四时开始吃饭，他们高高兴兴，吃着，笑着，唱着。将近傍晚，他们才严肃地谈论起来。狄德罗首先发言。达朗贝打断他的话，傲慢地把书商们数说一顿，顺便对这位同事也发表了很多不快的议论，真叫人以为《百科全书》没有比他更坏的敌人了。但狄德罗终于使他答应在两年内拿出他所专长的条目。叫他放心吧！大家不再要求他承担主编的任何责任了！听完此话，他叽

咕几声，骂了几句，东扯西拉说了一番就离去了。震惊的若古爵士一直低着头，一言不发。霍尔巴赫男爵在听达朗贝发言时，差一点大发雷霆，此时才轻松地叹了口气。狄德罗则重新陈述他的计划。大家详加讨论。最后商定并发誓仍用指导前几卷的精神和自由原则完成后几卷的编辑出版任务。到荷兰去印刷，不就得了吗！最后，他们握别，神态有如搞了什么密谋。

下一个星期，也就是让人稍稍等待后，一天早上，大卫来到狄德罗家中。其他的合作者授他全权来同哲学家谈判：依据什么条件，哲学家同意继续担任《百科全书》唯一主编。经商定：

1. 全书剩余部分估计约为七卷，每卷需付二千五百里佛，但七卷中第一卷报酬已付给狄德罗，所以他只能得到另六卷的稿酬；

2. 这六卷应领取之一万五千法郎，从字母 H 算起，按剩下字母分为若干份。狄德罗每交出一个字母的全部条目，便可领到一万五千法郎的六分之一。

3. 前经协议，保证支付二万法郎之半数，其余半数，即一万法郎将分为七份。他交出 H、I、K 字母之条目，即可领取第一份；交出 L、M，可领取第二份；交出 N、O 可领第三份，如此直至 X、Y、Z。这样，狄德罗在两年中可得二万五千法郎，不包括保证给他的一万法郎本金之利息，以及每次领取七分

之一另外一万法郎的利息。但是，由于担心他狂怒的敌人们使他遭受文桑监狱后侥幸免遭的迫害，他将不再抛头露面，由大卫来收集条目。

于是，他们又苦干起来。与德皮内夫人在日内瓦同居的格里姆被请求去重新激起伏尔泰的热情。从早上六点到下午两点，狄德罗关在上了三道锁的房内，对任何人都不开门，他象个“苦役犯那样编写《百科全书》”。突然，不知从谁那里传来一声警告，也许是来自马勒塞布，叫他必须带着他的文件包和纸匣星夜逃离家中，去别处过夜，一辆驿车已经定下……他被指控是一首冗长、笨拙而乏味的讽刺文的作者，文章题为《为亚伯拉罕·肖梅控告所谓哲学家狄德罗和达朗贝的诉状》。“既不轻快，也不微妙，既不风趣，又没味道。反之，却有不少咒骂、嘲笑，不信宗教。耶稣和他的母亲、亚伯拉罕·肖梅、宫廷、城市、法院，耶稣会士、詹森教士、文人、民族，一句话，一切值得尊敬和具有神圣名称的东西都被抛入泥污中。这就是人们硬说是我写的作品，而且几乎人人都这样说。”

他只好跑到治安总监、国王代诉官和副检事的府上去。他抛头露面，四出奔走，上书，抗议。这样一来，他病倒了，患的是热伤风，胸骨上有一种灼痛的感觉……抛出那讨厌的诽谤文章的印刷厂终于给

查明了，两个印刷商——一男一女，均被逮捕。哲学家松了口气，为挡住了马勒塞布、达朗贝、霍尔巴赫、杜尔哥和莫尔莱要他逃走的意见而自我庆幸。他们认为在刑事案件中，最保险的办法是跑到远处去诉讼。最保险，是的，“但最正派的，就是既然你无罪，就不要心虚。”

最糟的是他情妇派来打听他消息的一个仆人和一封信被狄德罗夫人看出来了。她不顾他发热引起的寒颤，同他大闹一场。他刚能起床，就跑到他夫人的忏悔师家中去，请求他去抚慰她，让她理智些。他象往日一样热情而雄辩。教士听完以后，冷冷地说：

“说真的，先生，您讲得太好了。”

他于是说出一番气话来：

“问题不在于我讲得好还是不好，而是二十四小时后，我是否会把一个我从贫困中解救出来的女人重新投入贫困。您指导她已二十年，对她一定是关心的！”

但教士仍然用同样的声调说：

“先生，现在我们的晚祷钟响了，我得走了。让您的夫人来看我。再说吧。”

还有，狄德罗的父亲已经病了很久。格里姆去日

内瓦到德皮内夫人家里，曾顺道去探望过他^①。为治好胸部积水，他曾去波旁内进行温泉治疗，——几年前那温泉水治好了他的健忘症。他喝着咖啡，兴高采烈地接待那些殷勤欢迎他回家的朋友，他脸色极好，样子很高兴，声音和话语充满活力，突然他感到眼睛模糊了。他边说边仰倒在椅背上：

“我觉得有点头昏，但你们不必担心，没什么关系”。

他又谈起话来，但片刻后，又说：

“我又有点头昏……”

他再次倒下去，与世长辞了。

^① 指狄德罗的父亲。下同。

第六部分 哲学家的私生活

—

下面是制刀师傅狄狄埃·狄德罗的遗嘱。纸张因受时光的损害，某些段落已看不见了，但即以目前它的内容来看，这个资料也散发出古老法国悦人的馨香。粗犷、朴实、稳重的性格、敬畏上帝、慈善、正直，尚博广场艺匠全部强劲而感人的美德都跃然纸上：

第一：我希望被埋葬在朗格尔圣彼埃尔和圣保罗堂区内亡故者小教堂的公墓里，葬在我父母以及我妻子昂热丽克安息的坟墓中，安葬和悼亡仪式尽可能以最简单方式进行……

.....

此外，我希望你们在我死后连续一年，假如我兄弟还在人世，并仍在朗格尔修道院，请可尊敬的雅可宾神甫们在亡故者小教堂佑护圣母祭坛前做一年弥撒。如我兄弟已不在人世，则由你们认为合适的人来做。

此外，请你们用十里佛赠予亡故者小教堂佑护

圣母祭坛的祭服照料者。

此外，我希望你们购一面纱，戴在尊敬的加尔默罗之圣母和贞女的身上。

.....

此外，你们将在此遗嘱里找到上有纳瓦尔和法兰西纹章的一枚金路易。你们把它兑换，去购买十支大腊烛。在制刀师傅行会给我举行宗教仪式时，把它们赠给圣埃罗瓦善会堂区财产管理委员们。当审计稽核先生按照对每个管理委员的惯例为我举行宗教仪式时，你们也按同样数目赠给十支蜡烛。所说金路易多余部分请交上述善会之税收员，请其购买对上述圣埃罗瓦小教堂装饰必需而有用的物件。

此外，我希望你们把二十里佛交给最年老的几位审计稽核，由他们和财产管理委员会先生们用这笔钱制造一长木凳，放在通向支架的拱廊下，那里是金银匠先生们过去在圣埃罗瓦节日期间放置凳子的地方，你们让长凳归他们所有。

.....

此外，我请小妹每星期给瞎子托马斯两苏十德尼埃。这是我长久来一直给他的数目，条件是要他每天在我即将葬于其中的我父亲坟上，以及在表妹维涅隆葬于其内的我岳父坟上，念诵我已给他指定的经文。

此外，我希望你们对所有为我工作的朗格尔刀剪匠、由我付工钱的人免去十里佛债务：凡欠款不足十里佛的，全部免除，欠款超过十里佛者则从借款数额中减去十里佛。

此外，我希望你们拿出我所有的粗布衬衣，分为两半：一半给鞣革工老表维涅隆，另一半给刀剪匠老表杜普莱。

此外，我希望把我所有的工作服、上衣、短裤以及我去亡故者小教堂所穿之礼服，赠给老表里夏尔……

此外，你们把放在刀剪店大柜中一小箱子，以及所有放在该小箱子中全部诉讼字据交给香料商科内费尔或他的继承人。刀剪店大柜子就在店堂里。

此外，你们可看到在我的账本中，有我和我妻昂热丽克所签名的票据，此票据表明我们收到我们女佣海伦·布律莱三百里佛，为的是如她先我而死，则执行她的遗愿；但如我死后她仍活着，你们就按上述金额把钱还给她，并把票据撕去。她的工资分文未少，直至 1750 年 6 月 24 日（下一个圣约翰节）工钱俱已付清。

如果有人来索取自称我所欠款项，如数额不大，你们就付给他，虽然现在我记不起欠过谁。至少我脑子里没有印象了。

如我在账本上漏列那些根据建立分期偿付年金合同欠我之款项，由你们确立偿还……

.....

我的儿子狄狄埃—彼埃尔·狄德罗和我的女儿德尼丝·狄德罗，你们知道，我和尔母去世前，我们有意在圣马丁堂区教堂设立四次圣体祝福，即复活节的两个节日，圣灵降临节的礼拜一（和礼拜二）以及五月二十三日圣狄狄埃节。

但由于国王有旨，不许向教堂馈赠财礼和金钱，因此此事尚未办成。我和尔母已准备八百里佛用于建立此项基金。我要把此事留给你们去办。……

我的长子德尼·狄德罗和你狄狄埃·狄德罗，你很清楚，你长子狄德罗，自你去巴黎二十年，我为你花去大量金钱。我只就我所知估计一下，我给你寄了一万多里佛，还不包括你母亲和你妹妹给你寄去的钱，以及你沾益的此数之利息。

而你，狄狄埃—皮埃尔·狄德罗，你在修道院花的钱相等于你两次去巴黎用的钱，为三千里佛。

我自问良心，认为必须以相当数额补偿你们的妹妹德尼丝·狄德罗。

.....

我在公证人面前没有给她什么好处，也没有以别的方式给她什么，我也不愿这么做，因为我相信你

们正直。你，我的长子，你知道她一直对你有多么关心。我希望你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此遗嘱所载遗愿。你知道我为你做了什么：我为你的花费相等于为你虔诚的妹妹和你教士弟弟的花费，而且超过我和我妻昂热丽克因结婚以及由继承而获得的财产。这样，你们将在家中找到的，无非是上帝慈悲恩德所赐之福：赐予尔母、尔妹健康身体，使她们得以挣钱并生利，赐我以才能和持财的品德。这样，我才留得以下少量财产让你们分享……

……我亲爱的孩子们，要热爱上帝，你们要象成语所说“如兄妹般”相亲相爱。我特别叮嘱你们对穷人要慈善，特别是对我们可怜的亲戚们。

……………

好，我的儿子狄狄埃—彼埃尔·狄德罗教士，我手写的遗愿，你要尽可能加以执行。但我不知天意乐于如何处置我，因此我由你自己决定如何按你认为合适的去执行。

……………

我把我弟弟雅可宾教士托付给你们。你们可在合同袋中找到他养老金的票据。如他在我后死，为了养老金的安全，你们可交给他。在我死时他可能无钱执行我的遗愿，你们让他念念弥撒即可。

……………

我请我儿彼埃尔——狄狄埃·狄德罗在弥撒圣祭时别忘了我，要为我可怜灵魂的安息祈求仁慈的主。而你，我的长子，你知道我为你做了什么。你要对得起我，为我向上帝祈祷吧！我的女儿小妹，你在我病中那么照料我……我死后更需要你，你在祈祷时别忘了我。

临终之际我把全部信念献给伟大、无限仁慈的上帝。我祈求他赐你们安宁和智慧，尤其是赐给我们可怜亲戚以仁慈。

狄狄埃·狄德罗

1750年6月21日于 朗格尔

附言：关于欠我而未登记入账的款项，你们可在挂柳叶刀工作室里，车轮上面的柜子里找到一个本子（载有我为在巴黎的长子支付的账目），其中有一张单据写明借出的日期和借款人姓名……

哲学家读着制刀师傅的遗嘱，小妹和神甫弟弟观察着他脸上的激动表情。他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他巨大的身躯倒了下去。再者，烈日下旅行使他十分劳累，据老女佣人海伦·布律莱说——是的，这个女佣就是曾三次徒步从朗格尔走到巴黎偷偷把他母亲的钱送给他的那一位——他简直象是特地赶回来让人把他葬在他父亲身边一样。德尼丝用双臂搂住他，象摇小孩似地摇着他……哭吧，哲学家！哭吧，把你

一生中最诚挚的眼泪倾泻到这张发黄的纸上去吧！如果不是你，而是别人，人们真会以为他是为失去信仰而悔恨交加，为失去模范生活，总之幸福生活的不可动摇的支柱而悔恨万分！然而，你，哲学家，你的信仰从未动摇过！是不是？

小妹说：“我们的兄弟他已把一切都安排停当了。分家的事很快就可以开始。”

德尼不敢说他得赶快离去。

“我带来了书籍和纸张，但也许我不会有时间使用它们了。”

教士、僧侣、法官、律师从微开的大门中出现了。他皱起眉头，躲进房内给他的情妇写信。

小妹和神甫弟弟两人的性格恰成对比，狄德罗觉得挺有意思：她活跃、灵敏、快乐、决断、易怒、不轻易改变主意，无忧无虑、说话和行动都很随便，不听任何人或事的支配；而弟弟则敏感、认真、胆小、宽厚、沉默、谨慎、沉闷。

他打开一封来信，是写给他哥哥德尼的。那是女人写来的。感谢上帝，信的头几行没有什么不妥当的言辞。但为了避免以后再搞混了，德尼将请对方来信书明是投递给柏林科学院院士的。跟这样的笨人在一起，反正多加小心是不会错的。

神甫对哲学家说：“我翻阅过您以前写给父亲的

某些信件，您在信中对我不很客气呀！”

狄德罗脸红了，赶忙反驳说他不知说了什么，但他肯定没有恶意，并不是故意使坏。

“弟弟，要是我对您有失礼的地方，无论是否故意，我都请您原谅。”

“当大哥的这么说真够谦虚的。”小妹在一旁嘟哝道。

可怜的神甫尽管德行甚笃，却不为人喜爱。“我有几个孩子”，制刀师傅曾叹息道，“一个儿子象天使一般虔诚。可人家说另一个却不信教。我不知是怎么回事，我却情不自禁更喜欢后者。”

小妹向德尼说：

“父亲给我们留下了三万法郎的合同，二百埃敏^①谷物，价值四万只面包，我们住的这所房子，还有两间乡下茅屋，几处葡萄园，一些货物，几份债权以及这些家具。”

“把你们合用的东西全拿去，我就要走了，”哲学家说道，他有时感到一阵无法忍受的迷惘。

人们看到他疲倦，懒散，心不在焉。故乡的水土他已不能适应，他病了。巴黎传来不好的消息。对《百科全书》新判决使得书籍出版商只好退还订户们

① 埃敏，旧谷物计量单位，每埃敏约合 20 至 476 公升。

的钱。这是致命的打击。

他父亲的佃户们流着眼泪前来吊唁。死者多么令人怀念啊！

在街上，一个过路人拉住狄德罗的手臂：

“狄德罗先生，您很善良，但如果您以为您会比得上您父亲，那您就错了！”

一个著名的助理司铎说道：

“先生，哲学是绝对造就不出这样的好人来的呀！”

有时，人们会发现他凝视着他父亲唯一的一张肖像——画得很差的肖像。

德尼甚感歉意地说：“如不是行动不便，使他不能去巴黎。否则我早就请人给他画像：站在钳工台前，穿着工作服，光着头，抬眼望天，用手抚摸着 he 孙女的头，为她祝福。”

制刀师傅有个穷亲戚，由他接济生活费用。他死后，她也没有活多久。他死后第二天，即圣灵降临节星期一，她也去世了。人们把他们紧挨着埋葬起来。

小妹叹息道：“可怜的老太太，是我给她合上眼睛的。”

“现在还是这样吗？在巴黎，‘给死者合上眼睛’只用在转义上哩。

“有时候给死人合上眼睛过早。我们认识的一个

男孩，守在垂死父亲的身边，他以为履行最后职责的时候到了。可他弄错了，他父亲感觉到儿子的手，就睁开眼睛对他说：‘我儿，再等一会吧！’”

这一番话使狄德罗十分激动。将来谁来给他合上眼睛呢？是狄德罗夫人？还是亲爱的索菲？

他到白泉的菩提树下散步。那是将近黄昏时分。他选了一张石凳坐下，目光茫然地在绿荫上逡巡。他在冥想，有时从口袋中掏出一个本子来。他回忆起他的青年时代，他曾在这里和一个姑娘幽会过多次，她不久以后就去世了……白泉的爱情传统并未消失；情侣们紧相偎依，坐在所有的长凳上，笑声和接吻声在和风中回荡。狄德罗永远年轻的心为故去的女友，也为远方的女友跳动着。

最初时刻的激动和兴奋已经平息。他接待来访，也去看望别人。由于他不得不遵循的饮食制度，使得他的出访成为更为不快的苦役。到处请他喝酒，他只得到处表示敬意，说他只能喝清水，但他得装出笑容，对并不总是很高雅的乡间玩笑报以笑声。那些老好人接待一个名人、一个全欧知名人士，是何等的高兴，何等的满足啊！哲学家在假装喝上一杯酒后——呵，朗格尔的酒味多美啊！——就在别人布置双六棋游戏时，他打听起他昔日学友的情况。这一位，他现在在干什么？另一个又怎样？第三个又如何？另一

个呢？“怎么，您不知道他吗？他成了多明我会教士了。正巧，他明天布道……”狄德罗只好答应去听他布道。

他对弟弟和妹妹大加叮嘱和劝告，以无比愉快行使着私生活中裁判官的职权。这是他从父亲身上继承下来的爱好，但卢梭一向尖刻地认为他并无此种才能。他使弟弟和妹妹两人和好了，使他们决定在尚博广场的家中共同生活。他对此种安排能延续多久并无多大幻想。神甫交游广阔，喜欢热闹；而德尼丝对自己的感情和金钱都很吝啬，她预言他会把他们的家变成一个招待所。那会多费神，多辛苦，会有多大的开销啊！于是乎大哥充当起外交家来，他奉承神甫，取得他的信任；又劝他妹妹找个穷女友为伴，负责那女友侄女的膳宿，女友则可操持家务，订一个共同开支计划，神甫提取他必需的用项，其余的，妹妹想怎么节约都可以。狄德罗给确定了数字，三所房子将变卖一所，第二所归小妹和狄狄埃—彼埃尔所有，在他们把三分之一款项归还给大哥后，他们就可住进去。第三所，即乡下的那座房子，归他们三人共有，他们可从中获得酒和面包。其余的遗产分成三份，最丰厚的一份被提出给予德尼。这一切都在一刻钟之内谈妥，简单干脆，德尼不能不为之骄傲。三个人又啜泣一番，庆贺一番，事情就结束了。

狄德罗算了算他的账。从此，他可更安心地面对未来：“这样，我的朋友，”他写信给亲爱的格里姆说：“我父亲的一千五百里佛，书商们的一千里佛，其中五百已商定了，我还可从别处得到二百。当庞大累人的工作结束时，我可以剩下八、九千法郎去投资，可生利四、五百里佛。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培根、荷马以及其他等等，两年后就可以遣走了，他们可另外给我搞它五百里佛。您算算吧，可以有三千或四千里佛年金。只要一个人不是疯子，用这个数目是可以过得舒服的。”

现在，离的时间到了。他们从星期一推迟到星期四，不能再延迟了。最后的时间用来在制刀师傅的衣物里选了一些哲学家可能用得着的东西，重读了父亲以往亲笔写的字纸，并一再回忆他弥留之际的详情。他的病拖了十五个月，小妹每夜要起身十来次，给他送去暖和的内衣。她必须穿过长长的过道，才能到达他自妻子逝世后隐居十一年的床凹。但制刀师傅终于克服了反感，又回到原来的床上睡下，说道：“我在这床上睡得更舒服，但我不会再起来了。”他错了，因为他是坐在安乐椅上死去，不如说长眠的。

星期三晚，哲学家和德尼丝刚把几口大木箱装满，突然他们的弟弟进来了。他对他们准备行装甚为惊奇，他不知道德尼第二天要动身。他大加责备，埋

怨他们做了决定却不让他知道，说他们处处瞒着他，说他们不喜欢他，说事事处处都是如此。于是，这位圣徒十分伤心，烦闷，不吃，不喝，一言不发。他哥哥握住他的手，拥抱他，向他发誓说对他怀有最亲切的感情。

德尼丝呻吟道：“好吧，瞧他就给我准备这样的生活！我得每天伤脑筋去设法不叫他伤脑筋！”

的确，他俩之间的和好没有持续多久，他就搬到朗格尔的一个郊区去生活，而她呢，独自一人留在尚博广场的房子里：她以 17000 里佛买下属于他的那份产业。至于哲学家和神甫，他们的关系似乎从 1760 年起就中断了。

在此以前，神甫越发无所顾忌地发脾气，随后半天不吭声，三人都尽量离开摆好晚餐的桌子远点。哲学家忧郁地用手撑着下巴，德尼丝好似睡觉那样向后仰着，神甫坐在椅子上混身不自在。最后，德尼支开佣人，又一次劝解弟弟和妹妹和好。那次晚饭，吃时已冷了。

次日清晨，德尼丝尚在朦胧中，神甫就来到大哥的房内，并以虔诚的话语要他相信他和小妹串通一气，总是把自己排除在他们感情之外。事实是明摆着的，如何回答这种指责呢？

此时，德尼丝起身了。告别的时刻到了，她双手

搂住哥哥的脖子，对他说不尽友爱的话。他亲了她何止百次，却无话可说，他们是互相了解的……别了！友人卡罗瓦荣家的马匹由他们的车夫弗朗索瓦驾驭，载着哲学家奔驰在去往圣迪吉埃的大路上。

第三天清晨六时，弗朗索瓦把他送到了伊勒城堡，交给一位老夫人的怀抱中。她顺着林荫道跑来迎接客人，一见面就责备他没有如约早几天来到，仿佛他曾经答应过似的。

“您很热吧？”她说。

“是的，特别是从珀尔特起，因为太阳正照在我的脸上。”

“您累吗？”

“有一点。”

“我看您身体很好，您的气色更好。您的事办得如何？”

“都安排好了。”

“不过，您也许需要一个人休息一下，来，我领您到您的房里去。”

哲学家把手伸给女主人。她把他领进称为“钢丝琴”的卧室内。他在房内擦洗一番，凉快一阵，随后，被引去参观庄园。

二

“那是一座位置极好，宽大而漂亮的房屋。想象

一下吧，此处的马恩河和夏朗东的一样宽，但河水清澈得象泉水一样，成了大小花园和整个庄园的天然界限。我抵达的那一天，黄昏将临时，我们散步直至日落后，她向我说：‘去看看我的臣民们是怎样回家的吧！’我伸出手臂让她挽着，向栅栏走去。壕沟边，一大群牛在饮水，一群羊，为数更多，咩咩叫着走过，回到羊棚里去。鸡鸭场非常大。我们在那里浏览了一番。次日，是个星期天，她领我看了那些布局极好，家具齐全的房间。除了索菲的那一间，其余的我全看了。他们不让我进到那一间里去……”

让—罗伯·沃朗是食盐供应税收官。他大约于1730年在马恩河上伊勒小村庄（该村离维特里—勒弗朗索瓦十余公里，距圣雷米—昂布热蒙村庄不远），购置了大片地皮：有可耕地、草地、树林、牧场，想在那里规划出一片庄园，建造一座别墅。感谢上帝，食盐供应业上收入并不太少。他开了一条沟渠，建了一座砂岩单孔桥，盐吏的夫人愉快地为该桥奠基。夫人名叫安娜—伊丽莎白—弗朗索瓦丝，闺名布律乃尔·德·拉卡利埃尔。还有一座栅栏，一条林荫大道，一座外部简单饰有花彩状植物、内部饰有镂空线脚细木护墙板的两层楼房屋。这一切都足以使盐吏成为村中很体面的老爷。让—罗伯虽是侍卫骑士，波旁王族和法国王室御前撰修之子，圣让·德·

拉特朗勋位骑士、王权伯爵，但他并不一心追求贵族的癖好，他对以土地为自己命名并不关心，仍然叫人家象以前那样称呼他为沃朗。

他生有一个儿子，早年即夭折，还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嫁给夏龙财政区一个公路桥梁工程师为妻，女婿名叫勒让德尔，他在兰斯居住多年，他的名字出现在 1764 年此城揭幕的路易十五塑像纪念牌上。后来他被任命为总督察，被派往康城。他是个讨厌的丈夫，但却是个经验丰富的收藏家。他喜爱书籍、图画、雕刻、塑像。他于 1770 年去世时，并没有什么人流泪。他留下一个女儿，嫁给一位迪戎先生；他还有一个儿子。

三姐妹中的三妹——人们认为索菲·沃朗是老二——在夫妇生活上比大姐更为不幸。她嫁给奥尔良公爵的一个财政收税官沙利涅克先生。此人遭到一次为数一百八十万法郎的巨大破产。于是他死了，也许是逃窜了，人们就称她为白拉西夫人。她有一个女儿，是个瞎子，还有一个儿子。在她的请求下，狄德罗让她儿子带了些货物到凯延去，他却在那里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坏事。我们只能姑妄猜测，也许正是在这位三妹的家中狄德罗第一次看到了索菲·沃朗端坐在绿色小桌前，这个回忆常使哲学家激动不已。

露易丝—昂丽埃特·沃朗（称呼她得加上时髦

的教名索菲一块叫)，1717年11月27日星期五生于好孩子街，因此她只比狄德罗小三岁，当他在1756年爱上她时，她已徐娘半老了。她很贤德吗？对研究狄德罗的史学家来说，索菲·沃朗前四十年的生活就等于没有过似的：他们竟然毫无所知。

这样，四十三岁的狄德罗，当他妻子去朗格尔小住时，一定是自由使得他忘乎所以——我们已见过他在同样情况下爱上皮西欧夫人——他竟迷恋上一个干瘪而娇弱的老小姐——乳房长着脓肿，腿部浮肿——她和他一样常常消化不良，极易感冒，戴着眼镜，醉心于哲学、道德、伦理、科学。她身材高吗？她身材矮小吗？是浅肤色的，还是深肤色的？狄德罗提到过她的两张画相都已遗失；他说一张是1759年画的，尽管形象已模糊不清，他仍不知疲倦地端详它，远远地撮起嘴唇，向它飞吻；另一张是在1762年画在“古代最明智、最敏感的作家”贺拉斯的一本著作的包书皮上的。所以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索菲·沃朗是否美丽。但怎能怀疑她的魅力，甚至那眼镜下犹存的风韵呢！我们不能设想狄德罗会爱上一个丑妇人，会把一个骨瘦如柴、已经枯萎的猎获物搂在怀里。他的确不是个挑剔的享乐者，但他对优雅和美貌甚为敏感。我所能想象的索菲·沃朗是个身材匀称、娇小玲珑，目光机智而柔和，笑容温存，不饶舌，谨

言慎行，而且有一种使那些不熟悉她的人以为冷漠的克制态度。她毫不卖弄风情。有一天格里姆问她：“在一群热衷于玩乐的青年当中，您的女伴们都忙着去取悦于人，您怎能不了解或忽视自己的优越条件，而沉溺于深思冥想和研究学问中呢？”真是个奇怪的问题，要知道那是向一个四十七岁的女人提出来的呀！要是偏向理智，爱探讨哲理的索菲始终如此，难道她就不曾有过不理智的时候吗？说是她曾一直拒绝狄德罗的爱情，这个假定其实经不起安德烈·巴伯龙首次发表、或恢复其本来面目的那些信件的检验的。但是有一位写过“热恋中狄德罗”的传记作家竟然能够相信索菲·沃朗守身如玉。“我向他（按，指司铎马塞尔）引述过一封信，狄德罗在信中向索菲说他将在处女的天国重新获得她，‘原因不必明说’”。狄德罗没有写“原因不必明说”，写的是“您所知道的理由，”意思当然完全不一样。“您所知道的理由”证明索菲并非处女；如果她是处女，他则不会为提醒她的童贞而暗示她自己知道的某个特殊原因。“您所知道的理由”意思看来是说狄德罗长久没有接近索菲了。因为，初次的欲情火焰平息后，由于沃朗夫人迫使女儿去伊勒暂住，狄德罗和索菲于当年分开了六个月，他们该是相当冷静的情人。但是，只要我们读读最后一版的《书信集》，我们就不敢肯

定他们的爱情是洁白无暇的了!“别了,我的朋友,我把我的嘴唇凑近您的嘴唇,即使我在上面发现您妹妹吻您的痕迹,我也要吻它;但没有,丝毫没有。她的吻是十分轻浮,十分虚假的!”(1759年8月3日)。这么说,狄德罗的吻不是这样的啰!因此,他绝不会不把吻始终印在索菲的嘴唇上的。“耐心点吧,亲爱的女友,耐心点吧,这样的时刻会回来的:你会看到我的沉醉,我将迫使你从内心说出正直女人的爱情永远是可贵的,她的魅力是永不消失的。我吻遍你全身。你现在和将来永远都是我最美的人。”(1760年9月2日)。“如果您热爱着,而别人欺骗了您,您怎么办?首先,我要回答他说,我很难相信这一点;当我得到肯定的回答时,我相信我将抛弃我喜爱的一切,我将隐居到乡下去,我将在那里等待我的末日或忘却人们对我的咒骂。”(1760年9月5日)。很明显,说的不是柏拉图式的欺骗。“令堂大人认为您的大姐喜欢可爱的女人,她肯定非常喜欢您。再者,您是令她十分欣赏的虔诚者;再者,她有时俯身向您,神态是那样体贴又肉感;再者,她的手指那样奇怪地紧压着您的手指!别了,我疯了,您想我怎能不疯呢?别了,别了!我还能有多长时间可以说出这种不幸的话语呢?”(1760年9月17日)。我倒要问问,这种出乎意外的非难,这种嫉妒的呼声,难道不使我们毫不误解

地看出肉欲的冲动吗？“我的女友，如果我突然看到您魔术般地出现在我身旁，那时我会快活得死去。我一定不惜失礼，对您的尊敬也不能使我却步。我要冲向您，全力拥抱您，把我的脸紧贴在您脸上，直到心儿重新跳动，直到我有力量离开您。我要久久注视您，然后才能开口向您说话，因为我不知道何时才能发出声音，才能抓住您的手，把它放到我的唇上、眼上和心上。向您谈论这种时刻并想象它，我全身感到一阵战栗，几乎昏厥。啊，亲爱的女友，我是多么爱您！当我们重逢时，您将看到我是多么爱您啊！”（1760年9月15日）。这一切是柏拉图式的爱吗？“我两、三次曾禁不住要和您一样疯狂，但我十分清醒，我克制住了。我还能忍受一段时间，但超过三个月，那就不可能了。您同意吗？别了，我感到我又要兴奋得不能自制了！”（1760年10月26日）。我们尽管反复揣摩这几行字的内里含义，只会发现双方倾诉因别离而加剧的爱欲。下面可以读到索菲何等大胆地同样吐露私情：“这么说，我有时当真在您梦中出现？睡梦对我却不如对您那样给予安慰，不过，我还懂得在醒着的时候对自己加以补偿；别过于看重这种事情吧！我没什么可遗憾的，没有，不过现在您该回到我的身边来了。”（1760年10月28日）。这些话，依我看，可能比前面的更有决定意义，但是，说他俩是

柏拉图式恋爱的人并不知道这些话，因为这是巴伯龙版中首次发表的一封信的摘录。“请您记住托马斯回答那些向他肯定基督复活的使徒们的话吧。您象他一样被关在坟墓中，而且远远不止三天三夜。如果在您回来时，我没有得到那持怀疑态度的使徒（托马斯）所要求的同样证据：nisi immittam digitum^①……”（1761年11月21日）。还有这一段：“如果说必须给摩尔菲斯的女儿们^②找到配得上她们的丈夫，她们三个都仍然必须婚配。乌拉尼亚应配个风神^③，老大应嫁给大天使，即预兆天使，至于您，应该嫁给狄奥根尼朋友^④，可是他将用一块纱罗好歹掩蔽身体；您有一切权利支配我，每一时刻都有不同的权利；不过，狄奥根尼每天都要离去，八年或十年后，将毫无痕迹。”谜底是很清楚的，明显地指索菲并不讨厌狄奥根尼，但她多少有点害羞，必要时还得对方恳求才答应。我们来念念下文吧：“别了，我的女友，保重身体，我全心全意拥抱您。狄奥根尼离去之后，您将把我让给乌拉尼亚。在她身边，我将充当五、六

① “除非用手摸到”（拉丁语）。

② 摩尔菲斯：是睡梦之神，此处指索菲的母亲。

③ 乌拉尼亚是司天文的缪斯，故应嫁给风神。

④ 狄奥根尼：希腊哲学家（前413—327），此处指狄德罗自己。

年的风神，在那以后，智力衰退，在常识和理性的废墟上将重新产生偏见，头发灰白，弓腰驼背。那时，我将把手臂给大姐挽着，到教堂去为我向小妹妹们说的一切甜蜜而荒唐的话、为我本想向大姐诉说的一切而哭泣。我仍象第一天那样爱您。我还象头一次离别那样需要您，等待您。我对您的忠诚好象要付出很大代价，其实我所做的一切中唯一的欠缺不过是没有困难。”（1762年8月19日）。还有，“晚安，我的朋友，我要去和您共度今宵。跟我稍睡片刻吧。布瓦洛小姐不愿相信您不在时我很规矩，那么她不相信是由于什么呢？”（1765年9月20日）。如果这些话并不是毫无意义的，那就是说写这几行字的人确是收信者的情人。何况，在习惯上一般用您称呼的那个时代，他数次用“你”来称呼对方。

起初，沃朗夫人对哲学家对她女儿献殷勤感到得意。她不知道他们在老奥古斯坦街住房的一个偏僻角落里，某座小楼梯上面经常幽会。一天——那是1759年，制刀师傅故去前不久——老夫人产生疑窦，上楼来到索菲的房内，看到狄德罗也在那里。三个人都十分尴尬。沃朗夫人一言不发，假装在书桌上找张纸头，然后就出去了。以后，她就更加变成了“《启示录》的女人，她的额头上写着的是神秘”。狄德罗把她比做斯芬克斯：“她的灵魂被七道封印禁锢。”随

后决定“天使化身”的索菲（他写信称她为“孩子”，可她那时已四十二岁！）将和她母亲每年去伊勒别庄住六个月。狄德罗多次在驿车下来，在那里花了几小时参观庄园，欣赏令人慰藉的农活，观赏那些野生植物，不由得十分怜悯旧王宫广场和杜伊勒利的“残缺得象菜头”一样的树木，他又在索菲特别喜爱的小亭子里遐思冥想一番，然后启程回巴黎，仍然乘坐弗朗索瓦驾驭的卡罗瓦荣府上马匹拉着的车子，怀着敬意，并以我们可想而知的不安和窘态，把他温柔女友的母亲也同车带走。“她忘记带她的珠宝盒，我有幸把我的钱包供她使用。她很难忍受旅途疲劳……我只好勉力供应她几个月……”

要离开巴黎的决定使索菲陷入绝望中。1759年9月15日狄德罗写信给格里姆说：“我现在格朗瓦尔，而索菲却在巴黎。她母亲曾使她期望可以留在巴黎，可后来突然改变主意，把她带走了。一想到要离开六个月、一年、也许两年，她痛苦不堪。她觉得自己是在走向坟墓，她是这么说的。她眼看着日渐衰弱，她心灵中的感情日渐熄灭，她陷于沮丧、冷漠和使她妹妹伤心的无所谓状态。您可以想想我的处境……她长时间在我们当中一言不发，闭着眼睛，把头伏在座椅的靠背上。如果有人责备她忧郁，她根本不加解释。每当她听到我到达的脚步声时，她就和她妹

妹说：‘妹妹，是他来了。’我走进去，她并不离开座位，只是向我笑笑，并用那即使在安详的时刻，我也能觉察出充满深沉而内在忧伤的眼睛看着我。要是我问她：‘我的朋友，您在想什么？’她就答道：‘我想等我不在人世了，你们都会很快活的。’随后，她站起身来，走到厕所中痛哭起来。克莱尔告诉我，她经常如此，当她回来时，她两眼发红，充满泪水。我和她妹妹都看到了，我们互相使个眼色，内心十分痛苦，对她很为同情。但是，她母亲却尽力用提问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当她达不到目的时，就叫人套上马出去溜溜或去看戏，勒让德尔夫人陪同前往，我则留下陪着索菲。但我们单独相处，现在她也不觉得愉快了。她沉默不语，冥想，叹息，抓住我的手紧紧握着。要是我请她俯身过来，她就对我说：‘我的朋友，不要养成这种习惯。’她预感到末日快到了，所以她所说的一切都与此有关。”

当我想到那神秘索菲·沃朗的命运，当我奇怪地看到她四十三岁还被母亲如此严厉对待时，我常常有一种想法：我心中暗想也许她并非第一次谈恋爱，也许她在为年轻时失足行为赎罪。这种看法可以解释很多疑点，首先是她从不结婚……如果我搞错了，愿她的阴灵原谅我吧！

三

狄德罗从 1754 年起住在一位名叫盖兰的杂货商家中五楼和六楼上，地处圣伯努瓦街和塔拉内街的街角处，从他的窗口对这两条街即可一览无余。那时，圣伯努瓦街向南延伸，经过因开辟雷恩街而消失的阴沟街，一直伸向巨龙庭院以外。他的住房在五楼，那里是他的家居生活；六楼则是他工作、接待客人、独自沉思、阅读和单独思念索菲的地方。狄德罗夫人不常登上那个阁楼书房，也许从来也没上去过。

他们的感情生活完全毁坏了。看来，只有一个性格平静而温柔、有教养、敏感，像索菲·沃朗一样能在他身边充当精神知己的人，才能保持其信任和柔情永不衰退。狄德罗虽年过四旬，他仍会象他那个时代同他一样有身份和名气的男人一样对妻子表现忠诚，即使不时有些逢场作戏的艳遇，他也会把最美好的感情留给纳奈特。可惜她却是个平庸的女人，她的信可以证明这一点。这里有一封从未发表过的信，是她写给她的小姑子德尼丝的，大约是 1757 年写的。

致狄德罗小姐

我的妹妹，

您隔了那么久才告知父亲和您的情况，真叫我们挂念之至。我们写过信。我丈夫给弟弟去了信。可

无人作答。务请给我们来信。我对卡罗瓦荣夫人失血情况很为不安，请告知她的健康情况如何。如情况不好，真叫难过，因为她是个真正家庭主妇，很会当家。写信告诉我我们的兄弟如何和您一起生活，他是否使父亲不快。向蒙特萨（？）夫人以及我们所有的朋友转致敬意，请相信我最美好的感情。

您的朋友、姐姐

狄德罗

12月10日

我们询问了父亲的病情，下面是医生的处方：

要他早上空腹喝咖啡。在他吃素的日子，给他做些扁豆汤，随后吃些烩扁豆；下一次，做些土豆糜汤，再一次是青豆，但要适当地，开始慢慢让他习惯，总之要让他吃各种胀气的蔬菜，使他从下面排出他胸中一切气体。可以在他的荤汤里加进一些扁豆糜，人家认为这样可减轻他的痛苦。当您早上给他喝咖啡时，尽量让他在床上喝。这些就是医生们的嘱咐。再见，妹妹，替我们和昂热丽克，代吻父亲。感谢上帝，尽管巴黎尽是天花，她身体很好，而且她已得过天花。我希望上帝把她留给我，因为许多孩子都死于此病。

我请您一收到我的信，别忘了给我来信，因我不知如何解释。

在结束我的信时，正好福孔先生给我带来了父亲开列的账单，应付款项没有记入大钳子。他给我作价为每把 1.5 里佛。但他没有叫我把它寄给你们，除非你们非常急需，他委托我在本月中以一里佛价去定做。除了大钳子以外我付给他的账单附寄于此，为的是让你们心中有数，我太不在行。

阿尔努先生那一笔六十里佛款项已收到。

如您还没把让内东采摘的球果紫堇(?)^①丢掉的话，我请您给我寄来，当心别让它弄湿了。我丈夫每天早上仍在服用它。您可告诉您的洗衣女佣，她们的舅舅收到了他们给他寄的包裹，他将给她们去信，我的表妹该给他们的甥女寄件连衣裙上身和一点钱。让内东的舅舅答应在圣马丁节给她寄六十里佛，请关照一下让内东。上帝保佑您健康。给我们来信。为我们健康举杯，让我拥抱德格莱小姐，同她一起唱比隆。

需要看看另一封信吗？也是没发表过的，也跟上封信一样是寄给在朗格尔的德尼丝·狄德罗的：

我的妹妹

卡罗瓦荣夫人的马车夫在今天圣托马斯节（12月21日）近两点到达，带来全部食物，都完好地交

① 问号为原文所有。

给我们了。我正要去吃饭，我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叫他上楼来，请他吃一点，喝几杯。我要他在此度过当天剩下的时间，这样明天早晨他还是有足够时间回去的，他的马也可以安顿下来。但不管我怎么讲，他也不听。他在驿站已吃过饭，三点一刻他又动身，赶到达拉维莱特去过夜。他到达宿地想必不会太困难，因为他去时比来时轻得多。因为他车上带给您的全部东西只是昂热丽克向您的问好和我的衷心谢意。我同样谢谢卡罗瓦荣夫人，她好心地给我们送来封斋期的食物。有李子、小葡萄干、樱桃和葡萄。请您先代致谢意，我们随后给她去信。

我给了车夫九里佛，但他走后三小时，我收到卡罗瓦荣夫人一封信和您的两封信。我竟然同一班车就收到您两封信！我向您保证，妹妹，一封就足够了。要是昨天收到就好了，因为我会照您吩咐的，给那汉子十二里佛，而不会是九里佛了。但已无法挽回，因为我们不能去追赶他。

您身体健康，我们很是高兴。

至于昂热丽克，感谢上帝，她身体好极了；她还不会刺绣，但她开始学地毯针法。她《旧约圣经》念得很流利。至于老表埃丰，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因为还没有一页书印出来。至于破旧衣服，如果我们能有的话，您不必费神来要，而巧克力，我们已三年

多没有了。

我要到明天早晨才把这封信封起来，要给您加
点雷尼埃夫人的消息。

让内东刚刚去看了雷尼埃夫人。她的手发肿，嘴
巴可怕极了。您看得出这个女人要完了。我已寄出给
卡罗瓦荣夫人的信，“王后”已看过了。

卡罗瓦荣夫人竟给克拉尚先生写了信，向他说了
许多甜言蜜语，我很不高兴，因为他不配。最后我
衷心拥抱您。

盼收到此信后立即来信，并告我卡罗瓦荣夫人
家中可好。

再一次说再见。 您的姐姐和朋友

狄德罗

12月22日

我们没有任何索菲·沃朗的信件，但那戴眼镜
的小姐写的信肯定是另一种笔调。

因此，在狄德罗和他妻子之间，经常如人们奇怪
地借用戏剧语言所说的“戏剧性场面”。“我内心十分
震惊，”他写信给索菲说：“我给您写信只是为了不让
您担忧。您知道不公正和不可理喻给我多大痛苦。好
吧，您想想我竟然不得不忍受了大吵大闹两个多小
时。可是，请您告诉我，当这个女人要把我气得肺部
出血，神经错乱，她又有什么好处？啊，生活对我多

么无情！多少时候，我情愿死去才高兴！……自从上次家庭风暴以来，我们分开吃饭。他们把饭端到我的书房里来。要是今后我和她偶然见面，真希望既无机会、也无时间争吵。啊，残酷的生活！……现在我才稍稍安定了。他们都见不着我。我让他们把饭拿到我房内来。她该没有机会来引我生气了。我甚至发现，她已感受到像这样离婚导致的一切后果。她想防止它们又不丢面子倒是很为难的。不久将经济拮据，那就会一切和解的……”

的确，一切都和解了，但并非由于经济拮据：圣日耳曼郊区一个小寡妇来向狄德罗夫人讨顿饭吃。哲学家从他的阁楼上走了下来，装出兴致很好的样子。于是夫妻间的僵局打破了。

“您守寡后怎么办呢？”狄德罗向小寡妇问道。

“唉，简直毫无办法！”

“您不想再结婚了吗？”

“我一点也不知道。”

“怎么？您一个情人也没有？”

“噢，请原谅我，我还真有两个哩。一个是个什么鬼哲学家，他一味谦逊尊敬，叫人烦死了。我看我是要摆脱他的。我要的是能使我愉快的。”

“那另外一个呢？”

“另一个吗，只要由着他，就不必为他操心。”

“那以后您对他怎么办呢？”

“先让他待一段时间，然后，我就象人们对待某些有毒的昆虫一样，把它捏死在它所叮过的地方，治好伤口。”

这句俏皮话引得狄德罗夫人大笑起来。夫妻两人就在这笑声中和好了。这样一来，不幸的哲学家只好主持他妻子组织的几次小小庆祝会了。他尽力做出高高兴兴的样子，同那些善良的人们谈些他们能理解的话。其实，他如坐针毡，这可从他不断使用鼻烟盒上看得出来：“晚上我鼻烟盒剩多少烟草，是与我白天的愉快或烦恼成比例的。”

接着，狄德罗夫人染上当时极为流行，人们称之为小瘟疫的疾病，但不久痊愈，只留下腹股沟疼痛后遗症。数星期后，必须服用吐根糖浆；可怜的夫人正在腹泻。那种药使她痉挛。由于她是人们所说的不听话的病人，痉挛更加严重，她自以为马上要死了，就呻吟、哭泣、喊叫、双臂乱舞，象个“宣讲耶稣受难的讲道者”，街坊邻居以为她要生孩子了。狄德罗夫人的病情没有持续很久，但她大大消瘦了。“那宽而胖的面孔变得又窄又小，只能看到两只大眼睛。”她的性格并未因此而变好。“如果一个医院里有两个象她那样的病人，要是人们愿意让两个都留下，那就得把所有其他病人都打发走。在她脾气恶劣时，她向她

的孩子说了些无法加以复述的话，真要我的命！真的，如果孩子暴病而亡，我真不知是不是会痛惜，因为听凭那种母亲摆布，倒不如让她死了的好！”这是善良的狄德罗对他妻子作出的最严厉的判决。

症状又出现了，病人又服用了吐根糖浆。这一次却使她呕吐起来。她无法入睡，也让大家无法入睡。于是乎她变化无常，厌恶一切，满脑袋奇特而疯狂的念头。女佣让内东忙得不可开交。情况发展到大家都认为该考虑后事了。医生决定孤注一掷，给她开了苦樗药方。那是一种收敛性茎皮，一种洗涤剂，或者她会痊愈，或者她将死去。她却康复了。但，这确实是哲学家所期望的结局吗？

还有一件事：她得了坐骨神经痛。有人建议用盐、烧酒和肥皂擦身。她正如法泡制，狄德罗进来了，小昂热丽克赶紧冲到他面前。

“爸爸，别进来！如果您看到那样子，您会笑死的！”

他也不管，径自进去，看到他妻子弯身跪在床脚头，屁股朝天，女佣跪在那里用力给她洗涤！“那可不是说这句谚语的时候：用肥皂给摩尔人洗脸是浪费时间和精力^①。狄德罗夫人很白，而且也不是用肥

① 这句谚语的来由是嘲笑摩尔人长得黑。

皂给她洗脸。这种疗法减轻了她的病痛。自那以后，我有一两次也承担此项工作，我把任务完成得很好。”他厨师的工作也干得同样好。“医生叫她吃一种燕麦糊。得三个小时才能烧好。昨天晚上，我打发让内东去睡觉，我从九点直到凌晨一点钟，在火上转动和搅拌。她把早饭能吃上它视为一大乐事。我用布把大碗盖好，随后我把它放在热灰中，等她起床时，食物仍然很热，立即可以食用，味道非常好。这玩艺儿倒不费什么气力，可是必需我真爱她才行呀！”

后来又患了关节炎，而且很不是时机，因为昂热丽克正在感冒，新来的女佣刚住下就病倒了。狄德罗夫人的“风湿体液”^①从脚蔓延至眼睛和胸口，于是又是呻吟和大发脾气。“狄德罗夫人属于那些不能忍受痛苦的少数女人，”丈夫无情地指出。

但必要时他也知道维护她。的确，他在给情妇的信中以取笑妻子为乐，但他不喜欢别人代劳。一天，狄德罗夫人去探望患病的达朗贝，在他家中遇上了雷斯壁娜丝小姐、莫尔莱以及别的几个人，她喋喋不休大谈一番，幼稚的话语使在座者忍俊不禁。次日，

① 从中世纪遗留下的看法，人体健康与病痛是体内的所谓“体液”状况所致。而法语中“体液”一词，又解作“脾气”，某种体液必定导致坏脾气。

在霍尔巴赫府上，莫尔莱引以为乐地重复了一遍，还把可笑之处夸张一番，狄德罗请他住口或者改变腔调。随后，他把椅子拖到他对面，说道：

“神甫先生，您能不能赏脸听我说上两分钟不要打断我？然后，随您要多少时间加以解释，我都完全同意。”

长老表示同意。

“神甫，您的职业使您很讨人欢喜，不过有几条规矩是讨人欢喜者应该懂得的，您也许是知道的，可您总是记不住。第一条，除非同最可鄙的男人打交道，绝不应该指望一个人容忍别人当他的面侮辱他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子、女儿和友人。第二条，因为玩笑有它的分寸，超过分寸，一个讨人欢喜的人就不再是个出言机智的人，而是个无礼的人。第三条要做到，需要极大的洞察力，那就是要了解被开玩笑者的状况。当一个人愉快、健康，处于幸运的境地时，他完全愿意接受这种玩笑。而在任何其他情况下，在他身体不佳，内心为忧郁而苦恼，那么开玩笑就很不适宜。为了使您深知这一条规则虽必须遵循，却难以遵循，那一年我们大家悼念男爵的最老朋友勒蒙塔米的时候，您却向他说他的这位友人到另一世界去是为他准备一个位置，您难道以为这个玩笑适宜吗？”

尴尬的莫尔莱连声道歉，狄德罗握握他的手，对自己刚刚的一席话甚为满意。我们早就知道他是喜欢向别人说教的。

四

好像狄德罗夫人的病痛还不够使哲学家烦恼似的，女佣让内东也病倒了，特别是昂热丽克也病了：喉炎，鼻子上长脓疱，肿块，咳嗽，喉痛，出疹子，不断呕吐，虚弱……“她们明天全要一个一个地服泻药，由孩子先开始。”狄德罗当父亲的感情常受到严峻的考验，但另一方面，看到女儿早熟对他又是很大的慰藉！当然，她并不是向哲学家的孩子们推荐的榜样！八岁的昂热丽克就给他爸爸带来很多忧虑。在他离家一个月后，他发现她举止轻浮，把 r 音发成 l 音，矫揉造作，装腔作势，好赌气，毫无理由地哭泣，任性之至，满脑袋记的是无聊的谜语、说难听的话，固执，不爱读书和劳动。这都是母亲教育的可悲结果！象她那样美丽、聪明、智力健全，如果让索菲·沃朗或她妹妹勒让德尔夫夫人来教育，那她怎么会不学好啊！

这恶劣的印象不久就消失了。1761 年圣德尼节，狄德罗特意从乡下赶回家，听听她女儿对他小小的祝贺。他十分高兴听她那样背诵祝词，在那短短的祝

词中，有几个发音很难的字，女儿停了下来，很有礼貌地说道：

“爸爸，因为我缺牙巴。”

快念完时，因为她有束花要献给他，可找不到了，她又停下：

“瞧，真倒霉，我的石竹花不见了。”

不过，她还是“一字不漏”，把全文念完。

一个名叫贝梅茨里德尔的德国青年经格里姆和另一个人的介绍，来到狄德罗府上。哲学家问他会些什么。

“我懂得数学。”

“跟数学打交道，您会很辛苦，收入却甚微。”

德尼是吃了亏才懂得的。

“我懂得历史和地理。”

“如果做父母的打算给他们的子女以踏实的教育，那您有可能利用这两门有用的知识，但这方面是没有油水可捞的。”

“我学过法律，研究过条令。”

“即使有克劳笛乌斯^①之才，人们也会在墙角边饿毙的。”

^① 克劳笛乌斯（四世纪），罗马诗人。主要作品《普罗色拜茵被劫记》。

“我还会一种我故乡无人知晓的知识：音乐。我钢弦琴弹得还可以，我相信我对和声的了解要比大部分教授它的人高明些。”

“哦，您怎么不早说呢？在我国这类浅薄的人民身上，良好的教育毫无实际结果。但懂得消遣艺术，一个人就可获得一切。先生，您每晚六点半到这里来，给我女儿教点历史和地理，余下的时间教她钢弦琴与和声。您每日三餐都请在我们家用，可光有吃还不够，还得有住有穿，我每年给您五百里佛——我也只有这个能力。”

狄德罗实际做的并不止这些，他把贝梅茨里德尔的《钢弦琴课程》译成了法文。那是何等美妙、生动、灵活的法文啊！

于是，昂热丽克开始学习钢弦琴课程。她父亲经常让她复弹。她的手指多么灵巧！多么自如，多么柔和！多么优美！一次，正复奏到高潮，小姑娘突然附到哲学家的耳边说：“爸爸，为什么妈妈不许我提醒您明天是她的生日呢？”

这么一说，纳奈特当晚收到了他的花束。她不冷不热地把它收下了。

又有一次，父亲向女儿说：

“昂热丽克，既然你这一段弹不好，你为什么不看看看本子呢？”

“指法没有写在本子上，障碍正是在这里。”

“昂热丽克，我觉得你跳过了一小节。”

“不会的吧，因为我的手指还在弹着这一小节的和弦哩。”

母亲长期反对父亲对女儿进行教育，但到了1762年秋，她认为应该稍作让步。这对哲学家来说真是高兴极了！根据他珍视的原则去教育自己的亲生女儿，排除任何迷信，只听从理性，向她灌输对真、善、美的热爱，而不必求助于宗教的许诺和恐吓；要她懂得大自然安排事物的方式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而且善由于行善的欢乐以及它所激起的博爱而得到双倍的报偿。难道他还有更大的幸福可以企求吗？他因对自己备加欣赏而流泪，而女儿见他流泪也跟着流泪。他真以为自己是第一流的教育家：“我担心我们的乌拉尼亚对孩子来说太大了些，”他写信给索菲说。可能索菲曾向他吹嘘过勒让德尔夫人当家庭教师的优点，他却说：“她既不会玩单脚跳，也不会送手游戏，不会牛脚戏，不会捉迷藏，不会捉迷藏时的喊叫，我担心她会无意之中让孩子只知尊敬而不懂温情。凡是可爱的东西，我才乐于顺从。我很少在拿起摇铃时不乘机说上一句格言，一句有关正义、错误语言，错误逻辑的小小忠告。一般来说，大人应该变成小人，才可以逐步鼓励小人成为大人。人

们可以象利用重大事物一样，在一个玩具上、一个稻草十字架以及一块破布上说出同样美好的东西。让孩子们在琐细事物上养成良好习惯，那他们就会在事关重大的情况下表现良好。不过，对他们来说哪有什么琐细事物呢？”因此，昂然丽克没有象大部分跟她差不少的同伴一样到修女院寄宿学校去，——她爸爸已拿定了主意。既然她对钢弦琴那么有才能，既然她手灵耳明，那就培养她当个钢弦琴家吧。狄德罗对小女儿爱如掌上明珠。他眼看着她长高，越来越可爱，茁壮起来，然而她却是固执的化身，临时充当教育家的狄德罗小心翼翼地不去惹恼她。她站立姿势不正，交叉着双腿，动个不停，满屋子都听到她的响声。她开始变得不象她的父亲了，大家发现她和家中所有的人都相象，尤其和教士叔叔更为神似：她的笑声、声调、手势，甚至某些机灵和性格都和叔叔一样，“只是没有他的圣洁”。

女儿在成长，哲学家的确是对他的“小宝贝”宠爱到“发狂”的地步。她有些使人意想不到的高雅的机智见解，小小年纪就已经作出无以名之的谈伦理和教训人的模样，很明显，那是从有幸生她的父亲那里学来的。

一个星期天，哲学家发现她女儿过份成熟，他按捺不住，就带她去散步，向她提出这个问题：

“您知道两性之间存在什么差别吗？”

女儿张口结舌，至少我们可以认为如此。他于是又说：

“您知道男人向女人说那些风流话意味着什么吗？它意味着：小姐，为了对我表示好感，您可愿意自毁名声，失去身份，使自己被摒弃于社会之外，被关到修道院去，让您的父母痛苦地死去吗？”

显然，这是让女儿防止奸徒引诱，而劝导的方式可真绝妙而惊人！

教育继续着，昂热丽克懂得了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该听什么，不该听什么；母亲有让她服从的权利，孩子让为了给她生命而自己冒着失去生命危险的母亲忧虑是一种最可耻的忘恩负义行为；应该完全象对恩人一样去敬爱父亲；母亲方面则不一样。有什么必要半掩半藏身体上那些让人看见就会促使堕落的部位呢？如此等等……哲学家把那些可以以得体的语言加以解释的知识全让她了解了。听了这番话后，她以令父亲愉快的深信不疑口吻说，如果她以后犯错误，则更为有罪，既然她已了解此类事物，再也不能以无知或好奇来辩解了。谈到乳房中乳汁的形成，以及要用它去喂养自己的孩子或要用其他办法消除时，她嚷道：

“啊，爸爸，把自己孩子的食物扔到厕所里去是

多可恶啊!”

当这番奇特的谈话发生时，昂热丽克才十五岁。

狄德罗细加考虑之后，对自己这样给女儿上生理课就不那么自信做得对了。他询问了一些有见识的人，他们全立即回答说 he 做得对，但他仍不放心：如果人们赞同他，难道不是因为现在再来责怪他反正为时已晚吗？父亲的本能使他惯常的自信犹豫，动摇了，但那只是事后聪明。不过女儿却代替他而变得自信了。他给了她一本对她年龄来说过于深奥的书。她没看完，就向他说：

“看到现在，这个人并未告诉我什么新东西：我知道的和他一样多。”

真不愧为哲学家之女！

“灵魂是什么？”他向她问道，

“灵魂吗？那不就是在创造肉体时一起造出来的！”

她认为，假如人是不朽的，假如动物死了永远消失，假如这一差异的真正原因在于前者的智慧优于后者，那么她自己也一定会死去的，既然她和她亲爱爸爸之间的差别大于她和动物之间的差别。

那么多的美好哲学并不妨碍昂热丽克渐渐变得爱俏了。

“你头上是什么，使你的脑袋装饰得象个大西葫

芦?”

“那是四轮车。”

“可是，不可能看到你坐进去的呀，因为四轮车和四轮车是不同的。”

“那才好哪，才更引人注目呢!”

“那你是爱俏啰?”

“是有一点。一个人说：‘她不坏。’另一个说：‘她好看。’第三个说：‘她很美。’一路上听到这些甜言蜜语真叫人高兴!”

“高兴得真妙!”

“得了，爸爸，我宁愿让许多人多少喜欢我一点，而不喜欢只讨一个人的欢心。”

“啊，是这样吗，快和您的四轮车一起滚开吧!”

“好吧，那就随我的便吧。什么对我们合适，我们自己知道。您要知道一部四轮车确实有许多小小的好处呢。人们开始只是偷偷地溜一眼，然后，既然这玩艺这么大，偷看的目光也就脉脉含情啦!……”

她才十六岁啊!

五

在狄德罗夫人患肠炎最危险的时候，德皮内夫人自动表示要把快要失去母亲的小昂热丽克收留到她家中去。这个建议没有付诸实行，但狄德罗为此十

分感动。也许他从来未对德皮内夫人有过好感，卢梭和杜克洛使他对她产生成见，他长久不愿去拜访她。他甚至认为她轻佻，而试图叫他的朋友格里姆离开她。而且她还写作，自皮西欧夫人开始，他对搞文学的女人以及她们善耍诡计很是猜疑。但德皮内夫人是格里姆的情妇，哲学家只好在心目中把她和格里姆同等看待。“我看到了狄德罗先生，”1757年1月她向卢梭说：“我要不是个大笨蛋，他一定会在我家吃饭的。但我相信，可怜的戈福古尔把关节炎或痛风的恶习传染给我的才智了。况且，我不会纠缠别人，也不会强迫他们。如果那样的话，我深信我再也见不到他了，尽管他给我种种保证说要来看我。是不是还需要把那次见面的情况告诉您呢？头天晚上我怠慢了我们的那位朋友，内心十分不安，今晨我早早起身，九点以前就到了他家中，正巧霍尔巴赫和狄德罗先生也在那里。狄德罗一见我就要离去，我握住他的手臂，说：‘噢！如此幸会，我要是不得沾益，未免太遗憾了！’他走了回来，我可以肯定我一生中沒有度过比那更愉快的两个小时。”

德皮内夫人，闺名德斯克拉维尔，于1726年生于瓦朗先纳。她父亲是该城的地方官。她没有财产。她的一个任包税官的舅舅拉里夫·德·贝尔加尔德的儿子看上了她，克服重重阻拦，娶了她。青年夫妇

即以拉里夫·德皮内为姓名。拉里夫·德皮内是个蠢家伙，而且是个卑鄙的人。狄德罗说他挥霍了几百万却没说过一句好话，没做过一件好事。

他一把妻子搞到手，就对她腻烦了，于是欺骗她，还要把她投入另一个男人的怀抱中去……在大家都读过的概述《德皮内夫人回忆录》的那本著作中并没有提到这个德皮内。这里面可以觉察到有格里姆和狄德罗舞文弄墨之处。圣贝夫^①说它代表了整个一个时代：“任何别的书也不能更好地描绘十八世纪、当时的上流社会及其风尚……”《回忆录》只写到1759年。这一年，狄德罗回朗格尔去继承遗产，他当时还不是德皮内夫人的密友；这一年，《百科全书》被禁止出版；也在同一年，德皮内夫人从日内瓦归来。

德皮内夫人从1756年起成了格里姆的情妇。她和他丈夫分了财产并分居——可惜太迟了点——立即重新定居到小山羊庄园去。她外出期间，霍尔巴赫曾租用过。

最早提及小山羊庄园的是1559年的一份公证文书，内中言及购买座落在“德耶教区、拉巴尔附近名叫小山羊”，隶属蒙莫朗西的一块地皮。十七世纪

① 圣贝夫（1804—1869），法国作家，文学评论家。

初，“小山羊”属于彼埃尔·鲍拉里昂，他是贵族，里昂的有产者、商人。1626年，皮热·德·蒙多隆从鲍拉里昂的继承人手中把它买了去，于是被列为采邑。蒙多隆是蒙多邦财政总管，他重金购买《西拿》的献词^①，因而在文学史上出了名。他为“小山羊”花了大笔的钱。德姆利先生为那块地皮以及他所建造的华丽房屋向他付了七万埃居。奥古斯特·雷先生根据卖契给我们描绘了那别墅的情况：“那座房子，或者不如说那座城堡，一面朝向大院子，一面朝向大花坛。它是整个美妙布局的一部分。前面是个大院和一个前庭。两个院落当中由一堵墙隔开。墙上有一道通大车之门。每个院子的两侧均有厢房。大院厢房内设有小教堂和浴室：小教堂里饰着壁毯和雅克·布朗夏尔的壁毯和绘画，描绘的是圣母全部历史。前庭的一间厢房做了门房的住室；另一处厢房有一个拱形地窖以及位于大钟上的几间房子。前庭入口即是庄园的入口。一条植有三行榆树的林荫道通向它。左边一进门就是一个花园，四周围着绿篱和果树行列，中心有一个喷泉，深处是那有名的橙园（后被改成了剧场）。田庄紧挨着橙园，过去属拉巴尔所有，内有家

^① 《西拿》是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的创始人高乃依（1606—1684）的四大悲剧之一。

禽场，有支撑架的鸽棚和几处农业用房。庄园四周由高墙围着。花坛中间露出一道人工喷泉，泉水重新落入石砌的水池中。四质分布着树林、草地、菜园、果园和苗圃。一条大水渠横贯其间，直达饰有铅质塑像的山洞。两岸其他的装饰是石质和大理石塑像。另外三个水池内有天然喷泉。人工喷泉有一套必要的机器设施，自不待言；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天然喷泉的水源，一方面来自塞伊大山泉，另一方面是骑士水沼——从那里经由 530 寻和 314 寻^① 长的引水管把水引到目的地。最后的景色还有在庄园深处一条小径上建造的槌球场，以及庄园外，沿着另一堵墙，过去为拉巴尔城堡大道，现今的榆树林道中所设立的一个手网球场。”

新主人米歇尔·柏尔蒂切利·德梅利老爷是个来历不明的意大利人。他原为总稽核，后来两次出任财政总监，他在散·马尔^②被处死后成了马里昂·德洛尔姆夫人^③的情夫。莫特维尔夫人称他为“聪明而淫荡的肥公猪”。他曾在“小山羊”数次接待过路易

① 寻：法国旧长度单位，相当于 1949 米。

② 散·马尔（1620—1642），有名的骑士，路易十三的宠臣，后被斩首。原为德洛尔姆夫人的情夫。

③ 马里昂·德洛尔姆夫人（1611—1650），有名的妖艳妇人。

十三、王后和整个宫廷。

小山羊庄园传到帕尔蒂切利的孙辈和重孙辈（其中有个夏多纳夫侯爵为人们熟知）手中之后，只剩下 175 阿尔庞^①。它于 1700 年以十万里佛售予纪尧姆·博瓦西埃。七年后，此人又以同样价格把它卖给罗曼·德律·德·蒙日拉。他是陆军特命大臣的轮换职司库。他把庄园保留了二十年。1727 年小山羊庄园被大谘议会主席、王族部队总司库、第五审法院院长欧斯塔什—弗朗索瓦·勒库蒂里耶买下。他于 1730 年又把它售给尼古拉—弗朗索瓦·杜普雷·德·圣摩尔。新主人是法兰西司库、审计院法官、《失乐园》^② 的第一个译者。这位杜普雷·德·圣摩尔在购买小山羊庄园前六个月，娶了玛丽—马尔特·阿莱昂为妻。她是银行家的女儿。我们曾见她参预《论盲人书简》事件以及狄德罗被囚于文桑监狱事件。隔了一年，即 1731 年，杜普雷·德·圣摩尔夫妇把庄园转让给包税吏拉里夫·德·贝尔加尔德，后者把德皮内的土地并入新庄园。他极想被封为此领地的贵族，但孔代亲王坚持把这头衔留给自己。不过，最后，包税官还是获得了它。

① 古制，相当于 20 至 50 公亩。

② 《失乐园》是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1608—1674）的代表作。

他父亲拉里夫，原籍里昂，为合格注册证征税官、货币总管理局代办、兼保险公会书记官。当舆论要求停止铸造四索耳钱币（即用来供给国王一百万净利的合法货币）时，他被罚偿还一百二十万里佛。他死于 1765 年，其时为御前撰修、贝尔加尔德和尚—雷诺的领主。他留下四个孩子。老四路易—德尼·拉里夫·德·贝尔加尔德，在 1721 年被任命为总包税官，娶妻玛丽—约瑟夫·普鲁韦尔，生有四子二女。娶德皮内夫人为妻的是次子德尼—约瑟夫。她给他生了两个女儿：弗朗索瓦丝—泰莱斯和昂热丽克—路易丝—夏洛特。大女儿于 1748 年死在小山羊庄园；二女儿看来很可能是弗朗戈耶的杰作，通常被叫做保琳娜，后来成了贝尔仁斯夫人。

德皮内夫人个子小，但身材匀称，有一双美丽的黑眼睛。大家都认为她平庸。“她实在很丑，”她情人弗朗戈耶的孙女乔治桑在说到她时这样讲：“但她很富于表情。”卢梭责怪她胸部干瘪。她承认说：“我不漂亮，但我并不丑。我矮小、瘦弱，但很匀称。我虽不娇艳，但显得年轻、高雅、温柔、活泼、聪慧而引人注目。我的想象力是平稳的。我的思想迟缓，正确，审慎而不持久。我的内心冲动，勇敢，坚定，高尚，但极为胆怯。我诚实而不坦率，胆怯使我表面上似乎爱掩饰而虚伪，但我一向有勇气承认自己的弱点，使

人不至于以为我有我所没有的这个缺点。我有克服困难以达到自己目的的圆滑手段，却无法识破别人的计谋。我生性温柔而敏感，坚贞而不卖弄风情。我喜欢僻静，朴素的退居生活，但几乎总是事与愿违……健康不佳、经常和强烈的忧虑，使我天生本极乐观的性格严肃起来……”

就在她被戴特小姐、杜克洛、她的丈夫以及她那被德皮内先生勾引到妓院去的情夫等人备加折磨时，格里姆对她施加了极大的影响。当时，她也许因为绝望而正要献身宗教。他使她对自己有了信心，他使她原有的天赋得以发扬。她温柔、多情、文静，容易接受精神事物，生来是能够取悦这样一个实在而严厉的人，一个跟她一样不外露，始终警觉着的人。他们的私通关系延续了二十七年，虽然中间断续有过几次风波。

六

德皮内先生和夫人原先住在圣多明我修院附近的圣奥诺莱街。1762年初他挥霍无度，丑闻超出了可允许的界限，德皮内先生和他的同事拉波普里尼埃尔一同被免职。破产了！至少他是装着破产了。德皮内夫人写道：“我母亲和我，我们去到远郊生活，没有行装，只带着我的孩子们、德林维尔小姐和四个仆

人。德皮内先生拒绝和我们一起生活，要到浴室老板家住下。我们感谢利诺，我们用一次付清的公道价钱把已让给他的收益赎买回来。这就是巨大财富的结局！我的孩子们、我母亲和我就这样陷于每年领取八千里佛年金的境地！”此话并不真实！奥古斯特·雷先生曾证明留给德皮内夫人本人的每年足有三万里佛开支，这相当于今日五十万或六十万法郎。

那“远郊”就是蒙梭平原。他们离开华丽而令人烦闷的小山羊庄园，来到狄德罗甚为喜爱的拉布里什小城堡：“我以前未见过这座房屋：它很小，但四周的一切、花园、庄园，一切都呈现出旷野的样子：这才是该居住的地方，而不是那凄凉而广阔的小山羊庄园。有很多大池塘，陡峭的岸边长满灯心草和沼泽野草；一座古老的断桥，布满长遍河岸的苔藓；从未被园丁的剪枝刀修整过的树丛；随意生长的野树，种得毫不对称的树木；泉水从它自己冲开的泉眼中流出。地方虽不大，却会使人迷路；这些正是我喜欢之处。我看过了格里姆留给他自己的住房；目光可掠过家禽场，通过菜园，直达远处一座华丽的建筑物。”后来，格里姆离开卢森堡新街，和德皮内夫人住进圣安娜街，“走过小田野新街，右边第三个通车辆的门就是”。

狄德罗首次在给索菲·沃朗的信中提到了小山

羊庄园，那是为了记下他和庄园女主人亲密度过两天的情况：“时而是打趣的、时而是严肃的交谈，打牌，分开或一起散步，读了很多书，沉思，沉默，独处和休息。”格里姆不久就回来了：“早晨，他一人留在他的房内工作。她则留在她的房内想念着他。我一人待在我的房内给您写信。我们在吃午饭前才见面。然后一起用餐。饭后，下棋；下完棋，散步；散完步，又各自回房。然后是谈话；谈话后吃晚饭；饭后又谈一会话。就这样度过平凡而又愉快的日子。玩得有趣，也有事干，思考，学习，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说着：您总是烦恼不已，难道我不该使您愉快吗？”

那一次，狄德罗带去了《修女》手稿。

有一个人们很想了解的十八世纪人物，那就是克鲁瓦斯马尔侯爵。他和伏尔泰同年，大家给他起的外号也和狄德罗一样叫哲学家。他出身于诺曼底一个古老家族，最初是王室步兵团军官，他弟弟后来即成为那个团的团附。他带着圣路易十字勋章离开军队时还很年轻。格里姆说：“他是可爱法国人的典范。他集中了这种人所有最高尚的品德。”思想独特，快活，机灵，热情，不够专一，酷爱独立无羁。他是绘画、音乐、诗歌爱好者，古董玩器店和旧书店的老顾客。他在诺曼底是个虔诚的教徒，为的是取悦他的神

甫，在巴黎则思想激烈，为的是使霍尔巴赫小集团高兴。他爱好探索首都的下层生活，这在当时是罕见的，为的是想发现怪异人物，然后并不耻于与他们交朋友。他是若弗兰夫人之女德·拉费尔泰—安波尔夫人所创立的朗蒂尔吕教会的首领，有名的美食家，特别是在炒鸡蛋和巧克力方面。克鲁瓦斯马尔侯爵长得很丑，却是一种最迷人的丑。1759年，田庄事务使他回到他的领地，在那里滞留了八年。“就在那时，”格里姆叙述道：“我们设想出那个年轻而不幸修女的故事……”

她名叫苏珊·德拉马尔，或叫苏珊·索利埃，是珠宝商的女儿。她被家中送进龙香修女院后，对那不合志趣的处境很感不满，便向最高法院提出诉讼，要求解除她的誓愿。无情的法官们却宣称进修院甚为合法。可爱的克鲁瓦斯马尔侯爵尽管与她素昧平生，却热心地为她奔走。他为不幸的苏珊去央求主法庭所有的推事。那是1757年左右的事。

1760年，即克鲁瓦斯马尔离开后一年，狄德罗、格里姆和两、三位同类的促狭鬼想出一个惩罚不在场侯爵的骗局。他们假定苏珊·德拉马尔或索利埃已从修道院逃走。他们就以她的名义给她原来的保护人写信。一个年轻人帮忙让一个跑腿的把信送到军事学院的门房去。因为，为了不使人怀疑，他们假

装把当学院长官的堂弟和侯爵误认为一人。结果回信说克鲁瓦斯马尔侯爵现在康城。于是，善良的侯爵和所谓的还俗女子通起信来。一位原步兵军官之妻马丹夫人的信也搞到一起去了，因为是通过这位夫人克鲁瓦斯马尔以为在和他的被保护人通信。苏珊的信和马丹夫人的信都出自狄德罗之手。当侯爵1768年回到巴黎，偶然碰上了那位马丹夫人，原来她对此事毫不知情。当然事实必需澄清。格里姆招认了一切，好心的侯爵一笑了之。奈戎真希望人们永远也别知道《修女》小说是出于何等可恶的玩笑而写出来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很同意奈戎的意见。

正当那骗局继续进行以及克鲁瓦斯马尔在诺曼底激动不已时，狄德罗也受了自己谎言的感染，也在巴黎激动起来。不久，他的激情占了上风，加之他对理查生^①的崇拜，以及他的一个小妹妹在修道院发疯死去给他留下的忧伤——不知是卡特琳或昂热丽克，反正我们记得他曾做过她们两人的教父——都使他情不自禁以正规的故事形式来写完所谓苏珊的信件。格里姆对此事曾说过，他们一个朋友达兰维尔先生有一天去拜访狄德罗，看到他泪流满面。

“您怎么啦？”

① 理查生（1689—1761），英国小说家。

“我怎么吗？”狄德罗回答道：“我正为我编写的故事伤心呢。”

他给德皮内夫人写信说：“我开始写作《修女》，早晨三点钟我还在写。我要加速写。这已不是书信，而是一本书了……书中将有感人的真事，是否要写得极其激动人心全由我自己决定。但我不想有时间去推敲，而是听任思想驰骋，我已无法控制……”

他的想象力在小说快结束前减退了，目前我们看到的《修女》最后几节就表明了这一点。格里姆以此为借口，诅咒那些多嘴的人，为了他们《百科全书》主编浪费了过多的时间。

1760年9月14日星期日，小山羊庄园有喜庆活动。狄德罗因为怕嘈杂，本想到巴黎去度过那一天，但他在主人挽留下没有走。自星期六开始，赶集商贩在大道上摆设摊子，沿树撑开巨大的帐篷。小提琴奏了起来。赌博，饮酒，唱歌，跳舞。在特意盛装打扮的女农民中，混杂着抹着胭脂、贴着假痣，拿着卢竹棒，戴着草帽，扶着侍从的城市贵妇人。到了正午，德皮内夫人的全部宾客齐集于城堡阴暗而华丽的客厅中。下面就是按照狄德罗在一篇被引用过上百次文章里的描绘，转述的场面。靠近朝向花园的窗口，格里姆正让人画像，德皮内夫人倚在画像者的坐椅靠背上。圣路加学院的一位画家加朗坐在底下一个

被称为“请愿凳”的小凳上，用铅笔画他的侧面像。在一个角落里，圣朗贝尔正读着一本狄德罗寄给他的小册子。狄德罗在和杜德多夫人下棋。德皮内夫人的母亲德斯克拉维尔身边围着她的孙男孙女，她和他们以及他们的家庭教师闲谈着。给格里姆画像者的两个姐妹在刺绣，一个脱手绣，另一个用绷子绣，而第三个则在钢弦琴上试弹着斯卡拉蒂^①的一首曲子，瓦莱·德·维尔纳夫先生，就是1769年娶杜邦·德·弗朗戈耶的女儿为妻的那个人，是乔治桑的祖父，他突然驾到，向女主人致敬后，就走到下棋者的身边。从他们的谈话来看，哲学家了解到他对杜德多夫人有过失礼之处。

午饭铃响，德皮内夫人和维尔纳夫先生面对面坐在桌子中间。大家阔绰地，快乐地，长时间地吃喝着：“啊，冰淇淋！朋友们，多妙的冰淇淋啊！你们这些喜爱它的人，要吃美味冰淇淋就该到这儿来呀！”吃完饭，来点音乐：弹钢丝琴和唱歌。

我随性所至

我无法自持

善良的狄德罗坐在维尔纳夫身边，为年轻的女

^① 亚历山德罗·斯卡拉蒂（1660—1725），意大利名作曲家；其子多美尼科为著多的古钢琴家。此处当指后者。

歌手优雅、适度、稳重和纯洁而激动不已。他喃喃自语：

“有谁敢对此作品稍加改动？它真美啊！”

维尔纳夫先生和他的标准不一样，他不赞成这个看法。

六点，打猎的人们回来了。人们请小提琴手进里屋去了。开始跳舞，舞会一直延续到吃晚饭。到了深夜两点，都去就寝了。

下一个星期，狄德罗小遭不测。他到一个大池塘边散步。天鹅在水中游着。他逗它们，想把它们激怒，跑着跑着，一下子撞上了用作水闸搬手的铁棍，撞得猛烈，皮鞋扣带几乎断为两节，脚腕扭伤，出现瘀斑，他只好穿起拖鞋，不能动弹，把脚翘在小凳上。加朗乘机给他画了一张油画：“我给画成光着头，穿着室内便袍，坐在椅子上，右臂扶着左臂，左臂支着头，领口敞开，眼睛看着远方，好象一个沉思者。的确，我在沉思这幅画，画中的我栩栩如生，呼吸着，充满活力；思想从额头上显露出来。他还画了德皮内夫人，在我相对照。好像是向您简单表明这两幅画是画给谁看的。她倚在一张桌子上，双臂懒洋洋地交叉着，头微微侧着，似向旁边凝视；她那黑色长发用一根束额头的缎带拢起；几束发卷从缎带底下披散出来，一些散落在她胸前，另一些披挂在她肩上，使她

的皮肤显得更为洁白。她的服装朴素而随便……”两、三天后：“我无所事事，内心苦闷，脚受了伤。德皮内夫人的画像完成了；画中的她半裸着胸，几束头发散落在胸上和肩上，其它发束用束头蓝带子系着；嘴半开着；她栩栩如生，眼光充满慵懒，这是温情和肉感的形象。”

在那个时期，格里姆常常离开小山羊庄园，再不然就闭门不出。我们不是可以认为，他是使用这种诡计使他的朋友爱上了他的情妇吗？狄德罗一向热心探究亲近者心事，见她忧虑不安，就向她诘问，说教一番。随后他又会突然转向他同桌邻人杜德多夫人，劝她喝酒，逗她高兴。圣朗贝尔的情妇会做诗。狄德罗终于逼着她抛出了一首“炽热、激情、形象生动、挑逗肉欲”的《乳头颂》。

在小山羊庄园的来客中，一个贵宾席是留给本堂神甫的。他是个老实人，面容富于表情，连鼻子都好象会说话似的：“他用鼻子去称赞，用鼻子去责备，用鼻子去决断，用鼻子去预卜未来。”“格里姆说，能听到神甫鼻子说话的人一定读过某部伦理巨著。”可想而知，他们谈话的中心是爱情。在这个问题上，神甫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情死者寥寥无几。可不巧，他认识的一个青年竟因心碎而死，因为他父亲不许他和社会地位低下的女子结婚。

“神甫，”狄德罗问道：“如果您处在那父亲的地位，您会怎么办？”

“先生，我不会让自己处于那个地位的。为人父者的情感是捉摸不透的，也是不能代替的。”

“此话有理，但万一您碰上此事，您总得根据您的见解拿个主意吧，请给我们说说看！”

“很乐意。要是我，我就把儿子叫来，向他说：到目前为止，您姓苏尔柏斯，您要记住您从今以后不再有这个姓氏了。您喜爱叫什么都行。那是您的权利。去和您所爱的人结婚吧，走得远远的，让我再也听不到人家谈到您，并愿上帝保佑您！”

“而我呢”，德斯科拉维尔夫人说，因为她担心神甫的决定会影响她的孙男孙女。“如我是那年轻狂人的母亲，我会和他父亲一样行事，我会听任他去死。”

就这样，在德皮内夫人的餐桌上，自由思想和古老道德的严谨交错在一起了。

卡尔蒙泰尔也是小山羊庄园那一伙人中的一员。他是《成语集》作者，还会水粉画。他的一幅水粉画画着狄德罗和格里姆在交谈：哲学家穿着黑衣服，戴着假发，侧身坐着，抚摸着格里姆的下巴，而格里姆则穿着绣金的灰上衣和黑紧身短裤，头发扑着粉，在后颈脖用一根缎带系着，他倚在椅子上。

小山羊庄园还不时接待索兰，他是《斯巴达克

斯》的作者。伏尔泰把他比做高乃依。他借口让狄德罗提防女主人的魅力，成功地向德皮内夫人做了一次非常微妙的表露。对此，在哲学家和黑色大眼睛女主人之间发生了一场讨论。他说，对未成事实的主动接近加以回避，未免有点可笑，她则向他回敬说宁可冒可笑的风险，也不应累及另一忠诚男人的幸福。另一次，是在巴黎，德比内夫人向狄德罗埋怨自己被格里姆冷落，他喜欢歌剧和喜剧甚于爱她。正说着，索兰突然进来，他起初是态度深藏、冷漠、表示尊敬，随后猛地变得粗暴，激烈，几乎不礼貌了！“再明显不过，他是堕入情网了！”可就在同时，索兰夫人对她丈夫正竭尽欺骗之能事。

七

经常出入小山羊庄园的还有狄德罗的一个好友塞丹。他那样的人，我们可以觉察狄德罗是极为友善对待的，尽管两人思想方式相差甚大，气质上却极为投合。有谁会忘记关于《演员是非谈》那件轶事呢？《不自觉的哲学家》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演出时“胜败”未卜，但第三次演出时，却大得彩头。狄德罗当时在场。次日早晨，尽管天气很冷，他首先想的是冲去找他的朋友，去拥抱他，把格里姆的一封颂扬信交给他，向他表示祝贺。塞丹不在家，也不在他常去的

地方。狄德罗毫不灰心，坚持寻找。当他得知塞丹是在圣安多瓦纳郊区吃午饭时，他的马已疲惫不堪。他把地址告诉了车夫。终于到达了，满心欢畅，又累，又焦躁，来到那郊区小别墅。幸运的作者正举杯祝贺昨晚的胜利。狄德罗上气不接下气，饱噙泪水，双臂搂住他的脖子。塞丹却毫不在意。

“噢，狄德罗先生，您这副模样可真美啊！”

此事还有另一种说法：狄德罗搂住塞丹脖子叫道：

“啊，我的朋友，你要不是岁数这么大，我会把我女儿嫁给你的！”

可小昂热丽克只有十二岁，所以爸爸的许诺尚待以后证实。

塞丹虽然自学出身，原为泥瓦匠，《百科全书》作者却深信他的思想相当新颖，塞丹认为具有文化修养对于某些独特气质的人是危险的。狄德罗说：“您暂且不要偏爱塞丹甚于伏尔泰，也不要偏爱伏尔泰甚于塞丹，您能不能先告诉我：《不自觉的哲学家》、《逃兵》、《得救的巴黎》的作者，如果他三十五年的光阴不是花在搅拌石灰，削凿石块，而是象伏尔泰，像您我一样去阅读和思考荷马、维吉尔、塔索、西塞罗、狄摩西尼和塔西佗，那他的头脑会创造出什么来呢？我们绝对无法具有他的思想，而他却能学会跟我

们一样思想。我把他看作莎士比亚的后裔之一。我既不把他比作贝尔维德尔的阿波罗^①，也不把他比作古罗马斗兽士^②，既不把他比作安提诺乌斯^③，也不把他比作格吕贡的海格力斯^④，却把他比作圣母院的圣克利斯朵夫^⑤，虽然那是个雕塑得十分粗俗的畸形巨人，但我们要是从他胯下走过，我们的头是碰不到他的阳物的。”

德皮内夫人常接待雷纳尔院长，他是个乏味而令人讨厌的作家，写过那本《欧洲人在东印度和西印度的设施和贸易的哲学政治史》。狄德罗及其友人们曾对此书慷慨协助。米歇莱称它为“两个大陆的《圣经》”。书中可明显看出直接影响法国革命的思想。她也常接待那位加利阿尼院长。这个神甫在八年中以他的轶事和妙语使巴黎所有的沙龙大为愉悦。他矮而胖，好动，歪带假发，这位阿布鲁齐^⑥的“那不勒

① 贝尔维德尔：是梵蒂岗一座别墅，建于十五世纪末，内有许多古雕塑艺术。阿波罗即为其中一座。

② 指斯巴达克斯。

③ 也是贝尔维德尔内的一座著名雕塑。

④ 罗马的一座希腊雕塑：海格力斯为神话中大力士。

⑤ 圣克利斯朵夫：神话中巨人，他献身于耶稣，驮运朝圣者和旅人过河。

⑥ 指意大利南部地区。

斯人”真是个绝妙的哑剧演员，热情洋溢而滑稽，是“多雨天气时的珍宝”。他身任西西里国王陛下大使馆秘书之职。他有若干著作，其中尤其是有一篇关于维苏威火山的论文，另一篇为论古代人绘画，还有伯努瓦十四的悼词以及《论麦子的对话》。乐于助人的狄德罗曾协助修改过后一篇文章。他处处都表现出渊博的学识和特殊的才智。拉丁文和希腊文，法文和英文，自然科学和数学，考古学，古钱币学，历史，政治经济学，法学都是他熟知的领域。他自称是马基雅弗利的信徒。事实上，他深刻的悲观主义以及对现实的透澈了解使他和那些捕捉海市蜃楼的哲学家朋友们大不一样。总之，在上帝存在的问题上，他和他们意见完全不同。

一天晚上他向他们说：“先生们，我假定你们当中对世界是偶然产物最为深信不疑的人去掷三骰戏，我不是指在某一个普通赌场，而是在巴黎最上等良户人家；再假定他的对手掷出两次、三次、四次，甚至不断掷出六六六。无论赌博时间多短，我那输钱的朋友狄德罗会毫不犹豫地说：‘这几颗骰子是特制而成的。你们简直是在开黑店呀！’噢，哲学家先生，怎么啦！就因为从杯子中十次、二十次摇出的骰子使您输了六个法郎，您就深信那是巧妙的阴谋，奸诈的排列组合，安排好的骗局。然而，在这个宇宙中，当

您看到无数更难懂、更复杂、更持久、更有效上万倍的排列组合时，您却不怀疑大自然的骰子也是特制而成的；不怀疑这上面有个大坏蛋正以欺骗您为乐呢？”

对此，狄德罗把“大坏蛋”称之为“必然规律”而加以驳斥：“这个世界的确只是一堆由无穷的不同物质特制而成的分子。有一个必然规律无计划地，不费力地，无意识地，无进展地，无阻力地在大自然一切产物中行使职能。如果人们发明一架生产图画的机器，那些画会以后也一直很美吗？假定拉斐尔永远一动也不动地站在画布前，必需不断画下去吧！到处去繁殖此类会描摹的机器吧！让自然中产生出图画来，而以作物、树木、水果作为模特儿，然后告诉我您会如何赞美！宇宙中使您欣喜不已的美好秩序只能是它现在这个样子。”

“是的，宇宙是一部大机器，它开动着并必然存在下去，但这部机器由多少轮子组成的呢？这可无人知晓……总之，除了人类精神外，是不是还有别的精神？”

狄德罗却耸耸他那坚实的肩膀。这时，有人把谈话转向另一个题目。

八

大规模的哲学讨论主要是在罗雅尔·圣罗什街

霍尔巴赫府上或格朗瓦尔城堡进行。

从来没有人认真探究过赫兹和伦兹的男爵保罗·蒂里·德·霍尔巴赫的生平。关于他著名寓所的任何专题介绍都无法得到。我找到了一张契约，载有“高贵而强大的梅拉尼—于尔絮尔·德·蒂埃索夫人，即高贵而强大的贵族苏尔歇尔的伯爵、国王陆军副统领路易—弗朗索瓦·德·布歇的遗孀”，依此契约把上述房屋出让给我们的男爵。那座房屋给描绘成好似具有“一扇通车辆的门，门右侧为一可容六匹马的马厩，还有一间小配膳室和三个朝向院子的工具房，上面有一小暗梯，通向底层和四楼的卫生设备，过道左边，有一个很大的楼梯间，直通三楼；底层外面的斜坡下是通至房屋下层地窖的扶梯；一间厨房朝向庭院，两道隔墙夹角处有一院落，一眼完好的水井，上述院落为小石板路面。临街的主楼正身为整石砌成，朝院子的一侧以及右翼则为木板墙。二楼有一大间向街的前厅；又有一大间起居室，窗门开向庭院以采光，角落里的窗洞开向挨近厨房的一间书房，书房借起居室右角从庭院采光；工具房上面有一间卧室；接着是门向小楼梯的厕所。三楼布局相同。大楼梯口角落上，有另一道黑魑魑的小暗梯，通向分成若干下房和一个大储藏室的四楼、五楼为屋顶层，向院子那一部分作为阁楼，向街的那一部分分隔成

几间下房……”梅拉尼——于尔絮尔·德·蒂埃索夫人，要是我没有弄错的话；她是著名吕利的孙女。罗雅尔——圣罗什街的房子原先属于若望——巴蒂斯特；或确切地说，是他让人建造了它以及附近的几所房屋。它后面连结着圣安娜街的一所房子。1789年前，它的门牌是罗雅尔——圣罗什街25号，革命时改名为磨坊街；复辟时期门牌为28号；路易·菲利普时期门牌改成26号。在那个时期，有名的“犹太会堂”废弃了，改称为“金色海岸公馆”。今天它在由于开辟歌剧院大街而缩短的磨坊街上，为8号。

至于格朗瓦尔，三十年来，我们目睹无数红瓦屋顶畸形怪物出现在巴黎郊区所有最美的风景区，很快吞噬了它那四周的绿荫，随后这些怪物躲藏在铁栏栅和女贞树篱后面，从每个门窗中传出爵士音乐和轻歌剧的旋律。戴纳夫人的美丽的领地，就是被这些怪物逼至令人伤心的可怜而丢脸的地步。我去到那格朗瓦尔仅剩的角落，天在下着雨，纷纷细雨飘落在那可爱的山丘上，粘乎乎的，湿透衣服，同我眼前的令人心酸的景象十分协调。在老城堡的旧址上，路易十六时期建造了一所大房子，住着十余户房客，他们分住着这建筑物的许多房间，每家把信箱都挂在前厅。被分成许多小块的庄园尚有些起伏的岗峦和瀑布，却被无情的斧子破坏了。远处地平线上，马恩

河对岸的山丘沉浸在几成液体的晨雾中。在尚有一座古老小桥凌驾其上的沟渠边，两只母山羊在吃草。它们紧跟在我的脚后，我突然觉得这两头神秘而不正常的动物就是戴纳夫人和男爵夫人的化身。她们大约以为我是她们的朋友，所以跟着我想和我谈谈知心话，诉说她们不幸的命运。我立即给那头老一点的山羊起外号为“戴纳夫人”，另一头则叫“男爵夫人”……雨下大了，我只好逃走。

戴纳夫人当时是格朗瓦尔的主人。她于1706年生于斯皮尔，是王室侍从贵族德·韦尔太布尔先生和德·霍尔巴赫小姐的女儿，她嫁给格朗瓦尔的领主、御前撰修尼古拉·戴纳为妻。他于1755年去世。他的父亲马里尤斯·戴纳曾任御林军旗帜及服装总监。她生有四个子女：儿子马里尤斯—尼古拉·戴纳——狄德罗叫他为“我的儿子戴纳”——出任过巴荣纳、里摩日和都尔的财政督导，三个女儿中有两个嫁给她们的表兄德·霍尔巴赫。长女热纳维埃芙生于1729年，我们记得她死于1754年；三女儿夏洛特于1756年接替她姐姐嫁给了男爵。二女儿的情况无人知晓。

那位戴纳夫人可是个惊人的五旬妇人！她多么热情，多么粗野啊！

“昂塞尔姆小姐！”

昂塞尔姆小姐是她的贴身女佣。

“夫人有什么事？”

“您的屁股实在太难看。”

“说真的，岳母，您发疯了，”男爵坐在圈椅里不满地说。

“啊，小姐，屁股太难看了！”

“我才不在乎呢，我又看不见。”

“瞧，它多黑，多皱，多瘦，多瘪，多小，多褶，多缩呀！如果圣彼埃尔知道的话，他会给你弄弄平的。”

狄德罗插话道：“她的脸那么漂亮！怎会有一个如此难看的屁股呢？”

“看，我面前的哲学家居然从面部推想到屁股！反正，这个女孩的屁股是极难看的，我深信不疑，因为我看见过的。”

“您看见过；夫人？”

“是的，我看见过，在梦中整整看了一夜。”

“如何，哲学家？”男爵冷笑道。

“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得了，别管这些疯女人！”

“说真的，她们谈什么屁股，可把我搞糊涂了……”

于是，狄德罗立即笑着重新谈起大土耳其帝国

的迷信话题。

我们刚刚看见好几次的那个字眼好似在戴纳夫人的谈话中占据很大的地位。那字眼涉及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必须教您一个赢钱的秘密，那就是要光着屁股。这是男爵教给戴纳夫人的，她对此甚感满意。”

戴纳夫人询问狄德罗《百科全书》的工作情况，她把那书称为她的“科全”。

“怎么样，哲学家，您的工作进展如何？”

“我正在写阿拉伯人和撒腊赞人。”

“您在写穆罕默德，那个女人们最好的朋友吗？”

“是的，但他是理性的最大敌人。”

“这可是个很放肆的评语呀！”

“夫人，这不是评语，而是事实。”

“又是一句蠢话。瞧这些先生多喜欢说话讨女人欢喜！”

“那些人只是在回历纪元前不久才有文字呢。”

“‘回历纪元’，那是个什么动物呀！”

“夫人，那是穆斯林的划时代日子。”

“我可算是增长了知识：什么‘时代’，什么‘纪元’，我还是不懂！也不懂什么‘纪元’，什么‘时代’！他们最高兴讲希腊话吧！”

哲学家继续他的学术报告，但戴纳夫人早已心

不在焉。

“您那位夏尔莫瓦夫人答应过我们到这里来。她在巴黎干什么鬼事？”

“她在发怒。”

“为什么呀？她长相很妙，又有才智，人人喜爱哩。”

“然而妙的是，她什么人也不喜爱。”

男爵夫人提醒道：“妈妈，您一个人在笑呢。”

“我在想那小丑娃娃的长相，您不觉得那张脸象低音提琴的琴把吗？想象一下那玩艺夹在女人双腿中的情形吧！”

“得了，夫人们，说吧，使劲瞎说吧！”霍尔巴赫低声咆哮。

“别，我的女婿，让我们说说我们周围人的坏话吧！我可肯定别人也在议论我们，可我毫不在意，因为我对什么都不在乎。”

“何况，”夏洛特讥笑道：“如果不了解朋友们的缺点，又怎样去原谅他们呢？”

“我的夫人！”

“您对此有什么说的？”

“我希望您去把您的曼陀拉^①拿来，给我们奏几

① 曼陀拉：一种古拨弦乐器。

个曲子。那声音不太难听，也干净些。”

但戴纳夫人不要听音乐。

“我的女儿，我请您别干！我还未见过什么人跟您丈夫生病时一样讨厌。而别人在健康时也和他一样。喂，见鬼，去啰唆您的哲学去吧，别来管我们的闲事。您原来是在后宫中，回到里面去吧！……是吧，哲学家，您刚才是在说君士坦丁堡思想家愈多，去麦加朝圣的人就愈少，对吗？”

现在，我们再看看另一场面：那是在格朗瓦尔的客厅里。絮西本堂神甫驾到。

“啊，是您，神甫！”戴纳夫人跳起来叫道：“您可知道我可不喜欢别人忘记我吗？”

“夫人难道还不能习惯吗？”

“绝不可能。”

圣奥班夫人坐在那里，臂肘支在桌子上。那位“靠上帝吃饭”的人走了过去，不拘礼地俯身向着那张桌子。他那个姿势和他向大家掀起的宽大臀部使得房内的女主人逗趣的兴致大发。

“神甫，您站好！”

她一纵身骑上他的背……还是逐句听狄德罗叙述吧：“她一纵身，骑上了神甫的背，一只腿跨在这边，一只腿跨在另一边。她用脚后根戳他，用声音和手指驱使他。而他则嘶叫，反抗，尬蹶子。他的上衣

给掀到肩头，夫人的衬裙前后都翻了过来，以致她在坐骑上几乎光着腚，而她的坐骑在她身下光着背。我们全大笑起来，她则笑得更厉害，愈笑愈厉害，笑得直不起腰来，终于向前扑倒在神甫身上。突然她大叫起来：‘天啦！天啦！我忍不住了，要流出来了，神甫，您别动！’神甫不知何意，就不再动弹，听任一股温热的液体从他外短裤裤带上流进他的皮鞋里。于是他大吼道：‘救命，救命，我要淹死了！’我们每个人都仰倒在长沙发椅上，笑得喘不过气来。”

可是，戴纳夫人仍然骑坐在那里，她叫来她的贴身女佣：

“昂斯尔姆！昂斯尔姆！把我从神甫身上拉起来！……神甫，我亲爱的神甫，您好好高兴吧，您一滴也没漏掉！”

昂斯尔姆匆匆跑来，看到地上湿了一大片。

“可是，夫人……”

“是呀，是我，是神甫，是我们两个人的，真使我轻松了一大截子！把鞋子、袜子、衬裙和内衣都拿来吧！”

小神甫很穷，她命令给他裁制一套衣服。

一天早晨，狄德罗听见从戴纳夫人住房里传来一阵大笑声。女佣正在给她穿衣服。

“您来得正好，”她向他说。

“夫人，我能为您做什么呢？”

“给我量一下我屁股的尺寸，然后您再去我女儿那里量量她的尺寸。当您确信我的屁股毫无用处时，您就去对我的那位女婿男爵先生说他是个傻瓜。”

一天夜里，戴纳夫人记起客厅壁炉没有放上挡火板，那里面有根大树根还在燃烧，她就起了床，手里端着一盏小灯，赤着脚，穿着睡觉的胸衣和衬衫走了出来。当她走下楼梯时，一个看了很久书、正要上楼的乡下邻人勒罗瓦看到了她。她赶紧逃走，他追了上去，抓住她，拦腰把她抱住，拼命吻她。

“来人啦！救命！我的女婿们，快来救我呀！要是他让我生个孩子，那算你们倒霉！”

房门都开了，客人们发现老夫人衣衫全乱了，正在寻找睡帽和拖鞋。油灯翻倒在地，而勒罗瓦已躲进了他的房间。

她那粗俗而天真的快活习性使哲学家乐不可支。真的，那位蒙纳夫人真使他欢喜！一天晚上，他不是愉快地发现这位老夫人的思想极为大胆吗？她相信她的灵魂和肉体都将在土壤中腐烂掉。

“那您为什么祈祷上帝呢？”

“说实话，我一点也不明白。”

“您不信弥撒了吗？”

“我有时相信，有时又不相信。”

“那您相信的时候是怎样的呢？”

“是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那您就去忏悔吧？”

“去干什么？”

“去坦白您的罪孽呀！”

“我没有罪孽。即使有，向神甫去忏悔，难道罪孽就少了吗？”

“您就不害怕地狱吗？”

“并不亚于我不期望天堂。”

“您是从何处获得这样的思想的呢？”

“从我女婿的美妙言论中……”

总之，那是个世上最好的女人，她对她的客人关怀备至，不断为他们的舒适和娱乐而操心，吃饭时注意他们爱吃什么，她虽不喜欢打牌却去打牌，虽不喜欢散步却去散步；但需要时，她会沉默，还会突然用古怪的俏皮话引得哄堂大笑，连园子里都听得见……

哲学家很喜欢这位粗俗而亲切、喜嘲弄而善良的德国老妇人。

九

随着年岁的增长，霍尔巴赫的性格变坏了。爱讲排场、但可亲并不爱多嘴的东道主变成了处处感到

不自在的厌世者，“因为他跟自己过不去。”是为金钱烦恼吗？也许是。男爵曾对王室债券投下巨额资金，然而，1759年财政总稽核德·西卢埃特提出完全中止偿还这种债券以及包税期票。

“听我说，我的妻子，”男爵说：“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的话，我要去掉全部行头，给您买一顶漂亮的女帽和一把漂亮的阳伞，我们要一辈子祝福西卢埃特先生，他使我们摆脱了马匹、仆从、车夫、贴身女佣、厨师、盛宴、虚假的朋友以及财富带来的所有其他特权！”

其他的日子，霍尔巴赫变成了没病找病的人。他向他最好的朋友说出一些刺人的俏皮话，无端指责他们；当他听到狄德罗说他象个竖起刚毛、撩牙逼人的野猪时，他发出一阵虚假的大笑。哲学家说这种变化是由于财富使他内心干涩的原因：“他的善良只存在于头脑中。要行善，他得先推理一番。但并不是他感性上的需要。”为了散散心，霍尔巴赫于1765年去英国旅行。他在那里受到了最满意的接待，身体极为健康，回来时却很扫兴。他觉得那个国家不如人们所说那样人烟稠密和文明，建筑几乎全都奇形怪状、“哥特式”的，而模仿大自然的枯燥无味的花园比法国对称式的还要单调。在宫殿中，卓越而优秀的十分意外地同拙劣而可憎的混杂在一起！那里的娱乐好

似宗教典礼。所有的人脸上都有一种粗俗无礼和叫人受不了的傲慢表情。入桌时，荒谬的讲究尊卑次序，根据地位高低分配每人的席位……总之，在英国，除旅行方便之外无可称道。

在他外出期间，男爵夫人对自己的健康备加保重。

“啊，夫人，”他看到她容光焕发时叫道：“真令人气愤！丈夫不在您就是这样悲伤的嘛？好吧，既然我外出对您如此有利，我只有再出门去了！”

不过，男爵昔日的善良并未丧失罄尽，仍然不时有所表现：“科奥尔象其他人一样也去赌博打十分；他手气不佳。一天男爵发现他为输了一大笔钱而甚为烦恼；早上便走入他的房间，推测他有为难之处，这猜对了。男爵坐下去，盘问他，责备他沉默毫无道理；又极为坦率地感谢他在自己外出期间对自己妻子的照顾，强迫他收下五十路易。这可太好了，您会这么说吧？但事情还没有完呢。第二天，男爵觉得那笔钱也许不够让科奥尔完全解决他的问题，于是又让他收下了五十路易，并一再道歉说未能及早考虑周到。是科奥尔自己跑来告诉我新近发生的这件事的。”

霍尔巴赫酷爱把德国和英国作家的作品译成法文。霍布斯也未能幸免：“著名的霍布斯写了一本论

人类本性的卓越著作，一本我将推荐给我的孩子和我的女友每年必读一次的论著……它是一本没有一句话损毁德性的教理课程，原可震动我们民族的有识之士，但由于我们的男爵朋友把它翻译得冗长、平板、啰唆，也许它不会引起任何轰动”，如何是好呢？向他说他翻译得不好？他可不会相信。修正他的文笔？可以改正一个错处，然而改正不了遍及全书的欠风采，重译一遍吧？上帝啊，为了英国哲学家的荣誉，要是叫狄德罗承担这个任务，他是不会刁难的！

大家记得，1754年，男爵失去了他元配妻子巴齐尔—热纳维埃芙—苏珊·戴纳。她去世时年仅二十五岁。他又和他的小姨子夏洛特—苏珊结了婚。她给他生下三个子女。狄德罗表露出他对娇小的男爵续弦夫人的美貌甚为欣赏：“霍尔巴赫夫人本来就够好的，她还越来越好。要是她按照她的计划，给她那天生的优点增添后天的优点，那她简直就太超群出众了。她说话不多，却很得体。她对任何特征都有高度识别能力，最细小可笑之处都逃不过她的眼睛。对她丈夫的恶劣性情，她当然不会苟同，而且她自己并不会因而贬低自己，不过，她现在小心翼翼不去这么做罢了。她对人有她的评价标准，我相信每个人都在她心目中这高低品第中有恰如其分的位置。她读书，爱音乐。在和声方面谁也不比她更有感受力了。她文

静，她的面庞很可爱；听着美妙音乐时，她那表情极为动人。那时，最美好、最温柔的内心世界从面容上表现出来。晚上，我们打牌浪费时间；她却把时间用于学习。刺绣和做女帽以及孩子们其他小服饰占去了她白天的时间。她闲不住，所以毫无闲散之时。丈夫虽让她过了许多可怕的日子，却从未发现她有一刻不温柔或不宽容。她和她那使我们久久沉痛悼念的姐姐一样，具有共同的优点，就是以她的主妇地位去竭力庇护所有的仆人，使他们得免不愉快，尽管她自己内心痛苦，同时使她丈夫得免气恼和阴郁。”因为男爵对仆人们并不和善！这一点，昂斯尔姆小姐有一次弹钢丝琴不和谐，又有一次拒绝一个老仆人的欲情冲动，都受够了教训。

一个星期日下午，男爵比平日更为忧虑，他和狄德罗一起走出“犹太会堂”，驾车前往小林荫道。路上，他吐露了心里话。不是有人竟敢告诉他，说德皮内夫人因妒嫉霍尔巴赫夫人而百般折磨格里姆吗？男爵询问过他妻子，她承认拉布里什城堡女主人的确为格里姆对她表示好感而不满。霍尔巴赫于是决定和德皮内夫人断交。下车后，狄德罗急于尽尽自己的责任，就跑至格里姆家中，告知他正在酝酿之事，并说他理解他情妇的妒嫉心。他们订了一个和解计划，但男爵夫人自尊心受到伤害。她和她的朋友絮阿

尔一同去桑诺瓦看望杜德多夫人，途经拉布里什的时候，狄德罗问她：

“您不在这里歇歇脚吗？”

“没有这个打算，”她生硬地回答道。

事情复杂化了，因为絮阿尔对霍尔巴赫夫人表示出极明显的兴趣。起初，她觉得挺好玩，后来看到对方叹息并流泪，她才认为应该加以制止了。于是，絮阿尔收到一封匿名信，责备他对一位正直的夫人和一个对他备加友好亲热的男子如此举动。同一个星期，勒罗瓦这风月老手向娇小的男爵夫人做了放肆的表露，遭到了拒绝，他认为应归咎于格里姆和絮阿尔……这样一来，男爵夫人和勒罗瓦先生断了交，格里姆则竭力使他的情妇和他的朋友们和解。哲学家由于对一切毫不知情，决定对任何人也不敢相信并怀疑所有的人都虚伪。他甚至推测德皮内夫人想摆脱格里姆，因为据说失明在威胁着他，他又推测后者以所谓的眼疾为借口，设法使加蒂大夫嘱咐他要骑马，以便早晚与遵从同样医嘱的男爵夫人共同去溜达。还有，那位加蒂不是也爱上了霍尔巴赫夫人吗？加利阿尼长老不也如此吗？匿名信的两种笔迹不是使人想起德皮内夫人和德·莫夫人共同在乡下度过整整两个月的日子吗？哲学家双手抱头，猜测又猜测，谁是匿名信的作者呢？德皮内夫人吗？德·莫夫

人吗？也许是霍尔巴赫夫人吧？她也许采取这个手段去鼓励絮阿尔吧？是那位据说絮阿尔迷恋到极点的、当时不在场的另一女人吗？絮阿尔本人吗？勒罗瓦吗？另一个问题：是谁让男爵识破德皮内夫人嫉妒的呢？伟大的主啊，多么混乱不可解啊！

罗雅尔街到处惶惶不安。永别了，昔日令人愉快的自由自在的时光！永别了，一个女人的情夫可以同另一个女人清白相处的无拘束时刻！永别了，美好的周一晚餐！若弗兰夫人将近中午时光临，她以为人们会留她吃饭；看到那些拉长的面孔，她只得赶紧逃走。

“夫人，您这就要走吗？”福莱长老向她叫道。

“今天这里没有人，我下次再来。”

狄德罗本人光临“犹太会堂”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他在那里度过的漫长夜晚，他喜欢用来读书，去河边纳凉，到圣母院岛尽头去观赏马恩河的流水。幸福的流水，它润湿过索菲洁白的双脚呀！

时光流逝，“两个女人的口角”渐渐平息以至消失，小集团中慢慢恢复了和谐。格里姆回避霍尔巴赫夫人，而絮阿尔却似乎当真坠入情网了。

他在男爵外出旅行时，向男爵夫人表露了自己的心意。狄德罗顿时为女主人的贞操惊慌不安。一天下午，他和她谈了许久。我在此把她想象成狄德罗在

另一个日期所描绘的那样：她坐在她的绷架前，没有戴帽子，穿着一件镶土拨鼠皮的红塔夫绸上衣，外罩薄纱，透过白色薄纱可以看出这里或那里露出的上衣的粉红色……他向她谈到她的崇拜者，他说他们对他们毫无敬意，他还以讨女人欢喜的口吻说他们当中没有一个象他那样觉得她可爱。

卖弄风情的女人说：“这是因为您从没在早晨见过我。您早晨来看看我吧。”

“她会为您好好发挥她巧于打扮的本领，”某一个倾听他们谈话的人插话道。

“我可要备加小心，”她接着说道，“因为他太精明了，他会看出我的意图，那我就达不到目的了。我听任事态自然发展好了。”

为了平息他并非无意触发的索菲的嫉妒心，他又说：“这个女人不知道我给看管得多么严。她无疑极为机灵；蛇也不会比她更灵巧，更会钻。她快乐，轻盈，多情，鲜艳，娇嫩，年轻……但是，我还是爱她，我所爱的是举世无双的迷人的女人……”

无论他给看管得多严，索菲的这位情人不久只好承认，他“偶然”招致的观看她梳妆的考验对他来说并非毫无危险。夏洛特的媚态是那样无拘束，那样随便，那样自然！那是一种使人觉察不出的鼓励，表现自己而又隐藏自己，充分显露自己的魅力的艺术；

那是算不上情话绵绵、却几近缠绵的话语；那是交杂着矜持和放纵的极妙混合！可是，谈话怎么转到宗教方面去了呢？原来是狄德罗向男爵夫人作出了如下表白：关于圣器，他只知道有个女人或一位友人的情妇，那就是说他决心不去碰她。她一听就纵声大笑，于是德行高超的哲学家得救了！

霍尔巴赫迟迟不归，絮阿尔明显地大有进展。不幸，无法通知外出者！好心的狄德罗十分着急，日益阴沉了。不过，娇小的男爵夫人是否根本对絮阿尔不加理睬呢？这可不能肯定。絮阿尔为了欺骗丈夫，也可能是为了刺激妻子，他在男爵动身前就假装向住在沼泽地段^①的内克尔夫人献殷勤。

霍尔巴赫对他说：“怎么，近来看不到您了，多情的小青蛙？”

“多情的小青蛙，这是什么意思？”

“啊，对了，您不是日日夜夜在沼泽里叹息吗？”
如此有风趣的话并未使霍尔巴赫不做乌龟！

不久，迷人的夏洛特病倒了。她的胸部瘪了下去，感到闷塞。她受着头昏的煎熬，开始衰竭下去。自然，狄德罗考虑如何帮助她：“我因此决定，一旦我有机会和男爵单独散步，我就要和气地劝说他，要

^① 沼泽为地段名称，因曾为沼泽地而得名。下文中用其本意。

他把他的学术界朋友安排在他的书斋内，让他的妻子和她的德·戈特、她的琉特^①以及她的一小批熟悉的友人留在她的房间内，他们会相继与她作伴，同她谈的事要比我们无休止的教训更愉快、更动听。我的女友，您以为在这方面我没有考虑到此时您心中的想法吗？但是，假如可怜的男爵夫人仍在这哲学气氛中生活一年，她会死去的。我在此事上问过格里姆的意见。我不敢把他的回答告诉您，那会使您发笑的。我耍了一个小诡计，我向德皮内夫人透露了格里姆的回答，我也问了她对我意见的看法，不出我所料，她认为很好，但她觉得不可能使男爵同意，而且就一桩成功无望的事去尝试也是没有意义的，这也正是我所料到的看法。”

事实上，絮阿尔不久就要结婚。就是那个忧郁、敏感、伤感的絮阿尔，就是把夏洛特置于此种境地的那个“正直的化身”，“我所认识的最美好、最多情心灵之一”的絮阿尔——为什么哲学家忽然变得如此偏袒絮阿尔呢？还会有什么人比他更不宜于结婚？这个问题他曾询问过哲学家。

“您过去不是坐过牢吗？”哲学家向他说：“那么，别去回忆和惋惜那牢房吧。不久前我看见您在河边

① 琉特：16—18世纪盛行欧洲的乐器。

转来转去。好吧，尽管我十分珍惜您并为您的处境而激动，但您那时并不像现在这样使我担心，因为那毕竟只是一时的痛苦。”

格里姆认为，如果絮阿尔那次没有投河，只不过是暂且延期而已。

狄德罗忍不住向男爵夫人谈到絮阿尔的婚事：“关于那爱她极忠诚、极多情的可爱男人，她给我的回答竟是几句极轻浮、满不在乎的话，使我觉得她实在良心不好。从此，我学会了不应该仓促下判断。”

后来发生了絮阿尔让人转交给可怜的夏洛特两封信的故事。在第一封信中，他向她辞行。在第二封他请她转交给男爵的信中，他向后者解释因为他爱上了男爵的妻子，所以他认为应该不再到罗雅尔街来。当时夏洛特正卧病在床，发寒热。这两封信使她几乎晕过去，必须找个医生来。第二天夜里，她起床给絮阿尔写了回信，声称拒绝充当如此卑劣行径的共犯。次日，他来看望她，她发现在写过那两封信后，他竟心安理得地去玩乐。于是从那时起，她眼中没有他了。娇小的男爵夫人又成了同絮阿尔私通以前那样无可指责的妻子；如此无可指责，后来好心的狄德罗到处宣扬她从来没有欺骗过她的丈夫。

十

在格朗瓦尔经常见面的，除了格里姆、杜德多夫

人，圣朗贝尔、加利阿尼、达兰维尔和德皮内夫人几个其他熟人外，还有狄德罗玩双六极愿意输棋给她的德·圣奥班夫人，“表情有趣的”夏莫瓦夫人，几乎老是赌气、但穿戴极为朴素而高贵的若弗兰夫人：“那一天，她穿的衣服料子很普通，颜色素净，袖子宽大，毫无饰纹、极为精致，然而处处显得十分高雅整洁”；还有罗迪埃先生和夫人：“我喜欢罗迪埃先生的相貌，如果他具有那相貌表露的一半才智就好了！那是一种俊俏和肉欲的揉合。早晨，当他那卷曲的棕色长发随意散落在他的双肩时，人家会把他当作婚姻之神，但在这婚姻之神春风一度之后，他又是多么苍白，倦容满面啊！”罗迪埃夫人穿着很不衬托她的深红色衣服，我们的朋友狄德罗对她说：“怎么，亲爱的大姐，您漂亮得象只复活节的鸡蛋^①！”在格朗瓦尔，人们还可看到希思特尔先生和夫人：“希思特尔先生和他的曼陀拉及唐帕农^②”还有印度公司^③经理马尼农先生，他年轻，快活，满肚子才智、知识和哲学。还有一个水手马歇，狄德罗问他年龄多大：

① 复活节送红蛋以为庆。

② 唐帕农：译音，意为扬琴。

③ 印度公司：1719年由劳氏的西方公司和科贝尔组织的东印度公司合并成立。从事经济扩张，因政府不支持，1770年解散。

“三十岁。”

“三十！您看上去至少有四十五岁。是什么使您衰老得这么快？”

“海洋和疲劳。”

“噢，亲爱的女友，他们给我描绘了一幅什么样海上生活的画面啊！皮肤变皱，变黑，嘴唇干裂，肌肉隆起，变成僵硬：要不了三、四次航行，他们就成了画在挂毯上的那种半人半鱼的海神。他们只以硬面包和咸肉为生，常常缺水，而且还有那接连二十四小时使你处于生死关头的风暴。”

那天早晨是 1760 年诸神瞻礼节，霍普老爹陪着哲学家和马歇先生出外散步。他也遍游过世界各地，一直到了中国。他对那水手的可怕描绘加油添醋。善良的狄德罗从未见过海洋，听得十分入神。

那位多疑的、幻想破灭的苏格兰外科医生确实是个奇特而吸引人的人物。他那辛辣而俏皮的言词对哲学家的思想产生极为强烈的印象！他在行医后，从事过商业，又外出旅行过。狄德罗指责这种对漂泊生涯的爱好：“对我来说，我只赞成一个人在十八岁到二十五岁之间远离故乡。需要让年轻人自己去发现到处都有勇气、天才、智慧和勤奋，这样使他摒弃那种以为除他祖国外一切都坏的偏见。过了那个年龄，他应属于他的妻子、孩子、同胞、友人，以及那

些与他有着最密切关系的事物。这种种关系要求定居的生活。一个把生命花在旅行上的人就如同那种从早到晚忙于从阁楼下到地窖，又从地窖登上阁楼的人一样，他审视一切美化他住房的东西，却不愿和他住在一起的人坐上片刻。”话虽如此，霍普老爹对英国宪法和中国风俗高谈阔论，还是很有趣的。那是一种何等深刻的悲观论调啊！他们也谈到一切人对毁灭的恐惧：

“一切人吗？”阴郁的爱尔兰人反对道：“请把我除外吧！我第一次感受到痛苦以后就再也不能自拔。即使允诺我幸福的不朽生活，要我在这种炼狱中待上一天我也不会同意：最大的解脱是不存在。”

狄德罗和霍普老爹有时单独在一起在炉边烤火闲聊，迟迟不睡。早晨，无论天气如何，他们都要到马恩河上的丘陵散步。风吹得十分猛烈，使得哲学家思潮澎湃：“我在大风中总是狂想掀动不已。”他承认说。霍普老爹则相反，思想变得迟钝。他说：

“这二十年来我感到全身不适。有时，好象有个沉重的东西把我向前拉，它会使我从窗口跳到街上；要是在河边，会使我跳进河底。我有许多不祥思想，烦恼和悲伤。我到处都觉得不自在，我无所企望，徒劳无益地去设法使自己愉快和有事可干；别人快乐使我难过，我听到他们欢笑和谈话就痛苦。您可知道

睡得太好的人醒来后所感到的那种胆怯情绪或坏脾气。我日常正是如此状态。生活使我厌恶。大气中最微小的变化对我都象是剧烈的振动。我无法停留于一地，我必须向前走去，却又不知走向何方。就是这个原因，我周游了世界。只有在驿车里坐着到处跑，我才觉得舒服……”

突然，他活跃起来：

“先生，我也曾快活过，和您一样我曾超越于世界之上飞翔。我享受过美好的生活，有一个漂亮的妻子，有好书读，愉快的散步，甜蜜的交谈，欣赏大自然，和贤者谈话，看疯子们的喜剧。我现在仍然记得那种幸福，但我感到必须放弃它……”

他承认曾差点自杀。

“您在生活中最重视什么？”哲学家询问道。

“第一，不求理解，第二，身体要健康。您看我多幸运，我理解了，可我不健康。”

狄德罗在格朗瓦尔住着一小套单独的房间，他坐在荷马胸像、他珍视的贺拉斯的胸像与索菲的画像之间，长时间地阅读，写作，沉思，叹息。早晨六点醒来后，只要不去同霍普老爹散步，他就这样打发时间，直到一点。到了一点钟时，他穿上外衣，一点半，他下去到客厅里去，大家不拘束地聚集起来，一起吃饭。中饭吃得丰盛而长久。饭菜和罗雅尔街的一

样，也许还更好些。因此哲学家“象个球似的”胖了起来。随后，夫人们做些针线活，而男爵则在长沙发椅上打盹，哲学家也在那儿发呆。三点到四点之间，每人拿了一根手杖，出去散步，男人们向一边走，女人们向另一边去。狄德罗和霍尔巴赫跑得最远。他们穿过树林、沼地和田野，谈着历史、化学、文学、物理、伦理，直到感觉到夜晚的凉意，才回到城堡。夫人们都穿着便服在等着他们。大家休息片刻，随即玩起皮克牌^①，打弹子或下棋。晚饭时游戏中止，饭后又重新玩，直到十点半才散局。在烛光下再讨论一会。十一点半，大家都被认为该睡了，尽管秋风使走廊发出呻吟声。

格朗瓦尔生活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雨下个不停，我们只好闭门不出。霍尔巴赫夫人在用刺绣损耗视力，戴纳夫人躺在枕头上消化食物，霍普老爹半闭着眼，头歪向肩膀，手贴在膝头上冥想，我想，他是在冥想着世界末日。男爵身披睡袍，睡帽压得低低的，正在读书。我机械地踱来踱去。我走到窗口看看天气，我相信天还在下雨，内心很为绝望……”

“好了，哲学家，醒醒吧！”

没有回答。

① 皮克牌：玩牌者应集中最多的清一色，顺子和人头牌。

叫声来自男爵。

“怎样，老木乃伊，您在那里思考什么？”

这一次，是向霍普老爹发话。

“我在思考一个无意义的想法。”

“是什么想法？”

“就是，有好一阵子不知道为什么欧洲没有看到王权和教皇合为一人了，没有慢慢地重受宗教政府的统治……”

接着谈起了特兰托公会议^①和教士独身问题。

响起了希思特尔先生的曼陀拉琴声，他们更为愉快了。

十一

在霍尔巴赫宅邸，他们对当时的权贵、大臣、宠臣、国王和宫廷持何看法呢？狄德罗的任何一封信都未能使我们略知一二。霍尔巴赫这一帮人好似很不关心政治。至少从事实来说，他们不是共和派。“我是个规矩的法国人，绝不是投石党^②人，”狄德罗后

① 特兰特公会议：是教皇保罗三世召集的天主教会第十九次大公会会议，研究如何对付新教改革。大会时断时续，在 1545—1549，1551—1552，1562—1563 分三阶段进行。

② 投石党：是路易十四时期反对“太后首席顾问”马扎然的叛乱。

来写道。絮阿尔给他们带来一个刚从哥本哈根抵达的法国人。他向他们描述那个国家的国王深孚众望。在国王的塑像揭幕时，臣民们向他欢呼，而他则从马车里冲出来，把帽子抛向空中，大喊道：“我的人民万岁！我的臣民万岁！我的朋友们万岁！我的孩子们万岁！”并且拥抱所有那些来到他身边的人。狄德罗为此流出眼泪，他以后回想此事也常流泪。是天然的忠君思想，还是为法国没有一个如此善良的君主而懊恼呢？

霍尔巴赫对英国的崇拜，有如上述，在他参观这个国家后减少了许多。但奇怪的是在 1765 年，各个哲学沙龙仍然对于英国的宪法和习俗毫无所知。他们从霍普老爹以及男爵的讲述中才有所了解。在这方面，哲学家的笔是大有用武之地，格里姆的《书信集》也是如此。

治理形式的理论，行政的和经济的理论，人口、工业、教育、司法、税收，都比那稍加触及就有危险的纯政治更使他们感兴趣，自相矛盾的加利阿尼大肆反对粮食出口以及对农业的提倡，说是过去用了四千年的时间才把农业贬低了，现在致力于抬高其身价，那就是要用面包师来代替公爵和大贵族。

但在格朗瓦尔，特别是在厌倦哲学狂热的男爵夫人为了置身事外而居住的罗雅尔街，主要是形而

上学、生、死、世界和它“所谓的创造主”等话题使得男爵的客人们大发议论。

“无论有无上帝，要是把它纳入大自然或纳入一整套概念中，都不可能不使它变得难以理解！”有一人嚷道——可能是男爵。“况且，即使一种假定能解释一切现象，也不见得是正确的，因为有谁知道普遍秩序只有一个存在依据呢？一个假定，我们想象出来是为了解决某一唯一的难点，不仅解决不了，反倒产生出无数的其他难点，这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呢？”

某位迪斯库男爵曾和一小撮法国人及加拿大人在魁北克和蒙特利尔抗击过英国人，援引了易洛魁人未开化的特点。这是不是反对人性本善以及文明使人腐化论点的证据呢？绝对不是！

“是谁腐蚀了那些易洛魁人。是谁使他们有了复仇和叛变的愿望呢？是神！这些不幸的人相信复仇是一种宗教美德。他们相信住在山后的大神在他们死后等着他们，神将审判他们并按照他们带给神的头发数量来确定他们的功绩。”

因此，无论大神存在与否，神总是错误的。我们的哲学家们没有想到设想一个残暴上帝，这种设想本身就证明人的恶劣，比认为上帝概念有害更能证明。

休谟第一次坐上霍尔巴赫的餐桌，就冒昧说出

他不相信无神论者。

“请数数我们这里是多少人，”男爵向他说。

来宾共为十八位。

“我随便就可以一下子给您指出十五位来，”男爵又说：“至于另外三个，他们没有定见。”

“一个民族认为，是笃信上帝，而不是良好的法律造就善良的人，在我看来这样的民族并不先进，”我们的哲学家发言道：“对上帝的信仰造就出、必定造就出宗教狂的数量，几乎相等于信徒的数量。什么地方承认有上帝，什么地方就有崇拜。什么地方有崇拜，什么地方的道义责任的自然秩序就会颠倒，道德就会败坏。”

无神论者狄德罗就是这样，这是无可狡辩的！……好吧，请听：

“您所提的彗星问题使我进行了独特的思考，那就是，无神论大致上也是一种迷信，跟那另一种迷信几乎同样幼稚。事物的秩序是由同一个普遍规律联系并推动的，其中什么都不能没有关联。看来，一切都同样重要。没有什么重大现象，也没有什么微小现象……如果我以为我在自由地爱您，我就错了，事实上并不然。啊，忘恩负义者的这种体系多妙呀！陷入了这么一种莫名其妙的哲学真叫我苦恼万分，我的思想不得不赞同它，而我的心灵在否认它……”

他理性上是个无神论者，在想象和感性上是个自然神论者。因此，狄德罗在否定和肯定之间摇摆不定。在其他场合，自称在城里是无神论者、在乡下是自然神论者的狄德罗，在这方面并没有系统的见解。他那种自我矛盾的感情突发是多么合乎人之常情，又是多么真诚啊！对他来说，善恶概念也许只是成见，却是他最为坚持的成见。他的准则是：不论大自然如何，谁都应该善良，但要原谅大自然的冷漠无情，即使因而痛苦也罢；这种痛苦对他是宝贵的。卡莎诺瓦^①让出地方给他的一个朋友去小解，这位朋友顿时被倒下的壁炉压死了。卡莎诺瓦说：“应该听任万物自行其是”，但我们主要要礼让。狄德罗则说：“应该听任万物自行其是，但我们主要要善良。应该相信我们的命运为深沉的黑暗所笼罩，也应该给那要小解的人让地方。同样，只要人类再过上几个世纪，它终究会纠正自己的错误的。”

他说：“有一天，有个哲学家问一个上流社会的人：如果歌剧院广场的化妆舞会延续上一年，那会发生什么情况？‘发生什么情况？那就是所有的假面都将被识破。’是呀，那些假面就是我们错误的象征。祈求上帝让舞会延续下去吧，那么，错误终究都会被识

① 卡莎诺瓦（1725—1798），意大利冒险家和回忆录作者。

破的。”

十二

在霍尔巴赫小集团内部，文学和美学方面也不乏话题。狄德罗为维护他喜爱的作者们而显示出的那种激情，那种冲动，那种雄辩的手势，使他成了那个缺少他就显得沉闷的小圈子里重要的鼓动者。他目光炯炯，挥动着假发，我好似听见他在为理查生辩护：“强奸这个字眼把塔昆的罪恶和勒甫雷斯的罪恶联在一起。勒甫雷斯是小说《克莱丽莎》^①的主角。我们一下子从罗马历史跳到一部英国小说。我们对《克莱丽莎》争论很多。瞧不起这本书的人对它嗤之以鼻，而欣赏它的人赞美之热烈不亚于前者的蔑视，他们认为它是人类心智的卓越表现之一。我有这本书，我很懊恼您怎么没有把它列入珍藏。除非我能使您领略一下《帕米拉》、《汤姆·琼斯》、《克莱丽莎》和《格兰迪森》^②，我对您和我自己都不满意。”

另一次，谈话谈到凡·代克^③的一幅版画，刻的

① 《克莱丽莎》是理查生所写的书信体小说（1747—1748），揭露妇女婚姻不能自主现象，批判贵族、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

② 均为理查生之著作。

③ 凡·代克（1599—1641），弗朗德勒画家，雕刻家。

是盲人贝里塞尔倚树而坐，他的帽子放在脚旁。四周围着布施的女人们和一个士兵，士兵望着他，神情象是在说：“居然就是这个人，他在支配着我们。啊，命运！啊，我们凡人啦！等等”。絮阿尔和杜德多伯爵夫人都认为士兵的形象过于突出，使人忽视其他人物，我们的哲学家却不以为然。他反驳道，那正是使此画有“道德寓意”的地方，而那个士兵在“发挥他的作用”。狄德罗作为伦理学家和戏剧家，大大有损于他作为绘画欣赏家。但他坚持，画家作画如以迎合观众为前提，则将完全失败。这么说，绘画的道德寓意又有何用呢？

让我们欣赏一下他在区别和谐的美和性格特征的美方面是多么自在裕如吧，在这方面他是常常津津乐道的。

“一个美丽的窃贼不是一个美丽的人，一个美丽的铁匠也不是一个美丽的人。美丽的人是大自然为了保存个体和延续物种而造就的人……要画得好，必须首先熟悉自然人，然后还必须熟悉各个行业的人……”

《家长》的理论家在此又出现了，但这是为了立即去谈论建筑艺术：

“一个建筑物在它具有坚固性并在人们看出这种坚固性时才是美的：当它适合使用的需要并当人

们觉察到这种适合时它才是美的。坚固性之于这种艺术，犹如健康之于动物界……”

有人持异议：

“在君士坦丁堡，那些房子好象监牢的模样，它们美吗？”

“它们符合土耳其人的美感……”

“那土耳其人的美感好吗？”

他于是宣称应于良好习俗中见良好美感：

“一个年轻的浪荡哥儿在旧王宫广场散步，在那里看到一个小小的翘鼻子、笑嘻嘻的嘴、机灵的眼睛、饶有深意的举止，他就嚷道：‘啊，她多迷人！’而我呢，我轻蔑地转过身去，我的眼光停留在一张我发现具有天真、坦率、质朴、高尚、尊严、端庄的脸上。您以为很难确定：是那年轻人，还是我错了吗？他的美感可归纳为这句话：‘我爱恶德’；而我的则是这句话：‘我爱美德’。人之评断莫不如此，最终可归纳为前一句或后一句话。”

出于合乎道德的坦率——也许出于伪善，胡言乱语，莫此为甚。是否我弄错了呢？但我总觉得在狄德罗身上发现了这个不光彩的缺点。唉，我们的哲学家也有他的缺点，而我所说的这个缺点并非微不足道！不过，尽管如此，他仍然看见别人的缺点。在一次关于语言和谐的讨论中，他发现马尔蒙泰尔十分

自负而严厉。他责备皮加尔接受兰斯城为路易十五塑像付给他六万里佛奖金，表现了自私。狄德罗的确是无私的。但我们不能就此肯定他不会偶而也跟马尔蒙泰尔一样自负：“问题在于美术模仿美丽的大自然时允许夸张到何种程度。这样，我就有机会确定空想与可能、可能与神奇、神奇与共同本质之间的微妙差异。象妈妈和您一样，严肃的事不会使你们不高兴，要是你们能理解我这么说，我是不会生气的。”

他们也时常进行心理学辩论。上帝啊，哲学家和他的友人们对这类活动多么爱好啊！

谈到购买家具时，男爵指出，有暗屉的家俱日益增多说明道德普遍变坏。狄德罗解释这种现象说，人们仍和从前那样相爱，但人们互相写信表示相爱也多了。德皮内夫人过去的的朋友戴特小姐也在场。“那是个佛兰德尔人，从皮肤和颜色上就可以看出。她的脸象一大碗牛奶，上面给丢了些玫瑰花叶，她的乳房可给下巴当枕头，那臀部也对应地肥大，至少我是这样推想。”她指出，现在人们太漫不经心了，因而相爱不够。

哲学家反驳道：“过去，人们喝酒比酿出的多，可是玩得也不差，打猎，骑马，练打靶，打手网球，过着全家团聚的生活，有自己的圈子，常去小酒店，上等社交场是不接纳年轻人的，姑娘们几乎全给关在

家中，只偶而见着当母亲的。男人们在一边，女人们在另一边。现在人们的生活乱七八糟，十八岁的青年可以接纳到小圈子里来，因为无聊而玩乐，不在一起生活，小孩睡彼此一样的床，大人睡在各自的房间里。生活分为两种活动：调情和做生意。人们在工作室或小家中同顾客或情妇在一起。然而，不妨设想一个民族突然普遍爱好起音乐来，可以肯定，难听的曲调、走调的歌唱、乱弹的乐曲空前繁荣；但是，另一方面，凡在作曲方面、演唱方面有些天才的人，只要能够显示，就能空前出色地演奏，空前成功地演唱，创作出空前优美的曲调。同样，由于调情的精神趋向普遍，现今有了更多的奸诈、欺骗和放荡，然而，另一方面也有了比过去更多的诚实、正直、真正的爱恋、感情、体贴、持久的热情。那些生来为了真爱并被真爱的人，是在真爱并被真爱着的。其他任何事情都是如此。参预的人愈多，做得坏的人也会愈多，同时做得好的人也愈多。”

戴特小姐固执己见：

“我觉得现在已不再有强烈的激情了。”

“那是因为任何时代具有强烈激情的人都很少。”

“但是，只有强烈激情才能提供大愉快呀。！”

“也提供大痛苦。”

一个星期天晚上，哲学家在从乡下回来的马车上同一个姑娘就同一问题谈了一番。姑娘向他坚持说，激情是完全可笑的，在恋爱中人们互相可以给予的只是愉快，无论这持久与否，往昔那种虚假誓言都避免了。

“我仍然是往昔时代的人，”索菲的情人回敬道。

“那您活该！不是别人欺骗您，就是您欺骗别人。而两者可说是不相上下。”

这两个女人，本能教会她们的东西比他全部哲学教会的还多，在她们身边，我们的狄德罗颇有点傻瓜的样子。

十三

在沃朗那个圈子里，也探讨哲学。不过少一些，比霍尔巴赫府邸和德皮内夫人府邸少得多。但反正也谈论哲学；即使是一支侍卫部队，狄德罗也会使它研究哲学呢！

在沃朗夫人府邸——老奥古斯坦街，“索里街下方，咖啡馆过去，第一个能通车辆的大门，”即后来的蒙马特尔街，“排水沟附近的第二幢新房子”——以及在卢浮宫圣托马斯街的勒让德尔夫人和布拉锡夫人府邸，经常见面的老是那几个人：加斯琼先生、布瓦洛小姐和布夏尔夫人以及勒让德尔先生的几个

建筑师同事：苏弗罗、维阿莱、佩罗内等等，还有狄德罗深交的朋友、笑容满面的勒莫尼埃长老。他当了三十年的圣小教堂的主持，每年领得一千四百里佛，他的任务是给唱诗班的孩子们教教单旋圣歌。他是格雷特里、格勒兹、小莫罗、雷纳尔长老的朋友——美好的时光啊！——也是索菲·阿尔努尔的朋友。他写寓言，翻译佩尔塞斯^①和泰伦提乌斯^②，写了一本《论人类理性的对话》，狄德罗曾予以润色。他作品的插图是圣奥班雕刻的科善以及卢梭、普雷沃斯特^③和肖法尔^④的头像。他虽年过半百，却突然野心勃勃要在戏剧上露一手。他写了《好儿子》，并在巴黎的意大利剧院演出，不仅剧本失败，而且触怒了圣小教堂的教务会，可怜的主持给免了职，被任命在圣洛当了一名本堂神甫。这是因为那些朋友的牵连而受严惩！热月9日使他得免斩首，国民公会任命他当先贤祠图书馆馆长。他于1797年逝世，死时为学士院院士。

被哲学家起外号叫摩尔菲斯的沃朗夫人，她一

① 佩尔塞斯（32—62），拉丁讽刺诗人。

② 泰伦提乌斯（前190？—159），拉丁喜剧诗人。

③ 普雷沃斯特（1697—1763），法国小说家和作家。

④ 肖法尔（1730—1809），法国素描画家和雕刻家。

开始反对狄德罗和索菲相爱，并非孤军作战，她有她的女儿作同盟军，就是那个卖弄风情、贞洁而冷漠的勒让德尔夫人。我们曾见过她对同性喜爱异常，狄德罗怀疑这种喜爱已发展到乱伦的地步。但正如他成功地征服母亲一样，哲学家也成功地把勒让德尔夫人变成了自己的一个盟友。她给她的外号叫乌拉尼亚，从这一点上我们可推断出，她醉心于天文学研究。至于萨利亚克或称布拉锡夫人，她好象未曾有过外号，也没有任何突出的性格特征。她也是狄德罗的一个女友。在他的著作《论盲人书简》补遗中，他为她的瞎子女儿写了一些激动的篇章。

他每逢星期四和星期日去看望沃朗家的这几位夫人，也是在星期四和星期日他给正在伊勒小住的心爱者写下那些令人惊愕的信件。有些人认为那是他最杰出的天才作品。他自己也说那些信是一部“真正的日记”，由于他极为粗心大意，担心搞错而给这些信件编了号。书信中什么都有，无所不包，无一不展现出内容丰富得令人难以置信，也发挥得淋漓尽致，而离题万里真令读者如坠五里雾中。一会谈爱情，一会谈哲学，一会谈文学、绘画、戏剧，一会是霍普老爹所描绘的中国风俗人情，那是他不愿让索菲放过最小细节的，一会是放纵的轶事或就风流生活胡说一气。“我用写信的方式和您谈心，好似我就

在您身边，一只手放在您的椅背上……我拿起笔、墨、纸张，然后随兴之所至……”于是一页接一页，不打草稿，不加涂改，哲学家纵笔直书，不断地写下去。

达米拉维尔是二十区的办事员，他以布朗热的笔名为《百科全书》写稿。他是伏尔泰的心腹及其在霍尔巴赫圈子的眼线。他巧妙地取得了狄德罗的喜爱：“达米拉维尔既没有风度，也无才情。”格里姆写道：“他也没有其他处世之道以补不足。他忧郁而笨拙，早年所受教育的缺点总是暴露无遗……因为他没上过学，他实际上没有自己的主见，于是他就重复他听到别人说的话，但他和伏尔泰先生关系密切，后者又使他和狄德罗、达朗贝以及全国最著名的哲学家相结识，这样他就相当自负，并无助于使他可爱。”但狄德罗写给达米拉维尔的大量短简和信件证明哲学家对他的友谊并非全为利害关系。他们喜欢两人单独进些美餐。二十区办公室位于米拉米奥纳码头街，靠近植物园；达米拉维尔的住处就在圣母院岛的波旁码头街，“无头女街过去，第七个通车辆的大门”。

为了摆脱妻子的监视，狄德罗每周一次到米拉米奥纳去闲坐片刻，躲在那里给索菲写信。他的信因有行政副署，可以免费邮寄。索菲那一边则请马恩河

上夏龙二十区主管杜克洛先生效劳，或请“维特里·勒弗朗索瓦的盐税和贩运税收员弗雷罗先生府上的格拉先生”帮忙，给他回信一般寄至达米拉维尔家，但有时也寄至格里姆的卢森堡新街的府上。可怜的狄德罗就两头奔走：“只要在米拉米奥纳码头街什么也未收到，我就立即跑到卢森堡新街去。距离足足有从柑桔园的死胡同到圣伯尔纳门那么远；但我是向来不惜跋涉的。如果说有时也感到疲劳，那只是由于我空手而返。”一个星期天，达米拉维尔无空等待狄德罗：“他留下他的钥匙和两枝蜡烛，还有您亲爱的来信以及一张十分正经的便条。我把您的信读了又读，我现在一个人，我马上就给您回信。”狄德罗在米拉米奥纳常碰见杜克洛夫人：“我经常到达米拉维尔家中去。我和杜克洛夫人都以同样焦急的心情等着戈德先生在他高兴的时候打开邮包，把我们的信送给我们。她的丈夫也不比您准时。她于是对他生气，而我就对您生气。接着，我们闲聊起来，我们玩着，以便不去想那些忘却我们的人。”

达米拉维尔属于格朗瓦尔圈子。他有时用他的车子把狄德罗带到那里去。他从圣母院岛迁居至圣奥诺莱街后，就乘机和杜克洛夫人断交，与德摩夫人勾搭上了。1768年，即他迁居的那一年，他染上了致命疾病：“颈部淋巴结肿大把食管推向一侧，他行走

比以往更困难。他的病况使我流了好几次眼泪。特隆善主张把阻塞消除，博尔窦，还有鲁，则说消除阻塞必将引起内部化脓，导致慢性发热和死亡。他们嘱咐用淋浴和波旁内温泉水治疗；而前者声称病人吃不消旅途劳累，温泉水对他也作用不大。德摩夫人和病人也持此种看法……。病人的淋巴结稍稍变小了，但他体力衰竭，仍然不断疼痛。大夫在治疗主要病症时，准备孤注一掷……达米拉维尔病情十分严重，患淋巴结的一侧几乎完全不能动弹。他已不能走路。他预感自己情况不妙。我原不相信他的瘦弱会更形严重。我错了。他的皮肤呈暗绿色，德皮内夫人、格里姆和男爵都已外出，杜克洛夫人也不在家，还有尼维尔努瓦的死，这些使他几乎没有友人，要不是达朗贝早上去看他，我下午去看他……达米拉维尔已经想到死亡。我们以为是胃腺阻塞，幸而，还未到达那个地步。那是一种体液溶解，企图从这个管道中溢出，但这种体液极有腐蚀性，以致他感到渴得要命，体液过盛，使得他眼花，耳鸣，头昏，不断昏厥过去，我们以为他的生命以及痛苦即将终结。但终于疏通了，所有的淋巴结都大大变小了。除非是再这样发病，目前他情况见好，因为也许需要二十多天才能使阻塞他颈子和胸口的巨大肿块消除……唉，达米拉维尔，可怜的达米拉维尔痛苦不堪，弯腰驼背，日见瘦小

了；他已根本不能行走。要是特隆善能把他治好，我真要相信医学和奇迹……达米拉维尔奄奄一息，毫无气力，甚至连走一步路的气力也没有；没有胃口，呕吐，昏厥，医生束手无策了。”达米拉维尔于1768年12月13日死去，那时大家才发现他已合法地结过婚。是不是需要稍稍叙述得愉快一点，然后撇下这个人物呢？有一天，狄德罗和他、他的情妇以及情妇的丈夫一起在炉边闲聊，度过夜晚，狄德罗不合时宜地想开开玩笑，就掏那夫人的钱包：

“让我们来看看您是否真有钱！”

他摸到了一张纸：

“啊，啊，一封情书吧！”

的确是封情书，多嘴的家伙看出女罪人神色慌张，明白了究竟。怎么办呢？他抽出纸条，看了一眼，就把它丢进火中：

“怎么？您怎么把这张废纸保留了那么长时间？”

随后，他转过身去向那两个男人说：

“那是我荣幸地在两个月前写给夫人的一张便条……”

情夫和情妇松了口气，然而虚惊的余悸犹存。

十四

因为女婿萨利亚克破产，沃朗夫人不得不节省，

离开了老奥古斯坦街，把家具存到公鸡城堡，自己住到伊勒城堡去了。这时，她的另一女婿——被派往冈城任职的勒让德尔先生买下了圣安娜街的一座房子。在房子整修期间，他把他夫人和孩子们安顿在好孩子街旧王宫广场一座漂亮的住宅内。从此，索菲和她母亲只要到巴黎，就住在该处。这一切并非没有困难、纠葛、阴谋和反对，其中，狄德罗以可以想见的那种慷慨而健谈的方式大为卖力。他不喜欢勒让德尔先生，所以，要是看到“亲爱的妹妹”俏皮的乌拉尼亚由于憎恶男性而反常，反倒落入了求爱者的怀抱，管他名叫维奥莱或叫佩罗，狄德罗反正绝不会不高兴的。

“我爱您，”佩罗向她说。

“我也爱您，”她回答道。

但她丝毫不认为因此而许下了保证，狄德罗对此甚为不满，几几乎义愤填膺。

“当我向一个男人说：‘我爱您’，”她向他解释说：“那就意味着：‘我只从您那里接受我丈夫所没有的优点，而我的丈夫并不阳萎’。”

“但是，要是这样，您要情夫何用？我是您的朋友，您的妹妹十分亲切地爱着您，我们不是共同向您提供了您丈夫所没有的优点吗？”

这卖弄风情的女人被难住了，只好同意“如果世

上有个男人可以得到她足够的信任，使她认为他会谨守一定的界线，那么她将喜欢坐到他的腿上，接受他双臂的温柔拥抱，她将喜欢看到他眼中射出最强烈的欲情，她会把她头、眼睛、面颊以至嘴靠近他的嘴。”但她不肯向不耐烦的哲学家承认她是否终会不满意她情人一丝不苟的克制行为。

后来，狄德罗以同样热心，使她对絮阿尔的老友迪戎先生发生了兴趣。这位迪戎先生被请求给小勒让德尔介绍个家庭教师，他给选了一个神甫，尽管勒让德尔夫人对此类人甚为反感：

“您是否害怕他会爱上您？”他问她。

“不，”她回答说：“但我有个女儿。”

家庭教师的在场把她和迪戎先生隔开了，她为此甚感痛苦。因此，狄德罗曾为佩罗内所做的那样向她提了大量问题：

“怎么？您丝毫不想讨他欢喜吗？”

“原谅我，那是由于我非常感谢，而且已表示过感谢他对我的帮助，是由于我极其强烈地想表达这种感激心情。”

“您有时和他谈及这种心情吗？”

“随时都谈。”

“您太不谨慎，或是太急于使他第三次表白一下吧。”

“那并不因此而发生了呀！”

“这正是使我惊奇的事。”

“我却毫不奇怪。您要他对我说什么呢，您要是他的话，您敢对我说什么？”

“什么也不说。”

“他正是这么做的。”

“但我会用我的眼睛深情地注视着您的眼睛，我会把您的眼睛看得低垂下去，那么你对我就会……不过，您当真认为您和迪戎先生的关系只限于跟我这样调调情吗？”

“要是到了那个地步，我可真会生气的呢。”

“什么？您竟丝毫没有施展您那扣人心弦、引人欲念的诱惑手段吗？您别忙着回答。这里需要的不是卖弄聪明和自我欺骗，我诉诸您的良心。得，闭上眼睛，好好斟酌一下，说真话吧。”

“可是……可是……可能是有那么一点点，可实在太细微，他大概是不会看出，也不会感觉到的。”

这卖弄风情的女人承认她是为了女儿才想勾引迪戎先生的。但她立即又说：

“求求您，告诉我为什么那些男人全对我不可避免地产生好感？不是有成千上万比我更美的女人吗？”

“也许吧。但同样令人感兴趣的不多。”

“不是有无数更有才智，更有想象力，更有知识，更会思想，更能说会道的女人吗？”

“我不知道有这样的。”

“不是有更敏感、更有风度的女人吗？”

“没有。”

“为什么她们没有遭到如此迫害呢？”

狄德罗提出一个办法，可以使她免受迫害，她要装作勾搭上了一个情人。

“妙极了！妙极了！但谁来演这个角色呢？”

“如果您同意，我来。”

同意！

他继续说：“不过，我想，没有取得您妹妹的同意就实行，恐怕有欠诚实，因为假装情人，要演得逼真，那就要跟真正情人完全一样，而当我对您扮演这个角色时，我就不能对她再演这个角色了……”

他不仅和勒让德尔夫夫人眉来眼去，还常到卢浮宫圣托马斯街布朗锡夫人身边去。但一个人到了五十四岁——他说是才五十——拒绝已不能享受的快乐是不会有很大痛苦的。“当一个青年女子乐意听取我的意见时，我怎能不知道我几乎没有什么可对她说呢？要是您觉得男人们的忠诚很不可靠，那就多多倚仗他们的弱点吧。我把我的两只脚全交给您，而

且它们并无绳索缚住^①……啊，当我们无法胡闹时，我们全都变得多么乖。世上要是只剩下一位我们可以礼相待的女人，我们则会对女人充满敬意。”

狄德罗和那被他起外号为堂·狄埃戈的勒让德尔先生进行另一种性质的讨论：关于装饰宫殿正面的塑像的比例问题；关于画家要不要在剧院里寻找姿势、动作和面部表情的模特儿的问题；关于小阿尔努尔对待劳拉圭夫人的态度，皮加尔为兰斯的路易十五纪念碑所雕塑的形象，建筑学会分裂和绘画学会分裂，艺术家古怪的性格等等问题……

这时，勒让德尔夫人发热在床，以更不宽容的目光看着他们。她不久前病倒了。迁居的劳累和在旧王宫住宅的安顿使她患了头痛病，接着生了丹毒，又加上脖子酸痛和伤风。儿子得了百日咳，母亲在照料他时受了寒；伤风变成了炎症，并发着头昏。大家担心是肺炎。一阵腹泻却突然使热度消失，咯痰也轻快些了。后来又有过两次厉害的发作，一次并发症状是大笑不止，另一次是抑制不住流泪。经病人请求，狄德罗跑到格里姆家中去，想请他把特隆善邀来诊治。格里姆不在家，他又跑至德皮内夫人处，仍未找到格里姆。她告诉他特隆善患风湿，一定不肯出诊的。但她

^① 语云：“脚上拴住了绳”，指心有所属。

建议可请一下奥莱良公爵的外科医生布拉道尔。可先由他给勒让德尔夫人看看，然后向特隆善转述。病人认为，在病况危急时可以一试；在此以前，他们将请博尔窦来看，因为负责治疗的医生珀蒂肯定瞧不出名堂的。博尔窦和珀蒂一致认为头昏毫无关系，炎症并不危险，发热是炎症必然引起的，胸部只为丹毒所阻塞，但所有这些症状都无大碍，尤其因为痰渐呈脓状；急需的是把不良体液引流到皮肤外，要它为它打开所有的通道，要使病人出汗、排尿、大便，甚至应在手臂上用发疱药产生一个人工出口，这一点立即由萨利涅克夫人的外科医生执行了。

狄德罗不再离开那座房子，热心之至，甚至把病人抱在怀中，当她咳嗽时，为她压紧腰肋。他把博尔窦送到门口。

“怎么样，大夫？”

“怎么样？有过危险。现在，只要我们能造成所有这些症状的体液排出体外，病人也就脱险了。”

但是，其他的并发症发生了。

当特隆善终于露面时，病人脸色已较好，发烧还是原样，咳嗽很厉害，令人担忧，肋侧痛得更难受，其部位似乎在横隔膜。发疱药尚未产生良好效果。特隆善开了药方就走了。狄德罗随后出来，到了博尔窦家中。后者向他表示很想见识一下那位日内瓦名医。

哲学家向他实说特隆善离开了旧王宫府邸，便把医生留下的药方给他看。商定以后由特隆善和博尔奚共同治疗。于是，狄德罗又回来尽他看护之责。勒让德尔夫人要他写下她口授的遗嘱，但他拒绝了，于是，他们请来一位公证人。她和公证人一起待了两个小时。这时，勒让德尔先生觉得狄德罗在场碍手碍脚，因此时而显得友好，时而显得恼怒，而且对沃朗夫人和索菲没有前来探望甚感惊奇，为此也责备狄德罗。

从此，病情明显好转。咳嗽少了，腹泻也减轻了，头昏症状已消失。但是，她多么消瘦啊！

整个期间，伊勒的人们并未把勒让德尔夫人的病看得很严重，也许是他们还不很知情吧。

沃朗夫人和她的求爱者佩罗内无动于衷，狄德罗甚为不满；但病人表现得更为严厉。她既不肯饶恕布拉锡夫人，也不饶恕她的丈夫。其实，她丈夫已为她二十八夜没睡觉了。他真是个古怪家伙！他们的朋友勒科兰每天都来打听病情。病人开始稍有好转，勒让德尔向他叫道：

“喂，勒科兰先生，我希望您只要无事可做，就来看看我们。”

那个小方方也是个古怪的孩子！他母亲所处的危险使他产生如下看法：

“如果她病好了，我在这里又不知道要给关上多长时间；如果她死了，我马上就可以上学了。”

沃朗夫人也是个古怪的母亲，她的一封信使她尚在病中的女儿陷入致命的沮丧和忧郁之中。善良的狄德罗大为愤慨，叫道：“天啦！要是您不愿意帮助我们，请尽量不要来伤害我们吧！”看来，他甚至对表现如此卑劣的索菲也蔑视起来。作为反作用，那么重的私心又怎能不使他沾沾自喜！可以想见，他对自己十分满意，能在严重关头表现出所有的美德，有那样的表现，真希望人们能看见他的敏感，多情，殷勤，忠诚以至忘我，始终提出宝贵的忠告！总而言之是个救命恩人！

十五

狄德罗参加格里姆从原耶稣会士雷纳尔手中接管过来的《文学通讯》工作始于1757年拉图什的一篇文章：《伊菲惹尼雅在陶里德》，结束于1772年屠尔潘的一篇短文《论暹罗王国历史》。这十五年中，哲学家为格里姆提供了四十多篇评论文章，涉及文学、戏剧、哲学、历史、政治、绘画、建筑等等，还要加上《修女》、《定命论者雅克》、《拉摩的侄儿》和《沙龙》。

格里姆并不是个可靠的朋友。他和狄德罗双方

从未有过龃龉，但在他们之间也有过感情冷淡的时候，有时是由于格里姆的专断性格，有时是狄德罗讨厌的敏感，有时因为德皮内夫人的抱怨，狄德罗当然充当她的捍卫者而反对格里姆的自私和冷漠，有时则是由于两人那样不同的突出性格必然导致的小小误会。狄德罗指责的理由，看来是格里姆常对他的忠诚和工作能力备加苛求。一次很有代表性的口角发生于1767年，那是在特伊勒利宫，事先安排好要到斐扬门门官家聚餐以前。一开始，格里姆责备哲学家冷落了拉布利什城堡和它的女主人，霍尔巴赫则怪他抛弃了格朗瓦尔。这样一来，完全为了格里姆而留在巴黎写《沙龙》稿件，并对男爵的坚请不抱幻想的狄德罗怒吼了：

“我的朋友们，我最后一次把你们称为我的朋友，我向你们宣布我已经没有朋友了，我也不愿意再有了，我要独自生活，因为我知道虽然我无保留地信赖那些我十分珍爱的人，但不幸的是我不能使任何人幸福！”

这时，他的心“碎了”，他泪如泉涌。克鲁瓦斯马尔侯爵抱住他，把他拖到一边去。他呻吟道：

“好呀，这就是那些对人体贴入微的人。他们实在叫我走投无路，而我只要埋怨他们给我苦恼，他们就火上加油，冷冷地说什么下不为例！”

侯爵终于使哲学家冷静下来，无疑，他是劳累过度，太神经质了。午饭开始了，席间平安无事：“我们早早分手，十分友爱地互相拥抱。”

由于傲慢，几年前格里姆受到过一次教训，酷似若干年前的那次书信骗局，就是克鲁瓦斯马尔侯爵受骗，由此而产生《修女》的那一次。格里姆的朋友们给他寄去几封信热情洋溢，假托国家音乐学会一位新舞蹈家勒克莱克小姐所写。文笔好似出自女看门人之手，拼写上也很相象。随后，又假说是小姐的母亲为了女儿的利益而出面干预，因为她女儿过度天真会使她失足。最后，一封所谓来自马侬·勒克莱克的同伴米雷小姐的信告诉格里姆说，舞蹈女演员因爱他而死，并告诉他说：是否要征服另一颗心全由他了……这些信闹得满城风雨，被人当作笑料。格里姆一声不响，装出毫不知晓的样子。

格里姆的这种镇定、自制、孤高、不轻信、冷酷，带着腼腆和真正拙于言词的利己主义，以及坚定和极端的固执，都同狄德罗的爱喧闹和随便的性格形成了极鲜明的对照。这两个人是否天生无法和谐相处呢？其实，狄德罗和格里姆互相热爱过：“我爱他，我也被他友好地爱着！”狄德罗大声说。狄德罗称他为“我心上的人”。他写信给法尔科内说：“与我相比，他是一个比我优越的人，相当于我冒昧地认为我优

越于达朗贝。他不仅具有我现有的优点，而且集中了其他许多我没有的优点，他比我明智，比我谨慎，对人和社会的经验是我今后也不可能具有的，他对我的影响就象我有时对别人的影响一样。大部分人对我来说好像孩子，我在他面前却成了孩子。我称他为我的‘阴阳人’，因为他不仅有男性的力量，而且兼备女性的优美和细腻。他之于道德造型艺术，犹如您之于机械造型艺术。我关于他向您所说的这些看法，那些伟人、小人、学者、无知者、成人、孩子、文人、上流社会人士也会象我一样这么说。因为大家都喜欢他！”可惜的是，格里姆的魅力早已消失，什么也没给后世留下。因此，读到狄德罗对他的颂扬，我们不免惊奇。尽管格里姆有着卓越的智力和判断力，享有十八世纪仅次于伏尔泰和狄德罗的最伟大批评家的美名，甚至是他们以前最有理智、最确切无误的批评家，他却不得人喜爱，他那混浊的眼睛，人们甚至不知是他确实几乎失明，还是装成那样，他那大歪鼻子，他那一再扑粉的脸，这么一副尊容，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都使他象个坏蛋。因此，狄德罗自己……^①“德皮内夫人的偏头痛发作了一次，她以为快要死去。第二天，我去看她，我们单独地在一起度过了那

^① 原文的删节号，可能是表示“狄德罗自己来为他辩解”之类。

个晚上。她很悲伤地抱怨起我的这位朋友，说着就当真泪流满面了。他厌烦了，看见她也不向她说话，来看她只是勉强的；他向她撒谎，愚弄她的信任。他去歌剧院或喜剧院，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本来是可以陪她的。他变得虚荣，爱打扮，竭力挥霍，整天玩乐，他严格的道德标准已丧失殆尽；他区分两种公理，其中的一种仅为帝王服务，我完全同意她的看法。但我尽力为他辩护，对她每一个责备，我就说上一句老调：‘可他还年轻，他忠诚，而您爱他’。于是，她破涕为笑了……格里姆和我，我们在星期一早晨好好地谈了谈。我猜不透他的内心，但我不能怀疑。两年来，许多暧昧的事情总是有利于他而澄清了。他的行为酷似头儿卷中的格朗迪松：他深知对他不利的是他的外表以及他不以为意的那些局外人的评断。此外，他说，要是我们有机会去罗马，他将向我解释他在先贤祠行为的秘密……”去罗马的旅行没有实现，格里姆的性格仍有待澄清。

在他经常去奥地利和德国旅行期间——1769年的那一次行程两千五百里埃，归来时他发福了，发了财，还得了哥达宫廷的名誉称号——狄德罗束上了他称之为“作坊的围裙”，也就是说他忙于《文学通讯》：编辑绝大部分稿件，搜集材料，叫人印制复本，寄给订户；这可不是件轻松的工作。然而，只要新书

缺少，这个怪才就自己创作，许多摘录全是出自他的手笔！不过，狄德罗对格里姆《通讯》的主要贡献是他的《沙龙》。

十六

圣奥班^①的一张迷人的版画给我们保留了十八世纪美术沙龙当时的面貌。许多绘画作品拥挤在一起，最小的放在下面墙裙葱形装饰上，最大的挂在墙上方，几乎碰到檐板。在狄德罗那个时代，这种展览会每两年举行一次，自1737年起在卢浮宫方形沙龙中展出——“沙龙”由此得名——画幅一直排到走廊、前厅和楼梯上。参观是免费的。说明书由学院的门房在秘书的监督下编成，印刷前要由建筑部门领导批准。售出的收入由门房享用。1755年，此陋习被取消，由科善^②负责说明书工作，收入分配给院士们，门房和学院的模特儿们仍然每册抽取几分钱。平均销售量二万份，因此，门房和模特儿可有四千里佛的进项，而说明书的编者以两个月的劳动、奔走和无数烦恼，只得三百里佛的报酬，其中还要扣除印制费用。路易十六时期，这一报酬增至六百里佛。

① 圣奥班（1724—1780），法国画家，雕刻家。

② 科善（1715—1790），法国画家。

格里姆的《通讯》发表了有关 1753 年“沙龙”的第一篇报导。1755 年的没有找到。1757 年的很短。人们都想在 1753 和 1757 的头两篇有关“沙龙”的报导中看出狄德罗的思想甚至他的手笔来，但阿赛扎^①不无理由地排除了这种设想。他说：“并不是狄德罗影响着格里姆并使用他，而是格里姆使用狄德罗并指挥他。我们可以按其本意来理解狄德罗所说的这两句话（1765 年“沙龙”）：‘如果我在美术和雕刻有些成熟的概念，那是我从您，我的朋友处获得的。’的确，是格里姆为了他的《通讯》而训练狄德罗来做艺术评论工作。诚然，学生很快超过了老师，但他并不因而就不是由老师指引入门的，而且是通过老师的介绍，他才结交了一批后来使他熟知这一行奥秘的艺术家。”其他的一些影响和其他的一些来源在《沙龙》中更显而易见。曼尼洛·布内利先生曾列过一份清单：“狄德罗读过季坦—保罗·洛马佐和罗杰·德·皮尔、杰拉尔·德·莱瑞斯^②和拉封·德·圣延

① 阿赛扎（1832—1872），法国文学家，他致力出版狄德罗全集，后由莫里斯·图尔内完成。

② 罗杰·德·皮尔（1635—1709）法国画家、作家；杰拉尔·德·莱瑞斯（1641—1711）荷兰画家。

纳；他学过赫契森和霍加特^①、斯宾斯和韦勃、安德烈神甫和巴窦长老^②；他熟悉门格斯和温克尔曼^③的理论；他经常出入夏尔丹、拉屠尔、法尔科内^④、格勒兹等人的画室；他吸取了科善、德·拉吕、维尔内、维安、加利阿尼^⑤……等人的观点。”这一切并不一定明显产生任何一种统一的学说。但是，哲学家本人也叫我们提防他的错误：“我对任何事物的描述和判断，不保证全然正确……我既非艺术家，也非鉴赏家……我随时会犯错误……我内心想的是一回事，说出来的却是另一回事……只要我们没有挥动过画笔，我们最多不过是多少有点见识的多少有点幸运的臆测者……让我们在画室内悄悄议论吧，免得贻

① 赫契森（1694—1746）英国哲学家；霍加特（1697—1764）英国画家、雕刻家。

② 安德烈神甫（1675—1764）法国耶稣会教士；巴窦长老（1713—1780），法国文学家。

③ 门格斯（1728—1779）德国画家和理论家；温克尔曼（1717—1768）德国艺术史家和考古学家。

④ 夏尔丹（1699—1779）法国画家；拉屠尔（1704—1788）法国画家；法尔科内（1716—1791）法国雕塑家。

⑤ 德·拉吕（1460—1518）瓦隆作曲家；维尔内（1714—1789）法国画家；维安（1716—1809）法国画家；加利阿尼（1728—1787）法国文艺理论家。

笑于画家……”

“先生，您喜爱绘画作品吗？”定命论者雅克向他的主人问道。

“是的，但那是纸上谈兵，因为一着上颜色，一落上画布，我要老实告诉你我是一窍不通，很难区分各个学派，尽管我可以象个鉴赏家那样武断地下判断，人家可以把一张布歇^①的画说成鲁本斯^②的，或者说成拉斐尔的；我会把一张平庸的仿制品当作了不起的原作，我会把六法郎的粗劣绘画估价一千埃居，把一千埃居的画认为只值六法郎，我只不过曾在圣母院桥某个名叫特朗布兰的人那里学过一点，这个人是我当放荡的穷学生时代的财源，也是凡洛^③的学生天才毁灭的根源。”

把这个俏皮话严格用于狄德罗并不适当，但怎能怀疑他在写它时没有稍稍想到他自己呢？固然，他从不缺少主导思想，但是他虽有，却经常改变。他在欣赏大自然和古人、现代派和经院派之间摇摆不定，伦理主义使得他把艺术和道德混同起来。如果他的鉴赏力极有把握，他是可以摆脱这些的，但他并非如

① 布歇（1703—1770），法国画家。

② 鲁本斯（1577—1640），弗朗德尔画家。

③ 凡洛（1684—1745），法国画家。

此。所以，他的《沙龙》作为文艺评论，价值甚微。作为一个杰出人物、一种性格、一种情绪的表达，作为反映一个时代思想的镜子，这部作品是独一无二的，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新闻界享有盛名的杂家远远不能望其项背的。那么多的原则、轶事，大胆评断、技术性或哲学性论述、讽刺文、顿呼修辞法，忽而大胆、忽而轻率，忽而宽容、忽而严厉，搞得人莫名其妙的见解，它们和《通讯》、《拉摩的侄儿》一样，成为同一文笔下最著名作品之一，令人深刻惊叹其天才。那言语形式，那文笔，大大超过了其中表达的思想。对于认为唯有真实才保证永存的人们来说，这是多有力的驳斥啊！在狄德罗的《沙龙》中，几乎毫无真实可言，然而，这部著作现在仍有生命力，人们还在不断地反复阅读。它闪耀出行动着的睿智的无上壮观！

狄德罗并非始终心甘情愿地工作。他常常对格里姆的苛求表示不满。在他看来，狄德罗写的《沙龙》文章总是交得不够早：“我刚刚收到格里姆一张专横的便条，它刺伤了我过于柔弱的心灵。我曾答应给他为陈列在‘沙龙’中的画写些短文。他来条说，要是明天不能写好，就用不着写完了。对这种冷酷无情，我是要报复的，我将以我认为适合的方式来报复。昨天我工作了一整天，今天又是整整一个白天。

我还要干上一夜和明天整整一天，到九点钟，他将收到一大篇文章……大使先生^①对我态度相当恶劣。他要我对那些画写些看法。我去参观了，回来后写了一大本。我日以继夜地干，为的是满足他；您从他的信中可以看出我是达到了这个结果。我把他的信寄给您。您得知道，我曾给他去了个便条，叫他不要说感激的话，因为那种话表示他更有求于我……啊，我的女友，这‘沙龙’真是个苦差使！拉吕对我帮助很大，因为我让他知道有些小利可图，但这青年以往的教育一定是忽视了；他那个文笔就像洗衣女工或主教那样糟，可跟我又有什么相干？他的见解正确，我总算是把其中的意思猜出来……我去‘沙龙’参观尚未结束。拉吕先生却撒下了我。我不知何故，莫非是勒让德尔夫人为了迪戎先生的缘故而使他失职了。如能探明究竟，我倒不会太不高兴的。我收到了奈戎的几张便条，仅此而已。某位人士曾允诺我，却没有践约。我十分思念法尔科内……我曾请求奈戎有时代替我去沙龙，因为他在当哲学家前曾当过画家、素描家、雕塑家，他同意了。但他根本不守信用。为此，他受到良心责备。这是他对我说起过的，我叫他不必

^① 大使先生指格里姆，他的官方身份是法兰克福城和萨克森—哥达驻巴黎外交代表。

放在心上，既然并不是责无旁贷，只是给我帮忙罢了。责任是必须履行的，而帮忙则可随意。况且，他的这个小小疏忽使我明白了，我爱我的友人两倍于他们爱我；十年来我给予格里姆的时间远远不能以月计，而向他所要求的只是几刻钟而已。这一次不客气的小小教训产生了效果：与您的来信一起，他们刚刚交给我他来的一张便条，这便条将对我很有用处……加利阿尼长老的著作出版、我那些图版（《百科全书》的图版）、格里姆给我的苦差使‘沙龙’以及我个人的许多小事，使我不堪重负。晚上，我有时累得没有力气吃饭。——这并不是夸张的说法。”我们的哲学家竟到了这种地步，那一定是格里姆的苦差使过于沉重了。但是，苦役一结束，他又是何等大事宣扬，发出何等胜利的欢呼啊！让我们来念念这长长的两页信吧，它们表明狄德罗对他作品的满意心情：“好了，我亲爱的女友，经过十五天极为艰辛的工作，我终于一身轻了。事事严正不苟的格里姆责备自己说，是他中断了我们的联系，他说的对，那是我们现在仅存的甜蜜友谊；他又责备自己使我离开了昔日友人们对我甚表欢迎的罗雅尔街的犹太会堂；他还认为他以如此长期的孤独生活使我的健康受到损害，而且认为他让我干的这种种重活，对任何年龄的人，尤其是对我这个年龄，对我这个刚结束一桩费时

二十年工作的人来说，都不会没有恶果。鉴于这些，他惊奇不置。他来信中有两、三封，他以灵魂发誓说世上任何人都未曾，也永远不会完成如此业绩，说实话，我心中也暗暗为之自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肯定是我从事文艺以来做得最出色的事情，那笔调之多样性，内容之形形色色，思想之丰富，我想除我以外，任何人是想也未曾想到的。游戏文笔时而佻达，时而辛辣。有时纯粹是谈心，炉边闲话一般；有时，则是人们所能想象出的最雄辩、最深刻的言词。我有时为完全对立的各种观点所折磨。有时我真希望这部著作已经印刷成册现成地从天上掉下来，落到首都的大街上。更多的时候，我为发表它而深感遗憾，因为我想到它给众多的艺术家会招致深深的痛苦，而他们为了得到我们的赞赏而做了无效劳动，并不该受到我们如此严厉的批评。不需再费笔墨就已经贬低可怜艺术家们的作品，夺去他们的饭碗，每念及此，我绝对不能忍心保持我这不合时宜的虚荣。诚然，他们搞出了拙劣的玩艺，但他们的年龄已使他们无法改行，他们却有妻室和许多子女；所以，我决心使这不难获得名利的著作默默无闻。这也是使格里姆不痛快之事，即看到一部写出不是给埋没的东西堆置在他所说的店铺里。这篇论文对我来说，真是一种愉快的满足。我自信，我在写作的时候仍然充分

地、完全地保持着三十岁那样的想象力和激情，以及我那时还不具有的知识和判断力。我拿起笔来，从早到晚接连写了十五天，用细小的字体，以丰富的思想和美妙的文笔满满写了二百页，也就是我给您的那些长信同样的字体和同样的纸张。这些文章足够印成两大本。我同时学会了，我的自尊心无需从公众得到报偿，我甚至对那些我经常交往的人们赞赏与否也持无所谓的态度。如果世界上有一个人值得我尊敬并了解我的价值，我于愿已足。格里姆了解这一点，也许他从未象现在这样了解过……”

当我们惊奇地发现，虽然狄德罗一向十分关心作品的命运，却满足于这部作品以抄本流传，而不把它们交给出版商，那就让我们回想一下上面这些话吧！

十七

因文艺评论而和狄德罗有了交往的所有艺术家中，格勒兹是他心目中最珍爱的画家，因为他能最完美地把道德体现在艺术中。狄德罗的那一套伦理主义使他就绘画发表了多少谬论啊！不过，不正是由于这种伦理主义使他热爱夏尔丹吗？对这个平民主义者来说，布歇代表了宫廷的一切腐败；夏尔丹和屋面工之子格勒兹则代表卑贱者的一切美德……我不必

用自己的笔重复卡米伊·莫克莱尔先生有关这方面那些强有力的评论了：“狄德罗是个艺术爱好者，他自学成才，经常出入画室，同科善、法尔科内交谈，他常听取他们的意见，但他并不是天生的艺术家；他不爱艺术本身，也不是为艺术而爱艺术。他并不设想有那么一种本身即目的的艺术。狄德罗是一个道德家。他之从事艺术，是为了给它找出一个道德基础，使它正如我们今天所说，为‘用形象进行宣传’来服务。既是文学家，又是社会鼓动家——这一异端思想解释了狄德罗有关艺术的作品中有意或无意犯下的全部错误……”

拉里夫·德·朱利于 1755 年向当时还默默无闻的格勒兹买了一幅《家长给子女解说圣经》。他把它展出后，全巴黎上流社会都踊跃前来观看。那装金丝雀的鸟笼，那旧式双片眼镜，那些小盆，那大木箱，那洋溢于各人脸上和一切物件上的近乎严峻的善良正直，在在都使由于习俗完全相反而更加渴望淳朴与自然的上流社会欣喜若狂。狄德罗从这张画看出了自己的影子，我们可以想象他双臂搂住作者颈项时的热情；而这正是他的习惯动作。不久后，格勒兹到鲁昂去过了一年。他回来后，娶了书商的女儿巴布蒂小姐为妻，狄德罗年轻时曾亲昵地和她调过情，她后来欺骗了格勒兹。当狄德罗谈到他朋友的绘画

时，那字里行间所透露出的嘲讽使人感到哲学家对那少妇所知甚多：“画家一定很爱他的妻子。而我呢，当我年轻时，当她名叫巴布蒂小姐时，我也曾热爱过她……”这段话是1765年写的，那时狄德罗和格勒兹已结识了十年，但他们的友谊并未使哲学家丧失判断力。他于1759年写道：“今年格勒兹的画作不出色，笔法生硬，色彩平淡而灰白。过去，我被诱惑过，现在则不为所动。”让我们不必夸大他这种严峻直率的价值吧，因为狄德罗的《沙龙》以手抄本形式流传，只给少数人读过。很可能格勒兹、勒翁格尔^①、勒摩瓦延^②、巴茹^③等人没有看过。1761年，格勒兹又得到批评家的欣赏了：“格勒兹很有才智，当他作画时，他全力以赴，他深感痛苦。他在社交界也显露出他在画室中所处理的主题的性格，郁忧或快乐，顽皮或严肃，文雅或持重，根据当天早晨那些吸引他想象力和画笔的事物而异。”因此狄德罗赞扬了《瘫痪者》和《良好教育的结果》”。随后，因为画只是在最后十天才展出的，他以附言形式对《订婚的村姑》说不尽热情赞扬之词。从此，哲学家和画家两人的观点始终一

① 勒翁格尔（1628或1629—1690），法国雕塑家。

② 勒摩瓦延（1688—1737），法国画家。

③ 巴茹（1730—1809），法国雕塑家。

致，他们一个以笔，一个以画，捍卫着同一个从伦理、道德、民主方面鼓舞他们的思想，而日后，狄德罗在热情奔放地寻求一种更纯粹的美时常常受到这个思想的妨碍；于是，他只好撇弃不顾或者自相矛盾，或者漏出一两句话来，表面上看是赞扬，实际上却包括了对所赞扬作品或多或少有意的谴责：“有钱人要想得到一幅漂亮的涂釉制品，应该让能干的迪朗以蒙塔米先生发明的颜料来制作这张格勒兹的画（按指《订婚的村姑》）。一个好的涂釉复制品几乎可被看作是原作，而格勒兹这类画尤其适于复制。”

“这个格勒兹，他真是我中意的人！”1736年狄德罗嚷道：“无论别人怎么说，格勒兹都是我理想的画家！”

在谈及《儿子的孝心》时：

“首先体裁使我喜欢；这是伦理画，正是！人们的画笔不是长久以来，甚至太久地专门用来描绘放荡和罪恶吗？我们难道不应该高兴看到绘画终于同悲剧诗歌（读作《家长》）竞相感化我们，教育我们，改正我们，让我们热爱美德吗？放手干吧，我的朋友格勒兹，把伦理变成绘画并永远这样干下去！”格勒兹被这样激励着，他怎能不继续努力呢？他如此遵照狄德罗的意见，以致他的画每幅的人物彼此雷同了。莫克莱尔先生指出：“他没有遵循生活中同一家庭的

历史真实，而是依照他头脑中同一家庭的历史构想……那些人物存在于他的保留节目中，不妨说，就是他的剧团。”

格勒兹夫人怀孕时穿着白连衣裙、黑围裙的肖像使哲学家甚为兴奋：“我发誓这张画像是个杰作。将来总有一天，它会价值连城！”反之，展出于同一沙龙的格勒兹其他肖像画却被他严加批评：“啊，格勒兹先生，随着指引您画笔的是温情或是私利，您和您自己是多么不相同啊！画您的夫人、您的情妇、您的父亲、您的母亲、您的孩子和您的友人吧，我建议您把其他题材让给罗斯林^①或米歇尔·凡洛^②去画。”

1765年沙龙展出了一组格勒兹的代表佳作。狄德罗激动万分：“这才是您的画家和我的画家，是第一个敢于把美德赋于艺术并把情节连贯起来的人，而这些情节甚至可以很容易写成小说。”他对着那个拿着死鸟的年轻女子说：“是呀，小姑娘，您的痛苦真深沉，真肃穆呀！为什么您神色这样沉思而忧郁！什么是为了一只鸟！……”整整三页全是这种语调。狄德罗不愿女孩只是为鸟而哭；他要她为情人而哭。如果谁想顶撞他，那是要后悔的。谈到《格勒兹夫人

① 罗斯林（1718—1793），瑞典肖像画家。

② 米歇尔·凡洛（1707—1771），法国画家。

肖像》时，狄德罗说完奥古斯坦码头街的趣闻后，就相当笨拙地强调格勒兹夫人的胸部。格勒兹把脸倾向前去，好象和观众说：“请看我妻子的胸部！”不过，狄德罗认为格勒兹夫人的胸部又黄又软，于是他说了一件趣闻：“有一天，马特利埃尔先生从他房间走下来，他在楼梯上遇见一个高大的小伙子正上楼到他夫人房中去。马特利埃尔夫人有世上最美的脸。马特利埃尔先生看着年轻的献媚者上楼去他夫人房间，嘀咕着说：‘好，好，不过我要在大腿那里等着她。’格勒兹夫人的脸也同样极其漂亮，所以什么也阻止不了格勒兹先生后来有一天也嘀咕说：‘好，好，不过我要在胸部那里等着她。’事情并没有发生，因为他的夫人严守妇道。黄而松软是夫人的过错，但缺乏透明感、粗糙是先生的过错。”一个熟知格勒兹夫人年轻时胸部结实挺坚的人这样想，委实不够体贴！

家庭不幸没有使格勒兹不骄傲，不乖戾，他从来不能向权贵谄媚。由于他埋怨没有人订购，卡尔勒·维尔奈对他说：

“那是因为您有一大群仇人，在这些仇人中，有个人表面上发狂地爱您，但他今后会毁了您。”

“此人是谁？”

“是您自己。”

四年后，格勒兹的虚荣心凑巧有了一次隆重的

表现机会。他自 1755 年起即为美术学会的成员，但他从未递交过惯例所要求的“杰作”。他于 1769 年决意递交一件作品，于是就向同仁们呈上《赛蒂尼乌斯—赛维鲁斯责备儿子卡腊卡拉曾趁苏格兰游行之际谋害他的生命》^① 这幅画。面作陈列在画架上，院士们进行评定，格勒兹一人留在邻室中，等待揭晓。一小时后，两扇门打开了。院长对格勒兹说：

“先生，学会接受您，请过来宣誓吧。”

格勒兹十分满意，按照他们的一切要求宣了誓。

仪式结束后，院长又说：

“先生，学院接纳了您，但这是作为风俗画家^②而言。学会很尊重您过去那些杰作，但对这一幅装作没有看见，它既配不上本学会，也配不上您自己。”

格勒兹不知所措，但他设法保卫他的作品，随后把它送至沙龙。狄德罗问道：“换一个人会如何行动呢？”“另一个人，比如我吧，就会从口袋中抽出刀来，把那张画砍成碎片，然后，把画框套在脖子上，把它带走。他会对学会说，他既不要做风俗画家，也不要

① 这幅名画现陈列于卢浮宫中。赛蒂尼乌斯—赛维鲁斯（146—211）罗马皇帝。其子名马里乌斯·巴锡努斯（即卡腊卡拉），曾谋弑于他，后继皇位。

② 十八世纪以前指画历史重大题材以外的现世风情的画家。

做历史画家。他会走回家去把幸免摧毁的《帕皮尼阿努斯》^①和《元老院议员》的绝妙的头像配到画框中去，让学院不知所措而丢丑。是的，我的朋友，让它丢丑，因为格勒兹的那幅画在未递交前就被看作杰作，他保留的碎片将使这一评断永存下去。那些绝妙的碎片会使人推断其余部分的美，随便哪个收藏家都会重金购买的……我要是格勒兹，我一定要报复。我不再喜爱格勒兹了；尽管如此，我仍为他所受侮辱而十分气恼；要不是有某种怀疑使我觉得他这个人不好，我是会去安慰他的。”

为什么狄德罗不再喜爱格勒兹，又是什么怀疑使他们无法和解呢？莫克莱尔先生毫不犹豫地把所有过错全算在画家的账上。我们却知道，哲学家那一方面是不可能犯错误的，当然不是出于恶意成心胸狭隘，而是由于笨拙和不恰当的固执。此外，《格勒兹和他的时代》的作者莫克莱尔还猜想，格勒兹把他在学院受到的屈辱归咎于狄德罗。这也许有可能，既然没有什么可以妨碍激昂的文艺评论家狄德罗从科善和其他人那里现买现卖过于直率的见解，因而他是会受到某种怀疑的。

① 帕皮尼阿努斯（死于212年），罗马法律谘议官，因拒绝赞美卡腊卡拉而被处死。

格勒兹画过一张狄德罗的侧面像，他连同圣奥班所刻的图版一起作为礼物送给了他。格里姆写道：“可惜，画得既不象，又无表情。王妃广场某个名叫加朗的蹩脚画家给我画的侧面像（我们记得那是在小山羊庄园）比它好上一百倍。”

十八

制刀师傅的儿子狄德罗喜爱钟表匠的儿子让—雅克和瓦匠的儿子塞丹，还有屋面工的儿子格勒兹。后来他又爱上细木工的儿子法尔科内。当时的上流社会对平民十分无情，他们自己有时也会不知所措，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友爱把这几位人民群众天才的茁壮枝条联结在一起。

法尔科内和格勒兹至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乖张。他和塞丹一样，是个自学成才的人。他居然也搞搞写作，对艺术、图届、雕塑、古代派和现代派都有看法。狄德罗很喜欢他乐意开导的人，而这种人道德之正直、是非之鲜明、性格之怪癖、定见之固执、判断之错误，都使他颇为开心，激发起敏感和辩才。法尔科内对身后的荣誉极少介意，这使他的这位友人十分惊讶。他们常在塔拉纳街，坐在炉火旁反复讨论这个问题：顾及后世——这一思想是不是使人作出最美好的业绩，写出最优秀的作品。他们各抒己

见，争论一番，然后分手，各自都自信正确。争论并不限于这个问题：开始，他们在约会的便条上简单地提一提，渐渐变成了正规的书信往返。狄德罗在其中把感情的辩证法和推断的伦理主义大为发挥一通。在法尔科内去俄国以后，最早九封信，按当时惯例，把抄本分致朋友们，寄给了伏尔泰、叶卡特林娜二世、格里姆、奈戎、加里欣亲王。在法尔科内的鼓动下，那些信出了一次英文版。狄德罗责怪法尔科内篡改了他的内容，使得见解不很明确。后来，加里欣代表塑像作者请求允许在法尔科内正拟出版的作品中发表那些信件，狄德罗断然拒绝。为了答复狄德罗那封明显露出怀疑篡改口吻的来信，瘫痪的法尔科内用颤抖的铅笔写了这样三行字：“狄德罗，原稿尚在，我可把它印出。我右手瘫痪，故用左手写下此话。1783年于泰阿坦码头街。”

《浴女》，《美惠三女神》使法尔科内成为雕塑方面的布歇而永垂不朽。事实上，在塞夫勒，由蓬帕杜夫人推荐，马利尼让他领导制作原模的雕塑工作室。他的工作主要是“用国王的泥”^①表现出画家布歇笔下的丰满和肉感之美。但狄德罗不喜欢布歇，而喜欢法尔科内。人们读到1763年《沙龙》中他对《皮格

^① 指石膏。

马里昂》^①的赞扬不会不感到惊奇：“这个法尔科内的精致群像真是个可珍贵的东西！这正是我工作室中所需要的雕塑，如果我可以自炫有一个工作室的话。难道不值得为此立即牺牲一切吗？……但还是让它去吧。”狄德罗就这样称赞着《皮格马里昂》，但他仍忍不住按照自己的方式把它修改一下：“我给《皮格马里昂》保留它的表情和特征，但我要将它置于左边，”等等……

1765年“沙龙”中有一张法尔科内的画像：“这是一位有天才的人，具有一切和天才相符或不相符的品质，虽然后者常见于弗朗索瓦·德·维吕朗和彼埃尔·高乃依的作品中。这就是说，他具有敏感、鉴赏力、才智、细腻、恳切、完美的风度；同时也粗俗而礼貌，和气而粗暴，温柔而无情；他揉捏泥土和大理石，阅读着，思考着；他温存而苛刻，严肃而悦人；他是哲学家，对什么都不相信，却又知道何以然；他是好父亲，他儿子却从他家中逃走；他疯狂爱着他的情妇，却使她痛苦死去；他因而变得忧郁、阴沉、落落寡欢；他为此甚至想到死；他失去她很长时间，却不能释怀。此外，没有什么人比他更斤斤计较同代人对他的好恶如何，比他更满不在乎后代人的毁誉。他

^① 《皮格马里昂》是法尔科内的杰作之一。

这种哲学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对我说过上百次他不会花上一个埃居使他最美的塑像永存下去。”狄德罗把法尔科内置于皮加尔之上，后者的职业也许更高尚些，但他永远无法达到他对手之纯洁而美妙的和谐。

皮加尔看到《皮格马里昂》，说道：

“我真想我能画出它来。”

为兰斯所塑的路易十五雕像在卢尔展出时，法尔科内向皮加尔说：

“皮加尔先生，我不喜欢您，我相信您也是这样回敬我的。我见到您的《公民》了。既然您画得出来，别人也能画得一样好。但我不认为绘画艺术还能够稍稍超越您达到的高度。不过，尽管如此，我们并不停留于现状。”

“这正是我的法尔科内，”狄德罗下结论说。

雕塑家有个女学生科洛小姐，哲学家叫她“胜利小姐”，他对她毫不拘束地说上一些温柔而无恶意的暧昧话，那是对他所喜爱的、甚至不喜爱的女人的惯常态度：“您好，胜利小姐，我对您的钟爱始终如一。请保留您所赐给我的感情吧。您一定想得到您的名字在这里常和法尔科内的名字混在一起。我该向您招认吗？喊您的名字，我是以那么关切的心情，那么愉快的激动，以致有时我不由得认为您对我比女儿

对父亲还要宝贵，有时我感到必须使用全部善良心意才能从思想中驱散我已无能为力的念头。日后我将重见到您，那时我就主动接近您……”

科洛小姐塑了两尊狄德罗胸像，一尊送给了格里姆，他用它代替了他家中法尔科内所塑的那座胸像：“法尔科内一看到他学生所塑的胸像，立刻拿起一把锤子，当着她的面把自己的那一座砸成碎片。这举动直率而勇敢。那胸像在艺术家的榔头下变成碎片，却露出了两只漂亮的完整的耳朵，原来是那不相称的假发保护了它，是若弗兰夫人在塑完以后给那塑像戴上假发的。格里姆为此事对若弗兰夫人一直耿耿于怀。感谢上帝，他们终于和好了。而那个法尔科内，那个对自己未来令名毫不介意的艺术家，那个对声名不朽坚决蔑视的人，那个对后世‘大不敬’的人却避免了遗留给子孙后代一尊蹙脚塑像的烦恼。但我要说，人们可以看出，在艺术家制作那座蹙脚胸像的过程中，塑像上流露出我当时内心极度痛苦的表情……”

后面我们将看到哲学家和法尔科内的友谊在彼得堡又是何等情况。

十九

1769年，即“卡腊卡拉事件”的那一年，狄德罗

有一次参观沙龙时间过久感到疲劳，便到拉屠尔家中休息片刻。这有名的肖像画家年已五十五岁，仍在学习拉丁文，并沉湎于神秘术。哲学家看到他正画着他老师雷斯屠的一张肖像。“那位画家曾教过他移动头部的位置，使空气在脸部和背景之间流通，把亮的部分从背景上衬托出来，而把背景从暗的部分上衬托出来。”他们谈到了格勒兹和他的《牵黑狗的小姑娘》，不久，他们越谈越高深，谈到了有关绘画艺术的一般思想。

拉屠尔说：“大自然中没有无用之人，因此，艺术中也没有无用之人。但任何人都不得不为职业辛劳而痛苦，或多或少都带着职业的烙印。第一点就是要抓住这个痕记，第二点就是要使每个部位都比例正确，以表现适合这种痕记的变化。还要加上足够的夸张，使画上的场面和人物臻于神奇，因而人们对您的画像就象对拉斐尔的一样，会说即使它们也许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然而也好象是曾在哪里见过。”

这位艺术家还说，人们愈有经验和技巧，就愈觉大自然直至其缺点都是美好的、统一的、互相联系的；人们也愈想把大自然表达得如同见到的一样。

四年前，狄德罗曾给格里姆的订户们写了《论绘画》。在文中，他本能地赞同了拉屠尔的原则，虽然他根本不知道这些原则，只是由于它们与他的个人

“条件”理论恰恰吻合。

他十分赞赏画家的直率而纯真的性格，赞赏他甚至在凡尔赛宫也如此的那种言词随便，还有他的好奇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使他专心研究拉丁文和犹太人对《旧约全书》的解释，而且专心研究诗学、伦理学、神学和政治学。狄德罗在霍尔巴赫男爵府上时，男爵让拉屠尔看了门格斯的两张彩色粉笔画：《天真》和《快乐》。拉屠尔久久注视着。那是在午饭以前。随后，大家入席吃饭。画家一声不响地吃了一会，突然起身又去看那两幅画，没有再回来。这种职业性狂热的特点使《百科全书》主编十分高兴。

狄德罗很熟悉凡洛一家。首先是卡尔勒，他欣赏他的才能，同时斥责他的愚蠢；夏尔—阿梅德—菲利普，“他家中最弱者”，他很想帮他忙，设法把他弄到圣彼得堡去教书；“他不富有，他有妻子和一窝子女。我相信他至少和他哥哥米歇尔一样，适合于领导一所学校”；儒勒—凯撒—德尼；最后是路易·米歇尔，他是哲学家挂在他女儿钢弦琴上那张著名画像的作者。狄德罗夫人说画家给她丈夫画得象个老风流女人，“她装模作样，仍然想入非非”呢。这也是哲学家的看法。他觉得画得很像，但埋怨寝袍画得太华丽，说那是一张国务大臣的肖像，不是哲学家的。此外，他归咎于凡洛夫人：“就是那个女疯子凡洛夫人

在他被画时跑来和他饶舌，使他成了这副样子，把一切都破坏了。如果她奏起钢弦琴，试试嗓子或唱起他没有理智，这个负心人，
这个失去良心的人！

或唱起另外一支同类型的曲子，那么，敏感的哲学家就会是另外一种心情，画像上也就会反映出来了。或者，最好是，让他一人留在那里，任他去沉思冥想，那么，他的嘴就会半开着，漫不经心的眼睛就会看向远方，一刻不得闲的脑子的活动就会表现在脸上，米歇尔也就可以画出一幅杰作来了……”

弗朗索瓦·卡莎诺瓦是那位冒险家的弟弟，风景画家、战争场面画家。他能以两种方式使狄德罗兴奋：用他伊壁鸠鲁的哲学和他的和谐色彩：“您要是碰见那两张《猎物》，您别走开，您要仔细地看，长久地看！您以为已经欣赏得满足，其实您错了，您还会再回去欣赏的。视线停留在这两张画上是多么愉快啊，尤其是在到处备感疲劳和不快之后。如果那两幅画属于我，而贫困要我出卖衣物，卡莎诺瓦这两张画将最后才易主……”狄德罗对卡莎诺瓦友好的第三个理由同前两者不相上下。让我们来判断一下吧：“途中，我来到卡莎诺瓦府上。我发现卡莎诺瓦夫人（她是意大利喜剧院的配角演员）总是那么美，眼睛那么好看，牙齿也那么好看，于是我向她恭维一番。

她的丈夫出于礼貌不时把头扭开去。您知道那是发生在乡下，因此没有恶果。”

泰尔布什夫人年已四十。她请狄德罗向她说说她《朱比特变成潘神撞见安提奥普在熟睡》^①一画的想法。如果她岁数不那么大，而且同卡莎诺瓦夫人一样漂亮，狄德罗的评断也许会比较宽容。狄德罗对她毫不客气。他一面承认那画的优点，一面却责怪它粗俗、无力、笔法软弱、想象力平庸。

他叫道：“全部给我擦去，把这个爱神画在空中飞！让它把盖在山林仙女身上的纱罗卷到背上，同时抓住森林之神的角，把他推到她身边！把森林之神的额头画宽些，把他痴呆的脸缩短些，鼻子画弯些，脸颊画大些！让我透过这些伪装，能认出诸神之王来！”

他的建议全白说了。泰尔布什夫人还是把她的《安提奥普》送到沙龙去了，委员会拒绝接受。于是，绝望，昏厥，狂怒，歇斯底里大发作，她举起刀来，犹豫着不知道该去刺穿那幅画呢，还是刺穿她的胸膛。狄德罗来到，正好看到这个场面。她冲到他脚前跪下，抱住他的双膝，求他看在他热爱的所有德国诗

^① 希腊神话：安提奥普美妙绝伦，朱比特变成畜牧神潘趁她熟睡时去引诱她。

人的份上，看在格斯纳^①和克罗卜史托克^②的份上，为她前去说情。他去找了夏尔丹、科善、勒莫瓦延、维尔内、布歇、拉格雷内。他的说项和信件都不见效。人家回他说《安提奥普》有伤风化。这种责难出自布歇之口令人十分惊奇，因为他并不害怕把他的妻子画成更为无耻的样子。人们对狄德罗难以启齿的是：他的被保护人缺少才能。

为了感谢他，她给他画像，而且画得很象。但和凡洛把他画得衣着极为华丽相反，她把他画成赤膊：“我把它放在凡洛所作的对面，它简直是跟凡洛恶作剧。它如此惊人以致我女儿和我说，要不是怕弄坏它，她会在我不在时亲它一百次。胸部画得色调热烈，层次和棱面极为真实。”

头部画好后，他们发现上衣领子遮住了颈子。于是，我们哲学家表现了最惊人的特点之一：他走到帷幔后面，脱去衣服，一丝不挂地又出现在泰尔布什夫人的面前。

她说：“我真不敢建议您这样，但您做得对，我谢谢您。”

说完，她又开始作画。画家和她的模特儿“以无

① 格斯纳（1730—1788），瑞士诗人。

② 克罗卜史托克（1724—1803），德国诗人和剧作家。

愧于创世之初那种淳朴和天真无邪”又交谈起来。狄德罗又说：“因为自亚当犯罪以来，人不能象控制手臂一样控制身体的所有器官。当有些器官需要时，亚当之子却不需要，当有些器官不需要时，亚当之子却需要，万一发生此类意外，我将回忆起狄奥根尼向年轻的角力者说的话：‘我的儿子，不要害怕，我并不比那一个更坏。’”

泰尔布什夫人缺钱用，通过乐于助人的狄德罗斡旋，得到了一笔订货。这却使法国画家们甚为不满。他建议她离开巴黎，到意大利去求深造。但她自认为有天才，暗中发誓要在巴黎成名。订户的五、六百路易在数月中挥霍光了。泰尔布什夫人欠了债。要不是狄德罗，人们会数十次把她告到主教法庭。“普鲁士女人的债主们紧紧盯着她的马车，作保证的哲学家平息了他们的愤怒。可怜的哲学家保全了那女人的正直名声。可怜的哲学家还有什么没有为她尽力的呢？但他从她那里得到了什么报偿？——可能只是行善后的满足吧……——也许是吧，但随后只是最卑劣的忘恩负义的种种表示。可鄙的普鲁士女人如今竟宣称是我在她即将获得最大荣誉时，把她赶出了巴黎，从而使她倒了霉的。可鄙的普鲁士女人把我们的拉格雷内、维安、维尔内当作卑贱的蹩脚画家。可鄙的普鲁士女人忘记了她的债主们不断登上

我的门来讨债。可鄙的普鲁士女人在这里拖欠了一些画，她收了钱却不作画。可鄙的普鲁士女人辱骂她的恩人。可鄙的普鲁士女人……思想怪诞，心灵堕落。可鄙的普鲁士女人给了哲学家一次很好的教训，但他不会记取，因为他将仍然象上帝造成他那样善良而愚蠢。”

另外一个后世只知姓名的女画家勒谢瓦里埃小姐，也画了一张狄德罗肖像，在王妃广场的露天沙龙中展出。年轻的艺术家人在大小圣体瞻礼节日里常到那里在即兴爱好者面前作画。那幅画和加朗的一幅一样遗失了。另有一幅是弗拉戈纳尔^①的素描，被认为是狄德罗的画像，但我们对狄德罗和这位格拉斯的大师之间的关系毫无所知。对他和为他作画的德鲁埃以及给他雕塑了三个胸像和一个大理石小头像的乌东^②之间的关系，也毫无所知。同样，他和为他作大理石像的其他几位雕塑家，如罗赛，皮诺尔，莱斯科尔内的关系，也无法知晓。现今尚有他孙女的教父皮加尔^③所塑一尊年老而秃头的狄德罗半身像，上有题词：“1777年，他的伙伴皮加尔所作，两人年

① 弗拉戈纳尔（1732—1806），法国画家。

② 乌东（1741—1828），法国雕塑家。

③ 皮加尔（1714—1785），法国雕塑家。

龄均为 63 岁。”《百科全书》卷首括图作者夏尔—尼古拉·科善，画了哲学家戴着假发和襟饰的侧面像，后由 L. J. 卡特兰刻制成版。《全集》经常提到这位艺术家，他在王家学会影响极大，狄德罗很乐意去卢浮宫画廊里去看他的画。最后，让我们提一下大卫^①：“人们曾给我叙述过大卫，”圣贝夫写道。“他即使不是伟大的画家，也是伟大的学派领袖，他总是以感激的心情谈起狄德罗。大卫初登艺坛是很艰苦的，在他最初的奋斗中，他曾接连遭到两三次失败。常去各家画室的狄德罗来到大卫的画室；他看到画家刚完成的一幅画；他赞美它，阐述它，他从中看出伟大的思想以及宏伟的意图。大卫凝听着，向他实说他并不具有所有那些美好的思想。‘什么！’狄德罗叫了起来：‘您是在不知不觉中，本能地如此行动的；这更妙哇！’于是，赞美之词说得更起劲了。这种来自一位名人的热情赞许使大卫重新振作起来，这对他的天才是件大好事。”

二十

1768 年秋，哲学家小圈子由于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七世表示想要认识他们而兴奋不已。路易十五

^① 大卫（1748—1825），法国画家。

责成迪拉斯公爵为年轻国王组织娱乐活动，他虽不惜一切代价，但因当时形势需要把职务让于克里斯蒂安派驻巴黎特使格莱申男爵。由此，某些爱无理取闹的人推断说，这种情况说明哲学家们已失去了做法国人的资格。格莱申男爵有时在格朗瓦尔出现，他很想让他的主子和他们共进午餐，他给他们发了一个传阅通知单，请他们于11月19日到他家里去赴宴。但因克里斯蒂安疲劳和发烧，只能待在室内，午宴因而取消，改为次日五时在国王下榻的约克饭店接见。“接见仪式极为体面地举行了，”《文学通讯》报导说：“我想全部被召见者为十八人，即梅朗先生、卡西尼先生、杜阿美尔先生、达朗贝先生、杜克洛先生、巴泰勒米院长、霍尔巴赫男爵、克雷毕庸先生、孔狄亚克院长、莫尔莱院长、格里姆先生、贝尔纳先生、狄德罗先生、索兰先生、爱尔维修先生、马尔蒙泰尔先生、瓦特莱先生和拉孔达米纳先生。”当国王从书房里出来时，他们围成一圈，全凭偶然排成了上述次序。国王对外交官一一给他介绍的来宾说了几句客气话。走完一圈后，他又走了一圈。他向达朗贝说：“我原来没想到你们当中会有教士。”

“陛下，我们当中甚至还有索邦神学院的经学博士呢，”著名的几何学家指着莫尔莱院长说——后者如不是博士，至少也是神学学士。

国王随后谈到普鲁士国王，他想知道达朗贝曾否和他共进过午餐。是的，学者曾在三个月中每天都荣幸地和他共同进餐。

国王对写过许多歌剧脚本的让蒂—贝尔纳承认说，他从不能习惯法国音乐。“让蒂—贝尔纳是《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的作者，”《通讯》评论道：“那是近来唯一取得成功的法国歌剧，是法国单旋圣歌的支持者不断吹嘘为反对意大利和日耳曼异端的有效解毒剂。”

“格莱申先生倚仗着你们这些朋友，”克里斯蒂安向狄德罗说。

“陛下，正是以这种身份，我才斗胆来到陛下面前。”

“我希望他能多多和你们生活在一起，”国王又说。

“同他交往教育着我、开导着我，”格莱申先生发言道。

丹麦国王向索兰说了几句关于他的《贝弗莉》话。爱尔维修就此表示了他对莎士比亚以及英国戏剧的看法。国王向马尔蒙泰尔谈到他的《贝利塞尔》，和瓦特莱谈论艺术，和拉孔达米纳谈论他的《游记》。接见延续了半个多小时。国王离去后，索兰把一首应景小诗交给格莱申男爵。

狄德罗和格莱申男爵是多年的好友。早在 1759 年，哲学家就写信给索菲·沃朗，谈到有外交官在内的朋友们在马尔利的一次散步：“我漫步而行，胡乱穿越一切，内心十分忧郁。其他的人大步走在我们前面，格莱申男爵和我慢慢跟着他们。我在他身边感到自在，这是因为我们的内心体验着共同的隐秘感情。真是难以置信，敏感的心灵几乎不需说话就能互相了解。透露出一个字，一个不在意的动作，一个不连贯而模糊的见解，一个久远往昔的懊伤，一句迂回的表示，说话的语调，举止，目光，注意力，沉默，一切都能彼此觉察。我们相对几乎不交谈，感受却很多，两人都在痛苦：但他比我更值得同情。我不时把眼睛向着城市望去，而他的目光时常盯住地面：是在寻找什么已不存在的东西吧。”

格莱申男爵常以极雅致的午宴招待客人，哲学家有时也出席。主人以他在西班牙宫廷小住带回的趣闻使宴会平添风趣。

一个小个子女人对他说：“男爵先生，您的国王，他那个头……”

“头戴王冠，夫人，”他微笑着打断她。

格里姆在巴黎成了德国王侯们的引见者和向导。他曾把不伦瑞克—韦芬布特尔王储带到塔拉纳街。1768 年，即克里斯蒂安七世访法的那一年，萨克

森—哥达王储也到了巴黎。但为了让狄德罗不为来访者高贵的地位所拘束，决定向他不暴露身份。于是，王子由一个斯特拉斯堡人陪同介绍给他，说的姓名是艾尔里赫先生，自由瑞士的公民。哲学家以其惯有的忠厚待人接待了那位年轻人。不久，他们又在霍尔巴赫家中相遇。

“噢，谁想得到会在犹太会堂碰见您！”

狄德罗嚷道，他使尽全力拥抱他。

吃饭时，狄德罗向格里姆问到那年轻人：

“您认识他吗？”

“有点认识。”

“他是个可爱的孩子。真的，从你们国家到我这儿来的一些年轻人都是那么可爱，那么有知识，那么谦虚，那么明智，真叫我觉得这里的年轻人确实叫人受不了。”

饭后，大家把艾尔里赫的真名实姓告诉了哲学家。他宣称那丝毫不能改变他对他的感情。其实，他先前也一刻没有上当。

塔拉纳街的伟人在阁楼上接待的年轻仰慕者并不都是非凡高雅的人。每天都有些无才华、无前途的初出茅庐者来见他。《定命论者雅克》中叙述了一次这样的会见。狄德罗描绘得坦率真诚，令人惊叹。年轻诗人从口袋中拿出一张纸来。

“这是几句诗，”他说道：

“诗！”

“是的，先生，敬请指教。”

“您爱听真话吗？”

“当然，先生，请您直说！”

“您马上就可以知道。”

狄德罗念了念，就向年轻诗人说：

“您的诗不仅很糟糕，而且向我表明您永远也写不出好诗来。”

“那我只好去写坏诗了，因我情不自禁地要做诗。”

“那真是可怕的不幸！您可想到，先生，您会自贬到何种地步吗？无论是上帝，或是人，或是那诗句都不会原谅诗人的平庸——这是贺拉斯说的话。”

“我知道。”

“您富有吗？”

“不。”

“您穷？”

“很穷。”

“您即将不单单贫穷，而且加上平庸诗人的可笑！您会把您一辈子都毁了的，您会衰老的。又老，又穷，又是个糟糕的诗人，啊，先生，什么样的角色呀！”

“我很理解，但我身不由己。”

“您有父母吗？”

“有的。”

“他们的职业？”

“珠宝商。”

“他们可会为您出把力？”

“可能的。”

“好吧，去见您的父母，请他们借给您一些假珠宝。您就动身到庞地治里去。您在路上做蹩脚诗好了。到了那里，就会发财的。等您发了财，您再回到这里来，那时随您写多少歪诗都可以。只要您不把它印出来就行，因为不该害人。”

年轻人离去，按哲学家的意见去办了。十二年后，他又回来了，判若两人。

“是我，先生，您叫我去庞地治里，我去了，我在那里攒了十万法郎，现在回来了，又开始作诗，这是我给您带来的几首……还很平庸吗？”

“还是平庸，但您的生活已有着落，所以我同意您继续去写歪诗。”

“这正是我的打算。”

二十一

哲学家起身不很早，他睡眠不好：“一个重要问

题不断折磨我，使我头昏脑胀。我走在街上也想着它，它使我和人相处时心不在焉，它使我在最主要的工作中停步不前，它使我夜间无法入眠。您记得巴特兰^①那出闹剧吗？我酷似那个在辩护词中不断混淆他的床单和他的手帕的纪尧姆先生。我那个问题就是我的床单，其余的对我来说就是羊。别人和我谈羊，我也谈羊，但只要谈上一会，我就无法不让我的床单从当中插进来，早晨，我就属于我的床单了^②……”但他的床单并不妨碍他为家人服务。别以为他无时无刻不关在他的阁楼上。当狄德罗夫人外出时，他负责照顾昂热丽克。当狄德罗夫人生了病，而女佣又外出办事时，是他照顾狄德罗夫人，而且还并不忘记楼上已开了头的文章正等着他。照料的事做好后，让内东回来了，他又爬上阁楼，去完成要给格里姆或勒伯勒东的文章。

关于他的工作方式，我们来听听他向叶卡特琳娜二世透露的隐情吧：

“我首先要研究一下，由我来做是否比别人做更

① 巴特兰：法国闹剧，主人翁巴特兰以小聪明逃脱诉讼，后却被另一更狡猾者戏弄。

② 这里是说狄德罗晚上睡不着觉，在床上（床单、被窝、毯子下面）辗转反侧。

好，然后我才去做。

如有任何迹象表明由别人做会比我做得更好，无论我会从中得到何种利益，我都把它让给别人，因为重要的不在于我去做，而在于把它做出来。

我立定主意之后，就白天在家中思索，晚上和别人聚会时也思索，在街上，在散步时都思索；我的工作始终萦绕脑际。

在我的办公桌上有一大张纸，我在上面随便写些我随意想到的提示性字眼，随其出现时那样纷乱而无条理。

我思想疲劳，就去休息。我留出时间让思想重新涌现；这就是我有时称之为我的‘二罗面粉’，这是借用一种农活的比喻说法。

在这之后，我重新拿起那些杂乱无章的提示字眼，加以整理，有时给它们编号。

到达了这一步，我就说我的工作完成了。

我立即着手写作，写着写着，我内心越来越激动。

如果出现某个新想法，却需留待下面才写到，我就把它记在另一张纸上。

我很少重写，因为呈交女皇陛下的各种小纸片均是一次写成的；这样就留下了疏忽之处以及快速所致的一切微小错误。

我只是在文章写成后，才去阅读别人对我从事的工作执何想法。

如果阅读之下我发现错误，我就把我的文章撕掉不要。

如果我在别的作家的作品中发现适合我需要的东西，我就使用它。

如果他们启发了我某个新思想，我把它记在页边空白处，因为我懒得誊清，总是留有很大的边页
.....

要使作品得以出版，还有许多工作；有润饰工作，这是最棘手、最困难，使人衰弱、劳累、厌烦的，没完没了的工作，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四句平庸情趣的套语会毁掉一部极好的作品；这里，人们不允许多个元音难听地重合在一起；这里，人们为一个字重复出现，有时在一页中重复出现而不快；这里，人们要求你柔和，明确，优美，高雅，和谐；这里，女人们写得很地道并作最后的评断。

啊，在这样一个不想受别人教育，却在任何事情上，甚至在最严肃、最重要的题材上也要娱乐一番的民族当中当个作家，是多么艰难的任务啊！”

午饭后，三点钟，狄德罗到印刷厂去。他在那里坐下，一直工作到七点，有时到七点半；然后很快离去，因为他害怕勒伯勒东留他吃饭：“我发过誓再也

不在那里吃饭，理由我会告诉您的，但用不着写出来。那是由于他们的吝啬，把微不足道的一餐饭看得太重要，致使人们不会以这样的代价接受的。”因此，他回到塔拉纳街去吃晚饭。一咽下最后一口饭，他就跑到米拉米奥纳码头街去，因为他希望收到索菲的一封信。常常，没有信来。他有些忧伤，但上一夜极为烦扰他的问题又出现在他的脑海。他沿着塞纳河岸，走到圣母院岛，塔米拉维尔就住在岛上无头女街和波旁码头街转角处。十点钟，他回到家中，他脱下衣服，戴上睡帽，躺下去，吹灭蜡烛。狄德罗夫人已发出鼾声。哲学家在床幔的黑暗中睁大着眼睛，可以尽情地去想念索菲或和他的“床单”搏斗。

有的时候，他会重新登上阁楼，完成一件紧急任务。不知不觉夜深了，圣日耳曼—德普雷钟楼的报时钟一小时又一小时鸣响，突然他在烟雾和火焰中醒来：可怜的哲学家太累了，头枕在手臂上就在桌边睡着了，在他熟睡中，蜡烛把纸张烧着了。他很快把火扑灭，花了很长时间去消除遗留下的痕迹。否则，狄德罗夫人会怎么说呢？

这大致就是狄德罗一天的工作。我们也可以想象在加利阿尼院长陪同下，他在画展沙龙里度过的一天，或漫无秩序地去读些喜剧、悲剧、滑稽歌剧脚本、译著、政治书籍，论文（那是人们寄给他请他以

口头或笔头方式给提提意见的)。人们常常从他那永不消失的助人为乐精神中得到比意见更好的帮助，“格里姆不在，我感到一种过去不曾有过的痛苦。即使给我以和我的体重相等的黄金，我也不愿在我下半生继续这种苦役。再者，还有加利阿尼院长的作品要看了又看，还要修改。”他以难以想象的忘我精神，看了又看并修改了多少别的作品啊！如遇节日，又无人约他去什么地方，他就以各种方式打发时间，比如，他到他喜欢的普里街 1765 年新开张的饭店去吃饭。这是当时人们在巴黎所见的第一片这种类型的饭店。据图尔纳说，它后来迁到阿利格勒旅馆去了。那里不许可象在昔日饭铺里那样使用调味品，却在无台布大理石小桌上端上撒了粗盐的鸡鸭以及新鲜鸡蛋。饭店老板名叫布朗热，他以《福音书》里的一句话作为座右铭：Venite ad me omnes qui stomacho laboratis, et ego vos restaurabo.^①〔一切肚子饥饿的人们，请到我这里来，我将使你们恢复体力〕。“饭店”一词^②可能就来自那最后一个字，

① 原文为拉丁文。

② 法语“饭店”(restaurant)，源于动词 restaurer，而这个动词确为拉丁文动词 restaurare 所派生。下文所说称那种便餐为 restaurant，是从“恢复体力”词意上引伸而成。

这一点不一定很肯定，因为在十七世纪，人们就称过路时吃的便餐为 restaurant。普里街老板娘给狄德罗印象很深：“老板娘真是个美人，一张既象罗马人，更象希腊人那样漂亮的脸，美丽的眼睛，好看的嘴，不肥也不瘦，身材高而匀称，举止优雅而灵巧，但手和手臂很难看……我是否对饭店感兴趣呢？的确是，趣味无穷，那里菜很好，稍许贵些，但随时都可吃到。美丽的老板娘从来不和顾客闲谈，她太老实，太端庄，不会那样做。但她的顾客只要高兴，是可以去和她搭讪的，她回答得很得体。每人都有一个小间，可以独酌独饮。她对每个小间都照顾很周到，她亲自来看看你可缺少什么。真太好了，我觉得大家都甚表满意。”

他有时也会“闲逛”，如他所说是“带着他的烦恼去散步”，去到摄政咖啡馆、沿河旧书铺、旧王宫或杜伊勒利的音乐会：“您得承认，这一定是由于觉得自己是个累赘了，我就是这种状况。我的工作委实多得吃不消，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他也有思路枯竭、沮丧、厌倦的时候，也有对笔、墨和书籍感到厌恶的时候。宁愿搁笔不写，花上两、三个小时去逗逗他的妻子和女儿，然后出去，到塔米拉维尔、格里姆、德皮内夫人家中，圣安娜街的爱尔维修家中去，或者到一位贝荣小姐家中去，关于她的情况我们只知道

她给他弹弹钢弦琴，后来嫁给波兰国王的建筑师路易。

闲散和休息的需要，常使他去到布劳涅树林或麦登树林。当他不和索菲一起去时，他觉得那青苔比勒让德尔夫人或布拉锡夫人家的沙发要舒服百倍。哲学家从未曾有能力为自己买下一座“小住宅”……他也作更长时间的郊游。他原不曾去过梅松。有一天，他利用他自己的节日，同塔米拉维尔以及他的情妇杜克洛夫人，乘上出租马车，三人一起去看芒萨尔建造的城堡。当时那是索瓦古尔侯爵的产业。它的美丽、和谐、适用，使得他大谈对于建筑艺术的各种见解。村中没有像样子的可供歇脚之处，他们就向侯爵的一个佃户提出请求。“那个人五十岁，他妻子四十二。他们已有十二个孩子，可他们还想生。我们请男女主人上桌共餐。这两个宾客给予我们一种直率的乡野乐趣，那种情调和我们之间惯常的完全不同。我们带了六瓶酒，其中有两瓶香槟。快吃完时，他们加上自己的两瓶酒。我们全感到心头发热：好心的农夫对他的妻子情意绵绵，竟向她提出要生孩子的建议。善良的女农认为只有一件事不好办：就是他们还想不出谁当教父和教母合适。杜克洛夫人和我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以名誉保证，我们甚至还没渡过河去，就会有已经牙牙学语的教子。我敢向您肯定这

两位健康而精力旺盛的人会双倍地实践他们的诺言的。”《书信集》后面还谈到同霍尔巴赫、奈戎以及“某位勃隆”到圣克鲁来了一次野餐，还对爱尔维修的收回前言谈了许多。狄德罗考虑到他的妻子和孩子，原谅了爱尔维修，但对他的行为，他却毫不客气地以他在同样情况下会如何表现来对比。不错，我们曾见过他在1759年，友人们劝他远走高飞以逃避当局的严惩时，他的确很勇敢，但那是因为他的成就、他的名望以及马勒塞布的保护，他才得以泰然若定的。可十年前在文桑监狱，他的表现并不是这样！霍尔巴赫和急躁的奈戎嘲笑他想当殉难者的嗜好。狄德罗写道：“从未象这样愉快，更少学究气地讨论重要问题，多少次我希望您能在这里！那您就会听到有力的论证和有趣的玩笑，您就会尝到那美味的水手鱼^①，而您会和那水手鱼一样劝我：无论情况如何，都必须活下去。”他们从圣克鲁回转去，一路上就另一个问题“大谈逍遥派哲学”：^②人会不会变得善良？我们肯定不象我们祖先那么野蛮，我们更开化了。但我们更善良吗？狄德罗回答是肯定的……啊，男爵的马

① 水手鱼：加酒和洋葱烹调的鱼。

② “大谈逍遥派哲学”：即谈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哲学，这字是作者根据 le péripatétisme（逍遥派哲学）一词创造的新词。

车里多么热闹啊！响亮的话声遮住了车轮和玻璃的振荡声。哲学家把领子敞开，假发放在膝头上，甚至鼻烟袋也搞丢了。

二十二

狄德罗的《书信集》多次提及在穆索的克鲁瓦斯马尔侯爵府上以及在马西的勒伯勒东乡间住宅中度过的日子。勒伯勒东夫人已不很年轻，但她那多幻想的气质使人想起格朗瓦尔那位年老的女主人。哲学家觉得有趣，就以向她求爱取乐，却又不使别人误解。他们之间的谈话常常很随便。十月的一天晚上，他们用一只旧桶的木板烧了盆旺火取暖，桶孔里面火焰直冒。

怪诞的老太太说：“哲学家，您向我求爱已很久了，现在获得它的时候到了。喏，到火里去净化一下，我就同意。”

她的兴致并不都如此好，她有时会装出虔诚和拘泥的样子。看到狄德罗不胜惊奇，她说：

“说真话，没有什么虔诚的人，只有伪君子。人们尽管下跪，祈祷，守夜，斋戒，合拢双手，翻着眼睛，一心一意向上天祈求，可本性难移，依然故我。一个人穿了一件蓝衣服，他在肩上佩上羽饰，在腰上挂上一柄长剑，帽上插上羽毛；尽管他作出骄傲的步

履，高昂着头，用眼睛恐吓人，他只是个徒具勇敢者一切外表的儒夫罢了。当我矜持，严肃，装得一本正经的时候，那就是说那不是我。我的模样满像信徒、上等人、老板娘、家庭主妇，其实这是我虚伪的生活；我真正的生活，我真正的面貌，我自然的举止，我很少显示，那是另一回事；我很少保留这种本来面目，那种时候我就会说出许多蠢话，要是我停下不说，那只是因为我似乎又听见我母亲对我说：‘怎么啦，小姑娘！’于是，我又缩回去，又藏到面具后面去了。当我以本来面目和别人相处时，我很少不到教堂去忏悔。因此，我最喜欢的人是那些使我最易恢复恶劣本性的人。当人们使我拘束时，我象个熟透的石榴那样美丽而纯洁。”

在勒伯勒东夫人的柜台里，狄德罗碰上了一个相当漂亮的女顾客，他禁不住把她打量一番。

“怎么啦，您的样子好似不识货似的，”出版商的老婆悄悄对他说。

于是，他耸耸肩膀，说道：

“小眼睛，大乳房，乡下美人……”

二十三

“无论天气好坏，我有个习惯，每天下午五点钟光景，就到旧王宫去散步。人们会看见我老是独自

儿，坐在阿让松路长凳上沉思默想。我沉思着政治、爱情、情趣和哲学。听任想象恣意驰骋，我让它自由自在地，追随着那浮上心来的第一个念头，不管是聪明的或是荒唐的；就好象人们在福亚小道上会看见的我们那些浪荡子弟们，一会儿紧跟着一个举止轻浮、眼睛灵活、鼻子翘起的妓女，马上又舍弃她去追随另外一个，挑逗着所有的娘儿们，却不跟任何一个纠缠。我的思想就象我追逐卖淫妇一样。”这是《拉摩的侄儿》的开场白。要是天气太冷或多雨，狄德罗就躲进他心爱的摄政咖啡馆，在那里看别人下棋。一天下午，他在那里“多看，少说，尽量少听”。这时伟大拉摩的侄儿走到他身边。他认识此人已很久，因为曾在友人家见过他。这位流浪者曾试图征服那位友人的独生女。狄德罗也曾好几次把钱借给他。

狄德罗从来没有和让—弗朗索瓦·拉摩谈过那些写进著名讽刺作品中的话。可怜的穷光蛋既没有那么多思想，也没有那么多恶行。让我们试着稍稍恢复他本来面目吧。他父亲克洛德·拉摩是若望的弟弟，他学着哥哥的榜样到处流浪一番才回到他的故乡，成了圣贝尼涅修道院和教堂的管风琴演奏者。他音乐家的名声很大，但他放荡不羁性格的冲动给他招来很多麻烦。他只好离开狄戎的管风琴，于1761年死于奥顿。他的儿子若望—弗朗索瓦生于1716年

1月30日。他和他父亲、叔叔一样是耶稣会的学生，懒惰，只对音乐感兴趣。二十岁时，他拿定了一个没出息者万不得已才会顺从的主意：他当兵了，他在普瓦图团当了二年兵，后来出人意料离开军队，进了修道院。他受了剃度，后来又还俗了。他向他叔叔求援被拒绝后，他就到处流浪，以教授歌唱和钢弦琴为生。他到过梅斯、纳维尔、里昂、香巴涅、瑞士、向波尔。在向波尔，他的才能引起萨克森元帅的注意。他回到巴黎，有幸招收了一些上流社会姑娘为学生。他的情绪反复无常，头脑有些不正常：他因为在舞台上辱骂歌剧院经理而被关进主教法庭。人们甚至要把他送到殖民地去。也许他不限于常常辱骂人，拉摩一家人出手都很快。在咖啡馆中，若望—弗朗索瓦的男低音常和摔碎杯子、摇动椅子、拳头敲桌子的巨大声响交织在一起。不过，这是当时的风气。我们的父辈在公众场所行为不很文明。英吉利冷漠的庄重风气尚未从海峡那边传过来。

幸亏，教士额外收入财务官贝尔坦给予帮助，拉摩的侄儿于1756年出版了《六组各种特点曲调的新钢弦琴曲》：法国天才，意大利诗神，华丽曲，等等，高雅者，等等，觉醒，乡村节日，普赛刻芭蕾舞曲，等等，将军，等等，由（大拉摩之侄）小拉摩先生之子拉摩先生作曲，由勒克莱尔先生刻版，作品第一

集，价格七里佛十六索耳，出售处巴黎地区作家住处，即科尔德利路，圣灵旅馆，琉特乐器商盖桑，法兰西喜剧院隔壁；钢弦琴代理商日耳曼，寓屠宰场路，圣日耳曼郊区金鞋商店以及一切音乐销售处。佛勒龙赞扬过《新钢弦琴曲》，作者可以自认为终于摆脱了陈规陋习。1757年他结婚了。《巴黎景象》的作者说：“这个拉摩的侄儿在他结婚的那一天，他以每人一埃居的代价雇来了全巴黎女手摇风琴演奏者。他搂着他的妻子，在她们当中走着。他向她说：‘你就是美德的化身，但我要用四周的阴影把你的美德衬托得更高尚。’”婚后四年，他失去了妻子以及她给他生下的儿子。他又过起流浪生活。看来就在那个时期他开始经常接触狄德罗，经常出入咖啡馆，以借贷和他伯伯不很慷慨的接济为生。此外，若望—弗朗索瓦对他著名亲戚的钦佩远远超过狄德罗在讽制作品中所能令人相信的那种程度。他常去杜伊勒利以及伟大音乐家居住的旧王宫广场同他见面。他紧随他身后，拍他马屁，向他“敲竹杠”，有时倒也能够从他身上弄到比一个埃居更宝贵的东西：一丝微笑。若望—菲利普之死使他的侄子很伤心，如果相信他朋友卡佐特的话，流浪汉的良心很好。他无私心，在他双亲去世时即表明了这一点，他不去要求他那一份遗产，为的是不让他后母及她的四个孩子挨饿。

除了音乐，他还写诗，留下一本书名为《拉梅伊德》的押韵自传诗，虽不高明，但在那杂乱、平板和晦涩的文字当中，可以看出恳切和真实。在卡佐特、皮隆以及其他一些友人中，他还提到其一位德吕依或德尼，好象就是狄德罗：

而你，贤明的德吕依，在你光辉的历程中
你的功绩象阿尔西德^①出现在我们的眼中。

他想用这首诗感动大臣们，让他得到一笔年金，在卢浮宫有一住处，或获得教士的福利。为什么不行呢？他不是修道院待过一年吗？

《拉梅伊德》由作者自己兜售，在咖啡馆卖出一些，但售出数量太少，以致那位在其乡下住宅中数次款待他的老同学卡佐特认为最好另写一本。于是他写了一本《新拉梅伊德，诗歌，由拉摩先生复审，修改，几乎重写，拉摩先生是无法复活的两位伟人的儿子和侄儿》。他为了朋友的利益出售新作，后者并不见怪。E. 多瓦侬告诉我们说：“卡佐特开玩笑并不是粗俗地寻开心啊，不，那令人发噱的话总是最后才说出。他宣称拉摩是‘午饭时流浪骑士团’的创立者和掌玺大臣，该团的颈饰应由牙签串起来的汤匙和叉

^① 阿尔西德是海格力斯的别名。海格力斯或译作赫拉克勒斯，古希腊神话英雄，以非凡力气和勇武功绩著称。

子组成，战斗口号是‘饿和渴’，礼服是缎纹餐巾，诸如此类。”

拉摩和忠实的朋友卡佐特合写喜歌剧论文，只是一次新的失败。从此，他每况愈下。他只好卖掉他的提琴，以乞讨为生。大臣圣弗洛朗丹对他十分讨厌，因为他不断麻烦他，硬要给他在卢浮宫内安排住处。大臣就把他当作疯子关押起来：卡佐特说：“他死时，只有几个了解他的朋友喜爱他，死于一所修道院，那是他家人给他安置进去的。死前，他愉快地过了四年隐居生活，并取得了所有原先看管他的人的信任。我在这里欣然为他作一小小悼词，因为我仍然珍惜他生前留给我的印象。”

格里姆认为拉摩的侄儿讨厌而叫人受不了，但是，又有谁能比这位流浪汉更适合于让那位冷漠的一本正经的宫中大臣讨厌呢？

我们宁可相信皮隆和卡佐特的评断，显然，他们对于关乎幻想和对比的问题看法是较为高明的，而对比在拉摩的作品中极为丰富：“他绝不说他应该说的，也绝不说人们希望他说的，偏要说他和您都料不到他会说的；两个人在大笑一阵之后还不知他说了什么。我看到他不合节拍地跳跃；随后又更不合适地十分严肃起来；从男声最高音变成最低音，从淫秽的话语转到道德准则；蔑视富人和权贵，而又怨天尤

人；瞧不起他伯伯，而又以他的美名来炫耀自己；希望模仿他，赶上他，超过他，而又不想稍作努力；虚声恫吓时是狮子，实行起来是母鸡，兀鹰其首，脚却是乌龟、美虾的；然而，毫无矛盾，他是世上最善良的孩子，人们日后要是像你我今日这样了解他，一定会对他同情的。”这是皮隆的证词，而卡佐特调子更高：“这个人物是我所认识的最不同凡响的人。他生来就天然禀赋着远远不止一方面的才华，但他心智上的根本缺点不允许他加以发展。他在说笑方面的才华，我认为，只有斯特恩博士在《情感旅行》中所发挥的差堪比拟。拉摩的风趣是一种十分辛辣的本能风趣，必须细加描绘，才可把它表达出来。”拉摩那既可爱又可憎的外形丑陋并不缺少个性。狄德罗略略几笔就维妙维肖地把他勾画出来：“我的前额高而有皱纹，目光炯炯，鼻子突出，脸颊宽广，眉毛黑而浓，阔嘴，翻唇，方脸。”关于精神上的丑陋，我们再说一遍，哲学家是听任自己的想象来描写的。说他玩世不恭，拉摩的侄儿肯定如此；但邪恶、不讲道德到如他在狄德罗面前所吹嘘的那种地步，那是不会的。

二十四

为狄德罗画像要画得真实而有特色，方式不是

三种，只有两种：第一种是画他在霍尔巴赫府邸或在小山羊庄园，置身于他所激励的哲学小圈子人群之中：他穿着黑衣服，几乎总是不戴假发，他踱来踱去，他向他的反驳者冲去，扭住他，粗暴地对待他，把他推搡一番之后，又跳上去搂住他的脖子，向他保证敬意和友谊。在迪波尔·谢维尔尼回忆录中，有一段不为人知的记述，叙述了狄德罗易怒的脾气，叙述得突出而有趣：“几年前（大致是1764年），我们冬天每星期三到佩塞侯爵家午宴；宾客有多拉、克莱尔蒙·当布瓦兹侯爵、塞丹、狄德罗，还有两、三位随来随往者，总共从未超过八位。再也没有比那饭菜更可口的了，所以我们都急不可待地等着开饭。狄德罗又肥又胖，充满激情，精力充沛，诚心诚意地高谈阔论，争论甚至争吵起来，尽管他声名卓著，但由于他坦率善良，他从不强加于人。他滔滔不绝，而由于那种活动使他高兴，他妙趣横生，火一般的炽热，使人依恋和着迷。有一天，他来吃饭时气喘吁吁，仍然为昨天发生的事在生气，他很胖，长得象轿夫一样壮，穿着一身黑衣服，戴着圆形假发，他在这种场合衣著从来无意要人敬重。他喜爱歌剧，经常去歌剧院坐在池座^①中间看戏。有一天，在演出前对一个文学问题发

① 池座在楼下，是普通人看戏的地方。

生了争论。狄德罗可不是听任谈话中断的人。一个十分饶舌的年轻人攻击他。两个人都激动起来。狄德罗觉得对方是把自己当作一个穿着节日盛装的代诉官了，于是抓住他的领子，象个土耳其人那样孔武有力，把他拎了起来，威吓他说要是他敢放肆，就把他扔到乐池中去。大家劝住了争吵，年轻人不得不逃之夭夭。狄德罗是最善良的人，但他要别人给他应有的尊敬。”

第二种方式是画他披着便袍在塔拉纳街阁楼上工作。后来若弗兰夫人送他一件鲜红色新装，他对那件旧袍子还舍不得哩：“它紧贴着我身体的每一处，但并不妨碍我的身子活动。穿起来又别致又好看……它顺从地适应我的一切需要，因为穷困几乎总是要用虚饰加以掩盖的。一本书布满了灰尘，袍子的一角就去把灰尘擦掉，沉淀了的墨水不肯从鹅毛笔上流下，袍子就用袖口迎上去。袍子上污迹斑斑，尽是黑道道，这就可以看出它给我帮了多少忙。那些长线条说明文学家、作家的辛劳，说明人在劳动……在它的掩护下，我既不怕仆人的笨拙，也不怕自己的笨拙，既不怕火星，也不怕水浇……”

全部家俱只是一张有草垫的椅子、一张木桌子、一块放几本书的木板，还有普桑的几幅熏黑的无画框铜板画，画的四角订在贝尔加姆壁毯上，1772年

时，壁毯被锦缎取代了，为的是支撑鲁本斯的一幅老人和维尔内的一幅暴风雨画。“啊，我的朋友！我的那幅维尔内多美啊！主题是未造成恶果的暴风雨后的情景。波涛还在汹涌，满天乌云，水手在触礁的船上忙碌着，居民们从附近山上跑来。这位画家多有才华啊！他只用了少数几个主要形象就把他选中的那一瞬间全部情景都表达出来了。整个场面是多么真实！一切画得多轻松，多流畅，多有力！我要保留这友谊的信物。我要我的女婿把它传给他的孩子，让他的孩子，子子孙孙一代代传下去。”一张摩洛哥皮制扶手椅后来取代了那草垫椅，一座细木镶嵌的大橱收藏着荷马、维吉尔、贺拉斯和西塞罗著作。一座青铜维纳斯像代替了法尔科内的石膏像。一个贵重的办公桌代替了木桌子。由于办公桌和维尔内画像间有一个难看的空缺，若弗兰夫人后来给放了一座紫铜镶金座钟，在鲁本斯漂亮的头像下，挂上两幅拉格雷内的画。一张写字台安放在窗户旁。正直哲学家所珍惜的早年拮据生活，只留下一张粗布条地毯，使他回忆起昔日长期的贫困，阻遏骄傲“于进入心房之初”。

这就是画像的背景，这就是人物的服装。这就是一个文学家的内室和他的装束；它们没有很大变化。固有的倾向，他所感到的乐趣，他为了给公众看而让

人画像的本领，使狄德罗成为某种以私生活来引人注目的发明者。我们现在的报刊上充斥着秘闻和照片，这种文学职业中人为的、多少蓄意的浪漫主义，我在狄德罗身上看到了最初的迹象。

根据他自己提供的证词，他额头宽大，眼睛有神，线条粗犷，整个头部很端正，堪为古典美，表现出雄辩、活跃和善良。但脸部表情多变，时而安详、郁忧、沉思、亲切，时而激烈、粗暴、热情，使得画家无法画出全貌来表现他。梅斯泰尔说，那宽大、坦露、高贵的圆形额头显示着广博、聪慧、丰富才智的形象，侧面的特点是崇高的男性美，上眼皮的轮廓表明感情细腻，眼睛惯常透露出敏感而温柔的神情，但一当思想激动，眼睛就炯炯发光，那张嘴则显出一种敏锐、优雅、善良的有趣混合。善良这个字眼常在他笔下以及他同时代人笔下出现。他说“是一种很近乎愚蠢，很近乎古朴粗俗的善良”。让我们再加上一个鹰钩鼻，天然卷曲在额头上的一头褐色头发，同样颜色的眼睛，很圆的下巴、面颊和头颅。说他美，说他有风度，难道是夸大吗？高大的身材，强壮，能吃，善饮，我们可以对他用上一句已变得通俗的比喻：可算大自然的一种力量。布罗斯的好心庭长^①为此惊异

^① 指迪波尔·谢维尔尼。

不置：“这是个可亲的孩子，很温和，很可爱，大哲学家，很能推理，但老是爱离题。昨天他在我房中从九点直到一点，离题了二十五次。噢，布封比起所有这些人来要明确得多！”可亲，温和，可爱，狄德罗肯定是具有这些品质的，而且还不少。但在念到这几行字时，我们不能不怀疑他在这位布尔戈尼法官面前是强装出这副模样的。他想取悦对方，巧为打扮，而他的坦率，我并不认为是和某个阿尔赛斯特一样，相反，他并不是厌世者。这相当复杂。狄德罗，从远处乍一看，好似很直爽，很单纯，但一接近，就会不知其所以了。

他天性最明显特点之一肯定是善良。上面已经看见他极为忘我地忠实于他的友人。他自己却怀疑自己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晚年，对这种性格的暧昧性，他写了一本剧本，就叫做《是好人，还是坏人？》剧中，他化名阿尔杜安登上舞台，它的副标题比书名更有寓意：……《或名，虚作张致的嘲弄者，或吃力不讨好者》。

是坏人吗？不，不，狄德罗不是坏人。从那混杂着犬儒主义、非道德主义和奇异性的玩乐中突出表现的，正是狄德罗的“虚作张致”，还有很多出言不慎、轻率，甚至还有一种对骗人上当的奇特爱好。他把这些称为邪恶。我们不如说他是个爱开玩笑的人，

他有时玩笑开得很厉害，随着年龄增长，这青年时的癖好变得更严重了。他的确很善良，这是毫无疑义的。他只是出于所谓的“邪恶”而爱好悖谬常理，才装出在这方面怀疑自己。她女儿写道：“他一生中四分之三的时间是用来帮助那些需要他金钱、才能和鼎力相助的人。我看到他的书斋在二十五年中完全成了一个顾客不断的店铺。这种随和的态度时常招致很多麻烦。他有几个才能极为出众的朋友，但才智之士太了解时间的宝贵，不会为他人浪费光阴。他向一切来访者敞开大门，引来了一些他应该甚为厌恶的人，既然他们使他损失休息和工作。”

奈戎对他说：“您抱怨生命短促，可您让别人偷去您的生命。”

他回答道：“没有人偷我的生命，我献出生命。”

来了一位年轻人，带来一本手稿。狄德罗答应给看看并加注释：那却是一本诽谤他的小册子。那青年后来又来了。狄德罗惊奇地问道：

“先生，我和您素昧平生，我从不可能得罪您。您能告诉我是什么动机使您决定让我生平第一次读到一部讽刺我的文章吗？我一般是把此类作品扔进垃圾桶里去的。”

年轻人回答道：“我没有饭吃，我是希望您给我几个钱花，我就不发表它。”

“人们用钱堵住嘴的作家，你不是第一人。不过，从您那胡诌之作中，您是可以得到更大利益的。奥尔良公爵先生的兄弟隐居在圣日内维埃芙。他是个虔诚教徒，仇恨我。您去把您这讽刺作品献给他，把它和他的武器加在一起。任何一天早晨，把这个作品给他送去，您就会获得资助了。”

“可是，我不认识这位亲王，而且我写献词也有困难。”

“您坐下吧，我马上给您写。”

“我父亲代写了献词，那作者拿走了。他去到亲王那里，得到了二十五路易。几天后他回来向我父亲致谢。我父亲亲切地建议他选一个不那么下贱的工作。”

我们可愿读一读里维埃先生吹嘘他写了由他哥哥在宫廷中宣读的布道词而使后者当不上主教的故事吗？狄德罗去找到那位长老兄长，央求他仍然要去帮助不幸的弟弟，但长老向他说了一大堆那骗子所干的卑劣勾当，使得狄德罗几乎要拿起手杖和帽子，不再听他说下去，但他克制住了。

“那一切我都知道，先生，您还没把全部情况告诉我呢。”

“公正的老天爷，先生，您还能知道什么呢？”

“您没有告诉我，有一天晚上，您做完晚祷回来，

发现他站在您门口。他抽出一把匕首，想刺穿您的胸膛。”

“我没有告诉您，先生，因为并无其事。”

于是，狄德罗立起身来，抓住长老的手臂。

“即使有其事，也应该给您弟弟有口饭吃。”

长老答应供给弟弟六百里佛的年金。

里维埃前去感谢狄德罗。他们正要在楼梯上分手，里维埃说：

“狄德罗先生，您懂得博物学吗？”

“懂一点，我分得清芦荟和莴苣，鸽子和蜂鸟。”

“您知道蚁蛉的故事吗？”

“不知道。”

“这是一种极灵巧的昆虫。它在土中挖一漏斗状地洞，用细而轻的沙把洞遮住。它吸引冒失的昆虫，抓住它们，吮吸它们，然后向它们说：‘狄德罗先生，我荣幸地向您问好。’”

狄德罗对此奇谈大笑不已。

不久后，他为躲暴雨走进一家咖啡馆。他在那里看到里维埃。里维埃走到他身边，询问他的健康。

“走开，”他说着就把里维埃推开：“您是一个十分堕落的人，如果您有个有钱的父亲，我不相信他与您同在一个房间内会是安全的。”

“唉，我并没有有钱的父亲。”

“您是个万恶的人。”

“算了吧，哲学家，您把一切都看得太严重了。”

“我的父亲就是这样耗费他的时间的，”旺德尔夫人最后说。很明显，那只能勉强理解为狄德罗最后几年的生活写照。“他为音乐家们写献辞；我现在还有两三份；他为只会写作的人拟喜剧提纲，他为只会拟提纲的人写作；他根据前来向他请教的作家的需要，写作前言、论文。一天，有个人来请他代写一种生发油膏的《告顾客书》；他大笑一番，但还是给写了。”

他为了他所庇荫的男女，曾给他的女友内克尔夫人写了许多求情信。其中有一封的开头，他这样宣称：“写此信的是我。我没有死，即使我死了，我相信不幸者的悲叹也会在坟墓深处惊动我的骨灰。”给索菲·沃朗：“我宁愿雪中送炭，而不愿锦上添花。”给德皮内夫人：“夫人，我是不幸者的朋友，似乎是命运把他们交给了我，我不能冷落任何人，这是超出我的能力的。他们剥夺了我的时间、我的才能、我的财产，甚至我的友人，他们只给我留下了友人的责难。友人好似惋惜我浪费生命。但是，这个生命，除了那些不幸者和我外，无人能了解并评断它的用途。我常常哭泣，或者擦着眼泪，而你们却在欢笑。我很少能去我想去的地方，因为我允许慈善和人道任意

支配我，并且我表面上不惋惜我希望获得的东西；这就是说，我的朋友们永远不会阻碍我要走的路。”

如上所述，他无私的性格已很突出，再也无需赘言他身上发展到如此罕见程度的品质了。他自诩为蔑视金钱，这说的是真话。在这一点上，同行中没有任何人可和他相比。“我视金钱如粪土，我给出时不需收条，我借入时也不给借据。我无法对那无聊的玩艺稍加注意。我不需要别人拿出任何借据来要债，就会自行还债。对欠我债的人，我也没有什么清偿问题。因为，无论我是债主或是债户，我都不会睡不好觉。直至今日，我还是只觉得与正直者共处才愉快；但是，我要是被骗子骗了钱，至少我还落得个安宁。”格里姆为他在《通讯》上花去的时间，打算对他加以补偿，狄德罗让他碰了一鼻子灰：“我把格里姆的建议拒之于千里之外，因此我希望他不会重提此议了。我随时乐意为他服务，但我看待友人之间的服务有如荣誉，一旦人们把它和私利连在一起，它就被玷污了。要面包，就不要十字架；或者要十字架，不要面包。要是报以金银，那是人们不懂其珍贵。我有时要从我内心获取我行动的全部报偿，而行动的时际也就是报偿的时际。生活中还有多少事应该是纯洁的啊！”但是，他很需要钱，因为他是个挥霍的人，在赌博上输钱，经常乘马车，还把它忘在门外，喜爱书

籍、版画、石刻、细工画，特别是喜欢漂亮女人，由于年龄，他得给她们送上礼物才行。因此，他为一些行会工作，为法官，为一切能给他付钱而不觉困难的人工作。她女儿说：“他写过代理检查官的演说词。”“给国王的报告，最高法院的训词以及其他一些东西，据他说，付的钱比它们本身的价值高三倍。他即以此种小小进项来满足他施舍的爱好和生活中小小舒适的需要。”呵，亲爱的狄德罗！慷慨而纯朴的狄德罗！软弱的狄德罗啊！怎能叫人不爱他呢？怎能叫人不原谅他用于自我欣赏的那种微带天真的得意神情呢？“我以一个可怜女人的名义给圣弗洛伦坦先生写去一封极为感人的信。同一天早晨，马尔蒙泰尔和韦纳先生每人都以另一位可怜女人的名义给同一个大臣写了信。马尔蒙泰尔就在这里。德·韦纳装模作样。我读了他们的信。他们还没有看到我的信。无论他们同意或不同意我是强者，事实仍然如此。我的女友们，那封信写得真美啊！您们以后可读到它的。这种事真是举手之劳。过后，就不必去想它了。”此处，可见作者的虚荣心占了上风，但下面是我们已称之为伪善、人们说他得自于理查生的一种缺点：“我从上天那里得到一颗正直的心，这是它赐予我的唯一长处……我的朋友，您知道他是忧郁的。人们给他起个外号叫哲学家，因为他无奢望，心灵善良，欲望从

未使他的心灵丧失温柔和宁静。此外，他举止稳重，品行自持严格，言辞严谨而平凡……这三者正是您的、他的和我的美好的灵魂！”他错了，他这样突出自己所不具有的正直品德，是大错特错了，因为他以情妇欺骗了他的妻子，而以邂逅的女人欺骗了他的情妇；他说他举止稳重也是大错了，因为这种品德是世上与他最格格不入的；自称言辞严谨也是如此，因为他文章的特点恰恰是夸张和粗野。什么？他是出于真诚而弄错的吧？谁又能有完全的自知之明呢？此外，纵使他没有兢兢业业去行善，他却酷爱行善，对正直、真理、公正具有一种几乎是生理性质的热爱。我绝不能认为下述言论含有任何伪善的意味：“我无法告诉您正直和真理对我有多么重大的影响！如果目睹不义，有时使我义愤填膺，以致我丧失评断义愤的能力，在一阵狂热中，我会去杀戮，去毁灭；同样，目睹正义，使我十分愉快，使我为热情和兴奋所激动，以致如果要献出生命，我也会在所不惜；那时候，我会觉得我心在体内扩张，它在飘浮，一种无以名之的突至的甜蜜感觉传遍我周身；我几乎不能呼吸了；发抖一样颤动遍及我的全身，特别是额头上部，头发根部感觉最明显；随后，我脸上赞叹和愉快的表情和欢乐的表情混成一气，我眼内充满了泪水。我真正关心一个行善者对，状况就是这样。”我以为这正是儒

勒·勒梅特尔为说明十八世纪最优秀人物引为痛苦和骄傲的那种特殊感情而创造的那个字眼：“美德主义”。一笑置之，否认它感性的现实性，说它是虚伪的表现，都很易办到；体验它，理解它，就很困难了。但是，它却应该被体验，被理解。是否该用促使狄德罗和他友人们相信人性本善的乐观主义来解释它呢？他们相信人根本上是善良的吗？狄德罗对这一点的看法变化无常。他对此并无定见，对其他许多问题也是。伦认为人是可理解的，这是肯定的。作为社会动物，人怎么不是这样的呢？我们眼前就有足够的证据。总之，不是人性本善的信仰使他流泪，而是由于想到，在一个丧失必然动力，只是由普遍滥用权势来运转，天才只靠机遇而得酬报，最高大的榜样教导出路者必须善与“邪恶”为伍的社会里，善人保持其善良就是了不起的功绩。在这种社会风气中，“道德”表现为圣洁和英雄主义，成为一种宗教，带有宗教的全部狂热和陶醉。戴特小姐过去的情人瓦罗利爵士就是一个诡诈者，这样的人出人头地，在哲学家看来，概括了当时一切卑鄙之能事：“我们的朋友瓦罗利爵士在她十四岁时把她从她父亲家中拐走，同她生活了十五年，奸污她，让她生了几个孩子，答应娶她，随后他迷恋上另一个女人，把她抛弃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正人君子！他们在正人君子面前干出

此等事来，他们心中明白，大家也都了解，可他们在生活中仍然趾高气扬。他们会毫不口吃，毫不脸红地跟你谈论道德和罪恶。他们称赞，他们责备，无人在待人接物上更比他们挑剔的了，简直到了一丝不苟的地步。你必须明白是他们在决定一切。我不知所措，我有洞也会钻进去，再也不出来了，或者，遇到了熟人，我就躲进一个小院，赶紧把门关上。一听到正直一词，我的脸就会变色，冷汗就会从我脸上流下。”

慈悲、无私、爱好行善，所有这些微有眩示和卖弄的东西，在狄德罗身上还伴随着一种对极端感情的一种极浪漫、极司汤达式的同情心。“凡是激情引起的一切，我都原谅。只有后果使我不快。而且，您也知道，我任何时候都是强烈感情的辩护者；只有它才能激动我。无论它引起我的赞叹或惊恐，我都强烈地感受到。天才的艺术与这种激情一起诞生，一起熄灭；也正是它产生出恶棍以及把恶棍描绘得维妙维肖的热诚的人。如果败坏我们本性的残暴行为由它犯下，那也正是需要通过它去进行美妙的尝试，振兴我们的本性……”浪漫主义者，司汤达，梅里美，他们欣赏激情，甚至其极残酷的血淋淋的后果，他们觉得那正是最美之处；狄德罗还不是到达此种地步的艺术家，他的伦理主义使他这种倾向没有发展下去。

只有后果使他不快，但它们确使他不快。

总之，他身上缺少一种热情，就是仇恨，怨嫌：“我从不能把悔过的罪人拒之于门外，虽然我丝毫不相信什么悔罪自新（怀疑主义突然出现在这个捍卫可完美性的人内心中）。但宽恕是多么令人愉快！卸去自己身上恼人的重担，感到多么轻松！只有宽宏地忘却昔日的错误，才可愉快地希望将来会有更好的行为！啊，我完全知道善良心灵的这种拙劣逻辑！”

慈悲、无私、爱好行善、爱好极端的感情、极易忘却所受的冒犯；还要加上有时生硬，但常常很笨拙的坦率，不过他从不把这种坦率施之于自己：“如果您认识那些我与之激烈争论的朋友，他们都会对您说，谁也不比我更能直率地承认确实遭到了高明的驳斥。”总之他是个公正的对手，尽管他还不喜欢让别人占上风。常有理——这样的乐趣，这位不知疲倦的推理者把它发展到狂热的地步。他多么热爱荣誉啊！他多么关心能在后代人眼中留下良好印象啊！“的确，如果后世把我这个如此关怀他们的人完全忘却，那他们是忘恩负义的人……哲学家的后代，也就是笃信宗教者的来世……”这个主题在给法尔科内的信中得到发挥，反复讨论，重复了上百次。喜爱即兴创作的狄德罗一直思考着完美这一问题。前面已顺便提到，这也是他的许多作品生前不予出版、不加

关心的一个原因；他总觉得它们不够完美：“曾经有一个时期，一个文学家，唯恐自己作品不完美，把它放在文件包中二十年，三十年。他虽然失去眼前的欢欣，他心中却有了理想的欢欣。他活着有了希望，就是，身后会留下不朽的作品和名字。如果此人是个疯子，我这些英明见解就与事实相反。”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哲学家间隔了好几年才续写那未完成的作品，他写了又丢下，然后又拿起来写，全然不顾他朋友们的劝告，不顾他自己情趣的警告，端求予以完善，那怕是他天然无法达到。他写信给法尔科内说：“并非信笔所至就可写出好文章来。”这位激烈的辩证学家，这位深具自信的出谋划策者，似乎也曾显示出一种感人的精神上的腼腆：“正是由于无私，我才称赞（布丰的）这种自信，因为我不具备。我第一眼看见什么，一切都使我惧怕；我要是觉得一项工作并不是高不可攀，那一定是由于我觉得我的水平大大超过工作。”如果至少我们应该相信他自己的话，在爱情上他也有同样的顾虑。“我这样的一个人，思想、言语和行动都极为认真，我以一丝不苟的、严肃认真的、真正天使般纯洁的态度去爱，我不允许我的一丝

叹息、一瞥目光失去理智，赛拉东^①把他的忠诚和良心传给了我，我又以细腻的感情加以完善，这是任何神秘主义者在爱情上或在宗教上从来未敢设想的，——对于我这样的一个人来说，请您判断一下我对现时流行的温情是多么鄙视啊！我是一个真正的詹森教徒，更有甚者，尽管小戴纳夫人长得标致，她有着世上最好看的纤小双脚，极活泼、板调皮的眼睛，即使她丈夫在场，她也尽力显示她那两只小乳房，然而，凭我的上帝起誓，我并没有瞅见。”这是在1767年所说的，提前十年的话，倒是真情。权且记下。但提出保留如上……不过，即使在1767年，态度也是诚恳的。他的想象力使他把一切都夸大，却没有泯灭他心灵和性格的优点。

他热爱孩子、老人、农民。他说他自己是个乡巴佬。他到处都很随便，没有畏畏缩缩的样子。他对上流社会兴趣索然，因为他知道他的粗俗会使某些向来不偏袒他的人大为骇然。他一向梦寐以求一种宁静的、孤独的幸福，“愉快的休息，舒服的阅读，在清新而寂静的地方散步，敞开胸怀、纵情的交谈，赚得眼泪的强烈激动，它使心儿颤抖，嗓音哽塞，心荡

① 赛拉东是奥诺莱·杜尔菲（1568—1626）的小说“阿丝特莱”中的主人翁，后来他成了忠于爱情的代表。

神驰，或是由于侠义行为的叙述，或是出自绵绵情意，或是由于健康，欢乐，自由，闲散，安乐。这就是真正的幸福，我绝对不会感受到什么其他幸福了！”在《拉摩的侄儿》中，他埋怨上流社会的人总是游手好闲、总是烦闷无聊。他又说：“他们把一切都损耗了，他们的心智愚钝起来，他们深陷于烦闷无聊。他们的生活无比充裕，竟至压抑得透不过气来，这时谁要是取去了他们的生命，就是为他们效劳了。因为，他们所能知道的快乐只是最快地消磨掉的那一部分。我并不轻视感官之娱。我也有味觉，佳肴精饌、甘醇美酒使之畅快；我有一颗心和眼睛，我喜欢看见美貌的女人，我喜欢在手掌下感觉到她那结实滚圆的乳房，用嘴唇紧贴她的嘴唇，在她的眼波中吮吸着纵欲的欢乐，这样在她的怀抱里死去。有时和朋友们来一个甚至有点放荡的狂欢晚会，我也不讨厌。但是，我不瞒您说，我更觉得无比美妙的是帮助了一个不幸的人，办好了一件棘手的事，给了谁一个有益的劝告，读了一本满意的书，同知己的男友或女友作了一次散步，和我的孩子们度过了颇收教益的几个小时，写了很好的一页，尽了我份内的责任，或者对我心爱的人儿说了一些温柔的一往情深的话，赢得她用胳膊搂着我的颈项……”

“狄德罗是朴实的化身，米兰的贵族阿莱桑德尔

·维里写道：“他年近半百。他总是带着激情来朗诵，他大发狂兴，他热情，对待日常谈话的话题和在他写的书中一样热情……这是个非常善良、非常敏感的人。”

“先生，我不知道我该对您恭维还是对您崇拜，”这位米兰人走近哲学家身边说道。

看到后者很快同他十分亲近，他又说：

“我看大哲学家和大君主一样；他们愈是深沉，就愈是平易近人。”

“我很高兴您说了这句格言，”狄德罗说。

慈悲、无私、直率、朴实、爱好行善、高超的文学品德，无所不被的同情和好奇，以及我们已经看到、还要看到的在完成和保卫《百科全书》时的那种不屈不挠精神，这些就是他主导的品质。对此，我们还要加上他在作品每一行中，在生活的每一瞬间中都焕发出来的独立见解。我没有谈到他的勇敢，因为我不能肯定即使在他已过中年，甚至在他自己感觉到有马勒塞布和萨尔丁纳支持时，他是否勇敢。在他的大胆文笔给他招致的危险面前，他总是显得似乎软弱，使他在文桑狱中采取了可怜巴巴的姿态。

“要是叫您向法官们交待您的主张，您会把它们招认出来？”布罗格里元帅夫人问他。

“我将尽量做到使他们不必采取残暴行动。”

“啊，懦夫！如果您快死了，您会同意举行宗教仪式吗？”

“那是免不了的”。

“呸，可恶的伪君子！”

狄德罗也许是个懦夫，他却不是伪君子；临终前，他拒绝同意举行“宗教仪式”。

炫耀美德，文笔夸张，不慎言，轻率，无策略，笨拙，三心二意，说大话，这些都是他的缺点。对此，还要加上并非总是无害的追求女人的癖好以及贪食，贪食发展到狼吞虎咽，狼吞虎咽发展到消化不良。啊，狄德罗的消化不良，他的肠功能紊乱，他的腹泻，他的灌肠是多严重啊！“达米拉维尔请我到他家吃饭，我接受了。我是个老饕。我吃了一整块圆馅饼。然后又加上三、四只桃子，又喝了家常酒、马拉加酒和一大杯咖啡。当我回家时，已是凌晨一时。我在床上发热，无法入眠。我得了最严重的消化不良症。第二天一整天都喝茶……您就叮嘱我节食吧！消化不良会把我的胃毁了的……我因患鼻炎，十分难受。浑身无力，酸痛：手臂，肩膀，腿。还发烧，体温上升。就这样，我还是挣扎着走动。有胃口，却什么也不吃。讨厌的是我无法入眠。躺在床上，就热得透不过气来。我把手臂和腿向左右伸开，想找个不那么难受的位置。上星期天，达米拉维尔劝我用香槟酒

和友谊聚会来治愈这些病。他的药方我很喜欢，我接受了。因此，星期一，我捂着肚子入席，我的背对着火，闲谈，争论，说笑话，喝着，吃着，从一点直到晚上十点。星期一那一夜真可怕，我以为我要死了……我想，过了星期五，我应该服用催吐药。他们全说那是治疗晕眩和呕吐的唯一药物。两年来我每天早上都想呕吐。但是，晚上我发热了，那一夜过得很坏，烧得厉害，所以当他们给我送来泻药时，我不敢服用。自那时起，我就节制饮食，我喝茶，喝那么一小点酒润润嘴，要是我没弄错，只有这种饮食可治好我的病。我单独吃饭，无论所吃饭菜如何简单，我饭后都头痛，症状的确很轻，但那说明胃疲劳、消化不良……不，亲爱的女友，您劝我节食毫无用处。您不会使我厌烦，因为我发现您一应对我健康很关心，但我不能进一步改正……不，不是消化不良，而是我终日伏案而得的肠胃热……我受着剧烈的肠绞痛的折磨，不知如何是好，因为我是象个隐士一样节食的呀！我向您谈及我病情，语调愉快，您可以对我的后遗症放心了吧。第一班信就会告知您我一切平安。要不是必须在我们四周的凡人眼中维护哲学家的尊严，我向您保证，我会不止一次大叫出声的，而不会只好叹息，咬紧嘴唇，卷缩起身子……昨天，人们给我灌肠。今天是圣西门节，我于是起了床，穿戴好，

来到这里，除了肚子隐隐作痛，没有别的感觉。可是，泻肚，灌肠，饮料和医学把我弄得多虚弱啊！我走不稳。休息和饮食很快就会使我康复的……午饭只要很精致，我就吃得象个小狼，或象我们的朋友加雄。我喝了各种名目的酒，还有一只奸诈得令人难以相信的香瓜在那里等着我，您以为抵抗一块巨大冰冻奶酪是可能的吗？随后是饮料，还有咖啡。接着，发作一阵可怕的消化不良，使我一夜无法入眠，早晨，我是在茶壶和一个不好直言其名的器皿之间度过的。感谢上帝，我排泄一空，今后十年都不用排泄了……胃和肠子处于一种可悲的状态下，最清淡的汤立即会给排出来。我连一个蛋黄都不能消化。幸而，我能睡觉，睡眠补偿了一切……白天的工作使我晚上胃口大开。我想吃，一口、两口都平安无事，但第三口却糟糕了。我得了最厉害的消化不良症……我在此地还要过八天。您祈求上帝让我别死于消化不良吧。人们每天从香比尼给我送来极疯狂、极奸诈的河鳗，还送来阿斯特拉罕的小香瓜，还有腌酸菜，还有山鹑烧白菜，烤小山鹑，馅饼，圆馅饼，真要有十二个胃才行！可是只有一个胃来装十二个胃的东西。幸而，大家喝得有节制，一切顺利……我们一直吃到早上十点，我滴水不进。他们都摇摇晃晃，我却站得很稳。十瓶红香槟，三瓶泡沫直冒的白香槟，一瓶加

纳利酒，两三种烧酒，还有咖啡，我毫不失眠，头也一点也不痛……我病了三天，不能外出。病已过去，可三天后又复发了。是胃出了毛病，肠子功能紊乱。我的生日到了，为了使别人高兴，只得陪着小吃一餐，这又使我一蹶不振了……现在，我已脱离危险，身体很健康。必须让您知道我差点因为无法消化一块面包而死去。那玩艺既不能上也不能下。我的胃受到一块可怕东西的重压达十五个多小时之久，它哽住了我，无论我怎样喝开水，无论往哪边灌都无法使它移动……”

我想上述种种是足够了，也许是太多了。但对哲学家的腹泻和消化不良应作适当估计。我并不是说，要是没有那一切，他就不是我们所爱戴的人了；而是说他谈及那些事的得意口吻是他性格的一个特点，对此，我们是可以稍稍触及的。

第七部分 《百科全书》告成

—

1759年7月21日，御前谘议会根据司法大臣的意见，规定勒伯勒东、大卫长兄、布里昂松和杜朗向所有前来索取欠款的订户归还七十二里佛；只有如此，才解除出版商的债务。狄德罗刚到达伊勒准备接回沃朗夫人，他天真地惊叫道：“我们面对何等凶恶的敌人，他们又是多么顽强啊！我把我们得到的友谊和我们得到的仇恨相比较时，的确发现友谊是微薄、渺小、脆弱的；人们知道仇恨，但不懂得爱。”据马勒塞布计算，已收订款总额和已出版各卷总价之间的差额为七十二里佛；事实上，并没有订户前来要债：公众的情绪是在哲学家们一边的。

同一时期，外间谣传哲学家们已决定把他们的工作移到荷兰去做。大卫出现在阿姆斯特丹，这个流言就更加振振有词了。他急忙去到马勒塞布面前为自己开脱。

但是，向订户们退款就预示着破产，尤其因为正如出版商呈给司法大臣信中所说：“四分之三的订户

由出版商在外省征得，而推销商根据每个出版商交易额从出版商获得回扣三十四里佛，或三十六里佛。这种回扣在出版商是无法弥补的损失，因为外省订户只按预订价付款，并不想负担任何回扣。”因此，出版股东们要求允许他们不以归还七十二里佛方式赔偿订户，而是向他们提供《百科全书》图版集，“从1760年开始，每年提供内有二百五十幅的图版集一卷，”因为“依此价格，即是对每个订户偿付最初付款中的七十二里佛”。马勒塞布同意了这个请求。9月8日，他从路易十五那里获得特许出版一卷《科学、自由艺术、和机械技艺千帧铜版图集（附对开本四册解说）》。勒伯勒东及其合股者立即印行一份广告单，详细列举“为获得图册丛书所需之条件”。老订户只需付一百一十二里佛，新订户需付三百六十里佛，每收到一卷付七十二里佛，总价为三百六十里佛。预订期过后，图册价为四百八十里佛。这种措施明显是临时性的，谁也不怀疑文字卷将随图版卷之后出版。正当巴比埃《日报》宣布《全书》第八卷发行时，人们得知《百科全书》已于9月3日被罗马明令取缔。然而，鞭长莫及，为时也太晚，哲学思想宣传的新势头已无法阻挡，它继续进展，一切荣誉必定归于狄德罗。机缘又一次给他帮了忙；9月21日，他“三十五年”的老友萨丁纳接替拉弗利埃尔先生被任命为治安长

官。

在巴黎历史上，萨丁纳作为一种照明新体系的发明人而载入史册，格里姆却责备那灯光太耀眼了。他在《文学通讯》中说：“我衷心赞同赞美萨丁纳先生，他功绩罕见，行使着严格苛刻的大臣职责，既灵活，又坚定，还很警惕；他虽不得不经常执行惩处的权利，却赢得一切等级公民的尊敬和爱戴。”至于新路灯不得格里姆的喜爱，那又何妨？有反射镜的路灯除了照得行人眼花外，还有遇风摇曳、甚至熄灭的缺点。萨丁纳的公正似乎也很明亮，并不亚于他的路灯：有一个人曾对他收到一件寄存物加以抵赖，萨丁纳把他找来，向他说：“您从这里马上照我口授写信给您妻子：‘一切败露，你如不把我们收到的寄存物立即送来，我就完蛋了。’”那个人招认了，于是巴黎得知它的治安长官是又一所罗门^①。

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演员是非谈》中的一段话，其中，狄德罗谈到“治安长官”曾对他这个剧作家的天才加以鼓励，这个长官就是萨丁纳。

狄德罗雇用了一个名叫格莱纳的抄写员：是个相当精通数学的穷文人。他不时留他吃顿饭，送他一双皮鞋或一枚八十苏的钱币。格里姆、德皮内夫人、

^① 所罗门：大卫之子，以色列王，以英明公正著称。

男爵、达米拉维尔也同样给他以照顾。狄德罗喜欢和他交谈……然而，达米拉维尔获悉，按照狄德罗的嘱咐交给这位格莱纳的一份论述宗教和政府的手稿竟传到了萨丁纳手中。狄德罗径直来到抄写员家中，叫他另谋高就。

“为什么叫我走，先生？我毫无可责备之处呀。不过，即使我失去您的关怀，是会有别人给我更大报偿的。”

“那是因为您名声不好。”

“您此话是何意思，先生？”

“我是说警察已注意到您，我无法再雇用您。我从未叫您抄写过什么可受指摘的东西，看来我是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可是，他们将到您家里去，把不管是无害的作品还是有害的作品都抄走，随后我不得不跑到什么巡警、治安总监或者谁知道什么地方去把它弄回来。我不想招惹这类不愉快的事！”

“呵，先生，谁没让我抄写可受指摘的东西，谁就不会招致不愉快。警方只是在有他们要猎取的对象时才会走进我的家。他们怎么会知道的，我不清楚。但他们从不会搞错的。”

“我倒是知道，您教会我的东西比我期望从您身上学到的东西要多得多。”

说完，狄德罗就走到圣奥古斯坦新街去。他被萨

丁纳接见。他们先东扯西拉谈了一会，最后，来访者说出了抄写员的名字，提到了那份手稿。

萨丁纳说：“是的，我知道，手稿在这里。这是一本很危险的书。”

“也许是吧，先生，但是，那个把书交给您的人是个无赖。”

“不，那是个好小伙子，他别无它法。”

“我再说一次，先生，我不知道这本书的内容，我也不认识把书交给格莱纳的人。那是我让他偶而接待的一位顾客。不过，他要是觉得那本书不合适，他应该拒绝收下，不应该甘愿自贱，干告密者这种可卑可耻的勾当。您需要这些人，您雇用他们，给他们赏钱，但您不可能不把他们视如粪土。”

萨丁纳笑起来，哲学家告辞出来，心中仍为格莱纳差点被格里姆雇用于《国外通讯》而惴惴不安。

治安总监并非总是表现得如此宽宏大量。有个药房徒工、一个流动商贩和他的妻子被控出售了两本《揭露基督教真相》^①，他罚他们示众柱刑、笞刑、烙刑、苦役、监禁于教养院。哲学家阵营为此十分愤慨。而这个长官却曾亲自帮助出版和发行被御前谘议会和最高法院所取缔的作品，这次居然如此严厉，

① 《揭露基督教真相》作者是霍尔巴赫，发表于1767年。

真叫人莫名其妙！整个十八世纪都处在这类矛盾之中。

狄德罗自从去朗格尔起就没有见过达朗贝。在几何学家的要求下，他们有天晚上在旧王宫见了面。首先谈的是狄德罗的居丧、他弟弟、妹妹以及遗产。达朗贝犹犹豫豫，不便谈及他所关心的那个问题，后来他终于说：

“这次外出大概耽搁了您的工作吧？”

“的确如此，不过，这两个月，我已大大补回了我所浪费的时间，如果确保它的前途算作浪费时间的話。”

“这么着，您是大大提前了？”

“我所有的哲学条目都写完了，都不是特别容易的，也不是最短的。其余的条目大部分也拟好了草稿。”

“我看我动手干的时间到了。”

“悉听尊便。”

“悉听出版商的便吧！我见过他们了，向他们提了合理的建议。要是他们同意，我将像以前那样全力从事《百科全书》。否则，我将严格遵守诺言。全书不会因而更高明，不过，也不可以再向我要求什么了。”

“无论您作出什么决定，我都很高兴。”

“我的情况开始不妙了。这里不给我们付年金，普鲁士方面的已经停发，我们在法兰西学士院的车马费也没有了。此外，如您所知，我收入甚微。我的时间和辛苦并不是别人白给的，我再也没有兴致拿它们去白送给这些人了。”

“我不责怪您。人人都得为自己想想。”

“现在还有六、七卷要写。我想，他们过去出版的时候，给我的报酬是每卷五百法郎，现在他们还是应该给这个数。这样将花一千埃居，他们可真舍不得！可是，他们却可期望，复活节前我把剩下的工作做完。”

“这就是您对他们的要求吗？”

“是的，您以为如何？”

哲学家以为达朗贝亏了理，出版商们曾数次表示要同他和解。

“什么，狄德罗，您居然站到出版商的立场上去了？”

“他们有负于我，并不妨碍我认为您有负于他们。您自我夸耀了一番，现在您该承认，您此刻扮演的角色是很可悲的。不过，无论如何，您的要求我看很低，是正当的。要不是时间晚了，我马上就去跟他们谈。明天，我要到乡下去；我从那里给他们写信好了。我回来以后，您就可以得到答复。在此以前，您

埋头干吧！如果他们拒绝给您所说的一千埃居，那我来付给您。”

“别骂人啦，您以为我会接受吗？”

“我不知道，不过，由我给您一千埃居也不会贬低您呀！”

“告诉他们，我只答应负责我那一部份工作。”

“他们不会有更多的要求，我也如此。”

“不写前言！”

“即使您以后想写，您也作不了主的。”

“为什么？”

“因为以前的前言招来各种仇恨，我们承担了。有谁没被辱骂过呢？”

“假定我加入的话，由我看校样，象往日一样。莫柏都依已经死了。普鲁士国王那边的事尚未绝望。他可能召我去的。”

“据说，他要任命您为他们学士院的院长。”

“他给我写过信，还没有成为事实哩。”

“重新开始就重新开始吧，晚安！”

七点半了。天气渐凉。狄德罗辞别达朗贝，向蒙塔米家中走去。

二

在忠诚的若古帮助下，他又开始埋头工作。他整

日关在堆满纸张的阁楼里。这时只搞到字母 H，但他俩的勇气随着任务的繁重而增长。不是我们的哲学家，换个任何别人的话，我们都免不了认为他是神秘主义信仰狂热附上了身。其实不然！支持他的，是他得之于他的同类人、也得之于他自己的那种深刻的理性情感。他是个世俗的圣徒，但没有飘然出世，也没有苦行主义。在那个时期，他发现了格朗瓦尔，同德皮内夫人关系密切，他热情前去参加美味的宴会和哲学讨论。此时是他生活中伟大的时刻！

尽管他静悄悄地做他的工作，他的敌人却没有死心。佛勒龙和巴利索又出场了。前者断言图版是偷自 1757 年逝世的雷奥米尔。狄德罗要求科学院主持公道。科学院指定的一个委员会把《文学年鉴》的控告彻底否定了。巴利索则把他的喜剧《哲学家们》搬上法兰西喜剧院舞台。佛勒龙读了这个剧本，他不顾克莱龙小姐的反对强使演员们同意演出。

演出前，人们对《哲学家们》议论纷纷，以致 1760 年 5 月 2 日首演的那晚，演员贝勒古尔走到台前，说：

“先生们，你们大概不会不知道有关我们即将恳请诸位指正的这出喜剧的种种传闻。但是，某些个人事先的言论并不能决定我们荣幸为诸位演出的创新之作的成败。先生们，评断的权利只属于你们，因为你们毫无成见和利害关系。作者请求你们秉公审查

他的剧本，这种态度始终是你们抉择时的特点。只有你们的评断才能够指出他未来前进的道路，以期日后堪当你们的信任，获得使你们愉快的幸福。”

观众互相指点着一个包厢中坐着巴利索的保护人罗贝克公主。她面色苍白，骨瘦如柴，被痼病折磨着，她无法坚持到终场。她的情夫舒瓦瑟没有陪在她的身边。据说，他把蓬帕杜夫人诱进反对哲学家们的战斗中去了。剧本曾获得王储的赞同。它粗俗、平庸，却能使人开心。一个男仆一直躲在侍女篮子的后面，突然跑了出来，他手脚并用在地上爬着，啃着一片生菜。这一场面产生强烈的印象。

在后来的一次演出中，马勒塞布也来观看。他没有掩饰他的厌恶。在作者的包厢中，主教们鼓掌欢迎。圣保罗教堂的一位传教士在讲道台上对《哲学家们》大加赞扬。全巴黎上流社会都想观看演出。《哲学家们》使人想起了《女才子》^①、《伪君子》^②和《恶人》^③，但性格的创造和情节却极差。椅仗的只是搬上舞台的知名人物：罗狄德即狄德罗，克里斯潘代表卢

① 《女才子》：莫里哀作品。

② 《伪君子》：莫里哀作品。

③ 《恶人》：五幕喜剧，作者格雷塞（1709—1777），法国诗人，文学家。

梭：他是塔米斯的仆人，他说自己曾以抄乐谱为生。《哲学家们》还影射了杜克洛、爱尔维修、格里姆。从剧中还可以认出达朗贝、若弗兰夫人和德皮内夫人。

狄德罗没有立即反击：但以理·德拉法热先生说“不久前发生的‘献词’事件使他保持沉默”。我却认为，不如说是萨丁纳和马勒塞布请他为《百科全书》的利益而保持沉默。为了解闷，他开始写作《拉摩的侄儿》，书中他搜集了有关坏人巴利索的种种卑劣言行，不过很难把这些看得太严重。卢梭显得更宽大，不过事实是喜剧《哲学家们》总的来说是赞美他的。达朗贝属望于伏尔泰，怂恿他反对巴利索，结果无效。奇怪的是，最严厉的反驳来自《百科全书》派最温和的一员莫尔莱长老。他未获特许就出版了《作为喜剧〈哲学家们〉前言——夏尔·巴利索之幻想》，其中他竟敢指责罗贝克公主，并暗示她末日将临。结果，长老给关进了巴士底狱。

巴利索（后来他于1764年又发表了名为《邓西亚德》的讽刺文章反对狄德罗）此时他在他的剧本中加了一段：《无稽之谈，或名夏尔·巴利索真正的幻想——作为喜剧〈哲学家们〉附注》。伏尔泰劝他休战，并宣传要把狄德罗作为学士院候选人的主张。在他给达尔让塔尔、达朗贝、杜克洛、德皮内夫人的每封信中，他一再重复这种设想：“我有一个你们可能

知道的想法：应该不顾狂热信徒们的反对，把狄德罗送进学士院。只要你们带头策划，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哲学家争取过来。舒瓦瑟先生和蓬帕杜夫人不会反对选举他；我甚至自信他们会帮助我们。这对巴利索的卑鄙行径会是多么响亮的反击啊！着手干吧，力争成功，那我该多么快乐。我不觉得难办，即使难办，更应该干……我亲爱的哲学家，我妄自认为您会和我持同样的想法。您想让狄德罗进入学士院，您既如此希望，就应该干到底。绝不要以为舒瓦瑟公爵会阻拦您；我再向您说一遍，我不会欺骗您，他一定会把为您、你们和思想家们服务看作功绩！什么，您以为他恨你们，既然他给他的事务代理人的儿子巴利索提供生计，还容忍他原先的学监佛勒龙出现在他的前厅里！他为了开心，为了讨好一个可怜女病人的怪诞想法而听任演出了巴利索那种玩意。我向您保证，如果那个女病人在演出那天死去，《幻想》的作者也绝不会给关进巴士底狱。此外，如果有谁愿意把巴利索用棍子打一顿^①，他会听之任之的。他非常可能保护狄德罗。我们争取蓬帕杜夫人也不困难……先别开玩笑，谈判先知应该为学士院接纳狄德罗去进行

① 按以前在当时的上流人士的习俗，用剑决斗是骑士行为，让仆人去用棍子打对方一顿是一种侮辱。

谈判。我相信肯定会成功……如果必要，我将驱车前来为他投上我的一票……我至高无上的天使，把狄德罗送进学士院吧；这是在理智对荒诞及愚蠢的斗争中，人们所能做的最妙的一着。我答应您我将来投他一票，我将要拥抱您，并在表明我对美好事业的忠诚后，重新回到我舒适的隐居地去……我觉得狄德罗应该指望大多数选票的支持。在他当选后，如果阿尼图斯们和梅利图斯^①们在国王面前进馋言诽谤，苏格拉底可以否认他们妄加的罪名，保证他和我是同样虔诚的基督教徒，这就可以容易地粉碎他们的阴谋了……”

对此，达朗贝答道：“我比您更愿见到狄德罗进入法兰西学士院。我深知这会对共同的事业带来何等好处。不过，事情比您所能设想的更为不可能。您向我提到的那些人也许会帮他的忙，却极为软弱无力，而狂热信徒们则会大叫大嚷，并取得胜利。我亲爱的哲人，除了在耶路撒冷的废墟上哭泣外别无它法可想了……”伏尔泰仍坚持己见，他说他比达朗贝更加了解情况，他负责获得蓬帕杜夫人的善意支持，他还说：“我希望他在选举期间四出拜访，不要明确

^① 阿尼图斯：雅典政治家，控告苏格拉底不信教和腐蚀青年；梅利图斯：雅典悲剧诗人，控告苏格拉底者之一。

要求获得席位，而是表示希望在他的原则和行为为人更好了解之后，获得第一个空缺席位。我希望在他的拜访中，他能解除狂热信徒们的武装，并把贤者智士鼓动起来。他可以公开声明毫无企图，那他至少可以有十二票，这就可算是个初步胜利了。”他阐述了他认为有效的策略。坚持认为选举不可能的达朗贝同意稍事活动：“在未着手进行以前，我们先悄悄地侦察一下涉渡之处。我将去见狄德罗，再和杜克洛谈谈，然后我们和您共同行动，我将告知您我们活动的结果。”于是，事情进行了。伏尔泰十分高兴：“相信我吧，我们会成功的。这将是一次令人满意的胜利。但愿狄德罗帮助我们，不要在他该行动的时刻一味以写文章消遣。他只有一件事要做，但他必须去做，那就是尽力去拉拢某个有名的男傻瓜或女傻瓜，某个狂热者，唯一的目的是要讨他欢喜。他有三个月的时间可去软化那些狂热信徒们，时间绰绰有余了。设法于星期一介绍他去见某某夫人，或某某夫人，或某某夫人，星期二同她共同祈祷，星期三跟她睡觉，随后，他就可以随时进入学士院了，爱进多少次都行。您可以相信人们在学士院心情挺愉快。我极力叮嘱要保密。狄德罗仅仅支配一个女信徒，随便他以何种方式做到，那我都保证事情可以成功……学士院正

在修订它的《词典》^①，里面搜罗了所有艺术方面的用语。人们将向国王说，没有狄德罗就无法完成这部词典……”。

伏尔泰也许比达朗贝更了解学士院的情况，以及蓬帕杜夫人和舒瓦瑟的情况，但他对狄德罗的性格却一无所知。要狄德罗为企图进入学士院而去获取一个女信徒的欢心，要哲学家为企图进入学士院而装出虔诚的样子，要狄德罗为企图进入学士院而否认自己的全部思想和整个一生，的确，一定是伏尔泰太不了解情况，才认为他是可办到的！狄德罗没有去望弥撒，没有去和女信徒睡觉，所以也就没有成为学士院院士，而这是太好了！路易十五拒绝同意那次选举，他干得好，因为太多的人会被触怒。好极了，狄德罗象许多人一样，对自然的热情观察甚于喜爱礼仪和习俗，因而进不了法兰西学士院！好极了，在反经院主义的传统上，狄德罗成为莫里哀和巴尔扎克之间的里程碑！

三

至于经院传统，现在倒是顺便向它表示敬意的

^① 它的《词典》即是《法国语言词典》，从1634年法兰西学士院建立起至1935年，共出了八版。

好机会。

勒弗朗·德·蓬皮南于1759年9月被学院任命接替德·莫柏都伊先生，他于1760年5月10日出席就任仪式。15日的《文学通讯》说：“伏尔泰先生曾于某处说过接受并进入法兰西学士院的演说词由四、五个主要命题组成：第一个命题要说黎塞留红衣主教是个伟人；这并不妨碍第二个命题要说塞居埃司法大臣^①也是个伟人；无需赘言，第三个命题当然是路易十四也是个伟人；第四个命题却要说被接替的那位院士尤其是个伟人，还有院长、秘书，甚至学院的全体院士都是伟人；第五个命题则要说他这个新人会者日后也可能是一个伟人。这样一来，就以这种种伟人大拼盘通常拼凑出最平庸、最无味的演说词，任其在高卢王国流传，其实在这个国家这类玩艺散播的还有许许多多。勒弗朗·德·蓬皮南先生出席法兰西学士就任仪式时发表演说，认为应该至少在某些方面摆脱这种陈规陋习。首先，他主要着重让我们怀疑他这个新入会者是个伟大的人物；其次，他所接替的莫柏都伊先生当然是个伟大人物，还有黎塞留、塞居埃和路易十四；但他到此为止，他演说的

^① 塞居埃（1588—1672），曾任路易十四首相，为法兰西学士院保护人之一。

其余部份是对当今的哲学家和文学家大加咒骂；结果是既然黎塞留、塞居埃、路易十四和莫柏都伊都死了，法国剩下的伟人当然就是勒弗朗·德·蓬皮南先生了；而伏尔泰、布封、狄德罗、达朗贝等人则成了狗都不啃的东西。对这演说，公众的反应并不是无动于衷的。他们觉得奇怪，法国唯一的伟人从加斯贡的偏僻角落来到首都，竟为了告诉我们只有去望弥撒和念经才能成为伟人，而莫柏都伊之为伟人，在于他死于圣方济会修士之手。他们觉得大可指责勒弗朗·德·蓬皮南是以对文学家的谤文开始了他在法兰西学士院的生涯，大可指责他责怪我们只有虚假的文学和虚假的哲学，讲得更确切些，这就是说，我们的哲学，自从它近似于莱利乌斯和西塞罗时代希腊人的哲学，近似于牛顿、洛克和蒲伯时代英国人的哲学时起，它已变得虚假而危险了。

虚荣而浮夸的蓬皮南的攻击激起了幸福别居主人^①的愤怒。他立即把他当作嘲笑对象，以克洛多雷的笔名散发了一篇名为《何时》的抨击文章，莫尔莱院长两篇抨击文章《如果》和《为什么》接着也发表出来。随后还有其他一些讽刺文章。蓬皮南老羞成怒，写了一篇《陈情书》，把它呈交国王，国王客气

① 幸福别居主人：即伏尔泰。

地退还给他。他跑到圣弗洛朗坦家去，到马勒塞布家去，要他们确信国王的支持使他不必遵循惯常的手续。但马勒塞布要求有国王签名。蓬皮南越来越气恼，他来到一个出版商处，命令他出版《陈情书》，并标明“经国王赞同”字眼。马勒塞布得悉情况，禁止印刷。蓬皮南派他的兄弟皮伊主教，还跟着一个勒格洛布尔主教到他那里去。马勒塞布也写了一篇《陈情书》，但蓬皮南终于获胜，人们让他那经审查过的文章出版了，只是没有再提国王赞同。

罗伯克公主在同克莱龙小姐短筒往返、互致刻薄言词之后，死去了。不久，《苏格兰女人》上演（1760年7月26日），克莱龙小姐因《哲学家们》演出而遭到的痛苦大为减轻。而狄德罗却始终保持沉默。他9月28日给伏尔泰写信说：“正当满城风雨时，我退居书斋，翻阅您的《世界史》”。接着谈到他那“伟大的事业”，他说：“手稿即将齐全，图版即将刻好，我们将一举把十一卷对开本投向我们的敌人。”

翌年冬，《家长》一剧演出也使他稍稍释怀，剧中他倾注了那么多自己、那么多回忆、那么多与他不幸婚姻相连系的思想。1761年2月18日，首演在法兰西喜剧院举行。在图鲁斯和马赛举行了首次一系列演出。在法兰西喜剧院，此剧演出七次，起初演出的是全剧，后来是缩写本，男角色减至九人，女角色

减至四人。如往常发生的一样，作者一面埋怨表演者，一面埋怨人们要求他作“删减”。伏尔泰的《唐克莱德》十分令人铭感地给“亲爱的狄德罗兄弟”的剧本让了路，他写信给伏尔泰说：“并不是我愿意如此，我亲爱的大师，是那些以为我那个作品可能在舞台上成功的那些人；而且他们抓住了这个可怜的《家长》，把它任意删节、修改、阉割、削减。他们在他们之间分配角色，我还没有过问，他们就演出了。我只看了最后两次排练，一次演出也没有看过。在没有一个演员称职、演得出适合他的角色情况下，我的首演还是尽可能地成功了。（要不是演员对我极为诚实，极为礼貌，使我不好开口的话，我在这方面可以给您说些相当有趣的事。）只有演家长的布里扎和演赛西尔的普莱维尔夫人演得还可以。这种体裁的作品对他们极为陌生，以致大部分人向我承认他们进场时直哆嗦，好似头一次演出一样。普莱维尔夫人不久会成为优秀演员，因为她敏感、自然、聪敏、端庄。因为我未参与，他们对我说，那剧本是靠它自身而站住脚的，尽管演员演得欠佳，诗人却获取了赞扬。第二次演出对，赞扬声稍多些；尽管有着巨大的阴谋，成功却更持久，更全面了……就在他们第二次演出我的作品时，我正在我的朋友达米拉维尔的饭桌上，我在他口授下写信给您说，如果演员们表演得比较

合乎剧本的特点，我就会如人们所称大获彩头。尽管如此，我的成功已够使我敌人伤心的了。在池座中有许多声音在说：这对《哲学家们》那出讽刺剧是多好的回击啊！这正是我想听到的话，我不知道观众对我戏剧才能持何看法，我并不计较，但我要人们看到一个内心深处怀着道德意象和深刻人道感情的人，现在人们已经看到了。这样，摩西^①可以不必再把双手举向天空了。有人居然向王后称赞了我的作品——这是布里扎给我带来的凡尔赛消息。再见，我亲爱的大师，我知道您多么希望您的弟子成功，我对此深为感动。我终生爱您，敬您。人们正于第三次演出后归来。尽管阴谋集团愤怒，却成功了。”

作者的虚荣心和对戏剧事业密切相关的心情激动在这里跃然纸上。但是，从他不去观看剧本演出这一事实中也可辨认出他的一贯作风。狄德罗的同时代人也许容易理解这种冷漠态度；对我们这些习惯于看到现时戏剧作家焦躁不安地在后台转来转去的人来说，却是很难理解的。

1758年发表《家长》，如同《私生子》发表时一样，引起了剽窃的控告，因为哥尔多尼也曾写过一出《家长》。哥尔多尼恰于此时前后来到了巴黎。他每天晚

① 摩西：基督教圣经人物。古代犹太民族的领袖。

上都在法兰西喜剧院里度过。他观看了《家长》，没有发现任何他作品中的东西。狄德罗一直对他相当瞧不起，他倒很想结识狄德罗，于是，他由双方都认识的朋友、作曲家杜尼引见，来到塔拉纳街。哲学家挺拘束地接待了他。他们闲谈了一会之后，谈话转到戏剧方面。

“您的剧本中有那么几个给我带来很多不快，”狄德罗终于说。

“我已经发现了，”意大利人回答道。

“您知道一个人在他心灵上最敏感的地方受了伤是什么情况吗？”

“是的，先生，我知道，我了解您，但我对自己无可指摘。”

“得了，得了，”杜尼插言道：“这是些文学上的小麻烦，当不至于有什么后果。你们两人都听从塔索的劝告吧：

Ogni trista memoria omai si taccia

E pongansi in obbligo le andate cose. ①”

狄德罗相当懂意大利文，——现存有一套哥尔多尼十卷集作品（1761年威尼斯版），完全由他亲笔

① 意为：愿人们不要唤起不快的回忆，让一切往事埋葬在忘却中。

注解——以致他听取了这个意见。他也相当理智，就不再装模作样，同意了。谈话以互相表示无限友好和客套一番而结束。

据巴肖蒙说，两位作家根本没有会见过。尽管马尔蒙泰尔和达米拉维尔坚持，狄德罗固执地拒绝会见。《秘闻回忆录》记载了这个由哥多尼本人肯定了的。消息。这同他在回忆录中所写的记叙很难一致。1764年的《秘闻回忆录》的日期同哥尔多尼所示也不符合。在日期上，可能是哥尔多尼弄错了，但在会见的真实性上，我们可以相信他，但也不必把狄德罗所提出的异议当作不可靠。

《家长》于1769年又重新演出。8月10日的《秘闻回忆录》记载：“这个极为动人的戏，产生了揪人心灵、催人泪下的一般效果，人们看到手帕和观众一样多。一些妇女几乎晕了过去。基督教演说家在布道台上也从未产生如此戏剧效果。”1773年在那不勒斯取得同样成功。卡利阿尼当时正在那里，他写道：“那是法兰西喜剧院所有的剧本中，在所有意大利和德国城市取得最大成功的剧本。”

为什么狄德罗的戏剧尝试只限于《私生子》和《家长》？他并非没有写剧本的想法，却缺少恒心和坚持精神。1759年7月，当他放下了《谢里夫》的写作，他是有其他写作计划的，并为之吹嘘：“世事或如其

本来面目的善良习俗”，“利南夫人或正直的女人”，“不幸的女人或巨大热情之结局”，“这些现成的材料足够写三、四年，还不算那本您责令我重写的《苏格拉底》，还有各种文学的和伦理的论述，我打算把它写进那些剧本的序和跋中，”是论述为剧本而写呢，还是剧本为论述而写，我们很难下定论……

无论如何，《家长》的失败使狄德罗对戏剧失去了兴趣。他在《演员是非谈》中以明确的辞句写道：“第一人：‘当我拿出《家长》时，治安长官劝我继续这种体裁。’第二人：‘为什么您不呢？’第一人：‘因为没有获得我预期的成功，无法自信会写得更好些，我就对一个我自认才能不够的事业不感兴趣了。’”

四

这个时期，《百科全书》进展不太快：“我的同事们的缓慢速度使我发怒，”他给索菲写信说。三天以后，他又说：“我的同事们使我失业了，他们什么也不交给我，我没活干……”11月10日：“我的同事们几乎什么也不做，我不知何时才能摆脱这个苦役。如果我相信若古爵士，他打算还把我留上一年。此人六、七年来是六、七位秘书当中的中心人物，他每天阅读，口授，工作十三、四个小时，而这种情况并不叫他厌倦。”让我把狄德罗这段夸奖的话来同约瑟夫

• 勒格拉对若古的赞扬对照一下：“自他（路易·德·若古）青年时起，对人间各类知识就产生了兴趣。他在日内瓦、英国、荷兰工作过，在比尔哈夫领导下学习过医学，与特隆善同一天取得博士头衔。但和他著名的同人相反，他认为医学的好处在于研究和观察，而不在于多少是赚钱的行医。他只愿把他的学识献给穷人。此外，他研究哲学、历史、考古学、文学、物理、自然科学，总之，研究一切能吸引他那活跃而审慎思想的东西。他失去了大部分财产而毫不介意，表现出谦虚的爱好和温和的生活习惯。他自命为‘无需求、无欲望、无野心、无阴谋，决心以默默无闻的勤劳生活来保证安宁的人’。他在格勒乃尔街的住宅中，日日夜夜地尽力满足他唯一的热情，即工作。在来《百科全书》工作以前，他努力学习。现已四十六岁，他要把他的知识传播开去。他立即显露出是个无可比拟的科学普及者，能以一种悦人的、清晰明确的文笔表达思想。在二十年当中，他以始终如一的信仰、谦虚和无私的精神从事着所承担的任务，接受一切工作，一切辛苦，写作，口授，校稿，发现白天总是太短，坚持要多做些，做好些，而且善于不要别人感谢或赞扬。他写得比狄德罗本人还多。在《百科全书》大军中，别人扮演首领、旗手、轻步兵、受害者，不久还有变节者，而若古却是先行官，一个不断被忘

却、却永远必需的先行官。”

对若古爵士参与《百科全书》工作，格里姆却持相当大的保留态度：“大量的各类条目和主要的条目听任若古爵士先生去搞。他虽是个极忠诚、工作不知疲倦的人，却是个无情的辑录者，只知不断借助于公众最熟悉的、往往最平庸的书籍。”就算是，但没有若古爵士，《百科全书》能如期完成吗？他的秘书处开支迫使他把他巴黎拥有的一所房子卖去了——卖给谁了呢？卖给《百科全书》的出版商勒伯勒东，那个由于若古而完成的《百科全书》使其获利三十万埃居的人！狄德罗急躁而无条理的性格，能对付这么一个如此长期、如此困难重重的任务吗？在《哲学家们》演出同一年的11月，狄德罗又写信给索菲说：“若古爵士吗？不必担心他对最小条目感到厌倦；上帝是特为此而造出他的。我但愿您能看到当人家向他宣布他工作结束，或不如说必须结束时，他的脸拉得多么长，他真正是满面愁容。”他又说：“在复活节前，我将完成我的作品，否则我会死去。您愿怎么想就怎么想，反正这是肯定无疑的。占去我极多时间的，却是我必须向我的懒惰的同事们写信，催促他们，加快速度。那些驴子的皮如此坚硬，我白白地用马刺狠狠戳去，他们还是走得不快。但是，不把马刺不停地顶着他们的肋部的话，他们会干脆停住不

走。”

我们可以把若古和另一个次要人物奈戎对照一下。奈戎过度的反宗教热忱给狄德罗及其《百科全书》事业造成很大危害。他的工作是征集《百科全书》订户以及征集为加拉家族的利益而出版的版画的订户。他专于杂务，从事讨厌的交涉。因此，也少不了他。他知道这一点，就从中牟利。他盲目的狂热，他易怒性格的激烈程度，都使好心的狄德罗敬畏。狄德罗对这思想短浅的小人物很讨厌，但他由于软弱，让他得到愈来愈多的权威，并扩大他的权限。“一天，哲学家奈戎责备我喜欢和诗人法尔贝尔在一起甚于喜欢和他在一起。——我回答说：‘这是因为您总是把我妻子带来，而他总是给我带个情妇来’。”再也不能以更为客气的语气对他表示讨厌了。但是，奈戎坚持着，装聋作哑，寸步不让。他生于巴黎，在投身哲学以前，曾当过设计师、画家、雕塑家。他曾与霍尔巴赫合作，后者比狄德罗更适合于赏识他的才干，正是通过他，男爵把他的秘密论著送交荷兰的出版商雷氏。狄德罗因为他过去当过画家，就用他为《沙龙》工作。后来，访俄归来以后，哲学家不敢撕毁他委托奈戎照顾他手稿的那份文书，于是奈戎就成了狄德罗《全集》的主编。由他烹调，加进了他原始无神论的佐料。

1761年9月，狄德罗结束了《百科全书》的正文。他汇总了所有条目，用了二十五天的时间，每天花十小时细心修订。现在，这一大堆写得密密麻麻的纸张落到“海盗们”（读作“出版商”）的手中，“海盗们”惊呆了。他们不敢贬低狄德罗的功绩和辛劳，而是加以吹捧，予以夸大。哲学家从中看出这不是好征兆：“要是他们想给这工作付报酬的话，他们就会把它贬低的。我对我的逻辑推断很自信，因此我什么也不期望，绝对什么也不期望。万一我猜错了，我也会毫不脸红地同意，但我不会搞错的，随便打什么赌都行。”

人家对图版各卷没有约定任何报酬。狄德罗却继续埋头苦干，对图片加上说明，指望着“人家会付给他与文字卷”“同样微薄的报酬”，“如果说我不会因而发财，至少我不会穷下去。”然而，出版商们表现出意料不到的公正；“我已和我的出版商谈妥。支持我的是为女儿准备嫁妆的指望，我对我的工作不象过去那样讨厌了。”几天后，又是另一种语调：“我向出版商指出，我一人挑着以前与一个同事分担的重任，我的困难增多了，不应让我的命运再恶化下去。我们搞到拔刀相见的地步，但公理在我这一边，我决心坚定不移。”他还开玩笑说，他不久将因为钱太多而不知如何是好，因为根据雷纳尔院长的建议，

只要每月提供一页，就让狄德罗领取《信使报》提供的一千五百里佛年金。“这美好的前景已延续了一个多月；圣佛罗伦坦是不会剥夺我这个幸福的；等我们失败了，我们至少还有过希望。”《信使报》的年金却给了另一个人。但出版商除了已给他一千五百里佛年金外，又答应给予每卷图版三百五十里佛，可能共有四卷；文字卷每卷三百五十里佛，可以指望有八卷；加上他们原保证给达朗贝每一文字卷五百里佛，这样五年中总数可达一万五千里佛，还不算他从父亲继承来的小小财产。索菲·沃朗认为出版商还应该更慷慨些；哲学家却不同意，他说：“不要说我的出版商的坏话，他们正在做我所要求的一切。这就是大家都应持有的公正态度。所谓慷慨，无非是超过限度。问题只在于我们是否可能要求一个人在他的职业中，一个商人在柜台上，一个检查官在办公室里，一个出版商在作坊中过份慷慨；他在那里出卖他的时间、勤劳、本领，他应该在那里获取最大利益；他希望人家叫他好商人，好检查官，好出版商。”1762年9月底，第八卷完成了；“它充满迷人的东西和各种色采。有时，我忍不住要给您抄上几段。随着时间推移，这部著作肯定会在人们思想中产生革命，我希望暴君、压迫者、宗教狂和排斥异己者不能从中占到什么便宜。我们将为人类服务，但是，等到人们对我

们表示感谢，我们早已化作冰冷的无知觉的灰烬了。”

至此，叶卡特琳娜二世主动表示协助，已毫无意义了。叶卡特琳娜二世于六月份登上皇位，她是《百科全书》热忱的读者，一刻也不离开它，从中吸取改革计划和戏剧主题，寻找字义或核实成语。她建议狄德罗到彼得堡去，在她的庇荫下完成《百科全书》。任什么也阻挡不住它的出版了。狂热信徒派受到了致命的打击：最高法院、詹森派和哲学家们最终胜利了，耶稣会已销声匿迹。

驱逐的判决^①使得狄德罗胜利地叫道：“我现在摆脱了一大批强大的敌人，一年半前，谁能料到这种事情？他们有那么多时间来防止这种打击，因此一定是要么他们太无威信，要么国王决心消灭他们；后者较为可能。葡萄牙事件大约给法国事件一些启示，使国王觉得他们可恶；他可能是等待了时机摆脱企图加害于他的人（按，指达米安谋杀案），他感觉到有一种力量始终在威胁着他；拉瓦莱特神甫破产丑闻

① 驱逐耶稣会士：1764年巴黎高等法院利用一件控告耶稣会士的案子，勒令耶稣会出示它的章程，接着它宣布这个章程和王国基本法律相抵触，于是强迫政府把耶稣会士驱逐出境，并且封闭了他们所办的学校。

的时机显得很是不利（按，耶稣会士让人拒绝支付拉瓦莱特神甫给予卡佐特的马提尼克银行的信用证）；他们干与无数的事件……”这几行字写于1762年8月12日。前一天的整个上午，耶稣会士用来做弥撒和祷告。在“耶稣”大院中，女信徒们扭曲着手，撕着头巾，发出疯狂的叫声。在路易大帝学院，在狄德罗曾经那样杰出地攻读修辞学的那摇摇晃晃的围墙里，早在5月3日，就收到命令辞退教师和学生。书桌、柜子、椅子、书架、书、衣服，都在眼泪、拥抱、祈求上帝和圣母声中搬走了。狄德罗自己要是看到也不会不难过的。但是，他对他原来的老师是不喜欢的！

“从他们的历史来看，他们是由一位奸雄似的首领专横领导的一群宗教狂人。”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在拉布里什，他对德皮内夫人这样说。

雷纳尔院长过去是耶稣会教士。他对这个定义不很高兴，虽然他曾写道：“耶稣会是柄利剑，剑柄在罗马，剑锋刺向世界各地。”关于这一点，曾有这么一句名言，是一个教士叫苦连天而招致的：“到处驱逐我们！我们出走，失去了我们的衣服、名字和职业，以及备受几代君王关怀的住所。”

“神甫，”有个人说：“这就是太急于获得路易十五关怀的结果。”

1763 年没有发生任何突出的事件。图版第一卷于头一年初出版。看来，狄德罗是于同年秋冬修改了文字校样。“不，最亲爱的和最著名的兄长”，他于 9 月 29 日写信给伏尔泰说：“我们既不到柏林，也不到彼得堡去完成《百科全书》，理由是：就在我给您写信的时候，人家正在这里印刷它，我的面前就放着校样。不过，请别声张！”嘘，请别声张，因为危险还不是完全过去了。有谁知道呢？政府的权势变化全凭国王任性，取决于一次疾病、忏悔师的窃窃议论和宠姬的微笑，对这样的政府可要多加小心！虽然耶稣会士走了，虔诚信徒派在凡尔赛的势力仍然强大。所以，我们用了 1763 和 1764 两年时间秘密地把最后几卷文字卷印刷出来，如果说在巴黎最大的印刷厂以及五十个工人中间这样干算得上保密。洛朗·杜朗死了，他的妻子接替了他。萨丁纳接替马勒塞布领导出版界。一切都很顺利。在生活已经富裕的塔拉纳街阁楼上，狄德罗感到一种忧郁而平静的幸福：“现在，生活中什么也不能使我微笑了。您说得对，乌拉尼亚，一切皆空，一切尽属欺骗，为这一切而生活是不值得的。”

五

可怜的哲学家，他说得对，不过，他远远没有想

到说得那么准：1764年11月，由于需要在一卷不久前印好、尚未发行的文字中查一查他所写的字母S中一篇重要哲学条目，他突然有了一个令他大为震惊的发现。他思想混乱了，他心中和他周围的一切都无可挽回地全然崩溃了：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不幸，他在文桑的囚居，他孩子的死亡，他父亲的去世，索菲的远离，相形之下，都不值一提！他不敢相信他的眼睛！如此卑鄙的行为怎么可能！必须核实！……他进行核实，发现灾难之大超出他原先的一切疑虑。好呀，就这样干呀，勒伯勒东！可卑的勒伯勒东，这个奸贼在工头的帮助下，粗暴地用剪刀把他认为最危险的条目阉割得一塌糊涂！

狄德罗到了出版商的家。他破口大骂。两年来，他被卑劣地欺骗了！有人竟让野蛮的禽兽来扼杀二十位正人君子的劳动，他们为共同事业贡献出才能和精力，而且是出于对善和真的热爱，唯一的希望是看到他们思想得以传为文字，得到某些考虑！

勒伯勒东想插句话，但狄德罗把手一挥，使他闭口并低下头去。“好好考虑我给您的预言吧：您的书一出版，他们就会去看他们的文章，当他们亲眼看到您对他们的侮辱，他们会按捺不住的；他们会大声叫骂。狄德罗、圣朗贝尔、杜尔哥、霍尔巴赫、德·若古等等，这些先生们对您来说都是可尊敬的人，您却

如此不尊敬他们，他们的呼声将被大众传播。您的预订户们会说他们预订的是我的作品，而您给他们的几乎是您的作品。朋友、敌人、盟友，都会高声斥责您。他们将把此书认作平庸而无价值的拼凑。伏尔泰要在书中寻找我们，但他找不着我们。记者们和一切期刊作家以贬低我们为能事，伏尔泰和他们都将在城市、外省、甚至在外国大事宣扬，说这部还要使群众花许多钱的庞大辑录只不过是一堆毫无意义的废物。您已经出版的将只有一部分慢慢地发行掉，剩下的留给您自己做包装纸好了！”

讲着讲着，狄德罗怒气上升，越来越忿恨，声调也提高了。勒伯勒东夫人在后店里哆嗦着。

“您别搞错了，损失并不会随着您胆敢删去的数量成比例下降的！无论您删减得多重要、数量多大，损失还要大上千万倍。也许我自己将不得不摆脱同这卑鄙手法相串通的嫌疑，我是一定要摆脱的。于是，人们将得悉自有书籍出版以来史无前例的残暴行为。人们可曾听说过哪个出版商把十卷对开本偷偷地支解、窜改、阉割、糟蹋！您的行会将给打上一个烙印，即使不算很美，至少是独一无二的烙印。人们将不会忘记您对我毫无尊重、诚实和守约可言。人们将怜悯您的破产和您合股者的破产，还不单单如此，还有您一人蒙受耻辱，而您将永远无法洗刷。您

将和您的书一起被抛入污泥中，人们在将来提到您时将把您当作空前绝后不忠实和胆大妄为之徒！”

哲学家讲得透不过气来。勒伯勒东以为他马上就要放声号啕了。他的眼内充满泪水。

为了不哭出来，他把门砰的一声关上逃走了。他回到家中，在他的妻子、女儿、女佣面前尽情发泄他的绝望心情：“二十五年工作、辛苦、花费、危险、各种凌辱，结果竟然这样呀！”

他不肯吃饭，不肯喝水，自文桑以来，他从未处于这种沮丧之中。

他整夜反复考虑他的不幸，次日，他才稍稍平静了。他正准备去霍尔巴赫家吃饭，有人敲他的门。是布里昂松——勒伯勒东的合股人，他善于触动别人心中敏感的弦。他诉诸他的善良、他的慈祥，他向他描绘如果他到处宣扬该书所遭破坏以实行他抛弃《百科全书》的计划，无辜者会遭到何等损失。再者，损失已不可救药，因为手稿已给毁掉，而现在已印到最后一卷。格里姆被专程从小山羊庄园唤来，他对此论据很不表同情。他认为该由勒伯勒东赔偿他合股人的损失，但另一更有力的理由使他同意布里昂松的意见；狄德罗无法向公众揭露书商的背叛而不让他的敌人抓住法律上的把柄：即，他不顾明令禁止，仍在继续《百科全书》的工作，这就会迫使他自己不

得不离开法国。

狄德罗作了让步，许诺不声张，答应就当是什么也没发生过的，勉为其难完成他的任务。但翌日，他给勒伯勒东写信时愤怒之情仍然溢于言表：“不要感谢我，先生，我回心转意并非是为了您；您在我心上刺了一刀，看到您，只会使刀扎得更深。我也并非留恋这部作品，它目前这个样子，只能引起我的蔑视。我相信您不会怀疑我为利益而让步。只要您没有对我在任何时候都免除这种怀疑，既然现今我所获甚微，我是完全可以把我的时间另派用处，少费辛苦而多多获利的。总之，我并不追求完成这重要业绩的荣誉，尽管我二十年来为它操劳，历尽痛苦。不久您就会发现这个荣誉是多么靠不住。我只是顺从了布里阿松先生的请求……”他同意继续主持《百科全书》，人们在印刷厂又看到了他，但他再也不愿见到勒伯勒东，“别了，勒伯勒东先生，我从现在起等您一年，而在这期间您的工人们将亲身从您处领受您应该表示的谢意。那么，大家都会相信您只损害我一人，然而，即使仅仅如此，您自己也会受害非浅。不过，感谢上帝，您对什么人也没放过。如果我向霍尔巴赫男爵说上一声，他是会把您和您的图版统统扔得远远的！……您要求我象以前那样到您家去，校对毛校样；布里阿松先生也这样要求，你们两人谁也不知道

你们在要求什么，你们都不知道你们将忍受我多大的鄙视，我至死也忘不了我所受的伤害……”

布里阿松此时还不知道狄德罗在塔拉纳街把尚未出版的各卷每卷保存了一个样本，上面写满了旁注。是否有可能，他是根据校样把删去的文章段落抄写进去的呢？这个样本遭到狄德罗所有藏书同样的命运：它始终未能找到。

尽管他饶舌和冒失，他仍然信守诺言：只字不提出版商擅自作了删节。只有四、五个人得悉此事。当撰稿人终于发现时，为时已晚，把事情闹开对任何人不都利。格里姆指出：“真奇怪，我从未听见遭到粗暴对待的作者有什么抱怨；写作和出版他们作品其间的时间距离无疑使他们记不清具体内容了，人们给十卷的出版设置了那么多的障碍，作者们无法过目，书就卖给了外省和外国订户。就这样，出版术发明以来学术史上最伟大的壮举，由于迫害，竟然听任一个出版商以我闻所未闻过的放肆态度自封为最后仲裁者，而予以愚蠢和怯懦的宰割。

狄德罗的热情冷却了，不再如同着魔一般了。“我今后再也不到那个可恶的工场去了，我在那里为无赖们耗损了视力，他们却不会给我一根手杖用来探路。我们现在只剩下十四册印本要印刷了，八到十天就可做完（1765年7月25日给索菲·沃朗的信）

……八天或十天后，我将看到这事业结束了，它花去了我二十个春秋，远远没有使我富有，数次使我要离开祖国和失去自由，消耗了我本可更为有益、更为光荣的一生。如果只是涉及个人，为了生活需要而牺牲才华倒也不甚寻常；人是宁可决心粗茶淡饭，住在阁楼上，而不放弃天才的；可是为了妻子儿女，他又有什么会不干呢？如果我必须夸跃自己，我不会向他们说：我为你们工作了三十年；而要向他们说：我三十年来为你们放弃了天性的爱好，宁愿违背自己的志趣去做对你们有用的事，没有做自己喜爱的事，这就是你们受之于我，却没有想到的真正的恩情。”

大卫这个“严厉、吝啬但公正”的人很久以后才得悉他合股人的卑劣行径，他为此极为痛苦。至于勒伯勒东，狄德罗不再理睬他。不过，1767年为了呈交萨丁纳而草拟《关于出版业的信件》时，勒伯勒东终于同他和解了。他那张沉重而呆滞的脸在哲学家周围转来转去，他坐下，站起，又坐下，张开口，却说不出话：“真不知道他对我有何意图。难道他竟然想让我为他的可耻行径在作者们面前承担责任吗？我倒要让他试试！”

别了，勒伯勒东夫人答应赠给他的漂亮金鼻烟袋！别了，马锡的午宴！但是，从《百科全书》赚了几百万的出版商们给了哲学家一千四百二十八里佛

的额外报酬，付了他所签字的几张记名期票，偿还了他拖欠的债务。他接受了这一切，却不表示谢意。“要不是印刷商又干了蠢事，我们的作品现已完成，他居然把一部份手稿遗忘在什么角落里了，”1765年8月18日他写道：“我想还得把本星期余下的时间用上去，随后，我将高呼：陆地！陆地^①！”他为即将出版的十卷写了一篇告读者书，他自己不知如何评价，就由格里姆带到乡下去审阅。“心情沮丧，头脑疲乏而懒惰，身体情况很差。”9月8日：“我跟出版商远未了结，我既未拿到他们欠我的钱，也未把前账算清。”

六

发行书籍的措施安排妥当，王储逝世驱散了最后的不安，然后，于1766年1月公布告示如下：

“瑞士纳沙特尔出版商萨米埃尔·福什敬告读者：《百科全书》续集已印制完成：其手稿是他在巴黎印刷前七卷出版后获得的。续集从第八卷开始，共有十卷。已有前七卷并想获得续集者，请至巴黎出版商处领取笔据，证明他们曾预订此书。本十卷将以活页形式提供持此证明

① 这是借用水手们在终于见到陆地（到达目的地）时的呼喊。

者，价格二百里佛。”

最后几卷的名字已经改变为《一个文人学者团体编纂的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手工业详解词典》，编排者为 M……A 纳沙特尔，出版者为书商和印刷商萨米埃尔·福什等人，1765 年。

萨丁纳对虔诚教徒派仍然心有余悸，就下令禁止，尽管如此，《百科全书》仍然开始发行。1765 年夏，教士派召集大会。大会通过的文件虽然被偷偷地出卖了，为詹森派最高法院判决撤消，但文件上明文取缔《百科全书》、《精神》^①、《爱弥儿》、《社会契约》以及其他一些价值较小的作品。这样的大会将于次年夏天再次举行。所以必须谨慎行事。勒伯勒东以前过于谨慎，现在却不够当心。他以为可以不理睬书刊检查官的禁令，就叫人把书交给宫廷中二十或二十五位订户。一封盖有国王封印的信立即禁止他仓促行事。他被关进了巴士底监狱，而凡尔赛的订户们则被要求把已收到的书交给圣弗洛朗丹处理。

《百科全书》得胜了。它不声不响、不事宣扬得胜了。它的精神随着自由批判的思想，到处传播开来。约瑟夫·勒格拉指出，当时，共济会正在法兰西

① 此处原文含糊，可能是指爱尔维修的《论精神》。

大东方^① 重新建立分会，又开始组成一个强大的派别：“即使并不是共济会编出《百科全书》的，仍可肯定共济会给予了强大的庇护，既然这部终于完成的著作为一切自由学说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无论如何，尚无任何证据说明并非共济会会员的狄德罗和共济会之间有任何联系。我们只能说，共济会尽全力协助了《百科全书》成功。同样，也无法肯定在霍尔巴赫家中存在着一个秘密会社，抛出许多反基督教的抨击文章。看来，这种传闻只是虚构的奇谈罢了。至于所传若弗兰夫人提供了“伟大事业”十万埃居，那是她和出版商之间的事。狄德罗并未丝毫沾益。

1766年7月，德·拉巴尔爵士被处决^②，使整个哲学界惊慌不安。一个名叫巴斯杰的最高法院主庭推事指责百科全书派是阿贝维尔亵渎神圣事件的罪魁祸首，尽管在拉巴尔藏书中没有发现任何一卷《百科全书》。这次可悲事件使得伏尔泰再一次坚持要狄德罗同意逃亡国外，他请他去的地方是莱茵河上克萊福原公爵领地。他本人也获得保证将在那里受到

① 共济会的行话，指该会法国分会会员聚会的场所，主要是巴黎。

② 拉巴尔爵士（1747—1766）被诬告在宗教仪式行列经过时没有脱帽，并撕坏带耶稣像的十字架，阿贝维尔法庭判他死刑。

腓特烈的最慷慨接待。但狄德罗不喜欢普鲁士国王。他后来写信给德皮内夫人说：“这位国王肯定是个了不起的人，但他象长尾鹦鹉一样易怒，象猴子一样恶作剧，他能同时干出最伟大和最渺小之事来。这是个心肠不好的家伙，总之，直率地说，他是个头脑某处不太正常的人。”

“您不喜欢那位君王吗？”叶卡特琳娜二世后来向狄德罗问道。

“是的，他是个伟人，却是个坏君主和伪币制造者。”

“他造伪币我也参与了呀，”她笑着说。

在他后来为女皇写的《政治遐想》中：“我们都对普鲁士国王毫不掩饰地仇恨；在这一点上，宫廷和哲学家们是一致的，但二者的动机全然不同：哲学家们仇恨他，是因为认为他是个野心勃勃的政客，没有信仰，对他来说无神圣之物可言，为了他现时的权势，他可以牺牲一切，甚至臣民的幸福，他一惯是全欧的挑拨离间者；宫廷仇恨他，则因为他这个伟人可能同他们的现实观点相冲突。”

况且，亲爱的塔拉纳街，圣日耳曼—德普莱的阴凉处，才是他愿意生活的地方，希望老死的地方。他回信给长者说，为谨慎计他的确应该逃走，但是，极愚蠢、极不可理解的惰性使他留下了，所以他就留下

了。上了年纪的妻子、女儿、一些友人，如何丢得下呢？而且，有时他的傲气使他暗中认为他的敌人不敢迫害他，有时他的谦虚、他的隐世韬晦，以及他所谓的清白，使他觉得他们不会想到施加迫害。他推脱说，他不能逃出“野兽”的“利爪”，去为了更好地帮助伏尔泰“粉碎”野兽：“我们的环境是多么美好！”所谓环境就是昂热丽克，但为什么不把她也带走呢！所以，主要应指索菲·沃朗，也指他的友人，他的习惯，还指旧王宫广场、摄政咖啡馆、小山羊庄园，格朗瓦尔……是呀，一个心灵或多或少敏感的人，又怎能抛弃这一切，去寻求到莱茵河边的小镇，托庇于普鲁士国王为满足呢？

同样，图版卷的出版工作不是尚未完成吗？只出版了四卷，还有七卷尚待出版，因为卷数超出了预计。勒伯勒东的背叛虽然引起他极度的失望，但并不妨碍他以工匠正直而善良的良心来修订那些书、那是他从刀剪匠父亲身上继承下来的品质。然而，《百科全书》已经被剥夺掉、被摧残掉他所认为的最大价值，肯定再也引不起他的兴趣了。

有位爱无理取闹的订户是个作者兼书商，他以其小丑恶名吕诺·德·布瓦日耳曼而载入史册。他抱怨《百科全书》原定为十卷，出成了二十六卷，价格原定二百五十里佛，变成了八百五十里佛。他还责

怪《百科全书》印出的开本和字体。不是开始征订时以《知识体系》为样本那样的开本和字体。因此，他要求退还他预付的款项：“肯定不是由于无经验、无知或疏忽，《百科全书》卷数增加，而是预谋策划的。倒也不必推测他们是搞突然袭击、行伪诈骗，那样搞就太彰明昭著了。他们原先宣布《百科全书》为十卷对开本，目的是诱使公众购买。他们许价二百八十里佛，是因为如果他们早让人们觉察出将付八百五十里佛，读者就会裹足不前……至于我是否已按规定期限付出他们要求我的数额，我是否有理由表示要顺从他们强加我的一切条件，这都无关宏旨。我付了不该付的钱，就是上当受骗。我绝不同意对我突然袭击。我证实确有此事。我付了钱，这是确实的。我要是先前就以为不该付钱，那我是不会付的。我是担心，横生枝节会使我失去全部预付款项。在实现我的权利以前，我要证实我的权利。我付出了他们向我索取的一切，才获得了那些卷数以补足我的《百科全书》。我上当受骗，绝对不是由于如勒伯勒东和布里阿松先生所说并大加利用，说我对此突然袭击本表同情的结果。他们认为我对其不公正活动有过默契，是不能为他们开脱的。他们凭什么对我的抱怨有意见呢？”

吕诺想引用狄德罗来为自己作证。出版商们请

狄德罗答复吕诺，狄德罗说了一番近乎盛气凌人的话语：“吕诺先生凭什么以为卷数由你们决定呢？……人家以为你们对公众承担了什么义务，我管不着！你们的义务跟我有什么相干？我要求我认为合适的字体，我愿意怎样决定页数都行，我要我的出版物随我兴致所至……不管你们明中或暗中决定使用小罗马字体，我要西塞罗字体^①。吕诺先生对你们不持此种专横态度，那是他的事；不过，我看，他以为你们对我具有他的出版商肯定对他不具有的影响……无论你们是否用量规量了每行字的长度，无论你们每页该是 74 还是 77 行字，事实仍然是我第一次审核校样后，说过：‘我的书页这样就很好，我既不要它更长，也不要它更短’；在重看过印张后，我在下方写道：‘按惯例改正并付印！’……至于只与我一人有关技艺和图版部分，你们插手干涉我，我很生气。我请人画画，全按我的喜欢。你们唯一该干的事，只是给我雇用的工人付钱。要是你们能够或者愿意，也要过问其他，我都觉得很不好。出版商是提供金钱的人，这就够了。作者和出版商是共事的双方，要是出版商给钱全凭自己心愿，那他就没法知道自己买的

^① 小罗马活字体是一种正楷印刷体；西塞罗活字体因 1458 年第一次印刷西塞罗著作而得名，是一种较花梢的字体。

什么……”何等的腔调！我们感到字里行间包含着多大的恼恨，多大的蔑视啊！

诉讼自1761年延续至1777年。吕诺·德·布瓦日耳曼最后给驳回。

《百科全书》的成功，出版商为此而致富，使得一个年轻的印刷商起念要出版一部增补篇。他名叫夏尔—约瑟夫·彭库克，是《法国信使报》的老板，絮阿尔的小舅子。他想仰仗狄德罗的力量。1769年9月的一天，他去看狄德罗。他以一种暴发户的狂妄态度向哲学家说出报酬低得可笑的许诺。狄德罗向他投去一瞥咄咄逼人的目光，二十年的辛劳并未使那眼神失去锋芒，他听任他大放厥词，说了许多吹牛和无礼的话，然后突然站起身来，抓住他的手。

“彭库克先生，无论在什么地方：大街上，教堂里，藏污纳垢之处，无论跟谁讲话都应该老老实实。要是跟一个不如我会容忍的人讲话，并且是在他家中跟他讲话，那就尤其有必要说话老实。我丝毫不想干，您和您要编的书都见鬼去吧！即便您给我两万路易，即便我可顷刻之间完成您的工作，我也不干！劳驾从这里出去，别打扰我了！”

尽管如此，彭库克还是出版了四卷《补篇》（1776—1777），外加图册四卷，接着于1780年出版了一部《分类百科全书文字166卷内容详解分析

表》。狄德罗忘了 1769 年那场可笑的冒犯，允许转载他所写的哲学条目。

《百科全书》的售价于 1770 年上涨了三百里佛，在日内瓦、卢克、里窝那、伯尔尼、洛桑、伊弗东翻印。这些仿造表明它在欧洲公众中激起了获取知识和思想的极大渴望。它的重大影响无论怎样评价也不为过分。在知识文化史中，它是继印刷术发明之后最伟大的里程碑。它为出版商赚了二百万，给狄德罗赢得的是无上光荣，至今尚未平息的赞扬和咒骂，以及三百皮斯托的进项。

七

当内克尔夫人开放她的沙龙时，《百科全书》战役已告胜利。柯乔德牧师的女儿十年前曾被格里姆辱骂得号淘大哭，因为她是加尔文教徒，肯定不会站到虔诚派那边去的，她也许会以外国人的身份保持中立。但是，她也不会欢迎达朗贝、狄德罗、格里姆、雷纳尔到她的沙龙去，她只会满足于马尔蒙泰尔、多拉、絮阿尔、托马斯以及一些不重要的人物。

1765 年 8 月 18 日哲学家写信给索菲说：“好啦，自负与否，全在我自己，这您总知道吧？这里有位内克尔夫人，是个自命不凡的漂亮女人，她迷恋上了我，为了把我弄到她那里去可真把我折磨苦了……”

那时，内克尔一家还住在名叫沼泽的地段尽头米歇尔伯爵街上，不久以后，他们移居小方砖街拐角克雷利街上一所房子里。那是一座正面呈凸圆形、彩绘着神话图案的宽大而华丽的住宅。由于若弗兰夫人的接待日是每周一、三，霍尔巴赫是周四和周日，内克尔夫人则定为周五和周二：周五是专们接待文人学士的。她时而请吃晚餐，时而请吃午餐，然而，她那种原为贵妇作伴、而后才一跃而为银行家夫人的老实、笨拙而专注的妩媚，她那蓝色的眼睛以及她丈夫微带高傲的和蔼，好不容易才弥补了他们厨师承办筵席所欠缺的经验。

正是在内克尔府上，1770年4月，十七位可尊敬的哲学家举行了集会。会上决议，为了向伏尔泰表示敬意，向皮加尔订制一座塑像。狄德罗坐在内克尔夫人的右边；顺序而为絮阿尔、夏斯特吕爵士、格里姆、舒恩伯格伯爵、马尔蒙泰尔、达朗贝、托马斯、圣朗贝尔、索兰，雷纳尔院长、爱尔维修、伯尔纳、阿尔芒院长以及莫尔莱院长，当然还有屋子的男主人。

内克尔夫人的宗教信仰始终受到格里姆的怀疑。她爱好哲学讨论。她从中为其精神上的惶惑不安寻找一种排遣。每当谈话离题，她就把它引回正道。

“狄德罗先生，让我们重新开始那使我感兴趣并使我的生活较好忍受的谈话吧。您不是刚刚对我说

到用感觉的结果来解释思维是可能的吗？”

“是的，那是肯定的！”急躁的奈戎打断说：“那是再明白也不过了！当然是这样的了！”

狄德罗不待再请求，立即谈起自己心爱的话题：

“整个大自然只是一系列渐增的感觉；石头有感觉，但极微弱；植物感觉比石头强，蛤蜊比植物更有感觉；我就如此上升为人。微弱的感觉不会自行留下记忆。我的手指留在坚硬物体上的轻微痕迹不可能保存，但是，感觉越来越强烈，终于产生记忆；而记忆正是思维，您要是更乐意，不妨说那是一种持久的印象。因此，唯有物质足以解释所有这些现象，如果说物质能有感觉，它就也能有思维。”

内克尔夫人提出思维的统一性来反驳。

“那是一切其他感觉的集体感觉”，狄德罗解释道。

“那么，含有抽象事物的那种感觉，其性质如何呢？这感觉不断受到形而上推理的折磨，这感觉认为虚无也是某样东西，既然它把虚无从存在区别开来；这个对自己起反作用的感觉，这个为自己形成新思维的感觉，尽管它代表着并包含了数百万客体并对这些客体起作用，却永远是一个整体而不可分割——这样的一种感觉，其性质如何呢，有什么物质活动能相似于我们心灵的神妙活动呢？啊，狄德罗先

生，让我们承认我们无知吧！对这些客体我们的思想愈增多，我愈深信上帝把形而上学者当作那些虽然渺小却想登天的巴贝尔塔^①的建筑者。他赐与他们语言天赋，只是为了以造成词语无比繁杂，使他们混乱，互相不能了解罢了。”

在他同内克尔夫人交往之初，狄德罗冒昧地对她开些他习以为常的不大尊敬的玩笑，这在思想纯正而有教养的人面前曾经大大有损于他。但他渐渐受到她美德的巨大影响，以致 1774 年他从海牙给她写信说：“不幸未得更早结识您，对我来说真是遗憾。否则，您一定会使我爱好纯洁和高尚，而这种情操会从我的心灵注入我的作品中去。在我们花园中盘桓的那些荡妇们并非缺少魅力，也许对青年和邪恶来说更为刺激。然而，是那高大、美丽而谦虚的少女吸引正派人的目光。在鲁本斯或乔丹^②的卖淫妇和拉斐尔的贞女之间毫无比较可言。我知道这一点，感受到这一点，同意这一点，但现在采取这纯洁而清白的笔调已为时过晚。”即便为时不过晚，狄德罗也会避免

① 巴贝尔塔：载于《圣经·创世记》，人们为了登天造了巴贝尔塔，上帝为确保自己的统治，使人们讲各种语言：以致塔无法竣工，而人们分种族散布世界各地。

② 乔丹（1593—1678），弗朗德勒画家，雕刻家。

改正的。以这种假意的悔恨语气对她表白，这是他向他认为是太刻板的美德表示敬意的惯常方式。

他经常到圣乌昂城堡去。那是内克尔后来买下的房子，他的马车常把一伙哲学家载到那里去。

在那高踞塞纳河上高台地的大树下，清谈比在克雷利街更为随便。他们进一步摆脱了狄德罗在其《论克劳笛乌斯^① 王朝和尼禄^② 王朝》中称为“威严而可敬”^③ 女人的监视，同时他惋惜她没有采取措施在她所建立的医院中，防止把尸体交给虫豸去啃，徒然无益于科学，也就是说未把尸体先好好解剖解剖。

八

1765 年夏，达朗贝在雷斯壁娜丝小姐床边照料之际感染上病毒性发热，陷入垂危状态：“原是消化不良，他却让其后遗症拖延了两三天，以致形成下腹部发炎，只得一再放血，尽管这是消化不良的禁忌。我见到他的那一天，他的样子使我大吃一惊，他脸部发肿，双眼无神，嘴唇枯焦，面呈死黑和铅灰色。”几

① 克劳笛乌斯（前 10—54），罗马皇帝，多次发动对外战争，占领不少土地，后被后妻暗杀。

② 尼禄（37—68），罗马皇帝，以荒淫残暴闻名。

③ 此处戏指内克尔夫人。

星期后，哲学家又遇上一次对他昔日合作者表示友好的机会：“国王把克莱罗死后而空缺的年金退交科学院审议，原应由并不富有的达朗贝继有，有四万里佛年金的沃康松却与之争夺。达朗贝获得了全票，他的竞争者只引起大家的义愤，那正是其贪婪和可鄙吝啬的报酬。”

狄德罗不常去德方夫人家，他可能从未登上楼上的卧室：朱丽·德·雷斯壁娜丝在那里秘密接待她亲密的朋友达朗贝，还有杜尔哥、夏斯特吕、马尔蒙泰尔。我们知道女主人德方夫人在得悉那小小的聚会后，如何妒火中烧，愤然辞退了雷斯壁娜丝小姐。那是1764年4月底的事情。达朗贝跟着朱丽来到她的圣多明各新居，德方夫人大部分至交：艾诺尔、于塞、杜尔哥、夏斯特吕、布弗莱伯爵夫人、夏提荣公爵夫人、卢森堡元帅夫人，也和他一样去到那里。狄德罗大概没有卷入这小小的沙龙革命。他既不常去德方夫人家中，也不大去朱丽·德·雷斯壁娜丝那里。达朗贝在瓦特莱家度过一段康复期后，因为女玻璃商卢梭夫人家不卫生空气对他很不合适，就到朱丽处住下。狄德罗也不常去内克尔夫妇府上：他们不久前阔绰地移居到克雷利街。他只是间或去拜访，总是设法避免礼仪和嘈杂。至于那位《百科全书》派专横的女主席若弗兰夫人，人们看到她有时来

到塔拉纳街，不过狄德罗对那沙龙中通行的纪律一直持反抗态度，龚古尔说《百科全书》就在那沙龙中召集正式会议。他说错了，《百科全书》真正的会议，不论正式与否，均在霍尔巴赫家中举行。说圣多明各街那挂紫红帷幕的沙龙是其实验室，那也是不正确的：朱丽和德方夫人分开后，达朗贝迁至她的楼上后，不仅几何学家不再主编《百科全书》，而且经过狄德罗和若古的努力，《百科全书》实际上已告完成。朱丽·德·雷斯壁娜丝的沙龙主要是经院式的。尽管女主人被认为对哲学相当内行，我们的哲学家却更喜欢她不在时同达朗贝谈话。“同您谈话很愉快：您不仅领会对您说的一切，您还能以使我吃惊的准确性从中得出结论来”。他通过博尔塞的嘴说出这番话来。他对达朗贝并无如此好的看法：“几何学家都是蹩脚的形而上学家，正因为他们也是蹩脚的赌徒。在大自然和几乎一切娱乐中有着只可领会而不可计算的东西。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也必定是蹩脚的政治家。他们没有敏锐的嗅觉，不能跟踪捕捉瞬息即逝的现象。那是不能用 X 或 Y 来解释的，而是需要细心观察生活中事物细微的进程。观察本身可以距离我们已经遥远，观察的结果却留下了。”这是对帕斯卡警句的释义。1769 年对他来说是艰苦工作的一年：接近完成《百科全书》的图版，要写《沙龙》，格里

姆不在时还要负责《文学通讯》。然而，他还是忍不住提笔编写了《达朗贝和狄德罗的对话》、《达朗贝的梦》、《对话续志》。9月2日，他写信给索菲说：“我相信已告诉过您，我写了达朗贝和我的对话。重读之时，我忽发奇想，要续写一篇。现在已经写好了。对话者是做梦的达朗贝、博尔赛，以及达朗贝的女友雷斯壁娜丝小姐。书名为《达朗贝的梦》。不可能有比它更深刻、更荒唐的了。写完以后我又添加了五、六页，足以使我的恋人毛骨悚然，所以她永远不会读到它的！但使您惊奇的是那里面没有一个宗教字眼，也没有一句不道德的话。您看完这一段以后，我敢说您猜不出内容究竟怎样。”下个星期，他又说：“那既是荒谬绝伦，又是最深刻的哲学。把我的思想通过一个做梦者口中说出，倒是要有点本领的。应该经常让智慧具有荒唐的外表，为的是使智慧有机会表现出来。我宁愿人们说：‘这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荒诞啊！’而不愿自称：‘请听我说，下面要说的都是极其智慧的！’”狄德罗起初的设想更为深奥：企图叙述德谟克里特^①的梦，对话者是德谟克里特、希波克拉底^②和

① 德谟克里特（前460—370左右），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

② 希波克拉底（前460—377左右），希腊医生，他和德谟克里特共同研究，有医学之父之称。

德谟克里特的情妇朗西佩，但是，这样就会囿于古代哲学的范围而陷入狭隘的境地，于是，他为求内容丰富而牺牲了形式典雅。

读了这三本小册子，雷斯壁娜丝小姐大为生气，虽然她不是故作张致的女子。达朗贝也对他的朋友备加责怪，要求把《对话》和《梦》毁掉。狄德罗表示同意，而且为这个缺点责备自己，因为据他在寄出他《生理学要义》信中说：“这几篇对话和某篇我也许有朝一日发表的数学论文，是我作品中唯一自鸣得意的东西。”幸运的是初版的一个抄本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给保存下来了。

于是，在1769年，狄德罗醉心于生物学。生物起源使他苦思久久不得其解，他发明了形式变化论。

他在《谈话》中对达朗贝说：“先有蛋后有鸡，还是先有鸡后有蛋，如果这个问题使您感到困难，那是因为您假定了动物最初就是它现在这个样子。多么荒唐啊！人们既不知道动物将来的样子，也不知道过去的样子。在污泥中活动的小得看不见的小虫子，也许在走向大动物的状态，而大得使我们惊恐的巨大动物，也许在走向虫子的状态，也许成为这座行星上的一种特殊的暂时产物。”

他让达朗贝在他所假定的梦幻中说：“物种无非是各种趋赴于它们所特有的共同终结的倾向，……

那么生命是什么呢？……生命，就是一连串的作用与反作用……我活着，就是以整体的形式作用与反作用……我死了，就是以分子的形式作用与反作用……那么，我就不死吗？……不死，当然不死，在这个意义上我是不死的，不但是我，无论什么东西都不死……诞生，生活，死亡，是形式的变换……取这个形式或者取那个形式，有什么关系呢？每一形式都有它特有的幸与不幸。从大象到木虱……从木虱到有感觉的活分子这种万物之原，整个自然界没有哪一个点是没有痛苦或没有欢乐的。”

然而，假如每一形式只能够盲从事先给它规定好的命运，既然我们全部反作用都早已铭刻在我们的感觉纤维中，而且既然我们就是我们，而非他人，我们不能象他人那样行动；那么，在这一切之中，自由意志、恶德、美德，又该如何对待呢？狄德罗的伦理主义来尽力为他解围了：“美德，这个一切语言中最圣洁的字眼，这个一切民族中最神圣的理念，必须把它改变成行善这个词，它的反面是行恶。人幸或不幸地诞生；人不可抗拒地被普遍潮流或冲向光荣，或冲向耻辱。”那么自尊心呢？羞耻心呢？悔恨呢？“那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人无知或虚荣上的幼稚：他把某一必然瞬间的功或过归之于己。”那么赏罚呢？“那是用来改正被称作坏人的可改变之人的办法以及鼓

励被称作好人之人的办法。”不过，他并没有到达把美德和恶德等同视之的地步；他太热爱美德，他太热爱真理，以致他无法喜爱谎言：“您考察一下谎言在人们头脑中的作用，在人们行为中的作用吧！在头脑中，或是谎言好好歹歹与真理联在一起，那么头脑就是虚伪的；或是谎言真正一贯地与谎言联在一起，那么头脑就是错误的。因此，对于一个或是在推理上不合逻辑，或是在错误上合逻辑的头脑，您还能期待它做出什么行为来呢？”

狄德罗和达朗贝直至最后始终是朋友。哲学家早就原谅了几何学家的弃职逃走。1781年9月的《文学通讯》叙述了两位友人的一次会见。达朗贝去看狄德罗，后者见他好象心事重重；而这位著名的学者一向是极易惊慌的。

“您怎么啦，我的朋友？”狄德罗问道。

“我很伤心，而伤心总是出自我最热爱者的过错。我有个仆人，伺候我很久了，我终于发现他是个坏蛋，我只得把他打发走。可他有妻子，还有三个孩子，我于是就负责供养孩子们。”

“那怎么样？”

“那怎么样吗，可我的那些最好的朋友竟说我这样做是因为孩子是我的！”

“这种事竟使您伤心吗？可两者必居其一呀：或

者您是孩子们的父亲，或者不是。在第一种情况下，您是个公正的人；在另一种情况下，您是个行善的人。两种美德之间您左右逢源，您，我的哲学家，您处于这种境地竟然以为不幸吗？”

“您说得在理，”达朗贝答道，于是心安理得了。

其实，狄德罗还可以强调另一个安慰他的理由，那就是，指出他并不总是有干坏事本领的美名：他嗓子尖细，对雷斯壁娜丝小姐爱情异常专一，都使人们怀疑他是否有能力干那种事情，即，他对仆人的孩子所表示的善心后来使人以为他对几个女仆也毫不吝惜精力。可怜的达朗贝！

1783年，人们当真以为两位朋友会一同归天：狄德罗患胸部水肿，而从来不健壮的达朗贝于1765年生病后，只好中止全部工作六个月，身体虚弱不堪，接着又得了膀胱炎。他跟他生前一样毫无勇气地死去了。

第八部分 女皇陛下的哲学家

—

变卖他藏书的想法，于 1759 年狄德罗从朗格尔给格里姆写的信中首次透露出来。事隔一年，在他给索菲·沃朗的一封信中明确地提及：“我有很多心愿……一个是了结希曼纳先生同法奇先生进行的变卖我藏书的交易……”因为他想卖出他的藏书，为昂热丽克办嫁妆。对一个年纪还不算大，而评论、治学、编纂工作需要不断查阅书籍的作家来说，这种想法一定令人深感意外；但这是事实，既然他立意出售他的图书以增加他的收入和为女儿准备嫁妆。

十八世纪末，《百科全书》的敌人散布谣言，说狄德罗的藏书从不曾存在过，他卖给俄国女皇的是虚构之物。这种谣言已由叶卡特琳娜二世给格里姆写的一封信彻底粉碎，在信中女皇告诉他宝贵的货箱已经到达。狄德罗的书籍存放到幽隐宫图书馆，确切的数字为二千九百零四册，后来移放到皇家图书馆，即今日公共图书馆，它们和别的图书混在一起，要不然就是被错当作复本出售了；至少人们是如此

假定的。藏书主要是希腊文和拉丁文古典作品，还有哲学、科学和文献书籍，是由狄德罗以出版商的经费为《百科全书》购置的。

1761 年秋，商谈接近成功；狄德罗于 9 月 28 日写道：“是呀，我的藏书可说是已给卖出了；是波利西先生，法奇先生以及一个第三者取走的。”10 月 12 日：“我的藏书将给我的岁入增加七、八百里佛。他们把它留下或马上取走，对我都无所谓。”《百科全书》作者竟又一次对他的工作工具表示漠然态度！翌年 7 月 14 日，事情还未谈妥：“我图书的交易仍然悬而未决。我的书商皮索把它估价为一万三千一百八十五里佛，其中还要扣除买主向我要的几本书以及商人将提供给我的几本书的价钱。”那几位可能的买主认为皮索估价太高，因此又进行了一次复核鉴定：“那些对我藏书讨价还价的人以心算估了一个价，比我要的要低一千埃居，差额不算大，但那又有什么关系？交易要是不成功，我的荷马和柏拉图可以留在我身边……”他的荷马和柏拉图的确留在他身边了。

当然金钱的烦恼也留下了。

叶卡特琳娜二世登基三个月后，她委派若望·舒瓦洛夫向达朗贝提议请他指导保罗—彼得洛维奇大公的教育。学者拒绝了这个荣誉。同时，她通过伏尔泰向狄德罗提出，由她向他提供一切他所希望的

保证，在彼得堡去完成《百科全书》。狄德罗也谢绝了。这时，《百科全书》在相对的安宁中正要结束，它被容忍下来了。把它迁至国外已为时过晚。再者，狄德罗对书商们有合同的束缚，无论从道义上、法律上、逻辑上、实践上来说，外迁都是不可能的。

俄国驻法大使狄米特里·阿列克谢维奇·加里钦郡王和皇家建筑院长贝兹基将军经常出入若弗兰夫人的沙龙。他们从格里姆处得知狄德罗处于窘境，他数次想变卖他的图书，要价一万五千里佛。1765年3月16日，贝兹基写信给格里姆说叶卡特琳娜二世“相当激动地看到学术界如此著名的哲学家竟处于这种境地：要为慈父之爱而牺牲他的乐趣、他著作的源泉、他闲暇的伴侣。因此，女皇陛下为了向他表示善意并鼓励他继续工作，委托我以您建议的一万五千里佛之价购下这些图书，唯一的条件是：狄德罗先生为得使用所藏，将充作是项书籍的保管人，直至女皇陛下表示讨回图书时为止。一万六千里佛之划汇已发至驻巴黎大使加里钦郡王。超出书价之数以及今后每年将付同等数额款项，是我女皇对他今后为确保此藏书所尽辛劳和操心表示仁爱的又一证明。因此，此事即为定妥……”

那一小笔财产一万五千里佛以及年金三百皮斯托，狄德罗全归功于格里姆，是他施展本领促使他的

俄国朋友们关注狄德罗的命运。从他们留下的信件里我们没有找到两位友人拥抱流泪的痕迹，但那是很容易想象的。4月27日，法国国王的忠诚臣民狄德罗要求圣弗洛伦坦允许他接受叶卡特琳娜二世的馈赠。5月1日，大臣向国王启奏之后，签署准其所请。

叶卡特琳娜的这一举措在哲学、文学界小天地中掀起一阵狂热，似乎叶卡特琳娜自己也感到出乎意外。《百科全书》主编感激涕零，伏尔泰和达朗贝祝贺有加，多拉写了那么多的小诗，交口赞扬这一慷慨之举。如法国国王以同样馈赠施于他某个情妇，他也未免羞愧脸红，这样赞扬岂不是太过份了吗！

狄德罗领取他那一万六千里佛并非一帆风顺。首先，他本人过了好几天才进行必要的奔走。真见鬼，他脑中想着别的事呢！尽管狄德罗夫人不断提醒，钱仍留在科兰·德·圣马尔克先生手中，而这位总包税人好像不是个很可靠的保管人……再者，那笔钱由特隆善转手，狄德罗要持他的信件去见科兰·德·圣马尔克才能拿到属于他的一万六千里佛，可是特隆善还在里昂，他也或多或少忘了此事。后来他的信终于寄来，狄德罗把它在口袋里又放了一个星期。若不是一天晚上近六点钟，他到勒让德尔夫人家去的路上，经过税收局，他没有突然想到要走进去的话，那封信还会在他口袋里放置很久很久。圣马尔

克先生不在办公室，但他随时会回来。果然，正当狄德罗和他的办事员交涉时，他来了。哲学家迎上前去，圣马尔克先生却不愿见到他。科兰·德·圣马尔克先生戴着帽子径直走进他第二间办公室去，狄德罗几乎是跑着跟了进去。科兰·德·圣马尔克先生坐进沙发椅，哲学家站着，手里拿着信。科兰·德·圣马尔克先生接过信，拆开，念了一下，抬眼望着天花板，把信丢在桌上还给来访者。

“我记不清这件事了。”

随后，他拿起笔，开始写起来，而狄德罗仍然站在那里，通报自己的姓名，讲着他的事由。

“噢，对了，我想起来了，”收税官搔搔右手，终于说道：“我兑取了您的信用证。我没有现钞给您。他们全都要现钞；这是一种狂热，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不知道何时会有钱。我不能为您去剥夺那些有钞票的人。下次再来吧，别明天来，一星期后，一个月后，两个月后……”

“我的那个家伙又开始写起来，我只好走了。好吧，此事您觉得如何？就因为科兰·德·圣马尔克先生享有十万埃居的年金，他就该把我当个无赖对待……您会为此发笑，我现在也觉得好笑。勒让德尔夫人说她会坐到科兰·德·圣马尔克先生的桌子上去；但是，你忽然发现自己是和一个奴才打交道，是

会大吃一惊，万万料想不到的……”

这件事发生在7月下半月。“承蒙您想到的女皇惠赠之款，已存放为包税官的四张期票，日期为8月1日，这就使我损失了两个月的利息：上帝和温柔而彬彬有礼的圣马克尔先生却乐意这样。”9月8日狄德罗这样写道。

事情解决了。当加里钦告知狄德罗女皇陛下对他另有新的馈赠时，他得到了他女儿的陪嫁。这一次是关于他的手稿。

“要出售我的手稿？先生，我很遗憾，但那是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已把它们卖出去了。”

“已经卖出去了？”

“对，先生，我把它和我的书一起卖出去了。”

“先生，这真令人高兴，我将把此事照您所说上奏女皇。”

女皇回答说此举她并不感意外，但她不愿领情。

第二年，狄德罗从三月份起就等着他的年金，直至十月份仍在等着。原来是一个小职员疏忽了。女皇以漂亮的姿态弥补了这个过失，她让贝兹基寄去一张二万五千里佛的汇票：“她要此钱转交给狄德罗先生，预支今后五十年维护和增添图书之费用，到期

后，她将采取进一步措施……”

哲学家非常高兴。鉴于女恩主的崇高地位，他觉得自己该装出欣喜若狂的样子：“高贵的热情占据了我的心，我的手指自动移向早被哲学割断琴弦的古老七弦琴。我将它从一直挂着的墙上取下，我裸头袒胸，一如往常，我情不自禁地放声歌唱……”

接着写上一首混合使用十音节和十二音节的赞美诗，是友人若望·德莱斯姆司库长官应狄德罗之请所作。狄德罗不再穷困了。四万一千里佛在当时是好大一笔财产，合今日五十万。无论是否蓄意而为，哲学家把他的手稿加进他的藏书中一起计价，都不是坏事。

二

叶卡特琳娜二世重提伊丽莎白的想法，于1766年决定为彼得一世竖立塑像，她责令贝兹基物色一个有能力妥善为她希望完成是项宏伟杰作的艺术家。贝兹基向加里钦传达了这位“北方赛米拉米斯^①”的敕令。她出价三十万里佛，帕茹索价六十万；库斯屠索价四十五万；瓦塞索价四十万。正当后者将要获

① 赛米拉米斯：传奇所说亚述和巴比伦女皇，她好大喜功，巴比伦空中花园即是她建造的。

得定货时，狄德罗推荐了法尔科内。法尔科内为终于有机会发挥才能而极为高兴，答应以二十五万里佛完成全部工作。女皇因而省了三万埃居。狄德罗为何一反众议，深信这位爱挑剔的雕塑家堪当此任，能用青铜塑出彼得大帝及其战马的不朽形象呢？

1766年8月26日，法尔科内从学院获准三年假期。次日，合同签了字。狄德罗写信给贝兹基说：“手续只花了一刻钟，字据只写了半页。”他一再吹嘘被保护人确实令人钦佩的无私品德：法尔科内的竞争者完全可以不无道理地责备他“败坏本行业”，指出他为了去俄国，竟然不惜放弃他好歹每年可挣的一万法郎，他塞夫勒工场的工资，他的年金，他科学院酬金以及其他收入，总之他从和叶卡特琳娜签订的合同上没有赚到分文，所以狄德罗叮嘱贝兹基要对法尔科内备加照顾，多加尊重。他在信中表现出那样亲切直爽态度，只能认为是受到皇家建筑院长影响的结果。法尔科内已经画出塑像的草图，狄德罗称它构思新颖而独创。

9月12日，法尔科内“带领一名工人和一个年仅十九岁的姑娘”科洛小姐启程了，同时雕塑家二十五箱行李从鲁昂和勒阿弗尔由水路运去。叶卡特琳娜及其宫廷对法尔科内热烈欢迎，会使一个不如他那么怀疑一切的人忘乎所以。他被安顿在女皇以前住

过的一套房间中，而且立即被封为贵族：人们从此认为他“出身高贵”。

他向女恩主说：“‘出身高’对我再合适也没有了，因为我出生在一间阁楼上”。

这话使女沙皇大笑不止。

在此期间，敏感的狄德罗和加里钦一起去到雕塑家安茹街那所空无人住的“茅舍”中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他们为远去者的健康干杯，还吃着水果。勒莫瓦纳有时也到他学生从前的工作室中去，他在那里不仅看到狄德罗和加里钦倚桌畅饮陈酿，还见着格里姆，还有负责照看房子的仆人彼罗。温酒助兴，不久大家都感动万分。不一会儿，哲学家身不由主，颓然倒卧于藤躺椅里。

自彼得大帝时起，北方帝国就受着法国冒险家的骚扰，他们大部分自封为爵士，其专长就是没有任何专长，相继或轮流干着各种行当，包括制造伪币。他们当中有很多商人、江湖艺人、厨师、仆人，还有很多画家和雕塑家，很多医生。叶卡特琳娜登基使得家庭教师、改革家和空想家们趋之若鹜。

其中有一人，是狄德罗介绍给叶卡特琳娜二世的，特别值得书上一笔：“我们给女皇送去一位极能干、极忠诚的人”，1767年7月哲学家写信给法尔科内说：“我们给你们派去一个风雅的人、交往皆高士

的人。啊，我的朋友，当这样的公民在一个国家遭忽视、受迫害，不得不远走他乡，把他们的智慧和美德带往遥远的地方，这个国家是何等值得痛惜啊！……女皇获得这个人之后，魁奈^①、米拉波^②、伏尔泰、达朗贝、狄德罗之流又有何用！毫无用处，我的朋友，毫无用处。正是他发现了各个帝国安全、永存、幸福的秘诀，真正的、永恒的、不可变易的秘诀。正是他能补偿她失去孟德斯鸠的痛苦。”这只鸣凤，旷世奇才，名叫皮埃尔—保尔·勒梅西埃·德·拉里维埃·德·圣梅达尔^③。他曾任风岛（马提尼克岛）代署长官。在该岛厚待外国商业而被撤职后，成了经济学家。他依据重农主义者魁奈的学说以及亭子间俱乐部^④的理论，写了《政治社会的基本自然秩序》。手稿被第一个审查官拒绝后，由萨丁纳交给狄德罗看，由他暂行官方检查官职权——狄德罗竟当上检查官：十八世纪真是无奇不有！此外，我们的哲学家前此还被萨丁纳咨询过，问到他让巴里索《危险的人》

① 弗朗索瓦·魁奈（1694—1774），法国著名经济学家。

② 米拉波（1749—1791），法国政治家和演说家。

③ 勒梅西埃·德·拉里维埃·德·圣梅达尔（1719—1792），法国经济学家。

④ 阿拉里神甫所建的政治、经济、科学俱乐部，每星期六在他旺多姆广场寓所亭子间聚会，故名。

一书出版是否合适。狄德罗又成了巴里索的检查官！不过，大家可以放心，狄德罗没有查禁《危险的人》，而在1767年，他对《自然秩序》表示热烈赞同。如果相信他的意见，拉里维埃在大自然的秩序中发现了社会秩序唯一真正的基础。无人能比他更好地证明任何好或坏的立法基本目标是财产，明证之事实对暴政是唯一解毒剂，奢侈是个没有意义的问题，对土地征税是唯一合法的，等等。总之，狄德罗通过拉里维埃发现了前此他还不清楚的若干真理。

叶卡特琳娜二世驻西班牙使节斯塔克尔贝格路过巴黎时，表示希望能与一位经济问题专家接触。狄德罗请人把拉里维埃介绍给他，后者的学识令外交家赞叹。加里钦于是负责把马提尼克前长官送往叶卡特琳娜二世身边：显然，帝国法典没有这个天才的帮助是无法制定的。拉里维埃于1767年10月到达彼得堡，但他不得不在旅馆下榻，因为女皇正在莫斯科。他十分恼火，巴宁为了使他稍安勿躁，只好送他一千卢布为他安顿之用，每月三百卢布为其生活费。拉里维埃开始工作。关于他的各种流言四起，法尔科内写信把情况告知狄德罗，后者尽力卫护这位非凡的重农主义经济学家。最后，叶卡特琳娜终于屈尊接见了她，他却一再言行失礼，以致他收到十万卢布酬俸请他尽早离开。“他以为我们是手脚并用走路的”，

女皇写信给伏尔泰说：“而他则礼貌周到，辛辛苦苦、从马提尼克赶到这里来，训练我们用两只后蹄直立起来。”

次年，又发生另一件事，在德皮内夫人或霍尔巴赫家中，狄德罗遇见吕里艾尔^①，此人向他念了几页《1762年革命的轶事》。吕里艾尔是个军官，作为侍从曾跟随布雷德耶伯爵到过彼得堡使馆，因此他据有极有利的地位了解叶卡特琳娜攫取皇位的经过。他以优美的文笔加以描绘，他对此洋洋得意，到处去宣读。狄德罗甚感惊慌，立即象只义犬似的，冲上去挽救女恩人的名誉。他把情况写信告知法尔科内，后者把信交给当事人。当事人回说吕里艾尔的作品毫无真实之处，但她同意收买，她叫人据此写信通知新任驻巴黎公使柯丁斯基。柯丁斯基去见狄德罗，由于狄德罗不知吕里艾尔的住址并懊恼由他引起的意外竟变成了国家大事，感到十分为难。最后，柯丁斯基自己在入夜后向埃格蒙旅馆看门人打听到吕里艾尔的住址。那是王储街五楼上一套简朴的住房。索菲·阿尔努尔地主要房客。吕里艾尔曾允诺狄德罗不出版《轶事》，想通过哲学家使得女皇来收买此书，他对外

^① 吕里艾尔（1735—1791），法国诗人，历史学家，他是叶卡特琳娜推翻彼得三世的见证人。

交官的光临甚感惊奇。柯丁斯基只好又去把哲学家请来，吕里艾尔仍要躲到狄德罗身后去，狄德罗却仍象平日那样笨拙而冒失。“我陪着柯丁斯基先生第二次去到那里，”狄德罗写信给法尔科内说：“我尽力打趣着，以弥补第一次访问之可笑”。吕里艾尔不肯让步，要求他的手稿需女皇方面向他提出请求。谈判由此搁浅。但狄德罗也许对谈判失败感到内疚，始终不放松吕里艾尔，1770年，他阻止塔什柯夫郡主接见他。来年，叶卡特琳娜派外交大臣亲自向布雷德耶男爵的原侍从交涉。吕里艾尔失去了当时流放在尚特鲁的舒瓦瑟尔的保护，他终于达到被任命为法国国王之弟日常秘书的目的，这样就幸运地避免被投入巴士底了。他于1787年被选入学士院，1792年逝世。他的《1762年革命的轶事》只是在女皇死后，于1797年才问世。

三

1770年8月，狄德罗虽毫无必要进行温泉治疗，却去到他父亲曾两度去治病的波旁内温泉浴场。他到那里去是与德·摩夫人团聚，因为他爱她。他年已五十有七，她也四十五了。所有狄德罗传记作家都认为他爱的是她的女儿。罗尔泰先生是对此始终费解的私情持清醒见解的第一人。

德·摩夫人是基诺—迪费雷纳和塞纳小姐的私生女，她母亲是著名“凳头”会社创始人基诺小姐^①的外甥女。德·摩夫人十二岁时嫁给最高法院讼师弗朗索瓦·阿里福·德·摩为妻。她生有一女，是普律内沃夫人，其丈夫和德·摩先生一样属于尼韦内一古老家族。《书信集》向我们表明，德·摩夫人曾卷入霍尔巴赫夫人和德皮内夫人之间竞争中去。“没有谁比德·摩夫人更有才智和理智了，”哲学家这样指出：“尽管如此，我觉得她情趣低下，尤其在美术方面；强烈的、严肃的、雄性的美不能感动她。当我们标致的布歇极迷人时，她觉得他比世上一切画家都高明。在她也许一切只是性问题和民族习俗问题。”

1765年7月，达米拉维尔的情妇杜克洛夫人启程去夏龙，二十区的办事员虽然无法“忍受和她分离的痛苦”，却把杜克洛夫人一人撇在他家中，自己偷跑到德·摩夫人家中去，无疑他已是她的情夫了。“达米拉维尔要把我拖到德·摩夫人府上去，她病了，脚部出血”，两年后狄德罗写信给索菲说道。1768年，德·摩夫人守在垂死的达米拉维尔床前：“达米

^① 基诺小姐（1699—1783），喜剧演员。和伏尔泰常有通信，是达朗贝的友人。“凳头”会社即在她家中召集。具体活动不详。

拉维尔在圣奥诺莱街已有四天，而杜克洛夫人走了三天。她不希望再见着她的这位朋友，她离去时很伤心。她是个好心肠、善良的女人。她受了很多痛苦。德·摩夫人只要在那里，她的病人就完全把杜克洛夫人当护士对待；当她不在时，他又语气和善了。”

因此，达米拉维尔有两个情妇：杜克洛夫人和德·摩夫人。狄德罗于1768年至1770年间倾心于德·摩夫人，只不过是接受了一位朋友的情感遗产；这是罗尔泰先生也没有发现的。那个时期，他和索菲·沃朗的关系只是一种习惯成自然；他年近六旬，老小姐也差不多；他们的热情早就变成了友爱和温情；他们之间形成一种家庭式关系，可以听任他的感官自由，当然是在感官享受能为他效劳的范围内。在《百科全书》使他辛劳疲惫之后，他还保留多少精力呢？“有所需要的时期早已远去了”，1770年11月他这样写道。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认为，在这个“体格象轿夫”的多血质人的身上又焕发出青春活力。

也许他对普律内沃夫人的兴趣毕竟是短暂的，为什么不是呢？《献给剧中扮演爱情神庙女祭司的年轻夫人的一首情诗》可能就是以这位年轻而诱人的女人为对象的。哲学家的感情常易受这类激情一时迸发的支配。对当时患着初次分娩后卵巢阻塞的普律内沃夫人，不管怎样，狄德罗以“橙子”为韵写了

一首长长的字谜，格里姆认为在同类体裁中，那可算是一首杰作。

但和那母亲的关系完全是另一种性质，它延续很久，德·摩夫人至少在狄德罗的爱情史上占第三把交椅，也许排在皮西欧夫人前面，是第二位。

1770年7月底——17日，他尚在巴黎，但他散布说他已去乡间了——他和格里姆一起在朗格尔，试图与弟弟和好，却因圣徒教士弟弟毫不妥协而告失败——两年后因财产争执而导致他们不和——；随后，8月10日，他到了波旁内，他的朋友先到了该处，而德·摩夫人随着她的女儿也来到小温泉城——她女儿是为了治病到那里去的。对他这个仇恨旅行的人来说，如果不是受到强烈欲望的驱使，又怎能去找她呢，即使不说她已经成为他的情妇，难道不是为他所追求吗？

波旁内位于山谷中。那是个三千人口的小镇，凄凉、闷热、没有树荫，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从法国各地以及外国来到这里，因为它的温泉被认为可治愈各种阻塞、痛风性关节炎及其他类型关节炎、疯瘫、生骨神经痛、胃病和体液上冲症、陶工疝痛、扭伤、关节强直、脱位、骨折后遗症、分娩后遗症以及“数种军人疾病”。治疗以饮用、淋浴和盆浴方式进行。大批病人在五月至十月间拥到那里，但也有冬季去的。

治疗阻塞一疗程为二十七日，有时为四十日。温泉水有一种硫磺味，在舌头上留来一股咸的味道。狄德罗尝尝，了解它的成分，尝试对此提出科学见解：“我不会对温泉水已证实的功效提出异议，但一般来说温泉水是医学万不得已才试试的最后一着。”喷泉位于低凹地。窄而方的小建筑物，哲学家不能满意：“我希望它是圆形的，四周放一些石头长凳。”水从井底内由地下引入位于更低处一长方形建筑，注入小池，每个小池被隔板分隔为两个正方形池子。这是平民浴室。有地位者则在他们选定居住的居民家中用木盆或一般澡盆沐浴。水从井中汲出，流进桶中，晚上五、六点钟送到他们住处，次晨水仍是热的。水就这样于早晨被当作饮料服用。把水装入杯中或容量两斤的瓶中，售价两苏。波旁内物价昂贵，因为医生是江湖郎中，而当地人“把病人看作沙漠中神赐物^①一样”。朗格尔骑巡队队长为政府维持治安。狄德罗为住处事找他谈话，十分高兴地看到身穿国王制服的人竟是老同窗，名叫马亚尔德。哲学家和格里姆住处紧邻是外省长官夫人的亲戚雅里埃尔先生，还有鲁耶夫人，狄德罗没有忘记向她大献殷勤。在两个朋

① 神赐物叫玛哪，圣经中说是古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里所获得的一种神赐食物。

友很快结交上的其他人当中，狄德罗提到爱尔维修的邻居诺斯夫人，“她和她的狗都洗淋浴”，还有一个佩尔夫人，她让她的猴子也受同样治疗，“伟大的德·沃先生，我们科西嘉最后一任司令官，”人们认为很有才智的加斯克院长，拉罗什福科长老^①和他的妹妹，特洛瓦女修道院院长及其二十九岁的年轻教诲师，等等，倒霉的是，可怜的狄德罗又被介绍认识了一个他实在不愿意看见在德·摩夫人身边盘桓的另一个人。那是福瓦西先生，他是查尔特勒公爵侍从，到波旁内来是治疗“为效劳伟人而患的坐骨神经痛”。他三十五岁，狄德罗却认为他具有“四十五岁的理性和判断力”。他“充满尊重、温柔、礼貌、吸引力和快活天性”，真是一个完美的人！完美到普律内沃夫人和她母亲远远不能无动于衷的程度。“她们两人都深信他看中了她们当中的一个，但仍然请他来玩，每天留他吃晚饭。”……

我们的哲学家没有立即把这种亲昵关系放在心上。他离开波旁内，回到朗格尔去忙他女儿的婚事，写作了《一个父亲同子女的谈话》，改写了《波旁内两友人》，那原是普律内沃夫人在福瓦西先生两次访问间隙为打发时间而写作的故事。他一直去到伊勒

① 拉罗什福科长老（1613—1680），法国道学家。

的沃朗夫人家中，然后回到小水城来。这次带来一个教女，他对她极为关切，以致人们以为那是他的情妇，其实是他十一年没见过她了。随后，他又离去，到了夏龙，在杜克洛夫人家才找到两位夫人。福瓦西先生把自己的马车让给普律内沃夫人贴身女佣后，自己坐进她们的马车陪着她们去到杜克洛夫人那里。他甚至顺路同她们在旺德福尔的普罗旺歇尔府上小歇了一下。这一次，狄德罗不安了。迷人的侍从明显看中两位风流夫人中的一位。希望可别是母亲！德·摩夫人比福瓦西先生大十岁。而另一方面，女儿却正患着一种令人不愉快的疾病……狄德罗好歹算是安下心来，并乘机利用一下那风流男子的盛情——车辆，猎物等等……——而没有表露出他的忧虑。

大家都回到巴黎。于是真相大白了，福瓦西先生爱上了德·摩夫人！

不免解释一番。德·摩夫人承认了倾向于福瓦西先生。福瓦西也向哲学家供认不讳。他收到了一张便条，立即跑去，表白一番，大哭一阵；他们允许他常去，条件是要他放老实些。他保证做到，但没有信守诺言。

哲学家宽宏大量，或自以为如此，立意不去妨碍他们。他从心底驱除了对情妇的恋情，至少差堪告慰

的是获得自由，进入了新的生活。他们一起用餐。可怜狄德罗装疯卖傻，真是太悲惨了。他笑时，喉咙里充满呜咽，这年老的情人呀！哲学现在已远去了。

不，事情还未见得如此，于是格里姆竭力安慰他的朋友。但狄德罗再也受不了了，他抛弃了他那漂亮的斯多噶主义，尽情抱怨：“我宁愿相信她不专一，而不愿相信她不老实……我的幸福，我的安宁，在这种阴谋的冲击下，还能苟免吗？如果他们是想要我发疯，您说说看还有更高明的一招吗？她造成不幸者，不幸者不断出现在她眼前，他看见了，那她的幸福，她的安宁还能保持吗？一个四十五岁的女人竟会有这种闲情逸致？……我的友人，您得承认至少是对我太轻率了，您得承认这样的行径毫无尊重别人自尊心可言……妻子和情妇难道有不同的准则吗？如果您的妻子有如此行为，您难道就一声不吭吗？……她要是走掉，我失去她倒不会遗憾；她要是还回来，我会狂热接待她……”如果他非失去她不可，如果她拒绝同福瓦西先生断绝往来，他希望至少有去看望她的自由。据他说，他的自由，他随意支配时间的权利，是他最重视的东西。他甚至强调这一点，但这并非真话，她——那个薄情的女人，才是他世上最爱的！他强调指出，一个高尚的人的善良和幸福，由于她的诡计而遭到了痛苦的折磨。的确如此！事实是他年已五

十七岁，他嫉妒，他为不再被爱而痛苦！

“我爱您，我只爱您，”他一再向她说。

要是以几句这样的保证，就能换回为所欲为的权利，那太容易了！她的行径相当下流、卑劣、奸诈！他向她指出这一点，他深知这样责备她，只是使自己在她心目中荡然无存。

一星期后，他感到自己坚强些了，就给格里姆写信说：“如果您发现我信中某些地方有激动言辞而担忧，那您只该把它归咎于我的心情：急于看到您不顾良心的确证，而去掩饰、原谅、维护、减轻一种不值得任何宽容的行为。”他流露出的仍是何等的辛酸啊！“您为她辩护全是徒劳；您既改变不了我的看法，也改变不了她的看法；您永远不会使她良心平静；您可确信她对她自己也不满意，非常不满意，以致我虽竭力安慰她，鼓励她，叫她相信我的敬意，我的友谊，退而求其次的话，也得相信我以我的安宁来保证，即使如此，我也没有成功。一个女人既然并非守身如玉，那就不要装出玉洁冰清的模样；既然发现自己既不比别的女人好，也不比别的女人坏，不如谦卑地低下头来，像不知哪位女人新婚之夜向她丈夫所说那样，大胆说出：‘这个，先生，事情本来就是这么样的！’大可不必使自己，使对此毫不在意的高尚人白费力气去发现并让别人发现：原来不出所料，她当真

只是装出高洁的模样。我不知道我将来会怎么样，但是，老实说，如果我只好写几篇招致非议的文章，不得不对自己的评价有所降低，那么，好吧，我会十分干脆地说自己不行，您可以期待，我将象拉波尔特院长一样说：‘我原以为自己有点了不起，可现在发现了我和别人一样，只是平平常常一庸人’。”

感谢上帝，悲伤没有使狄德罗失去教训别人和自命为楷模的习惯。

在那惶惶不安的日子里，他给索菲·沃朗写的信丝毫没有透露他所遭受的痛苦：“您好，沃朗小姐，我的心仍然一如既往，我对您说过，我没有说谎……”但，11月20日，真情实话差点脱口而出：“自我回来后，我所受的痛苦达到空前剧烈的程度。假如没有强迫工作来分心，我相信我已经疯了……”

他没有发疯，他那年秋天也没有同德·摩夫人断绝关系，因为1778年1月1日，他给她寄去这首小诗，作为他感情生活的尾声：

我的肖像和我的星相

寄给德·M.夫人

1778年元旦

生来就是个被溺爱的小孩，

片刻欢爱造成我怎样，

我就始终怎样，并不懊恼。

忧伤、理性和庄严智慧的忠告
我却日复一日不加遵照。

年过六旬，我手执丑角的拐杖，
仍然不安分，不服老，
佝偻着身子，跟随着可笑的人群，
在我颤巍巍的头上，
仍可听见莫穆斯^①的铃铛震响。
我在您身旁本可把体面角色来扮装，
即使它不够理想：
那角色是对丑角们嘲笑，
我年华已过而当不了；
但为了把这个角色来胜任
也许要十分明智，作您的化身。
可我年岁已高，
本性实难改掉。
聪慧的露茜儿，您至少还有十五载年华
可以把我任意戏耍。
是的，十五载年华，请您记牢。
我充满昔日的叹息，为昔日愿望所燃烧，
即使年至八旬，我那颗心

① 莫穆斯：希腊神话中的批评之神，司揶揄、嘲笑。

也会为您娱乐消遣^①而跳跃。
但当伟大帕拉斯^②悲痛欲绝，
 向着过往行人，
指着我棺柩上所刻的字迹，
上写：此处葬着一位哲人。
别去用冒失的笑声
揭露哀怨的弥涅瓦^③，
玷污我被过奖的名望，
别说：此处葬着一个丑角……慎勿声张！

四

“先生，我的幸福是无价之宝。即便你们用金路易装满我的房间，也总还有个价值。而我的幸福如有价值，一切其他也都会有价值，然而，在我所藏六万张版画中，却没有两张是相同的。”

圣路加学会官员、收藏家和装饰艺术家菲利普·凯尤向狄德罗这样诉说，因为狄德罗代表叶卡特琳娜向他提出要购买他的收藏品。女皇雄心勃勃，想

① 这里所用的词为 menus plaisirs 指宫廷中消遣节目，其中常有丑角插科打诨。

② 帕拉斯：希腊神话中司艺术，科学等女神。

③ 弥涅瓦：罗马女神，即帕拉斯。希腊名叫雅典娜。

消灭路易十四的荣光，委托他把可以廉价收购绘画、木刻、雕塑和珍玩的机会随时告知，好让她扩充她幽隐宫^①博物馆的收藏品。尽管他忠心耿耿，科善还给他协助，狄德罗常常枉费心机。一天，他告诉法尔科内说勒巴有一套铜器，那位“流氓”，“那位假傻瓜”也许会乐意整套出售。“因此，我们已向女皇陛下寄去两册图样，她会征询您的看法的。在俄国不可能有大量绘画作品，足以培养真正的艺术鉴赏力。我觉得，这一缺陷可以用雕版复印来弥补。雕版家类似使徒或传教士。既然没有原作，就看看译本吧。此外，勒巴提出让铜版雕刻印刷商带着工人和工具到俄国去。至于购买他的收藏，正直的科善会不让他欺骗我们的。”另一天，他谈到罗拉盖伯爵出售的珍本书籍，德皮内夫人姻亲拉里夫·德·朱利所建立的艺术品陈列，或盖尼亚的珍品收藏——他从这些藏品拍卖中很幸运地买到三张吉拉尔·杜^②，一张 J. B. 凡洛^③和一张米里罗^④。这些寄出的东西并不都中法尔科内

① 幽隐宫在彼得堡，为彼得大帝所建，叶卡特琳娜二世予以扩充，改为美术馆。现仍存在于列宁格勒，为国家美术馆。

② 吉拉尔·杜（1613—1675），荷兰画家和雕刻家。

③ J. B. 凡洛（1684—1745），法国画家和素描画家。

④ 米里罗（1618—1682），西班牙画家。

的意。

最后，叶卡特琳娜的被保护者终于有了机会使女皇原谅他在拉里维埃事件上的辱命以及他个人由于吕里埃尔而遭受的挫折。

皮埃尔·克罗扎于 1740 年去世，没有直系继承人，他遗下数百张绘画藏品，一万九千张名家的素描，一千四百件石刻、大理石塑品、铜器、彩釉陶器。他的友人马利埃特翌年把它们拍卖；素描都散失了，而石刻却由奥尔良公爵获得，后来置于旧王宫，只等格里姆负责运往彼得堡。至于那些画作，是死者的侄子夏特尔侯爵路易—弗朗索瓦·克罗扎把它们安放在他黎塞留街豪华的公馆里了。1750 年他死后，他的收藏品给分成三份，最大的一份落入路易—安托万·克罗扎之手：他是梯亥尔男爵，国王谘议会调查官。他把那些画运至旺多姆广场他的府邸。1770 年梯亥尔男爵逝世。泰雷院长的财政改革造成时世艰难的局面。所以，男爵的三个女儿见到狄德罗以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名义来访并不见怪。

那笔生意委实太大，哲学家认为最好请教一下高明的鉴赏家，他找到了日内瓦人弗朗索瓦·特隆善，这个特隆善是那位医生的堂弟，是赎买德皮内先生包税官职务的财政官之弟。弗朗索瓦·特隆善是幸福别居的业主；但他和伏尔泰关系很好。他写了些

悲剧，没有被法兰西喜剧院接受。他主要收藏画作。1771年，他卖了一部分给叶卡特琳娜二世。同年，狄德罗一邀请，他就跑来了。他对梯亥尔所藏的画作一张一张加以鉴定，在剔除了一百五十八幅有问题的画作后，他估价为四十六万里佛。1772年1月4日，合同在公证人勒波·多德耶先生面前签了字，狄德罗代表俄国女皇行使全权。那些画由旺多姆广场运至路易十五港，在一艘船上滞留了六个星期，因为船长受到涨潮的鼓舞，声称只有货舱装满才肯启程。狄德罗埋怨、威胁、喊叫、咒骂、抢天呼地、祈求上帝、魔鬼和那位给他们推荐这不诚实船长的鲁昂正直商人，可是毫无作用，女皇的画到了5月上旬才顺塞纳河而下。当它们到达鲁昂时，预定把它们运至俄国的“埃采齐埃尔先知号”船已不在该处。只好另付保险金，由“燕子号”运载。它于7月初才起锚。不久前，由加里钦所购得的画沉入波罗的海。狄德罗为“燕子号”担心了四个月。船于11月初终于安全抵达目的地。

同年春天，舒瓦瑟尔拍卖中的一百五十幅画以四十四万里佛卖出。梯亥尔的继承人控告狄德罗使他们损失了二十余万里佛。在舒瓦瑟尔的交易中，狄德罗购得大量物品。我们还要提一下他买到两幅普桑的画，那是塔拉纳街他的一个邻居——孔弗朗侯

博的管家——向他推荐的。

五

1767年，他极为愚蠢地要把他的女儿许配给以往向勒让德尔夫人求爱的香巴尼省公路桥梁工程师维阿莱。过去他曾成功地使勒让德尔夫人摆脱了此人。维阿莱以无情奸诈者的口吻拒绝了昂热丽克：“他刚刚写了一封可恶的信给我，与其说出自他的手，还不如说出自洛伏拉斯之手……是同样的口吻，同样的蠢话，同样的荒谬，同样不老实，不公正，没有常识。此人对我愚蠢直率地把我女儿许诺给他竟卑劣地横加嘲笑。善良的女人们，当我把此事告诉你们，你们持何种看法呢？你们也许永远不会看到这封信，因为其中有难以置信的话，他很有判断力：无非是想让我把它烧掉……”这次试图之后，他心中很不痛快，在一段时间内不愿再忙着把女儿嫁出去……所以，次年他写信给法尔科内说：“不要女婿，我的朋友，不应该由孩子去生孩子，更不该让孩子的孩子抚养成人。听任他们的身心健康地发展吧！让树过早结果，那果实会毫无味道，而且树也活不长。再者，为什么仓促让你爱的孩子尝受人生的巨大忧虑呢？成为母亲，在生理方面毫无关系，而在社会方面却是个可怕的事。我每走一步路，都可以看到妇女用布带

牵着孩子学步，可这些妇女还得生孩子，从我孩子的母亲开始。”

朗格尔的那位卡罗瓦荣，他的长子阿贝尔—弗朗索瓦—尼古拉，人称卡罗瓦荣·德·旺德尔。他生于1746年，这时二十四岁，曾数次来到巴黎，可能是受他母亲的老友德尼丝·狄德罗的怂恿。他见到昂热丽克，倾向于她，产生了娶她为妻的念头。第三次来巴黎，他求婚了。哲学家回答他说：“他的选择绝非不恰当，父辈所联结起来的两个家族再由子孙结为姻亲，我绝不设置障碍。我没有同他谈及财产，这不是我最看重的，虽然我并不轻视财产；我最重视的是理性、道德、正直的职业和身体健康，我相信他具有大部分这些优点，但我只是我孩子的父亲；她还有个母亲，由于生育她而担过风险，还不断关心她的教育，所以她更多属于她母亲；此事既然重要，必须征求她的意见，我要和她谈谈。光是我女儿使他喜欢还不够，还必须要他得到我女儿的欢心；女儿在和我们讲明意向时不应有何迟疑，因为如果我们了解她相当明白事理，不会坚持我们反对的亲事，那她也该知道我们相当善良，不会强迫她接受一门她所厌恶的亲事……”总之，卡罗瓦荣被允许向她求爱，但他二十四岁，昂热丽克才十六岁，因此说定婚礼三年后举行。狄德罗在一封给他妹妹的信中，责备她没有来

巴黎为他寄给她的胸像向他致谢——塑像是乌东所作——狄德罗叮嘱德尼丝说：“你跟他们母子说清楚，此种限制仅是出于谨慎；我衷心祝愿双方子女的感情与日俱增，如果不然，我真会十分悲伤。”哲学家认为，他未来的女婿长得挺可爱，明智并有良好的道德，但这些优点未能使他忘记他年纪既轻，又无恰当职业。况且，事关重大，应由狄德罗和卡罗瓦荣夫人两人当面进一步研究。会晤地点定在朗格尔。哲学家于七月半到了那里。他是为女儿而去的吗？难道不是主要因为德·摩夫人此时正在波旁内同普律内沃夫人在一起，才使他取道那个方向吗？他在朗格尔见到了卡罗瓦荣夫人；与此同时，人们徒劳无益地想使他和弟弟和解。他和阿贝尔—弗朗索瓦—尼古拉的母亲讨论了所议婚事的细节。未婚夫送了礼，直至年底事情就停留在这个地步。狄德罗年底给他妹妹的信中埋怨年轻人“行事恶劣”：此人莫非是要拿姑娘中的明珠昂热丽克“讨价还价”！而她的父亲向女儿保证：只要她愿意，他会为她找到一个富有的、“而且让我全权决定嫁娶条件”的夫君！当他为旺德尔而去托人情时，埃居荣公爵、内克尔先生、特律代纳先生和德万纳先生似乎感到惊奇，问道：“这么着，狄德罗先生，您当真极其关心您那外省人女婿？”

他回答道：“我已经答应那年轻人。我尊重他，我

相信他在恋爱并被爱着。我毫无抱怨之处，要是我毫无道理收回成命，那我会认为自己是是个不诚实的人。”

真该死，那个“外省人”仍然丝毫不接受他的条件！“昂热丽克不喜欢人家拿她讨价还价，她爱卡罗瓦荣，但是如果他继续如此，她会蔑视他，那么爱情将永别了！即使我强迫她嫁他，她也不会同意的。”

勒波·多德耶先生初步起草了一个婚约，狄德罗不满意。又起草了一个，却得不到卡罗瓦荣家族的赞同，问题症结在于：当时旺德尔和他的兄弟——蒂利埃尔的卡罗瓦荣正合伙经营好几处企业。狄德罗要求：企业获利应由夫妻共同享有。这个意见遭到反对，还有，人们建议夫妻财产分开，还提出由他给予一笔年金，其中三分之一日后作为亡夫遗产，其中一万法郎以钻石和花边之类折算。于是，他不耐烦了，几乎要谈崩：“怎么，这个卡罗瓦荣，他对我妻子说过，他这个人娶妻有一万法郎就心满意足了，现在他得到三万，还不算上妻子各种考究衣服一应俱全，还有其他衣物，一共要值一万法郎，还不算上将来随时可以得到的遗产和馈赠，这样他妻子的财产最终距离十万埃居也相去不多！这个卡罗瓦荣还不满足！真见鬼，胃口可真大！”

可敬的“家长”，他是多么警惕！多么执拗啊！他

毫不让步！他考虑得真周全！他甚至想到为新婚之夜作准备，得送他女儿去学解剖学！他还得意洋洋把婚事通知了神甫狄德罗，可这位兄弟却相当迷信和狂热，他谴责这样让一个不信宗教的青年娶一个由于父母作孽而未在修道院受教育的姑娘。

被狄德罗夫人和神甫激烈反对的婚礼，于1772年9月9日举行了。头一天，狄德罗给格里姆写信说：“神圣的先知，明天早上五点至六点间，您向天空举起您的双手吧，祈求上天给所有人降福吧！我的孩子要是看到您在她身边，她会多幸福！她母亲在她生活中剥夺了她所有的友人，甚至在最后一刻也还要剥夺。我不希望，由于这样严酷、这样怪异的手段，使您遭受痛苦，一如我这个作父亲的以及两个孩子。”看来，狄德罗夫人故意不邀请她丈夫所有的友人参加婚礼，这使敏感的狄德罗难过到了极点。“我的朋友，我孤独一人，我为此而难过，我一直很痛苦。全家人今天到我这里吃饭。如果傍晚六、七点钟或者八点钟您能在家，我，两个孩子、亲家母以及我那渴望拥抱您的可怜妹妹，我们将去看您。她是我的好妹妹，如同您是我的好友一样。您知道她来做什么以及做了什么。我的友人，这一星期我内心充满痛苦，我受到那么多的沉重打击，真不知道何时才能恢复。我本不想在我女儿结婚前夕死去，因为那样婚礼就无

法举行了，但是第二天，我真是需要休息，以致那可了结一切并永无终结的安息会对我是极大的幸福。您好，我的朋友，您好，我的好友，我内心如此痛苦，以致我所见所闻无一不使我激动。一切都使我难受。我流着泪打开您的短筒，我流着泪读着，我流着泪给您写信。但是，我心想这样是毫无道理的，但我仍禁不住流泪。我永远忘不了那婚礼的时刻；我那个孩子她并不缺少理智和勇气，竟然不知所措，好几次要晕过去。我让您猜想我当时是何等模样吧。只有她母亲能克制自己，然而她是热爱她的女儿的。请告诉我，她是怎样才能把强烈的严酷和少许的感情结合在一起的。您好，我的格里姆。您将永远在我身边，不是吗？”

不幸的父亲慌乱到了极点，以致婚后不几日，他就不断到圣徒街新婚夫妇家去探望。为了寻找借口，为了让他们原谅他的打扰，他向他们大送礼物：上釉的桶，银咖啡壶，一对蜡烛台，办公桌，咖啡，烧柴，厨房器皿……他对他女儿大加赞叹，为她的幸福而庆幸：“她确实是个非常美丽的女子。不出两个月，她将懂得操持家务，好似她生来没有其他目的。她诚实，端庄。我看他们生活得挺好，因为他们不大想外出。她起身早，忙着，指挥着，付钱，人们向她报账，她丈夫指导着她，一切都进行得好极了……”的确是

好极了，不足的是卡罗瓦荣仍然没有找到职业。

结婚没有使昂热丽克失去她父亲教给她的教训人的口吻。新婚夫妇家有次吃晚饭，一个没有教养的人坐在她和哲学家中间，他向坐在对面的一位夫人说了“极不公正的话”。旺德尔夫人拉拉他的袖子，在他耳边说：

“先生，在我家里任何不良言行，我都觉得不体面，请您记住！”

饭后，父亲少不了拥抱他那可敬的孩子：

“放心吧，我的孩子，对无礼者用不着教训三、四次，他就不敢再放肆了。”

不断对自己抑郁的心情加以分析，哲学家终于发现自己是心怀妒嫉：“我比任何时候更爱她。我甚至要向您说句悄悄话：我发现我内心有一种十分庸俗的感情，就是说，我的孤独还不是我的全部悲伤。您想得到吗？这种痛苦中夹杂着一种不独自被爱的痛苦？这类可笑的感情怎么能存在于一个高贵的心灵中呢？谁会相信，一个明智的父亲竟会具有如此愚蠢的嫉妒心？这种发现使我觉得可笑，因而也使我大为轻松了”。

接着，他与钢弦琴教师贝梅兹里德尔（以后由艾克尔继任）不和：“我忘了告诉您，那个小无赖，糊涂虫，可耻的、忘恩负义的、不老实的贝梅兹前天迫

使我不得不教训他，确实是教训了他！即使如此，他也还没有受到应得的全部惩戒。我不知道他会走进哪一家而不被人兜着脚转悠，从窗子扔出来。因为他既卑劣又恶毒。他，加上卡乌扎克和杜克洛，那可真是绝妙的三大恶棍！糟糕的是，我只要生气到一定的程度，内心扰动起来，以后接连几天都会翻腾不已。”

卡罗瓦荣所觊觎的职位尚未到手。狄德罗写信给格里姆说：“不管怎样，我委托您为我们的事向德·摩先生说项。卡罗瓦荣已见过公爵（按，指埃居荣）。公爵想必极为满意，因为卡罗瓦荣对公爵和他自己都很满意。他们在一起待了一个小时。请为我刺刺德·摩先生，因为我认为他皮肤相当厚，并不是因为他不善良或不殷勤，而是因为他优柔寡断，很难要求他为别人积极活动。我们有个竞争对手，是受隆热龙先生庇护的，应该让德·摩先生把此人赶走，他肯定在才智上或其他任何方面比不上卡罗瓦荣。”

两个月过去了，他又换了一种腔调：卡罗瓦荣行事表明很轻佻。他要他妻子有很多礼服袍子，要她一早就打扮起来，做客归家后仍要不卸盛装。以往对昂然丽克的教育是要她过严肃的退居生活，所以她拒不从命。狄德罗看着他们争吵，暗中为女儿成熟而骄傲，同时也惊慌起来：“我的朋友，他千方百计要把我女儿改造成一个愚蠢、狭隘、平庸、无礼的女人，

让她不断只知讲究衣饰，撒娇，议人是非和媚笑。这使我难过……她现有的礼服要是不够，他给她做件礼服好了，我是同意的。但是请您告诉我，那礼服难道一定得机器缝制，蒙上纱，从头到脚装上不值钱的小玩意吗？一定要为那些无价值的东西花上无数金钱吗？当我看到他们为此花去十五个路易，我能不心痛吗？”另一方面，卡罗瓦荣对岳父一直以高昂代价让昂热丽克学习钢弦琴“不以为然”——这是岳父给他的字眼——后来昂热丽克自己终于也对此不感兴趣了，“因为什么也抵挡不住家里的压制”。狄德罗给他女婿写了一封精采的信，但经过考虑，他觉得还是不寄出为好。

一次流产和两次分娩损坏了昂然丽克的健康，虽经特隆善高明医道治疗，她也未完全康复。一个女儿生于1773年，很小即夭折，儿子名叫德里—西蒙，生于1755^①年6月27日。1776年12月，在给格里姆的一封信中，做祖父的引用了一句外孙女的话：“几天前，在皮加尔家，我撞着一块大理石把额头碰开一道口子。这倒霉事件后，我去看我的女儿。她三岁的小女儿看见我头上有个大疱，就向我说：‘啊，啊，外公，你把鼻子撞到门上了吧！’我大笑起来，可

① 原文中为1755，恐有错，估计应为1775。

我心中暗想，我来到人世后，我的确尽干这种事。”

这个由狄德罗自己下的定义的确不差。

卡罗瓦荣·德·旺德尔最后终于从御弟亲王和阿尔多瓦伯爵处获得管理他们冶金厂的职务，是同卡罗瓦荣·德·蒂利埃尔合伙经营。后来他买得了法国司库的职务，得到了候补贵族的称号，还在奥伯里夫寺院附近创建了一所棉花加工厂。

六

狄德罗承情感恩一向不草率。这个特点在为德皮内夫人寻找一个旅伴时，已向卢梭表示得很清楚。但是，现在得到彼得堡去投身于女恩主足下，躬身表示谢忱，他却犹豫起来，迟迟未能成行。他借口他妻子和女儿健康不佳，况且不必授敌人以口实，把他说成好象是逃避繁重的工作，特别是一部语言学词典的工作。他还以自己的健康欠佳为借口，还有他对索菲·沃朗的眷恋，——其实那时他跟德·摩夫人正打得火热，对索菲的感情尚剩几分，也就可想而知了。法尔科内代表女皇固请再三。女皇除委托雕塑家一再邀请外，自己又几次三番直接发出邀请。狄德罗最后不无疑虑地接受了。他健康日衰，那八百里埃的行程对于这个深居简出的实干家，并不是十分愉快的前景。

1773年3月，格里姆一如往常，启程前往德意志各邦宫廷，以便在柏林等待他的朋友并把他引见给腓特烈。狄德罗从容不迫，缓缓准备行装。他是哪一天离开巴黎的呢？旺德尔夫人说是5月10日；他自己说是6月1日，但他委托奈戎照顾他手稿的一张便条上写的是3日。他独自一人上了路。在布鲁塞尔，一个经售荷兰酒的商人负责结清他们抵达海牙以前的共同开销。他在海牙由加里钦郡王和郡主接待，他们在他们那里，在皇家图书馆毗邻的宫殿里，“如同生活在一个好兄弟和一个好妹妹之间”过了三个月。郡主刚刚旅行归来。她是个年轻、快乐、机灵、漂亮的女人，懂得好几种语言，会弹钢弦琴，有一副好嗓子，十分善良，竟至自称原谅上苍把那么多的不幸者扔在大街上，碰见这种人她悲悯之心油然而生。狄德罗在海牙过着安静而充实的生活。他给爱尔维修的遗作《论人》作注解，以为他的《辩驳》部分作准备，同时开始写《定命论者雅克》并修改《拉摩的侄儿》。

他的健康极佳：“渗了许多水的莱茵酒把我的胃完全调好了。有谁知道，长途跋涉的劳累不会最后医好伏案工作的生活所造成的病痛，旅行家活动不会是文学家职业的真正解毒剂呢？”

这些良好的印象没有使他看不到那里气候潮湿、气温变化无常以及水的不卫生状况。他探询了政

治和行政制度、家庭经济、美术、堤岸、运河、煤和泥炭的用途、黄油和干酪的制造、马的饲养和小麦自由进口；他记下鹤和鹭鸶之存在、松鸡的枞木味道、野猪的绝迹、狼极少、狐狸极多。他惊奇于城市互相邻近，它们清爽、干净、整齐、优雅，房屋精巧，矗立在水中，就跟不动的船舶似的。人们每天都洗刷房屋，里面用海绵刷，外面用水泵冲，它们给涂上各种色彩的油漆，但里面住的是粗俗的人，他们只以咸肉、熏肉、植物的块根和劣质黑面包为生。啤酒是大众饮料，他们常常喝得酩酊大醉。居民们消费很多茶、可可、咖啡。女人很丑，戴着大帽子和大头巾，掩盖之下的是什么相貌人们毫不关心。男人很有见识，精通贸易，具有共和精神。

8月17日，女皇陛下宫廷大臣纳里希金把哲学家请上一部舒适的马车，陪他一起离开海牙向目的地俄国出发。就季节来说是太迟了一些，但正如格里姆所写，狄德罗把彼得堡之行看作是从塔拉纳街到圣安娜街溜达一趟。幸而，他们遇上好天气。他们避开柏林，经过德累斯顿。这使得格里姆和普鲁士国王甚为忿怒；但纳里希金为了赶上大公婚礼必须及时到达目的地。在威斯特伐利亚的杜伊斯堡，狄德罗病倒了：“我遭到肠绞痛的打击，比任何一次都厉害。我的肚子又硬又胀。我受尽了一切可以忍受的痛苦，但

那么多的上下灌肠最后导致我腹内如断裂一般，好似几个套环互相挣脱开裂一般……”到了离彼得堡六十里埃，这个病又发作了一次。这一次，狄德罗差点要打退堂鼓了。

在此期间，法国驻海牙大使诺阿耶侯爵向埃居荣公爵告发狄德罗和加里钦是爱尔维修遗作前言的主谋。侯爵甚至怀疑狄德罗就是该文的作者。那篇前言附在给叶卡特琳娜二世献词后面，对法国加以辱骂。路易十五向女沙皇表示对加里钦不满，说他竭力使爱尔维修的作品广为流传。全俄之主女沙皇只是回答说在巴黎出版的若干作品中，俄国被更严厉地咒骂了。对此，极虔诚陛下^①的大使杜朗·德·狄斯特洛夫反驳说那些对俄国侮辱性的作品并没有写上给法国国王的献词，没有任何法国大臣个人帮助加以传播。事情到此为止。狄德罗抵彼得堡已有一月，到达时“已经半死不活”，连假发都没有了：是在路上丢失了。

他本期待着他亲爱的朋友法尔科内会来接待他，但法尔科内由于渐遭叶卡特琳娜冷落，又受到贝兹基的欺负，变得对自己健康忧心忡忡；他借口他儿子刚刚到来，无法把原定给哲学家的房间让出。一个

① 极虔诚陛下：指路易十五。

千里迢迢跑来、疾病缠身的人眼见自己被一个得了你一切好处的朋友给以闭门羹，那委实太残酷了。狄德罗一声不吭，放弃了那房间、汤药和他亟需的灌洗器，只要了墨水和纸张。彼得堡有一所法国旅馆，但他已无力前去下榻。他差人送了一个便条给纳里希金，后者立即派了一部车子把他和行李接了去。他向沙皇宫廷大臣说：“先生，我对您的盛情极为感激，但是，如我滥用未免太不应该。请您以我期待于您的直率向我明言：我不打扰您吗？要是我丝毫不打扰您，在您家小住您兄弟、弟媳跟您一样觉得愉快的话，我就尽可能住下来，反之，稍有困难，我就立刻去见我此处的一个友人，我和他一起作出适合于我的安排。请您象我一样直率赐复。”

纳里希金保证说，哲学家住在他家里丝毫不妨碍他。弟弟和弟媳被请作证，也许下同样的保证。狄德罗就留下了。

次日清晨，钟声和炮声把我们那旅途劳累而周身酸痛的哲学家惊醒了。人们在欢庆保罗—彼得洛维奇大公和黑森—达姆施塔特邦威廉敏公主的婚礼。狄德罗行李留在海关，无法更换内衣，便从俯瞰伊萨克广场的纳里希金住宅窗口，观看闪闪发光的骑兵卫队，宫廷马车，由八匹马拉着、骑士卫兵们簇拥着女皇四轮马车在两排步兵行列中行进。纳里希

金没有参加行列：牙痛加上发炎使他留在家里，下颌上贴着一大张膏药。炮声和钟声整天震响。狄德罗对此毫不在意。他一会想到法尔科内，感到他失宠了，一会想到女皇，她对他的接待不断引起他担心，一会想到格里姆，极其幸运，不久前他作为新娘的兄弟黑森—达姆施塔特王子的太傅来到彼得堡。好心的格里姆因职务羁身，迟迟没有来，狄德罗开始抱怨了。他是多么不习惯啊！

他亲爱的塔拉纳街的工作室，现在它是多遥远啊！而这个城市又多么令他失望，尽管它有许多宫殿，却不象个文明的首都，倒象个木板屋的营地！

七

叶卡特琳娜几年前令人为她建造的幽隐宫位于涅瓦河码头上，傍近冬宫，由一走廊连接通至冬宫。它的底层藏有书籍和艺术品，狄德罗顺带看看就可以认出其中一些作品。皇家艺术品陈列室本身在冬宫内，但照明极差，1776年科伯龙爵士说他很费力才认出了格雷兹的《疯瘫者》。叶卡特琳娜喜欢在幽隐宫接待密友，在那里过着不讲排场、不拘品级的生活。

狄德罗写信给塔什可夫说：“我发现她像您在巴

黎给我描绘的一样，是布鲁图斯^①的心灵和克雷娥帕特拉^②美貌的结合。如果说她在皇位上形象高大，那么她作为女人的诱惑力会使成千上万的人晕头转向。谁也比不上她更善于使人轻松自如。”

据叶卡特琳娜自称，她有一张吸引人的面孔。身材中等偏高，庄严又妖冶。她爱好打扮，喜欢跳舞。她说：“我的性格生来很随和，谈话不到一刻钟，人们就会感到很自在，象是我的老相识一样和我闲聊。”这些话证实了老练的女性爱好者狄德罗的印象。这位可爱而快活的女皇，生性喜爱哲学，但并不蔑视琐事，这位工于心计而美艳的德国女人有本领使他感到兴趣。她使他喜欢，好几方面使他喜欢，而最实在的也许并不是最哲学性的。

为大公婚礼举行的欢庆一直延续到十月中旬。街上的狂欢，宫中的化妆舞会，盛大的戏剧演出，舞会，焰火，日以继夜地继续着。在那么多的镀金饰物、俗气装饰品和鲜艳色彩的天鹅绒和丝织品当中，狄德罗的黑色衣着产生了奇特的效果。朝臣们转过身去看他，微笑着低声说着他的名字。10月14日，军

① 布鲁图斯（公元前85—42），凯撒任命之高卢总督，后谋反使凯撒致死。

② 克雷娥帕特拉（公元前51—30），埃及女皇，以美貌著称。

需官鲍威尔写信给波茨坦的内塞尔罗德伯爵说：“狄德罗朋友在这里，他和格里姆一样极受崇拜。唯一遗憾的是这里几乎个个都是为了赶时髦去崇拜他。如果谁能说：‘狄德罗是个学者，’那他可算相当有学问了。他们想也没有想到向他求教并从交往中得益，只有我们伟大的女皇除外……”

欢庆一结束，一系列私人访问开始了，全是由女皇授权哲学家进行的。在没有他人在场的情况下，她于三点钟在她的“书斋”里接见他。后来，1776年，科伯龙在那里的壁炉上欣赏过科洛小姐所塑狄德罗胸像。他们的谈话一般延续到五点钟，有时直至六时。他走进屋，坐在小桌子的另一面，这是她放在他俩当中以保护她的大腿，免受他太亲切手势的侵犯。但他还是能抓住她的手，摇动她的胳膊，他会毫不拘束地在桌上敲击，好似是在霍尔巴赫家中或是在摄政咖啡馆一样。叶卡特琳娜和格里姆也是这样十分随便。她第一次就向他说：“坐下吧，让我们聊聊。”俄国皇宫的礼仪同维也纳和凡尔赛宫不一样。幽隐宫墙上贴着这个告示：“请您坐下，您高兴坐哪儿都行，不必让别人给您重复一百次，屋子女主人不喜欢拘礼。让每个人在这里如在自己家里一样。”在叶卡特琳娜邀请狄德罗去的皇村，在她经过时谁起立就罚款六卢布。这可太巧了，因为对那些礼仪，我们的

哲学家也不喜欢……

他既不喜欢礼仪，也不喜欢谎言。他天真，有时是一种不坦率的天真。他不是阿谀奉迎的人。在他未到来前很久，就约定“女皇陛下的哲学家将永远和她说真话。”他写信给达什科夫郡主说：“我可以肯定地向您保证，当哲学家置身于女皇陛下房间时，谎言是进不去的。”

叶卡特琳娜得知勒伯勒东所干的坏事，十分震惊。她自动建议在俄国出版一部未经窜改的《百科全书》。狄德罗十分振奋，立即谈起要写一篇《给俄国女皇的献词》。他允诺五、六年后重回彼得堡来，从容不迫地编写关于俄国的条目。他和负责研究此物质条件什的贝兹基有过许多次商谈。再版《百科全书》将使皇家财政花费四万卢布，狄德罗则需花十二年的劳动。但即使十二年没有异议，四万卢布则非如此。尽管一切利益将赠予贝兹基珍爱的弃儿收容院，他仍然一味拖延。等到狄德罗离开彼得堡，他还是躲躲闪闪。哲学家从海牙向女皇表示不满。不久，贝兹基终于有了决断。狄德罗写信对妻子说：“那大臣叫人告诉我，他将不断给我提供经费，把工作推向前进。金额巨大，不会少于四万卢布（二十万法郎）。我们将在将近六年中，先得全部利息，然后得部分利息；也就是说头十五个月约一万法郎，后十五个月为

五千法郎，等等。再加上我们日常收入，我们的事情就太好办了。但此事一定要严守秘密，首先因为事情虽然看来确实，到底还没有肯定；其次是因为，即使资金到了手，事情肯定下来，也还要保密，因为我们的孩子会折磨我们，想从我们弄走我们应看作神圣存款的这笔钱，还有几个不用我说您也会明白的理由。所以，好心的朋友，您立即准备搬家吧。到时候我会通知您，让您在对工作方便的地段找到一所房子。这一次，这个《百科全书》会给我带来好处，不会给我任何烦恼，既然我是在一位女皇庇护下，为外国宫廷工作。法国政府从中只会看到民族的光荣和利益，而我生命的最后几年将用来有益于您和我们的孩子。”

贝兹基提出三个条件：《百科全书》对狄德罗自己的赞扬要适度。狄德罗郑重回答道：“那我努力克制就是，不过，我遵照他的意见。”第二条是不要说政府坏话。“一个人想去某个国家度过余生，竟要说它的坏话，那真是发疯；更何况我是个安分守己的法国人，根本不是投石党人，而作品的性质只包括一般性的文章。”第三条是不要攻击宗教。“宗教问题纯属理论性质。我将委托索邦神学院一位能干的博士执笔，我将让他既不说蠢话，也不排斥异己，既不凶暴，也不平庸。”

哲学家一直在海牙准备出版他的全集，突然从彼得堡传来了好消息。美术学会教授勒克莱尔克博士通知他《百科全书》之事已定了下来。哲学家一挥手把他的全集出版工作丢在一边：“如不能向恶毒的敌人正当复仇，我死不瞑目。如不竖立一座丰碑，我死不瞑目。碑上将刻上：‘俄国人及其女皇光荣，罪有应得者可耻！’如不在世上留下时间无法消灭的若干痕迹；我死不瞑目！我将为此献上我生命的最后十五年；但依您看，我最好是怎么回事？”萨丁纳刚被任命为王室大臣，大大便利了他的工作。他会和他的撰稿人和衷共济的。紧迫的任务和愉快的心情使他行笔如飞……同一天，他写信给贝兹基：“好吧，将军先生，我们来干《百科全书》吧！”

命中注定狄德罗不能再干《百科全书》了。次年九月，在他给叶卡特琳娜的一封信中，他还谈到这伟大的计划，已经兴致勃勃地要“补救夏普长老和若古爵士所干的蠢事”。随后却寂静无声了。

八

他们也谈论俄国，却是理想的俄国，因为真正的俄国，他们两人都不了解；她自1763年以来所作的几次旅行没有使她了解很多情况。

狄德罗经过拉里维埃事件的教训，知道他是

于在叶卡特琳娜面前批评她统治的方法闯祸的。

马提尼克的这位重农主义者当时说：“在这个国家，百业待兴，更准确地说，百废待举。专制统治，独断专行，奴隶制和愚昧，在这个国家使种种过分为根深蒂固。”

哲学家谨防触及这个要害问题。在他去世后，叶卡特琳娜在他的文件中发现了《对女皇陛下谕令议员制定法律的评论》。她向格里姆写信说：“这篇文章里真是废话连篇，其中既无对事物的了解，也不慎重，也无预见。我那次的指令要是合乎狄德罗的口味，那就只能把事情弄得一团糟……批评容易，而办事巧妙却难上加难，这就是读到哲学家评论时所能说的，虽然他一生都在监护之下生活得慎重。这篇文章一定是他从这里回去后写的，因为他从来没向我提起。”

拉里维埃认为农奴制问题主要与农业问题联系在一起。哲学家向女皇问道：“在土地耕作中，农奴主和农奴的关系如何？耕作者处于被奴役状态，难道对耕作没有影响吗？没有所有权，难道不会产生恶果吗？”

叶卡特琳娜大言不惭地回答道：“我不知道有个国家的耕作者比俄国的更热爱土地和家园。我们自由省份并不比不自由省份生产更多的粮食。每种

情况都有其缺点、坏处和弊病。”

她甚至援引一些县份，那里的农民“碗里没有火鸡”就不上桌吃饭，“因为母鸡是太寻常了。”狄德罗相信此话吗？他可知道有的农奴死于鞭笞？他可知道某些省的农民吃的是燕麦、饲草、松树皮和用石灰沤烂的黄麻皮。

他开列了一系列问题：人口，所有制，耕作，粮食生产和交易，果子酒和烧酒，食油，黄麻，亚麻，烟草，木材，树脂，沥青和松脂，大黄，有角兽和马，丝，羊毛，蜜和腊，皮毛和皮。

“俄国酒付什么税？”

她快活地反驳道：“怎能对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征税！那样的话，泰莱长老本人会犯错误的。”

“俄国有兽医学校吗？”

“好上帝保佑我们，不需要他们吧！”

对方所提出的问题中，她有二十八个问题答不出。他只好转向慕尼黑伯爵，向他提了四十个问题，因为他想发表一篇游记。

当时正在再版《俄国教育训练男女青年之制度和章程》。是叶卡特琳娜根据贝兹基的设想而拟定的。狄德罗甚感兴趣，建议女恩主把它公之于国外。她十分高兴地同意了，责成克莱尔克博士译，狄德罗负责出版，这个任务，以后他一回到海牙就十分顶

真地完成了。

教育学一直是 he 热爱的学科；在这一点上，他和叶卡特琳娜很为一致，对她来说教育大大优先于政治和经济。狄德罗作为正直的民主主义者，他主张义务教育；他自己虽是优秀的拉丁文学者，对贺拉斯十分热爱，他却激烈反对教学已死的语言。他给叶卡特琳娜写信说：“这些初等学校一般是为人民大众的，因为从首相直至最低的农民，应该让人人都识字、会写、会算……贵族说那会使农民调皮、爱争讼。文人说，那样，农民既已小康，就不会再把耕犁传给儿子，而要把他培养成学者、神学家，至少也是个小学教师。我不想多谈贵族的抱怨；大概，这种抱怨无非是：一个会读会写的农民是比另一个更难压迫。至于第二种不满，应该由立法者制定法律，使务农得到安宁和尊敬，这样人们就不会弃农了……在这方面，我觉得利大大有过于弊。强迫学习、识字写字和计算，可以使人民的粗鄙思想得到初步的塑造，其后果，对于治安和政府的稳定来说，也许是不可估量的。”同样，在这方面狄德罗比现代立法犹有过之：他主张孩子们在学校里还有面包吃。

我们还要引述狄德罗对教授希腊文和拉丁文看法：“仅仅学习古老语言是否值得花去那么多时间，宝贵的青春是否不能用于更重要的事情，这都是

重大的问题。无论出于理性或偏见，我很难相信人可以不对古人有所了解。那种文学具有一种坚固性、一种诱惑力、一种活力，因此将永远是伟大心灵美之所在。但是，我想，古老语言的学习可以大大缩短，同时加进许多有益的知识。一般来说，在学制中，往往给予字词的学习以过于重要的地位和过多的时间，今日应代之以事物的学习。我认为，在学校里应传授公民必需的一切知识，从立法直至既裨益社会、又美化社会的机械技艺。”狄德罗相信，为了善于运用法语，必须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不懂希腊文和拉丁文，你就算不上学者。”但他认为，学上一年或一年半的希腊文和拉丁文，对大部分学生来说是足够了。“我倒是要问问，人们断言，文笔难懂、内容深奥、往往有害于道德的那些作家的语言应该是青年首要学习的东西，说出这样的话来是否真心诚意……我要问问，这种学习难道不是必须先具备更成熟的头脑和基础知识吗。”

在叶卡特琳娜和她的哲学家之间谈到的不仅是古典教育^①问题。她还委托他制定一个公共教育计划，供帝国使用。此事他一回到法国就办了。他是效法德国方式，几乎完全依据务实精神而制定的。刀剪

① 指拉丁文和希腊文语言本身及其有关的学习。

师傅的儿子、艺术和工艺的普及者在《为俄国政府制定大学教育方案》中成为技术教育的首倡者。他第一个觉察出他那个时代科学新生事物即将在新的文明中产生技术之重要。他的最肯定功绩之一也在这里。

谈话从公共教育自然而然转到皇太子个人的教育。达朗贝，也许还有狄德罗本人，都拒绝做他的太傅。哲学家说合适人选应是格里姆。但为时已太晚，保罗—彼特罗维奇刚刚完成侍从骑士的学习，他母亲对他所受到的教育不很满意。

一天下午，狄德罗来到女皇面前，带来题名为《我这个哲学家德尼的梦想》的一份陈情书，所陈无非是同土耳其媾和，与法国结盟的建议，以及逐条逐项开列腓特烈的罪状。狄德罗突如其来搞这么一下，女皇并没有十分重视。看来这中间有法国大使的唆使，否则狄德罗有被捕入巴士底狱的危险。不过，现在看来，后一点甚可怀疑。狄德罗大体上表示了歉意，事情也就置于脑后了。

他们就这样进行了六十次左右的会见，使得朝臣们和彼得堡的法国人议论纷纷，后者本来就不表好感。当时传言，女皇为哲学家的无神论所震惊，不禁恐慌，便让他在整个宫廷面前，同一个能以代数方式证明上帝存在的俄国哲学家交锋。据说，那位柏拉图庄重地走近狄德罗，以一种坚信的语调对他说：

“先生， $\frac{a+bn}{2}=X$ ；故，上帝存在。请回答。”

狄德罗瞠目结舌，所有在场者都拿他取笑。

人们有什么不会传说的呢？说他到彼得堡来只不过是想要再得到女恩主的恩赏；她叫他来只不过是开心和消遣；说在见了他并听他一番言论后，她忙不迭地要摆脱他……全是一派胡言！

寒季将临，她向他表示了几近母亲般的关怀。他有皮大衣吗？有手笼吗？

“好吧，”她说：“我要送您这两样东西。您要什么样的皮大衣？丝绒面的吗？”

“不要，夫人，我的衣服是呢子的。”

“您要什么大衣就吩咐吧。手笼的事，我来办。”

“我乐意由女皇陛下处理手笼的命运，特别是我会把它弄丢的。”

“我将叫人做条链子，把它拴在您的纽扣孔中，象给孩子们做的那样。”

她负责他在纳里希金家的全部费用。他使她惊奇，但没有使她失望。她写信给伏尔泰说到他和格里姆：“我和他们常常见面，我们的谈话老是谈不完……我会毫不疲倦地向他们谈到我的一生。我发现狄德罗有着令人感兴趣的想象力，我把他列入历来的特殊人物之中。”

但是，有时他想入非非的理想主义使她忍俊不禁。叶卡特琳娜是哲学家，但很实际。

在听完他一篇绝妙的理论陈述后，她向他说：“狄德罗先生，我极愉快地听了您杰出才智启发您的一切思想；但是，用您所有那些我极为理解的伟大原则，写书可以写得漂亮，用于办事却会极糟。在您的改革方案中，您忘记了我们立场的不同：您，您只是在可以容忍一切的纸张上工作；纸平整而单纯，既不会对您的笔，也不会对您的想象设置障碍；我这个可怜的女皇，我是在人的皮肤上工作，而人的皮肤十分易受刺激而且怕痒。”

他客气地表示抱歉：

“我可能失言而轻率，但在我身子左侧有一个严格的检查官，它断定我既不虚假，也无恶意。我是个普通的哲学家，也就是说，我是个禀性良好的孩子，在重要问题上牙牙学语……”

对他这一看法，她向他说：

“我有时看到您有百岁老人的头脑，有时却是个十二岁孩子的头脑。”

一次争论中，他们停了下来：

“您的头脑发热，我也如此，我们互相打断对方的说话，我们互相不理解，我们说的都是蠢话。”

他指出：“不同的是，我打断女皇陛下，是失礼

犯上。”

“在男人之间难道没有失礼之事吗？”她回道。

他对她知识之丰富很为赞赏：

“那是因为我两位杰出的老师：不幸和幽居^①，我和它们整整过了二十年。”

他说，只有一类人，他恨不得他们入地狱，那就是那些向君王说谎的人。

她立即说：“既然如此，您马上给我说真话，在巴黎人们对我如何看法？”

他犹豫起来。

“夫人，有些人相信您对彼得三世之死是无辜的，他们认为那是个愚蠢的暴君；另一些人则不相信您是无辜的……”

他停下不语。

“前一类人是哪些呢？”

“他们的想法跟大家一样。”

是絮阿尔叙述这段轶事的，他还说：“我不知道，根据狄德罗的原则，他这样的回答就不至少该进炼狱吗。”

^① 叶卡特琳娜（1729—1796），彼得三世之妻，因作风轻浮，彼得三世威胁要休弃她。1762年6月28日御林军政变，叶卡特琳娜登上皇位。

九

他受到女皇的恩宠，俄国贵族因而似乎对他甚表欢迎，然而，他的举止随便而且亲昵，在一个习俗尚不甚文明的国度引起了朝臣和贵妇的反感。再者，即使他所代表的新思想尚未被妄加贬低，这不等于说那是不背嫌疑的。人们欣赏狄德罗知识之渊博，鉴于他的声望而恭维他，其实在背后嘲笑他举止古怪，人们嫉妒他，诽谤他。他的无私，在他们看来，只是一种巧妙的伪装。但也有某些人士对他表示真正的好感。人们高兴地在副掌玺大臣亚历山大·加里钦府上接待他，在贝兹基的私生女、女皇的宠爱侍女里巴伯爵去人家中以及克莱尔克博士和索菲·德·拉封夫人等几个法国人家中接待他。

他同叶卡特琳娜谈及教育问题，这自然促使他去参观斯摩尔尼学院。那是女皇仿照圣西尔学校^①创立的。他学着拉辛的榜样，答应为这所学院写些“令人满意的”剧本，但他没有写。他只限于给叶卡特琳娜自己写作的一出名为《啊，时间！啊，风尚！》喜剧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我答应过要说实话，我敢向女皇陛下保证：欧洲的第一女皇，只要她愿意，随时

① 圣西尔学校是法国军官学校，由拿破仑一世改建而成。

可以做她国家的第一流喜剧诗人。”他参观了士官学校，他觉得该校的组织比斯摩尔尼学院差，但他十分赞赏该校对体育的重视：在这个问题上，狄德罗也先于他时代的思想。

他尽可能常去看望格里姆，但后者职务在身经常不得闲空。他也去看望法尔科内，尽力不记旧恨。雕塑家幽居在家，努力制作彼得大帝的塑像。狄德罗很欣赏那儿近完工的模型：“那匹马很高大，但他很轻盈，刚健，优美；头部显示出聪明和活力。据我判断，他极有才学。习作的细部，尽管突出，也丝毫不损害整体的效果；一切浑然天成，无论怎样也不使人感到制作费力，不感到人工雕砌；只会使人觉得那是一气呵成的作品……英雄的坐姿极好，英雄和马合成完整的一个美丽的半人半马神，有思维的人体部分以其安详，同动物部分的暴烈，形成奇妙的对比。他那只手在指挥着，保护着；那张脸令人肃然起敬，产生信仰，那头部显示出无上的毅力，它给处理得极为端庄而巧妙，这真美，美极了！……”

法尔科内对哲学家脍以闭门羹，狄德罗夫人甚为记恨。而哲学家始终宽恕而善良，尽力消除妻子的不满。“我的妻，您要努力同法尔科内、科洛小姐和好。法尔科内即使有过错，也不大；科洛小姐则毫无过错。我抵达时，他原已得知——是从一个经常去他

家，住在纳里希金家，名叫泰塔尔的法国人那里得知的；纳里希金先生瞒着我给我准备了住房，他以为我接受了。至于科洛小姐，她无能为力，她不是在自己家中，我向您保证她为我不住法尔科内家而住别人家十分难过……”所有传记作家都一再说，两位朋友不和，是雕塑家的不好客行为造成的。上述几句话似乎透露，后来又发生了别的事，但究竟是什么呢？反正，如同跟格勒兹不和一样，与法尔科内反目也可让人们随意猜测。

就在那彼得堡逗留期间，狄德罗第一次当了祖父：旺德尔夫人生了一个女儿。她的叮嘱从俄国雨点般寄至圣徒街：“您宁可麻烦些，也别染上终生残疾。当心流出的奶汁，一丝可恶的酵母就能破坏全部体液。而体液给破坏，你就要尽可能把它净化。好好听我说：只要你身上仍散发出丝毫乳汁气味，就留在房间内，好好保暖，还得出汗……”皮加尔给选作教父，狄德罗很高兴：“我非常高兴在我们之间又多了一层关系。”

已属冬末，天气相对温和。一直患病的狄德罗对于不久回国旅途情况如何难免担心。女皇猜到了他的心思，特地为他定购了一辆英国式马车，车内可以睡下，并有特殊设施保证旅途方便和安全。三月初，他最后去见了她一次，事先他写了书面请求，请她别

再在赐给他大量恩宠上锦上添花。

他向她说：“这是为了您的臣民和我的同胞，对您的臣民，他们愿已卑鄙地向我暗示，我这次前来并非为了感恩，而是暗想捞到好处，我一心要使他们发现他们这样想是错了，所以务请女皇陛下鼎力协助以遂此愿：对我的同胞，我要对他们保持我直言无隐的禀性。今后我向他们谈及陛下，皆据实而言，希望他们不要以为我无非是感恩图报，此情一向可疑。倘若我赞颂您伟大品德，如被人相信所言属实，定比拥有更多钱财更使我愉快。”

总是这样夸耀美德，令人讨厌……

“您可富有？”她问他。

“不，陛下，但我心满意足——这更胜过富有。”

“然则，我何以助君？”

“甚多。首先，您既不愿剥夺我得之于陛下的今后两三年生计，付清我旅途、居住期间以及归程的一切开支，自会注意到一个哲学家旅行并不像大贵族一样。”

“您要多少？”

“一千五百卢布足够了。”

“我给您三千。”

“其次，请陛下恩赐一件小玩意，它的全部价值在于陛下曾使用过它。”

“我同意，但告诉我您想要什么小玩意？”

“您的茶杯和茶碟。其三，请差遣您的一位官员，送我回去，把我安全无恙送交我家中，或不如说送至海牙，我在那里将用三个月的时间效命陛下。”

“一定照办。”

“其四，万一由于政府措施或其他什么意外，我遭受祸害，请允许我求助于陛下。”

“我的朋友，尽管放心，任何情况下我随时待命。”

狄德罗一听，肝肠寸断，不禁流泪。叶卡特琳娜也差一点流泪，她的确很喜爱他。

“您马上就动身吗？”她叹息着说。

“如果陛下同意的话。”

“不过，为什么不叫您全家都到这里来，不必回去了呢？”

“唉，夫人，我妻子年老多病，我有个大姨子年近八旬了。”

“您何时启程？”在稍加考虑后，她又问道。

“气候允许时就走。”

“不必来向我辞行，因为辞行令人心酸。”

动身的那一天，狄德罗接待了一位宫廷大臣来访：他奉女皇差遣而来，转交给他一只她戴过的戒指，戒指的宝石上刻着她的侧面像。

十

二十二天后，即4月5日，他回到海牙。他把生病的格里姆留在彼得堡。

在渡过德维纳河时，他有一次表现勇气的好机会：冰块在沉重的车轮下裂开，河水从左右两侧直喷。为谨慎起见，带着钩子的人围住马车，随时准备打捞旅客。这样的扈从真是叫人提心吊胆。但女皇派给哲学家的旅伴是个可爱而有学问的人——巴拉先生。在这样的人面前，为了哲学的声誉可得作出泰然自若的样子。哲学的声誉给保全了。有一部车子过于超载，无法走完艰难的旅途，只好用邮车把行李从汉堡运至阿姆斯特丹。此外，从彼得堡到海牙，他们换了四次车。在米多渡河时，狄德罗跌了一交，差点送命。

在海牙，他又见到他亲爱的友人加里钦一家，不胜欣喜。在他们身边又开始了甜蜜、安静的生活，工作、散步、交谈，甚是忙碌。他监督印刷叶卡特琳娜二世教育制度条例的法文版，他参观了荷兰主要城市，补全了他首次逗留时所搜集的资料。他还写了几首小诗，描述旅途中的波折。他悉心保养身体。他这时无比快慰。

9月2日，他的行李在鹿特丹上了船。加里钦一

家挽留他再住一个月，他未从命。

途经奥属低地^①，他没有忘记进行一次小小的政治、经济、行政、司法等等的调查。他观光了安特卫普，又观光了布鲁塞尔。在那个城市的公共马车里，他的邻座是个生性愉快的英国太太，她轮流在伦敦和巴黎生活，对法文和英文都同样熟悉。他问她，觉得使用哪种语言时她较贞洁。

她回答：“我的嘴讲的是英文，我的耳朵听的是法文。”

问她对英国和法国风俗的看法：

“两个首都都同样腐败，但伦敦更为粗率。女人社交往来在法国对女人更危险，男人社交往来在英国对男人更危险。”

但她最喜欢住在巴黎。

在基耶夫兰，海关进行检查。海关人员打开一个姑娘的箱子，她什么也没有申报，可里面却装满了花边织品。于是，那位小姐泪流满面。但救命者近在身边。

“慢着，先生，且慢！”哲学家向海关官员说：“您从哪儿学来的，丈夫在场，您竟和妻子打交道？”

接着，他向一个年轻男子喊道：

^① 指佛兰德尔等地。

“喂，过来呀，先生，人们在这里霸占您夫人的全部衣物呢！”

欺骗成功了，姑娘不必付罚款了。更妙的是那年轻男子跟着她到施帕去了。

瓦朗西纳，康布雷，佩罗纳，鲁瓦，桑里，终于在远处地平线上，出现了蒙马特尔的水磨……

十一

他向狄德罗夫人说：“我的妻，数数我的衣服吧，你就毫无理由责备我了，我连一块手绢也没丢。”

但他小心地一字不提他的假发。

国王行宫建筑局局长昂吉维里耶先生在他走以前曾请他给他带一些西伯利亚大理石样品来。他给他搜集了一套，精心安放在几个小盒子中，送给了他，达尔赛先生曾向他要些矿物标本，他给他送了一箱子。

人们发现他变得很厉害，极为消瘦，双腿软弱无力。他六旬已过。支气管炎已成了痼疾，还有持续不断的肠疾，以及我们无法想象其全部不舒适和危险的旅途使他劳累不堪，这一切把他变成了一个老人。

在他的周围，在巴黎，法国，在公众舆论和习俗方面也有了多大的变化啊！路易十六自5月10日起当了国王，杜尔哥自8月起成了财务总监。这种上层

的关系少不了被哲学家用于为他的女婿和女儿谋利益。萨丁纳 6 月起被任命为国务秘书；马勒塞布从流放中归来，不久前发表了进谏书并担任了王室事务大臣之职。宠姬的统治，耶稣会士的统治，莫普的政变，泰莱长老的破产，只成了不快的回忆。撤消最高法院和起用自由理论家，激起了巨大的希望。《百科全书》所散播的思想在人们的头脑中滋长着，激起了模糊但不可抗拒的变革要求。哲学家大可给自己定论说，他的辛劳没有白费。长期被禁止、被迫害的新思想占有了统治权。以新君主为化身，美德本身戴上了王冠。狄德罗和格勒兹欢呼锁匠路易十六^①为他们所珍爱的人物之一。

但在 1774 年，他从俄国回来后，好似在哲学家机体中某种东西无可挽回地松弛了。他秉赋的热情消失了。这当然不是说，他到处宣扬他在皇宫逗留、同叶卡特琳娜谈话、她对他恩德有加，慷慨而不拘礼节的接待，诸如此类的叙述不是极为热烈，没有浮夸；种种描述有时甚至变成无聊的唠叨。

他对他的女恩主始终如一。他从内心钦佩她。他把她的胸像置于他的书籍之间并对此像竭尽顶礼膜拜。叶卡特琳娜的事业可以说变成也是他的事业了。

① 路易十六从小喜爱摆弄锁、钟等等机械工艺。

他把他余下的热情全献给她了。尽管在格鲁克^①和比契尼^②之间现在发生了关于丑角之争，他也不愿去表态了。他的著作、他的书信，对新的音乐革命毫不涉及。况且，对一个原来捍卫意大利音乐的人来说，看到别人利用他过去为保卫它而使用的论证来打击它，真是太严酷了。佩戈莱斯的崇拜者们是以大自然的名义谴责拉摩的；而格鲁克的崇拜者们现在也以大自然的名义反对格鲁克以前所有的作品。

狄德罗在他的行李中带回了《驳爱尔维修》，《定命论者雅克》，《拉摩的侄儿》，《一个哲学家和元帅夫人的谈话》，《演员是非谈》。1775年，他完成他的第八卷《沙龙》，编写了《一个君主的政策原则》，《一个哲学家对国王的演说》，《论克劳笛乌斯王朝和尼禄王朝》，以及特地为叶卡特琳娜二世撰写的《大学教育方案》。这是他最后一次巨大的努力，虽然他还将活上十年。他的思想迟缓了，手沉重了，他所向往的只是休息和安宁。当初同卢梭争论，他把爱好孤独谴责为坏心肠的表现，现在竟对社交界愈来愈缺少兴趣了，而他在塞夫勒金匠贝勒家中居住的时间愈

① 格鲁克（1714—1787），德国作曲家。

② 比契尼（1728—1800），意大利作曲家，他和格鲁克在巴黎发生争论达数年之久，后格鲁克获胜。

来愈多而持久。不久，他在那里度过了整整一个美好的季节。

十二

那所房子至今仍然存在。你要是从巴黎来，穿过旧桥以前，从船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它建造于十八世纪前半叶，非常对称美观。两座亭子矗立在中央两侧。使这栋房屋看起来象一座城堡。一个正方形内院，左边一座平台和一座花园，从那里可以俯瞰塞纳河。贝勒先生的这座房屋可以容纳数家自由而舒适生活，是个可爱的住处。

书信中很少谈到贝勒先生的情况。狄德罗友人很多，他对每人都很友好。我们不清楚他和金匠的关系究属何种性质。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塞夫勒那人家中处于何种地位，他是不是付房租，是不是贝勒先生免费让他住。1779年5月31日他写信给女儿说：“离开这里，使城市悲伤，使农村增光，特别是当大雨倾盆，草地几乎消失在高台下塞纳河两肾环抱^①中的时候。我和你一样对这没完没了的恶劣天气十分不满。夜间，我仿佛听见树叶在雨点下呻吟。我未及披上衣

^① 塞纳河自东而西穿过大巴黎区，但构成一个大致呈弧形的河湾，称作塞纳河的两肾。

服就起床，看见的却是满天星斗，或是染成紫红色的美丽天空。别人起来看见，会喜出望外，而我却又钻进被窝深感悲伤。由此可见，狄德罗的窗子是朝向平台和花园的。但 1781 年 7 月，他抱怨人家为了某一位博希夫人而剥夺了他那“小房间”，把他“赶至朝向院子，像古老监狱一样空无一物而凄凉的顶楼上去。”不过，可以肯定，哲学家夫妇在塞夫勒的那套房间相当宽敞，因为在昂热丽克婚后到塔拉纳寓所居住的狄德罗夫人姐姐比亚尔夫人那时也跟他们一起居住。

1769 年 7 月 15 日，狄德罗首次谈到塞夫勒：“您以为我在乡下，那您说对了。我在塞夫（原文如此）同我的妻子和女儿住了三天。”1776 年 11 月 27 日，他写信给格里姆说：“我在乡下居住将近六个月。尽管我在此只享清福，我的时间仍然使用得很好。但我干得更好，做了许多工作。只要我们有机会见面，您将看到这一切……”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很愿相信他，但干了什么呢？他于同一时期写道：“对我来说，我厌恶城市，那里讨厌的人更加多了，所以我住在乡下。在这里我象冬天的熊一样生活着，以自己为食，舐着自己的爪子。您会说可悲的食物吗？但我喜欢它甚于罗雅尔街奢侈的饭菜以及十八、九位宾客的喧闹声，他们奇特的话语使我头昏脑胀，不让我有时间

以病弱的声音发表一点意见。我在这里还是吃着，同时对保琳娜小姐说些小小讨好的话。姑娘们在老年人面前多么天真，真有趣！老猫无爪又无齿，不能为害，她们就在它身边自由自在地转悠。她们所想的，其实自己也不认真看待；她们还说，到了六十岁，她们对自己所做的也不会认真对待。我们生了火，但是这个冬天并不需要，只是稍补不足罢了……”到了次年：“我在乡下过了整整一年；每星期三天沉浸在十足的孤独中。”到了1778年：“我在乡下度过很多时间。我吃了很多葡萄，规定的饮食是画眉，这对我如同对她们一样有好处。1779年：“你母亲身体不错。每星期天，她到花园里去呼吸新鲜空气；干针线活的日子，她在窗口透透气。她不断地干活，她不时去几次巴黎，去看看房子确实还在老地方。至于我，每星期的光阴根据我的用途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用在布劳涅林子，另一部分花在塞夫勒。我的一天通常于早上四点至五点开始，然后一干到底！”

在狄德罗去塞夫勒的初期，沃朗夫人和索菲去了麦登。是她们把他引到那里去的呢，还是相反？可他去布劳涅拜访的却是德·摩夫人，1781年他写信给他女儿谈的也是后者：“我带着某种满足的心情，看着同我有关系的人断绝来往。你自己不会有损失的。我只是在有人叫我去时才到布劳涅去。”他不再

去杜克洛夫人家，他对格里姆和霍尔巴赫的友情好象使他能忍受两人不辞而别，一个去了德意志各邦宫廷，另一个去了康特勒克赛维尔。

他的友人们都在衰老。男爵脾气变好了，但得了肾绞痛，使他十分痛苦，他的妻子却健康极佳。1776年他写信给格里姆说：“刚才我向霍尔巴赫夫人预言，三十年后，你们两人都会变成瞎子，一起坐在这同一座炉子旁边；但不必为此预言难过；因为，我们保留在记忆中的容貌总是对不再相见者最后一次所见的容貌，你们互相看到的将是很令人喜爱的面孔，也许你们会情不自禁地互相说些中听的话，它们让别人听见才会好笑。”同一年，雷斯壁娜丝小姐离开了人世，而男爵随她而去的日子也不远了。若弗兰夫人情况也不见佳。于是，狄德罗向格里姆建议：“您还想再见到什么人的话，您得赶快来。想到下个10月2日，我将六十三、六十四或六十五岁了。真不好说！在这种年龄光阴一年又一年过去，已经接近于光阴一月又一月过去的年龄，甚至可以说快到过一天算一天的年龄了。我们几乎都羸弱不堪了。我们早上吃饭互相见面时，这一个睡得不好，另一个起床比入睡时更感疲劳；又是胃痛，又是腰酸，或是胸闷，再不然就是牙齿或眼睛有毛病。我们拖着破旧的车子，车上总有些东西快要散架，其程度只会增大，甚至恶

化，直至驾车人和马车幸或不幸反正一同去见魔鬼。”甚至美丽、妖艳、无法抗拒的德·摩夫人在1777年也未能逃脱可悲境地：“她消瘦，忧郁，对社交、友谊，也许还对生活厌恶。她一只耳朵流脓，痒得无法忍受而睡不着觉，脓液不流时，又堵塞了眼睛、胸部和胃。”他还说：“我吗，我的灵魂和思想始终处于摇篮时期，身体的其他部分却艰难地向圣絮尔比斯走去。我现在每走一步都是向这个方向走去。我未向您提及的人情况也不见佳。的确，我认为，弱不经风的德皮内夫人在我们全倒下去后还可能挺立着。我不认为我女儿还能活三年。我妻子自寻烦恼，日见衰弱。奈戎黄得象个木瓜。”德皮内夫人备受疾病折磨，又饱尝经济拮据之苦，先哲学家一年而死去。

但是，被任命为财政大臣的内克尔关闭了他克莱里街的宅邸，迁至小田园新街总监府中居住。哲学家们都谨慎地不涉足该处。这位日内瓦银行家上台，人心大振。狄德罗不无怀疑地“随声附和”：“内克尔先生有智慧，他公正、坚定、高尚，我和一切正直的人祝愿他长期任职。我希望，无法行善，当不致使他不使用其职权以防止作恶。这方面有件事我觉得很好笑，那就是某些人扮演的角色，他们总是死盯着财富的所在，极尽单躬屈膝、玩弄阴谋之能事，只求设法打开他们自己给自己关闭的大门，”接下去，果

然不出人们可能预料的，我们这位爱说教者对自己美德称赞一番：“我越往前走，就越觉得最好莫过于一往直前；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为了同杜尔哥先生要好，就跟内克尔先生闹翻，然后又为了同杜尔哥先生或内克尔先生重新要好而自己苦恼自己——只要自己不再多少有点了不起，而以友谊高于一切。正直就是最好的政治。”是的，但是内克尔，虽然他的忠告对于保护卡罗瓦荣·德·旺德尔获得地位也曾有所助益，他的改革措施却势必会严重打击已被杜尔哥削弱的狄德罗女婿的地位。“因此我忧心忡忡，”哲学家叹息道。他以一贯极为道德的语气接着说：“我对一国普遍掀起发家致富的狂热不再觉得惊奇，既然这个国家，在政府管理上反复多变，最庞大的财富也会顷刻间化为乌有。您可想而知这对于荣誉、正直和道德风气又会起何等影响。”啊，老了的狄德罗是怎样坚决维护道德风气啊！

迅即衰朽和行将就木的想法紧紧追逼，他徒然摆出哲学家嘲弄的姿态，却使人感到他忧郁而消沉：“我身体相当好，但我开始感到我在衰老（1778年11月）。我满嘴牙齿都松动了；我不久就会象儿童那样必须吃烂烂的东西。不久我就不会讲话了，这对别人是大有好处，对我却小有不便。不久耳朵也会重听，眼睛模糊。死亡将要来临。我看见为离开人世正在准

备行装，心中并不怎么忧虑。我奉劝恶人不要太自在；对于那些和我一样的诚心实意的傻瓜，人们将告诉他们，他们曾是傻瓜，这也就够了。”他住在塔拉纳街感到无聊，到了别处他更觉无聊。他只有一个乐趣，就是每天五点钟到“小地窖”酒店去吃杯冷饮。再者，狄德罗夫人的脾气如同男爵一样，突然变得不像过去那样乖戾了。她买了本《吉尔·布拉斯》，读得高兴。哲学家见了，赶紧亲自每天叫她读三次《吉尔·布拉斯》^①，早、中、晚各一次。读完《吉尔·布拉斯》，就读《瘸腿魔鬼》、《萨马芒克业士》^②，以及其他一些此类作品。“只要我确信能收效，我是不觉得辛苦的。有趣的是，对所有来看她的人，她都用她所记住的东西招待人家，而交谈竟把这药剂的效力提高了。我原先总把小说当作相当轻浮的作品；我终于发现它们对体液上冲有疗效。等我见到特隆善，我要告诉他这个药方。处方是八到十页滑稽小说，四章《堂·吉诃德》，一段好好选定的拉伯雷；把所有这些放在适量的《定命论者雅克》和《曼侬·雷斯戈》^③中

① 《吉尔·布拉斯》，是勒萨日（1668—1747）的长篇小说代表作。

② 《瘸腿魔鬼》和《萨马芒克业士》均为勒萨日的作品。

③ 《曼侬·雷斯戈》是普雷伏（1697—1763）的作品。

泡制，但要象变换药草一样，用其他一些功效大致一样的药品来变换它们。”

就这样，年老体衰终于使老俩口和好了，使他们两人促膝同坐在那壁炉旁边，孤独地守在塔拉纳街的寓所里，再也听不到令人愉快的小昂热丽克爱训人的天真絮语了。

十三

他没有忘记他彼得堡的保护人和朋友。他回来后的几个月中，他给他原来旅伴的侄女纳里希金小姐寄去一个刻有格状饰纹的金盒子。他让人带给加里钦两个塑像模型。他继续关心着法尔科内为彼得一世塑像之事。他竭力让叶卡特琳娜买下卡尔蒙泰尔的水粉面和素描。他把一位谢弗里夫人推荐给格里姆，说她能在贝兹基学校里胜任教授绘画职务。

1776年12月，伏尔泰给他写信，表示为素未谋面而遗憾：“我八十三岁了，我要向您再说一遍，未能见过您是我无法自慰的。您那个胖伙计说您住在塔拉纳街很久了；我却不知道，请您别诧异；我已将近三十年未到巴黎了，我这一生够长的了，却从未接连两年在巴黎待过。如果可能回到那个地方度过我最后时刻，我乐意回去度过，以便能有听到您谈话的愉快。然而，不幸的是：如己所愿，生死都在那里，

是极困难的。我最大的不幸，是当您从叶卡特琳娜那里归来时，费尔内没有恰好就在您经过的路上。我过去有个朋友（按，指达米拉维尔），他是您的朋友，他在我孤独生活中没有让我缺少每日的粮食；后来没有人代替他，我饿得要死。这位友人知道我们相对以诚，如有误会，一次谈话就能使我们和好如初。但是，并不是到处都能找到可以与之谈话的友人。新书汗牛充栋，却什么也未教给我们，只是使我们不胜其烦，倍觉讨厌。您的著作，我虽读的不多，但一看，我就觉得所有其他书索然无味。总之，先生，您的作品和您本人使我深以未识尊颜为憾。Extremum quod te allo—quor hoc est…〔已近天年，何以为慰？〕年老的孤独者祝您福寿延绵；他未敢企及他向您祝福之万一。”

在写了这封如此客气的信后十四个月，伏尔泰下决心离开费尔内，来到他二十七年没有露过面的巴黎。狄德罗是不是曾去迎接了他的凯旋？也许他因为健康欠佳而留在塞夫勒了。然而他们确曾见面，这大概是在一若天神的伏尔泰所选定的住处泰阿坦码头街。他给予狄德罗什么印象呢？没有任何记载能允许我们去猜测，不过，我们知道狄德罗的言谈对备受欢迎的《伊雷娜》作者产生了一种独白的印象，对此他只有客气地洗耳恭听。为更多地了解那次永恒纪

念的会见，我们有什么不愿献出的呢！在那次会见中，最伟大哲学时代的两个最强大而自由的人物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互相鞠躬致意。

1778 年 2 月 2 日，卢梭也与世长逝，没有得到他过去朋友狄德罗一声悲叹。相反，他对公民在《忏悔录》中所叙述的他们过去争端十分生气，因而尽量对他大加责怪：“卢梭已不在人世了。尽管他长年来受到我们当中大部分人一切善意的接济和友好的帮助，尽管他在承认并公开表白了我的无辜后，仍然奸诈而卑劣地污蔑我，我却不予追究，也不对他仇恨。我尊重作为作家的他，但我不尊重他的为人；鄙视是淡漠感情的表示，不会导至任何激烈手段。我表现怨恨，仅限于拒绝他三番五次想接近我的主动表示，因为我不再信任他了。我不愿在他死后记恨于他，但是，如果让—雅克确是好人，人们就可以下结论说——恶人已经下了结论——他生前长期为小人之辈所包围。他本人在其作品中也多次提醒机灵的读者看出这个结论。他愈是以其才华和所谓道德严谨而著称，我愈是认为应该打破沉默。我要写的不是讽刺文章，而是我的辩解词，是为我许多亲爱同胞的辩解词，这是我履行神圣职责。如果说我未能更早履行，如果说我在这里不详细叙述无可辩驳的事实，那么他的辩护士中若干人是知道我的理由并且是赞同

的，只要他们能够坦率表达而不致自罹出言不逊的罪名，我就毫不犹豫地道出他们的姓名。不过，卢梭本人在一本遗著中也自称疯狂、骄傲、虚伪和说谎，这就揭开了面纱的一角。人们一旦能够做到，不使活着的人同时又痛苦，那时，时间将澄清一切，而死者也将得到公正的评断。至于我，我在不致招受责难的情况下说出了我所能说的一切，我今后再也不提了。”

1780年，一个原国王骑巡卫队火枪手（他出身于朗格尔法官、助理法官的古老家族），向他的故乡赠送了从他岳父继承来的二十八卷《百科全书》，“条件是这部著作要存放在市府书橱中，供一切想看的市民使用”。朗格尔市议会热情地接受了这个馈赠。“接着，市长先生指出，这部包含科学、工艺知识的深奥《百科全书》，主要是朗格尔市民狄德罗先生的一部作品，作者以其在学术界的盛名理所当然获得欧洲列强的敬仰和尊重，因此，让他的画像挂在他出生城市市政厅的一间厅堂内，那将令人感到满意而光荣。当即以鼓掌方式通过决定，致函狄德罗先生，请求他同意朗格尔市将他的肖像置于市政厅的一间厅堂内。签名者依人口登记簿……”狄德罗对这一令人快慰的建议的回答是寄去乌东为1773年《沙龙》而给他塑的胸像。人们在开幕典礼上举行了“简朴便宴”。

我们从市档案馆保存的这次午餐菜单上来看这朗格尔市的俭朴吧：“两道大菜：牛肉，5 里佛，火鸡，8 里佛。两道汤：馅饼面皮汤，12 索耳，牛颈肉汤，1 里佛。小萝卜和牛肉，12 索耳，小肉糜，1 里佛；意大利煨饭，1 里佛 10 索耳；小牛肉烧鸡，1 里佛 10 索耳；白酱油烧鸽子，1 里佛 15 索耳；牛肉糜酸黄瓜，1 里佛 10 索耳；清燉小牛胸腺，2 里佛 10 索耳；酸酒牛肉里脊，1 里佛 16 索耳；酸馍牛肉肉卷，1 里佛 14 索耳；鲟鱼肝和鱼子，2 里佛 10 索耳；鳗鱼燉牛肝，2 里佛 5 索耳；香芹鲈鱼，2 里佛 10 索耳；卷鳗鱼，2 里佛 12 索耳；两道汤：酸酒白斑狗鱼，4 里佛；冷冻配素菜鲤鱼，4 里佛 10 索耳。第二次：四盘烤肉：四只鸡，4 里佛 12 索耳；酸酒小兔，2 里佛 12 索耳；鹌鹑，2 里佛 16 索耳；鸽子，1 里佛 10 索耳。甜食前和甜食共十六道：鲤鱼，2 里佛；鲈鱼，10 里佛；火腿，1 里佛；萨瓦糕点，2 里佛 15 索耳；小干酪蛋糕，1 里佛 6 索耳；香蛋糕，1 里佛 10 索耳，两盘油煎莲子，4 里佛 15 索耳；两盘虾，4 里佛 10 索耳；两盘杏奶果汁小豌豆，1 里佛 10 索耳；两盘芦笋，1 里佛 16 索耳；面包，18 索耳，块菰，1 里佛 12 索耳；四盘生菜加四斤油和柠檬汁：3 里佛 6 索耳。面包 16 斤，1 里佛 16 索耳；仆役用酒 16 品脱，8 里佛；仆役用面包 25 斤，2 里佛 17 索耳；牛肉和汤，2 里佛。

其他用项，1里佛10索耳。丢失盖子和底座以及酒杯，6里佛。总计117里佛12索耳。”这种庞大格吕埃^①式的食谱，出现在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受着拉伯雷感召者的传记最后一章，应该说并不是放错了位置。

1784年2月，即彼得堡之行十年后，狄德罗咯了一次血，他始终未能从那次旅行劳累中完全康复过来。他咳嗽不止，腰痛折磨着他，双腿也浮肿。最后的几颗牙齿也掉完了，再加上胃炎和口鼻眼粘液——他的医生蒂艾里认为那就是古人所说“玻璃体”粘液。他家人开始惊慌不安。就在这时，格里姆给叶卡特琳娜写了信，向她描绘狄德罗所处的窘境：住房分散在两层楼上，狭小而且不方便，狄德罗因而无法使用他的书籍——不如说是她的书籍。叶卡特琳娜仍然对这个感情丰富而毫不拘束的法国人十分友好，他的谈话给她留下令人着迷而眼花缭乱的印象，再者对他，她并非不感到内疚，因为曾由贝兹基答应他重版《百科全书》，却没有实践诺言。她委托格里姆给他寻觅一处与他荣誉和他为人类所作贡献相称的住房。格里姆开始四处寻访，选中了黎塞留街贝松元帅的府邸。

他咯血时向他女儿说：“就要完结啦！我们该分

① “庞大格吕埃”：拉伯雷《巨人传》中之巨人，食量惊人。

别了。我身体强壮，也许不是两天后的事，两个星期，两个月，一年吧？”

死亡不使他惊恐，他回想起过去给索菲信中说过的话，现在该是实践他这番话的时候了：“为什么生活越充实，人们却越少眷恋呢？如是，那是因为忙碌的生活一般是清白的生活；是因为人们不大想到死亡，也就较少恐惧；是因为人们看到周围的人不断地生生死死，因而不知不觉地忍受着人类共同命运；是因为已有相当年限为大自然年年周而复始的创造提供了贡献，现在不感兴趣了，厌烦了，精力耗尽。日益衰竭，而希望生命终止，如同竭力劳动后，希望工作日结束一样；是因为生活在自然状态中，是不会对所见必然普遍运行的秩序进行反抗的；是因为对大地进行那么多次的探索，回到大地怀抱中已不觉太为厌恶；是因为在大地表面上睡了那么久，对到大地下面去长眠更有思想准备了；重述上述想法之一，是因为在备受辛劳以后，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不希望有一张床，不愿极愉快地看见入眠的时辰临近；是因为对某些人来说，生命只是漫长疲劳的日子，而死亡却是长眠，棺材是安息之床，大地是枕头，最后把头放上去而不再抬起是甜蜜的。我向您承认，从这个观点来看以及在我遭受长期挫折之后，死亡对我来说愉快无比了。我即将习惯于这样去看待。”

据诊断，他是肺炎。

三天后，即 22 日，索菲·沃朗死去。

我们对她死亡情况毫无所知，这又是哲学家一生中的一个谜。是否人们把消息一直瞒着他，等他康复后再告知他呢？或者相反，难道不是这一不幸震撼了他，使他五天后突然中风？多少温柔而热情的回忆，三十年极为亲密、极为眷恋的感情猛地冲击他的心头。索菲的逝世切断了他生活的最后纽带，他从此毫无留恋了。他气馁了，但仍能作出相当泰然自若的样子。二十四小时内他放血三次。

病后第八天，他正在闲谈，突然，他头一晕，把一句话的意思说拧了，他发现了，又重说一次，还是说错了。他于是站起身来。

“中风了！”他说着，一面照照镜子，把他有点歪了的嘴指给旺德尔夫夫人看。

他的手无力而冰冷。

他走进卧室，睡到床上去。他拥抱了她的妻子和女儿，向他们指点几本不是他的书，告诉他们最好另放一处，以免给运到俄国去。随后他不说话了。那时是晚上十一时。

医生和外科大夫赶到。他们想搬动他，因为他们认为他那个姿势会使他送命的，但他不肯。他挥手表示要安静。终于在他背上和腿上敷上发疱药，给他喝

了些淡牛奶。用过发疱药后，又用了班蝥。夜里一点钟，他起床，走去坐进他的扶手椅，一直坐到早晨。他服了八粒秘方药丸。

“你们使用很糟糕的办法让我活着，”他嘀咕着说。

突然，他用拉丁语和希腊语说了几位古人的墓志铭，边说边翻译。他背诵了贺拉斯和维吉尔的诗句。他对悲剧加以论述。也许他以为自己又回到他青年时代的普罗可普咖啡馆，回到他的学习年代，回到了必须革新古典艺术的昔日的争论中，——那是他终生的向往！

第四天，呓谵停止了，他们什么也记不起来。

情况渐渐好转。发疱药封了口，只有右腿一处除外，它在两个月中一直化脓。胃口恢复到应限制其饮食的地步。但医生仍说希望渺茫，狄德罗夫人想起安葬的方式就十分痛苦。好心的女人相当虔诚，她惊恐地想到假如哲学家不接受神甫的临终告诫，教会当局一定会拒绝宗教葬礼之请。人们看到圣絮尔比斯本堂神甫泰尔萨克多次登上塔拉纳街那狭窄的楼梯。他是偶然出现在狄德罗眼前还是狄德罗夫人获得哲学家同意去把他找来的？是哲学家逢场作戏以免家人悲伤吗？旺德尔夫人向我们肯定说，她母亲和她打定主意使他免受神甫的热情表示。泰尔萨克先

生和《百科全书》作者最初的交谈是关于慈善事业，他们各按己见从事这个工作，这也许是两人之间交会之点。狄德罗有他照顾的穷人，他拜托给神甫，神甫答应加以照顾。此事谈妥，他们就不置褒贬，以君子相处的语气谈论起神学。就这样，周围的人已经颇为高兴了。此时已经谈起了要司铎狄德罗来巴黎之事！

圣絮尔比斯本堂神甫终于以为接近目的了：他隐隐约约地提到什么“小小否认一下，”那一定会在世上产生极为可喜的效果。哲学家立即打断他。

“神甫先生，请您同意我来发表个无耻谎言吧！”

神甫坚持己见。他提醒说，他曾不得不拒绝给伏尔泰葬地。

“我懂您的话，神甫！您不愿让伏尔泰安葬，是因为他不相信圣子的神性。好吧，我死后，随便人们把我葬在哪里都行，但是我要宣布我既不相信圣父，也不相信圣灵，也不相信圣族的其他任何人！”

一俟病人可以移动，一辆马车来到圣日耳曼郊区，把他从这个他再也见不着的地方接到塞夫勒的“顶楼”上。人们希望，在黎塞留大街寓所收拾停当以前，塞夫勒的新鲜空气能使他康复。贝勒先生房子在花园那边扩展了一翼，租赁给韦尔姆努侯爵夫人，有三、四年，它成为文人雅士聚会的场所。在那里可

以看到马尔蒙泰尔夫妇、《文学通讯》的继任主编梅斯泰尔以及内克尔一家。那是狄德罗所喜欢的邻居。但是，韦尔姆努侯爵夫人于1783年逝世，塞夫勒那宽大的房子失去不少吸引力。它对哲学家来说也就显得太凄凉了，高台底下塞纳河流经的草地也不再芬芳。他原曾决定在那里度过夏末，却感到厌倦，很早就离去了。而且，他身体不错。这一次，乡下算是过够了！搬迁至黎塞留街寓所之事突然提前了，7月17日或18日，哲学家迁入女皇所赠“豪华住宅”，他深信不久将在那里死去。一切官能仍然健全，体力却日见衰弱。他并不抱怨。他不愿让任何人伤心，于是他装出关心如何安置家具、书籍、版画之类。

7月29日，一张舒适的床送交给他。

他向抬床上楼的工人们说：“我的朋友，你们太辛苦了，这张床我不会用上四天的。”

晚上，他接待几位客人，同他们做了最后一次哲理性谈话。

“迈向哲学的第一步，就是怀疑，”他说。

客人很晚才离去。没有人料到他刚才说的那句话是他作为思想家的遗言。

次日早晨，他像往常那样起床。他的女婿和医生来看他。他们给他重敷了发疱药。吃午饭时，他坐上桌，吃了一点汤、羊肉糜和菊苣。端上甜食之后，他

选了一枚杏子。狄德罗夫人想不让他吃。

“您以为那会对我有什么坏处吗？”

于是他吃了杏子。他觉得还有些胃口，就以手肘支着桌子，去取糖煮樱桃。这时，他轻轻咳了一声。狄德罗夫人问了他一句话，他没有回答。她抬起头来一看，他已经死了。

旺德尔立即跑向死者的新堂区圣罗什去，请个副本堂神甫来。神甫带了圣油来到。因为死亡已确定无疑，他拒绝给死者涂圣油。女婿在狄德罗夫人的敦促下，再三请求本堂神甫马杜埃尔先生。他最初甚为刁难，因为狄德罗的无神论以及不妥协性是人所共知的。然而，关键在于一千五百至一千八百里佛：死者家属答应慷慨行事，那么，如果以大张旗鼓的盛大仪式宣称上帝及其使徒们不共戴天的敌人临死前在教会面前卑躬屈节，对宗教来说该有多大的好处啊！本堂神甫就同意了。

很多人不知道狄德罗不久前已迁入黎塞留街新居，所以传说他死于乡间。

一个神甫来到贝松宅邸为哲学家遗体守灵。灵堂围上了黑纱。旺德尔先生信守诺言，没有计较开支。那是一次蔚为壮观的葬礼。

赦罪祷告完毕，灵柩给坠下圣母小教堂圣罗什的石板地面底下。后来人们在那里没有找到他的灵

枢，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个谜。而他一生中有那么多的矛盾和空白，迫使传记作家常常只能凭借自己——不幸——不很肯定的见识，自己引导自己去探索。